

2375

峨眉飞侠传

212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出版

混集 峨嵋劍俠 全書一册

外埠酌加郵匯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作者 徐 哲 身

校閱者 平 憶 菴

發行者 春明書店

印行者 春明書店

總發行所上海 四馬路中 春明書店

分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長篇武俠小說 峨嵋劍俠

劉谿徐哲身著

第一回 陰陽仍此理律貴誅心 生死僅移時魂偏罔覺

部峨嵋飛俠，是屢經崑崙劍俠而作的。至於峨嵋飛俠，又是甚麼人物，讀者請勿性急。現在緊接先敘那崑崙老人，既同閻羅王兩個，來到天門，第一眼瞧見，便是他那師叔三清仙尊，站在那兒等候。一見了他，稍稍皺着雙眉道：「我因你已闖下大禍，馬上就許找你師父，打算一同上殿，保你一本。豈知你那師父，只是坐蒲團，悶聲不睬，被我再三催促，方才說了一句：『他既自作自受，只好由他去罷。』』三清仙尊聽了這句運轉話，只見玉殿鳴鐘，金鐸擊鼓，玉皇大帝業已升座，忙又知照崑崙老人，說話須要據實陳奏。崑崙老人點首，命當時跟了三清仙尊，走上丹陛，恭候宣召。同時，又見閻羅王上前俯伏，奏上一會，因為離時較遲，聽不清，沒有多久，玉帝已在宣他上殿。三叫之後，伏在地上，聽候問話。玉帝微怒道：「你知罪麼？」老人肅然深揖，奏道：「微臣知罪。玉帝道：『陰陽雖無二理，究竟不應混雜。』况且攝小燕其人，犯淫而殺，怎好將她救活？此罪還比現下冰山之中的一切罪犯，都已逃走，怎麼辦法？」老人叩頭道：「此事本非微臣初料所及，現在惟望上帝先善後之事，再治臣罪。玉帝點頭，正待開口，旁邊閃過太白星君，首先奏道：「現在世風日下，道德淪喪，到了陰曹治罪，陽世之人，仍舊不知其事。小臣之意，切實成崑崙老人分別勸善懲惡，雖然稍稍洩漏天機，或於世道人心，不無小補。現在他的師叔三清仙尊，已在候旨。玉帝聽奏，便宣三清仙尊上殿道：「你有何說，不妨奏來。」三清仙尊奏對道：「陰曹陽世律貴誅心，此輩之事，崑崙老人只負公罪，因他曾奉玉旨，命他考察人間善惡。」

又與楊小燕非親非故。尚沒甚麼私意。可否罰他再在陽世立功三千。以抵其罪。玉帝本最聰明。正當下點頭許可道。既是如此。准其前去。裁罪立功。倘再辦理疏忽。二罪一併俱發。閻王聽說不敢不遵玉旨。即同三清仙尊。崑崙老人。三呼謝恩。退出玉殿。三清仙尊便向閻羅王一拱手道。小徒之事。還要貴閻王幫忙。這個此時應該先去查明。倒底逃走若干鬼犯。方好辦理。老人岔口道。師叔有空麼。可否一同去到陰曹一走。三清仙尊點首道。可以同去。閻王也接口道。這末讓敝王先行回去。吩咐判官從速造冊呈報。三清仙尊又拱拱手道。有勞了。老人眼看閻王走後。便對三清仙尊說道。小徒一時不慎。罪有應得。本無可辯。不過要去追回一般鬼犯。異常麻煩。還求師叔教訓。三清仙尊微笑道。此次一般鬼犯。得此意想不到的機會。自然已去借屍還魂。他們什肯守在那兒。等你去捉。我此刻所最担心的是他們愈在陽間作惡。你的責任愈大。三清仙尊說到此地。想上一想。又點首喜道。現有一人可以助你不少。老人忙問是誰。三清仙尊道。現在峨嵋派下出了一個女徒。此人內功已足。外功不夠。她正立志。要想除盡世間惡人。我可再請你的師父。拜托她的師父。助你一臂之力。你就便宜得多了。老人搖指一算。已經知道此人。不禁喜形於色的說道。是她麼。她的本領道行。還在小徒之下。三清仙尊微笑道。你因勝她。但我問你。天下之大。惡人之多。你一個人忙得過來麼。就算你的道行夠得到。恐怕時間上不許罷。老人點頭道。師叔所教甚是。三清仙尊即與老人駕雲而下。剛到冥府。閻王已在殿外迎迓。及至一同走入殿內。閻王先請三清仙尊上坐。老人側坐。自己在下面相陪道。判官已將冊子造好。老人知道陰間不比陽世。他們辦事神速。並不奇怪。當下忙問閻王道。此冊何在。可否賜下一觀。閻王即命鬼卒呈上。老人一看。幸虧冰山所逃鬼犯。除孫秋月之外。不過百名。又知冰山上的罪孽。還不算甚麼。十分重大。像那姜希尚。錢春風等等。早已打入阿皮地獄。縱遇天大機會。也無逃出之理。當時看完之後。即將冊子呈與三清仙尊。

三清仙尊略略一瞧。道人教還算不多。說着。單問閻王道。我知投生之人。照例吃過孟婆迷魂之湯的。請問閻王。這一百多個鬼犯。既未吃過迷魂之湯。不知到了陽世。可曾知道此事。閻王欠身答道。陰陽雖說無間。但是投生之人。就是沒有吃過迷魂湯的。也難知道前世之事。否則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投生之人。眼見冥刑。厲害。第二世還敢作惡麼。正要他們不知前世之事。爲人在世。全憑儒釋道三教。前去指示他們。三清仙尊便對老人說道。我先走了。因我還要前去關照你的師尊去也。閻王慌忙送走三清仙尊。回來方對老人說道。此要玉帝判定。上仙趕緊前往辦理爲妙。老人道。楊小燕乃是此業罪魁。貴閻王還能夠放她還陽麼。閻王微笑道。陰間最重信實。況且天上並未加她之罪。當然放她還陽。不過她去借屍還魂。自然還是上仙施法。使她身首復合。仍是本身。方才不負上仙此次的來意。老人聽說。謝過閻王。即將衆人叫到身邊。正想分別告知。閻王阻止道。生魂不宜久駐陰曹。且待敝王恭送上仙一程。老人聽了。即同衆人出了森羅之殿。閻王果然送了一程。老人正待要請問王留步的時候。忽見已到孟婆賣湯的地方。閻王微笑道。上仙等人。不妨來呷杯茶去。老人已知閻王之意。連說承賜承賜。等得大家吃茶之後。閻王方才回去。老人也率大衆離開陰曹地府。此時掌珠不見小燕同來。正想去問老人。老人已把她夫婦二人。送到家裏。第二天一早。他們夫婦二人。一覺醒來。早將夜來夢中之事。忘記得乾乾淨淨。掌珠先問自奇道。這真希奇。我可沒有做夢。你做了沒有呢。自奇烏溜溜的一眼珠。又望了掌珠道。我非但没有做夢。而且還有一點昏昏沉沉。掌珠道。這容易的。只要一問小燕姊姊。她總知道。誰知找遍滿房。連那個楊小燕也不知去向。了。掌珠道。蔣郎。你且不必性急。讓我梳洗之後。請過堂上。早安。我再會去問那位老劍仙的。自奇聽說。只催掌珠立刻就去。掌珠請過早安。一脚來至府衙。不敢直接去問老人。先到碧霞子那裏。原來大家既已吃過了迷魂之湯。只有這位老人。他有道行關係。性靈不被那湯

所迷。就是這位碧霞子也。已糊糊塗塗。何況衆人呢。當下碧霞子即將掌珠來意。告知老人。老人微笑道。姊妹可去轉告這位蔣少奶奶。可說我既答應在先。不會忘記於後。包她三天兩天。自有一位楊小姐給她相見。便了。碧霞子又問昨夜之事。她也有些渺茫。究竟是何故。老人笑而不言。碧霞子因有八九玄功。料知是天機不可洩漏。不好再問。便將老人之言。告知掌珠。掌珠聽說這一喜。還當了得。連忙回去報知自奇。自奇也大樂道。神仙不說謊話。姊姊。你可曾問過那個姓孫的呢。假使只有小燕姊姊一人。還陽你的事情。僅僅乎做了一半。掌珠搖頭道。神仙不好屢次棄。姓孫之事。只好第二步再辦了。掌珠還沒說完。自奇的奶娘。又溫參湯送上。掌珠和自奇喝過參湯。掌珠遂覺精神一爽。道。這奇怪。今天的參湯。爲甚麼如此有力。自奇也在稱奇。道。我也覺得這樣。掌珠微笑道。人家說的。如墮五里霧中。我們二人。今天倒身歷其境了。自奇剛想答話。却見一個丫鬟走來稟知。說是外面書僮來說。有個名叫趙高士的。要見少爺。掌珠一躍道。他來了麼。即命快快請到內書房。說是我們二人一同出見。丫鬟奉命去後。掌珠趕忙再換一身新衣。也和自奇打扮一下。來到內書房。只見趙高士早已恭而敬之坐在那裏。一見他們二人進去。先向掌珠一揖。即說道。恭喜蔣少奶奶。掌珠連稱不敢。忙又指着自奇介紹與高士道。這位就任在外子。高士便與自奇道過寒暄。自奇道。高士兄。小弟先要大大奉謝。內人若非老兄慨借那二百塊錢。恐怕沒有今日。高士連搖首道。自奇兄。你可謝錯了。小弟今天便是來謝你。夫人救命之恩。掌珠接口道。我們兩個都是再世爲人。彼此也不必你謝我謝。你我恩人。自然是那位老劍仙了。自奇岔口道。高士兄。內人此言有理。可惜神仙不受人謝。如何是好。高士連連點頭道。兄弟正爲如此。不敢去見那位老劍仙。掌珠接着道。趙恩公。我還有一件可喜的事情。報知於你。高士皺眉道。蔣少奶奶。我的敢有稱呼你做恩人。原是在守大恩不謝的那句古訓。你此刻反而稱呼我做恩人。起來。自奇岔口道。我已以爲

不必稱呼。恩人爲是一個人。受了人家好處。只要放在心上。何必掛在嘴上。高士點首道。自奇兄說得甚是。我們以後。決計不作世俗之見。不過方才嫂夫人所說。還有可喜之事。又是何指。掌珠笑盈盈的。即把小燕。先後後的事情。一句不瞞。一字不漏。統統講給高士聽了。高士聽了一呆。他的神氣。似乎有些不相信的樣子。不過已知這位老劍仙。確是一位奇人。因此弄得十分驚疑起來。自奇道。高士兄。孔夫子的不語怪力亂神。並不是說世上沒有這種事情的。他老人家的不語此事。無非對於三千弟子。七十二賢。正在求學時代。不肯去分他們的心思罷了。高士把脚一踉道。着着。兄弟見不及此。真正枉讀聖賢之書了。說着。又問掌珠道。舍表妹的棺材。就在盤門外的一座破廟裏面。我已前去祭過一次。如果嫂夫人認爲老劍仙的說話。不致失信。這末我們應該快快前去。不要弄得舍表妹。已經活了轉來。她在棺材之中。豈不悶死。自奇即把掌珠一拉道。姊姊我們馬上就去。掌珠忙去稟知堂上。堂上的七雙老人。也極相信。不過吩咐多帶銀錢。多帶家丁而已。等得他們到了那座破廟。還沒走近。揚小燕的棺材之前。已經聽得那具棺材。似有響聲。自奇膽小。不敢作主。高士即請蔣府家丁。立即打開一看。說也奇怪。那個揚小燕小姐。早已雙眼微睜。一見高士和掌珠等人。竟會開口道。快把這些衣衾拿開。再說別的高士含淚對着小燕說道。小燕妹妹。你果真仗着這位老劍仙的力量。活了轉來了麼。高士說着。却又不及去。待小燕答話。正想去請自奇。吩咐他們家丁。快快動手的當口。那知自奇這人。真也太嬌養慣了。此刻一見死人。真會活轉。不禁嚇得。只向後躲。掌珠那有工夫。再會顧到這等事情。她就拿出少奶奶的身分。已命一般家丁。早把小燕抬了出來。臥在地上。解開一切。高士方在搶着問話。掌珠深怕小燕着涼。惹出事來。即自作主。馬上叫到幾乘四人轎。大家一齊到了她的府上。再說此時。七雙老人。已據快喘了頭報信。自然先行預備醫生等候。等得到來。醫生診脈之後。說是六脈調和。竟與好人一樣。大家細細再

把小燕項頸一看。連那受傷而亡的血痕。也會一些沒有。掌珠一連打發醫生去。一邊又把小燕扶到她的房內。換過衣服。進過參茶。還要逼着小燕躺到牀上。方始問着道。小燕妹妹。你此時可有氣力講話。因為我們大家都要知道你此次怎樣回生的。小燕躺到牀上道。連我也不知道。假使妹妹剛才沒有那句怎樣回生的說話。我可還當沒有死過呢。掌珠一聽此言。不覺失望道。莫非姊姊的神智還沒清爽麼。小燕忽然感頷。一思想道。我記起了。小燕的名字。還沒離口。他却摸的一聲。坐了起來。同時咬牙切齒的接續說道。我不是被那姓錢的惡賊。一刀殺死的麼。快快讓我前去和這畜生拚命。自奇忙對掌珠道。不好。小燕姊姊。連她陰魂報冤的事情都忘記了。一定有病。一定有病。他的生母老太太。一把將自奇抱到懷內道。我的肉心肝。你是嬌養慣的。還是隨了爲娘且出房去。不要在此碰見甚麼醜態。不是玩的。自奇那裏肯依。其餘六隻老人道。這末不出去也好。你不可不准開口。掌珠此時用力氣。硬把小燕揸得睡下道。姊姊。你可是死後之事。一點都不知道麼。說着又指自奇道。這末你替他代做文章的事情。可還記得麼。小燕望了一眼自奇。却在搖頭道。甚麼做文章。我一點不知道。掌珠曉得自奇膽小。便對自奇的生母道。婆婆。請你老人家快將此事的始末。來講與小燕姊姊聽。我此刻就去。稟知老神仙去。誰知自奇這天的膽子。居然大了起來。一邊催着掌珠快去。一邊即把小燕死後。陰魂報冤之事。簡單的講給小燕聽了。小燕不待自奇講完。一把拖住掌珠道。姊姊。快快讓我同去。謝這神仙。掌珠未及答話。忽見那位碧霞子。不由通報。早已飄然而入。不知這位碧霞子。到來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旗下營大出無頭案 靈隱寺欣逢有約人

却說揚小燕一聽自奇告知其事。便要跟着掌珠去謝老人。掌珠未及答話。已見那位碧霞子。不由通報。早已

飄然而入。慌忙通知七觀老人。以及自奇高士小燕等等。快快先行膜拜致敬。然後請那碧霞子坐下。即將小燕還魂之後。忘了死去的事情。稟知碧霞子聽了。碧霞子道。在下原爲此事而來。諸位現在先要辦理一椿要緊事。遲恐誤事。掌珠忙問甚麼要事。聽你這位女仙指示。無不遵命。碧霞子道。我奉敝師兄之命。前來通知揚小燕小姐。那位孫秋月先生。也有回生之望。因知無人前去辦理。就是活了將來。也要悶死在那棺材裏頭。的小燕首先又驚又喜。道。謝天謝地。這末自然我去。不知他的棺木寄放何處。碧霞子道。不遠不遠。就在此地。轉一個灣。那座土地廟內。掌珠聽說。便讓自奇在家奉陪碧霞子。她同小燕高士兩個。帶領男女傭丁。去辦孫秋月回生之事。碧霞子一等他們去後。便含笑的問着七雙老人。以及自奇公子道。據敝師兄說。孫相公和揚小姐二人。在世之時。本有一點罪惡。現既身罹奇禍。總算刑罪兩當。只要從此好好做人。他們還有姻緣之分。自奇本來不敢去和碧霞子直接說話的。此刻他的夫人不在身邊。只好把他膽子一大恭恭敬敬的站立起來。道。仙姑。碧霞子搖手道。公子不必這般稱呼。叫我一聲師父。已經有偕的了。自奇連稱遵命。師父他們既有姻緣之分。何以會被姓錢的雙雙殺死。假使沒有諸位神仙師父到來。豈不白死。此理有些不懂。尚望師父明白指迷。碧霞子道。這就叫做有緣。自然便宜了他們二位。不然這段良緣。只好來生去配的了。七雙老人一齊問道。小兒小媳。感激諸位師父的大恩。老身等本想命他們從此修行。免得一個不慎。就要墮入阿皮地獄。無奈寒門七房。只有一子。不知如何是好。還望師父指示。碧霞子微笑道。修行二字。不是單指釋道兩家而言。修行者。修他之行爲也。現在的世上。真有大大笑話。譬如有人要想修行。自然先吃起素來。不知他的存心。以及所行所爲。雖不殺雞殺狗。却在那兒殺人。這種修行。豈非自投地獄。我知道的是。儒家是以存心。養性爲主。釋家是明心見性爲主。道家是以修心煉性爲主。各家方法不同。修行成功則一也。碧霞子說至此處。又望着

自奇道公子快快修行。已經嫌遲。若說出家。自然嫌早。自奇拍手大樂道。着着。着。世上這修行二字。還不會解。釋。怎麼好去出家。今天師父如此一說。一個人何處不可修他的行為。麼。碧霞子點首道。公子明白。此理使好。自奇還待有所請教。忽見掌珠揉了小燕。高士扶了秋月。四個人已經一齊走進房來。秋月回生之後。已聽掌珠告知大概。此刻一見碧霞子其人。坐在那兒。馬上倒頭便拜道。女仙臨凡。真是我姓孫的莫大之幸。不過自知罪孽深重。全望女仙指示迷津。或者就此跟了女仙前去。立即修行。自奇不及去。和秋月先做寒暄。單去向他說道。孫相公。你是一位秀才。也會把修行二字誤解了呢。秋月不解道。蔣公子。小弟不才。修行二字。何致誤解。自奇即將碧霞子方才所說的一番理由。述給秋月聽了。秋月方始大悟道。這真是弄得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了。小燕正想去求碧霞子。准她拜她為師。以懺半世罪惡的時候。忽見一個丫頭奔入道。府衙門有人前來傳話。說是吳太守業已陞了杭州藩台。明天就要前往上任。那位老劍仙來請女師父趕快回去。碧霞子聽了。不免一喜道。如此說來。朝廷尚有眼晴。好官更加樂得做了。說完。匆匆的告辭而去。掌珠要想馬上就去打聽。七雙老人勸她且慢。不可太覺冒瀆神仙。掌珠只好去勸小燕。快與秋月成親。方才不負那般劍仙指點。秋月既知修行二字。不必一定出家。況且他與小燕二人。真是再世韋蕭。當下也就答應。自奇高士兩個。當然分任男媒女媒。現在不談蔣府的事情。且說碧霞子回到府衙門裏。只見蘇州滿城的官府。都來向吳太守道喜。老人隨便問了幾句蔣家之事。因為暫時可稱小女團圓。當下便對碧霞子說道。師妹。我和你一向是玩笑慣了。往往歡喜鬧嘴。今天為兄却有一件大事奉求。碧霞子失驚道。師兄。我們玩是玩。正經是正經。你有什么事見委。不必客氣。老人道。吳太守的跳去道台。陞了杭州藩台。因為杭州地方。一連出了幾件天大命案。第一件是杭州福將軍。他那一位八十多歲的太夫人。無原無故的失去腦袋。第二件是柴木巷樊紳士的府

上忽被一個妖人擄去一位年已及笄不日就要出閣的小姐。第三件是台州一廬山上出了一個名叫金洪的強盜王。已把官兵殺死了十幾萬。第四件是湖州知府的公子來到杭州徐紳士家內入替新郎尚未合巹。倒說新娘已把新郎殺死。此地撫台並不知道吳太尊的手下有了我們一般人物。單是贊他包龍圖再世。馬上電奏朝廷。保他越級飛陞去。到杭州辦理以上四件大案。他自然要求我們大家同去。我因一時心血來潮。長江一帶省分各處都有大大歹人。我已請帶髮和尚。擔任江蘇一省之事。人龍夫婦。擔任安徽全省之事。小徒佳米孤女二人。擔任江西一省之事。湯傑和你二人。我想請你們擔任湖北四川兩省之事。我一個人且同新任吳廉訪去。到杭州。明天就走。你看如何。碧霞子本來不知道老人已在玉帝面上擔任再立三千功德的事情。只知世上惡人太多。老人一人分身不開的道理。當下自然一口答應。僅不過問了一聲。何時何處。而已。老人想上一想道。你只前去替天行道。懲惡獎善。至於我們相會。在於何時。臨時我有法子通知你。碧霞子聽說自然毫無二說。又見帶髮和尚以及他的門徒等等。個個在那裏磨拳擦掌。躍躍欲試。更加激起了她的爲義之心。當下僅對老人一笑道。我到四川湖北本無問題。只有掌珠其人。未免有些捨不得她。死人也笑道。難道你一定晚行。你這個人要死在川鄂惡人手上。永遠不會來到此地的。廣碧霞子啞了老人一臉口水。同時還罵上一句狗嘴。上終是長不出象牙來的。說話罷了。老人既已分派清楚。也不再問各人之事。第二天單身一個。即同吳廉訪來到杭州上任。接印拈香。上院放告等等。照例公事不必細敘。當時杭州撫台也是一個旗人。當然要抱兔死狐悲之感。立即傳見吳臬台道。老兄的才力。兄弟久仰的了。現在既屬同僚。可否幫幫兄弟之忙。否則兄弟的這顆紅頂子。要戴不成了。吳臬台道。大人謬贊不敢。司裏未曾到任。已知福將軍太夫人的這件無頭命案。現在且讓司裏回去。悉心訪辦。撫台皺皺雙眉道。愈快愈妙。萬一皇上見罪。彼此都

有不是。吳泉台連稱知道。回銜之後。突向老人下了一個跪道。老神仙。此事又要你費心。還不算外。撫憲限我日子。如何是好。老人先把吳泉台扶起道。大人勿急。此紫憑我力量。吳泉台又問幾時可以破案。老人搖首道。不敢說。不敢說。吳泉台復又再三再四的拜托而去。老人一個人出了衙門。來到西湖邊上。一面看看風景。一面尋思道。此案主犯。我已明白。但是我正要靠她幫忙。怎樣可以將她拿辦呢。老人想了一會。他慢慢踱到靈隱寺。首先去拜方丈。方丈瞧是一位老檀越。又見衣冠整齊。似有來頭。不敢怠慢。老人道。大和尚。我知道。寶剎裏面。住了一位老相公。可否介紹一下。我願見他。一見。方丈聽了一呆。當時嚙着嘴唇的。似乎有點不大贊成。老人道。大和尚。這位老相公。住在寶剎。你不過收了他的較重房金。其實和他非親非故。何必把他說話當作耳旁風。方丈將臉兒一紅道。老檀越。真正被你老人家猜中。我們的確收了他的重僧。他有話在先。不准閒人前去囉唆。老人微笑道。大和尚。你怎麼又知道我是閒人呢。方丈一時雖想不出話來。但是終於不肯答應介紹。老人看看沒有辦法。方才說出他是泉台衙門裏的師爺。方丈一聽。這個來頭。不禁越發害怕。越不答應。老人即把方丈拉到一邊。送上一只五十兩的元寶。而且不必相見。只要等那相公出去時候。讓他去到房內偷查一番而已。方丈既收元寶。只好答應。當下約定晚上九時以後。十時以前。這一小時。那位相公必不在家。可以領了老人進去。老人聽說自然大喜。這末這位老人。連玉帝閻王那兒。也可隨意出入。何以這位相公。房裏反要這般為難呢。下文自會明白。此時不必細述。這天一等九時以後。老人即請方丈陪他進去。一進房後。老人便去東翻西檢起來。方丈大驚道。檀越如此舉動。老袖願把五十兩的元寶奉還。老人忽向方丈的鼻尖一指道。你這賊禿。請你姑且打個瞌睡吧。方丈被這老人一指。竟會站在地。上大打瞌睡。老人將門掩上。先去翻那枕邊。隨手抽出一張照相。原來是個極美貌的二八佳人。所有裝束。四分少奶模樣。六分小姐樣。

樣。老人暗笑道。此人相貌。又在碧霞子之上了。不知他的劍術如何。老人想着。用口向那照相上面。吹上一口熱氣道。勞駕。勞駕。不妨把你本領。姑在老朽之前一試。說也奇怪。老人一個試字。剛剛停聲。陡見照上之人。撲的一聲。跳到地上。似乎還在向老人微笑。老人也笑道。不必朝我發笑。還是朝我發怒。只見女子真的向老人將眼珠一突。頓時一脚飛了起來。老人本要和她比試。只因本人不在。特用一種法術。借她影子。也可一試。倒說一男一女。一老一少。正在打得十分用勁之際。忽又聽得一位嬌滴滴的女子聲音。一面大喝道。誰人長了角的。敢在老娘房內動武。一面已經躍到老人面前。剛待舉刀相砍。忽見那個方丈。立在地上打睡。已是奇怪不止。又見有個和她一模一樣的人物。正和一個老人打架。更加希奇道。這真怪事。老人把手向那照上之人一指。笑着對那女子道。她是你的照相。竟會跳到地上。和我比試。這才奇怪呢。女子聽說。忙將她的照相一看。只見那張照相。非但變為空紙。而且地上比試的那個人。就是她的影子。不覺大驚失色道。你這老人。還是鬼怪。還是神仙呀。老人先將地上之人。指上照相。然後微笑道。你說甚麼。就算甚麼。女子又朝老人望了一眼。只見老人的兩隻眼珠。猶同明珠一般。她是內行。心中已知一二。忙問老人道。我知道崑崙老人。已經到了蘇州。你莫非就是他麼。老人又笑道。算他。就是你。又怎樣。女子慌忙一揖道。如此說來。乃是師兄。妹子奉了師命。前來助你除盡惡人。師兄何故作此法術。老人微笑道。師妹。為兄倘不給你一點戲法看看。恐怕你還要好好的。試我一下吧。女子也一笑道。被你猜中。現在可請師兄。先把這個方丈解去。定身兒。讓他回去。我們方好說話。老人即將方丈一指。方丈還身出房。走到自己床上大睡特睡。第二天還說做了一場怪夢。現在單講老人當時指走方丈。才與女子一同坐下道。師妹。你既奉了師叔之命。前來助我。應該知道為兄已闖下滔天大禍了。女子道。師父大略告知。照我說來。師兄責任甚重。不可兒戲。老人很感激的答道。所教甚是不知師妹何以

取名峨嵋飛俠。女子一笑道：這是世人替我取下的。因我飛來飛去，頗覺神速。峨嵋飛俠說了這句，又朝老人一笑道：我的號也與師兄的道號一樣。老人道：師妹為何殺此老婦？峨嵋飛俠一聽此言，竟會眼睛冒火。采道：慈禧這人，本止八分不好，這個老妖却有十二分不好。我們漢人，遭受旗人的壓迫，一切主意，慈禧都聽她的教唆。老人點點頭道：話雖如此，為兄可為難了。峨嵋飛俠忙問此話怎講。老人即將吳臬台是個好官，以及自從下山起，一直講至現在止，統統說給峨嵋飛俠聽了。峨嵋飛俠先不答這正題，單是問着老人道：蔣少奶奶魏掌珠，此人何以如此命苦？我却深深愛她，想去見她。一見老人道：師妹的劍術工夫，確與為兄一般。至於過去未來之事，却要讓我有悟了。她的過去生中，一言難盡，且容有暇，自然說與你聽。現在急其所急，這場案子，叫我如何交賬？誰知老人的一個賬字，並未說完，只見窗外拋入一封信來。峨嵋飛俠連忙拾起展開一看，也會花容大失其色，不知此信，究竟為何人所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五雷旗勞煩神將 千手塔污穢天尊

却說峨嵋飛俠一見那信，就是台州強盜王名叫金滿的送來的。料知她的行蹤已被人家識破，而且對方必有能人，因為她的扮為老相公，本極秘密。老人的識破，乃是他那未卜先知之術。自己人還不要緊，如何金滿那邊竟會尋蹤到此。峨嵋飛俠想到這裏，便對老人說道：師兄，現在此地發生四件天大案，福將軍那兒不過是要捉兇手，還他老娘的腦袋而已。依我之見，倒是第二、第三兩件案子要緊。老人想上一想道：既然如此，你快去把這個老女賊的腦袋拿來，我可用一死人變化活人，算是兇手。一則吳藩台對於福將軍有了交代，其餘要事，稍稍遲破幾天，也不礙事。二則為兄決不會把你捉去抵命，不過面子上，印波姓福內沾了憂毒了。

峨媚飛俠一笑道：「師兄，你要把我捉去，抵那老女賊之命，恐怕也沒這般容易。」老人望了峨媚飛俠一眼道：「你倒和碧霞子相同，一樣的嘴上不肯饒人。」峨媚飛俠聽說，並不再辯，單在她那箱子之中，取出一個斗大包，裹出來。老人已知就是腦袋，拿到手中，關照峨媚飛俠道：「我去去即來，以便商量去。」到台州的事情，峨媚飛俠點頭允諾。一等老人拿了那個包裹走後，峨媚飛俠即去辦好一些未了之事，等她回轉。老人已經守在她的房內。峨媚飛俠忙問：「師兄回去，怎樣佈置？」老人笑笑道：「我連吳泉台也瞞過，只說我親手捉到兇手，腦袋便是證據。」吳藩台聽了大喜，已把兇犯連同腦袋，送到姓福的那裏完案去了。峨媚飛俠屈指指老人道：「師兄呀，你真作孽，人家已經死了，你還要把他弄去再砍腦袋。」老人正色道：「不必多煩，你把台州金滿盜王之事，說給我聽。」峨媚飛俠忙將房門掩上方，始說道：「此話甚長，我因金滿屢次殺救官兵，心中不甘，馬上化裝親到台州山上察訪。那知到了那兒，住在一家菴裏，連夜飛到金滿臥室屋面，輕輕地揭開半片瓦，片瓦片往下一望，只見有個道士模樣的人物，正在口出惡言，威嚇一位少女。此女就是此地樊紳士家裏被那妖怪攝去的小姐。老人一聽，又喜道：「很好，一椿案子不必費兩次心的了。」峨媚飛俠搖搖頭道：「師兄，且慢高興，我當時還不知道那個道士就是精怪。剛想運我工夫，用劍取那道士之命的時候，倒說那們道士，很有一些玄功，他竟把口一張，吐出一道黑煙，撲的一聲，便向屋頂飛來，還算我那時躲閃得快，雖然未曾中毒，却已頭昏腦脹了兩三天。老人道：「後來怎樣？」峨媚飛俠道：「後來還有一椿險事，幾乎送了我的性命。我在第三天的天早，已經復了原狀，趕天將亮，一個人飛到金滿王府對面的那株十多丈高的大槐樹上，正在設法，要想給那道士一個猛不防的當口，陡然飛了進去，或可取他死命，誰知忽被山墜底下的一道極猛烈的太陽光，將我的雙眼照得睜不開來，我忙運用神功，睜眼再向下面一看，居然會有兩個太陽似的東西，仍舊朝我射來，及至仔細一瞧，何嘗是甚麼

太陽乃是一個約摸有二三十丈方圓的大蛇腦袋。兩隻眼珠裏分出來的金光。竟與太陽一般。老人一邊在聽。一邊已在指指一算。他已知道此蛇的底細。便向峨嵋飛俠微笑道。爲兄已知此蛇的道行的確非是等閒。但是後來你又怎樣呢。峨嵋飛俠道。我因見牠十分兇惡。不敢冒險行事。就在此地守候師兄。老人點首道。這末事不宜遲。我們立刻飛往便了。峨嵋飛俠不再打話。老相公的模樣。只是女妝。即與老人一同飛到台州山前。停下之後。快問老人可要找個寓處。老人點首道。應得如此。峨嵋飛俠就將老人領至那座巷內。老人先在榻丁盤膝而坐。做了一會工夫。方問峨嵋飛俠道。師妹。我想收服此蛇。你瞧如何。峨嵋飛俠搖手道。恐怕不能吧。取牠性命。或者師兄的道行。還有幾分把握。但是也得寸步留意。不可輕忽。老人道。你爲何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老人說着。即向身邊取那道中央五雷旗。遞與峨嵋飛俠去看。師妹。你識此物麼。峨嵋飛俠接到手中。見是一張兩三寸長。形似小兒玩耍的小旗一般。不覺一笑道。此旗有何用處。老人鄭重的說道。此乃玉帝所賜。那怕大羅金仙。見了此旗。也得低首稱臣。甚麼雷火珠。翻天印。均非牠的對手。峨嵋飛俠似信不信的交還老人道。如此大事。師兄當無戲言。老人收好那旗。下得榻來道。若要見識見識。師妹不妨隨了爲兄一行。峨嵋飛俠連說。怎麼不想見識。怎麼不想見識。當下即同老人出了庵門。一腳來至山頂之上。二人站定下來。朝下望去。並無那條大蛇。老人自語道。莫非這個畜生。已知我來了不成。果然如此。倒要真個小心一點了。老人說着。因爲仍想收服此蛇。以備差遣之用。他即對了峨嵋飛俠將嘴一歪道。現在且去會過金滿大王。再定辦法。峨嵋飛俠也不多問。馬上跟了老人來到金滿的臥室之中。那時金滿正一個人躺在一張床上。抽他大煙。陡見門不開。戶不啓。怎會走入一個老者。一個少女。不覺一呆。恐怕有失。急用他那百發百中的神書。當時僅僅乎見他。只把袖子一抬。說也奇怪。同時就有兩支雪亮的箭桿。分向老人和峨嵋飛俠二人的咽喉。

飛來。峨嵋飛俠知道此箭厲害，正想將頭一低，避去箭風的當口，同時却見老人將手向那袖箭一指，兩支袖箭彷彿會聽命令一般，反而飛將回去，直去射那金滿。金滿慌忙接住那箭，知道這個老者是個勁敵，連忙高叫一聲道：「大仙何在？」說時遲，那時快，就在半分鐘之內的工夫，只見金滿床背後閃出一位童顏鶴髮的老道出來，對着老人拱了一拱手道：「貧道迎進來遲，望你長老恕罪。」老人仔細把那老道一瞧，見他精振氣足，大有爐火烟屑的程度，便也答禮道：「老朽來得不速，也望見原。」老道就請老人峨嵋飛俠兩個坐下道：「長老來意，貧道已經知道，這件事情並非金滿千歲不好，只因浙江地方除了全省營務處徐春榮大人（即著者之先君杏林軍門）已詳曾左彭三傑（俾中）是位好官，其餘都是清廷走狗，若不將他們統統殺盡，如何好滅清朝呀？老人聽了道：「清朝氣數將盡，原也不錯，但非你師父可滅，況且一經交戰，勢必玉石俱焚，多傷人民生命，殊非上天好生之道。」峨嵋飛俠明知此人即是蛇精，因有老人在此，她便不怕他了。當下岔口道：「清朝不好，却與樊紳士的這位小姐何干呢？」老道陡把他臉一紅道：「這是我們緣分，旁人不能干涉的。」金滿忙對老道說道：「大仙何必在此和他們鬪口，趕快除了他們再說。」老道點頭道：「護運大王之命，說着。」又對老人和峨嵋飛俠道：「二位快走十分鐘後，莫怪我們無情了。」老人大笑道：「老朽倒要領教師父的無情一下，走可不能。」老道一見老人如此，極強立刻出了老人的一個不意，將他那張大口一張，頓時吐出一粒黑珠，直向老人和峨嵋飛俠的頭上擊下。老人本可抵敵此珠，但怕傷了峨嵋飛俠，趕忙向上一指，指出一朵白雲，老人拖了峨嵋飛俠，踏上白雲，頃刻之間，業已飛回庵內，收去白雲。方問峨嵋飛俠道：「你們師父為何不教一些法術給你？」峨嵋飛俠道：「我也常常請求師父，總說尚非其時。」及我下山之際，方對我說：「自有能人指教。」老人聽了，呵呵一笑道：「我們師叔直懶也。」峨嵋飛俠大喜道：「難道這位能人就是指的師兄，而言不成？」老人笑而不答。峨嵋飛俠也笑道：「此刻還談

不到這個上頭。師兄對於這個蛇精，究竟打算如何辦法。老人道：「這個逆畜，既不服軟，爲兄自然給他一點厲害瞧瞧。」老人說著，即命峨嵋飛俠寫了一份戰書，約定第二天午時，即在那座山頂之上，見個高下。峨嵋飛俠親自送去，蛇精批了如期不誤四個大字。峨嵋飛俠問着老人道：「樊小姐，乃是一位閨秀，今天晚上，那個蛇精可會將她出氣，不可不防。」老人搖首道：「爲兄業已替她暗中算過一命，她的過去生中，略有一點風流罪過，此生應該受報，幸虧她家積德甚厚，她也是個孝女，因此會得遇救。峨嵋飛俠放心道：「只要如此，我也不必替她再操心了。既是明午打仗，現在還有長長的一天，我們二人，靜點甚好。」老人即鄭重其事的說道：「你且去香湯沐浴，晚飯也得淨素，到了半夜子時，你可來到我處，那時給你一見天尊菩薩也。」峨嵋飛俠一聽此言，高興得真同雀躍起來道：「遵命遵命，我也不枉做人一場。」老人笑得峨嵋飛俠走後，他仍做他的求道玄功，到了晚上，他也不過自去摘了一些野果點飢，雖非業已不食烟火之食，可是總在避殺一方面進功。峨嵋飛俠呢，當然是他後輩，此時還不十分明白老人的道行，反去問他，可要隨便吃些素食。老人隨口答稱業已吃過，他們師兄師妹兩個，稍稍談上一陣，已聽金滿營中打着三鼓，老人便回峨嵋飛俠，走到山頂之上，站在月光底下，吩咐峨嵋飛俠，立在他的身後，待到無論看見那位神仙，不必驚慌。峨嵋飛俠領了這位師兄之命，真個小心翼翼的站在身旁，屏息無聲。那知就在此時，只見老人取出那面小旗，口中念動真言，當時僅將手中那旗向着東方一展，又見老人火速退到北方，站在壬癸之上。峨嵋飛俠自然連連隨了過去，二人立定未久，陡見天門大開，降下一位金甲神將，走到老人面前，鞠了一躬，道：「上仙有何金諭。」安命小神辦理何事。老人連連肅然打一拱道：「天尊降臨千萬恕罪。」老人說完兩句，便與神將附耳一會，神將點首示意，頓時已失所在。峨嵋飛俠忙問老人所語何話。老人道：「我們回庵吧。」此事你明天自然知道。峨嵋飛俠口中雖不再問，心中十分高興。至次

日上午老人即命峨嵋飛快快飽餐一頓之後。一同仍舊來到昨天晚上召神之處。沒有多久。蛇精也同金滿大王來了。老人先開口道。師父老朽之意。却要勸你不可再開殺戒。若能跟隨老朽下山。一同替天行道。你的造化。真正不淺呢。蛇精聽完。即將牠手上的那柄寶劍。指着老人微笑道。道長。我倒肯聽指教。一邊說一邊把寶劍向空一揮。道。可惜牠不答應。也是枉然。老人知道這個蛇精。不到黃河心不死的。當下只好向後退上三步。算是客氣之意。同時也在身邊摸出五雷旗來。對着蛇精一指。道。如此便要請你指教了。那個蛇精。却被此旗的靈氣鎮住。幾幾乎就要現出原形。幸虧牠也請到牠的老師。說時遲那時快。只見西方飛下一朵黑雲。雲中降下一位黑面仙師。先朝老人拱手道。崑崙老人。你的玄功。雖也不錯。何敢逼我門徒作你門徒。你與曉得我與你的師尊是同輩。他與你也是同輩呀。老人答禮道。師父不必斤斤在這小事之上計較。只要令徒能夠改邪歸正。便是我去拜牠爲師。也無不可。黑面先師大怒道。你慣用此甘言誘人。我們師徒二人。却不上你的當。你有本領。儘管施了出來。黑面仙師知道老人所執之旗厲害。牠便用了先發制人的法子。將手一招。頓時空中飛下一團烈火。直向此旗燒來。老人也怕有失。急把此旗向空一展。道。天尊何在。黑面仙師一聽天尊二字。知道崑崙老人。既已召請天兵天將。不是隨便可以了事的了。慌忙一面先把他的袍袖一張。吩咐蛇精快快躲到裏面。一面用手將牠自己的天靈蓋上一拍。頓時現出一座三丈高的瓊玲寶塔。寶塔之中。復又現出一千隻手來。手上各執污穢之物。那位神將一聽老人呼喚。正想前來捉拿黑面仙師。不防被他一千隻手上的穢物一衝。只好駕雲而去。老人一見那位神將。都曾嚇退。不禁大怒起來。一邊收起五雷旗。一邊拿出那粒心珠。照准黑面仙師頭上打去。黑面仙師忙又把那塔上之手。現了出來。仍想用那穢物去衝老人。誰知老人還是人。身不比神將不能受穢。黑面仙師瞧見老人不怕穢物。他急收去寶塔。又在身上取出一條火龍。打

算來燒心珠。心珠真有靈性。不等大龍撲近。牠已飛入黑面仙師的咽喉。黑面仙師不覺大喊一聲。連連化上一道長虹而逃。可憐那條蛇精。早已落在地上。假使心珠一到牠的頭上。立時可成齏粉。還是老人大發慈悲。不忍將牠幾千年的苦功。化爲烏有。馬上把那心珠指定。讓牠掛在空間。同時又向蛇精喝聲道。逆畜還不現出原形麼。蛇精不敢抗拒。便在地上打上一個大滾。頓時變成一條頭如山岳。身長百丈的巨蛇。不知此蛇能留性命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蛇怪本難饒 兩番現相 儒鴻何太刻 一樣疑心

却說蛇精現了原形。便把牠那血盆大口一張。對着老人央求道。老法師。可否饒了小畜一命。老人聽說。尚未開口。在他背後的那個峨嵋飛俠。陡見如此大法的一條巨蛇。頭在地上。牠的身體。已把一座萬丈來深的空壑。幾乎填滿一半。不禁嚇得汗毛凜凜的對着老人說道。此蛇厲害。此蛇厲害。師兄趕快取牠性命。老人搖頭不答。單又向那巨蛇喝道。快快替我現出原形。峨嵋飛俠不懂。忙問老人道。師兄。牠已現了原形。爲何還要叫牠再現原形。老人仍舊搖首不答。這話。復又喝聲道。逆畜。你再不現原形。那就看我取爾性命了。蛇精沒有法子。而且似乎很窘的樣子道。老法師。小畜倘若再現原形。那就白修幾千年了。老人大怒道。誰叫你開殺戒。省城裏十多萬的官兵。誰無父母。誰沒妻子。你竟把他們統統殺害。問問你。可有一絲道心麼。老人說着。正待去取掛着的那粒心珠。蛇精要保性命。不禁長歎一聲。頓時再向地上一滾。偌大一條巨蛇。竟會變成一根不到尺把長的小蛇。還在地上。只向老人點頭求饒。老人又喝道。逆畜。你自己瞧瞧。你的本身。本來不到尺把長的一條小蛇。被你修煉得如此巨大。倘若再加一番苦功。何難位列仙籍。你却自仗你的法道。一貪色。二

好貨。三又大開殺戒。老人說到此地。忽也長吁一聲道。咳。這也是你那師父溺愛不明的壞處。以致害到這般。此時的峨嵋飛俠。因見巨蛇陡變小蛇。自然不怕牠。再會發威。又見那個金滿盜王。早已逃得不知去向。忙對老人說道。師兄。你已收服此蛇。何不去把金滿捉到。一則可救樊家小姐。二則好保全浙安全。老人先將小蛇捉入袖內。收了心珠。方答道。師妹。爲兄早已算過。金滿命不該絕。且待他所說的那位姓徐的好官。將來自會前來收服他的。你只趕快飛到樊小姐的屋內。將她救了出來。因爲金滿此刻要保自身性命。無暇再管這般小事。峨嵋飛俠不待老人往下再說。她便將身一縱。飛入空中道。這末師兄。先請回庵。我們停刻再會吧。老人點首答應。回轉庵裏。先將袖內的那條小蛇。放入一座盆裏。還怕此蛇遁去。隨便念上幾句禁制的咒語。方才盤膝坐到床上。運用他剛才曾經浪費的精神和心血。不到半刻。已見峨嵋飛俠背負一位絕色女子。由空飛身而下。先把女子放在一張撲上。然後笑盈盈的對着老人說道。幸不辱命。這位便是樊小姐。老人仔細一瞧。只見這位樊小姐。目定口呆。形似白癡模樣。料知定是蛇精用了甚麼迷藥時候。一多防有別樣害處。便在一杯水內。畫上一道符籙。命那峨嵋飛俠。送到樊小姐的口邊。設法灌了下去。不到半刻工夫。只見樊小姐陡然甦醒轉來。她就睜眼一看。不禁一呆道。此是甚麼地方。你們二人。可是那個妖道的同類。老人接口道。樊小姐。你的神智。已經恢復原狀。爲何還分不出好歹來。你所說的妖道。老人便把盆中的那條小蛇。一指不覺呵。呵一笑道。小姐。請看。這是甚麼東西。樊小姐聽說。先將盆內的小蛇。一望道。老師父。你是何人。這條小蛇。叫我看他做甚。峨嵋飛俠忙接口道。樊小姐。難怪你不明白。峨嵋飛俠說了這句索性命。即把她和崑崙老人前來救她之事。從頭至尾。一五一十的說給樊小姐聽了。樊小姐不待聽完。已經雙手合十。向着崑崙老人。峨嵋飛俠兩個分頭亂拜。及至聽畢。撲的一聲。跪在地上。先謝救命之恩。其次要求她要手刃這條小蛇。峨嵋飛俠把他

扶起。仍請坐下道。樊小姐。牠已現了原形。你小姐要殺要割。悉聽你便。豈知峨嵋飛俠的一個便字。還沒住聲。只見那條小蛇。雖然不會說話。牠却卜篤一聲。跳至盆外。將牠腦袋對准老人亂點。樊小姐本來坐這張桌子旁邊的。一見此蛇還有靈性。竟會跳出來饒。不覺嚇得驚惶失色。大喊道。嚇死我也。老人搖手勸止。叫牠不必害怕。峨嵋飛俠先把小蛇放入盆內。且在小蛇頭上打上一下。罵着道。你嚇人。樊小姐真會將你碎屍萬段的呢。那蛇居然會懂說話。伏在盆底。不敢再動。老人看得可憐起來。便問樊小姐道。小姐。你可知道這個妖道爲何攝你。不攝別人之理。樊小姐不禁一愕道。老師父。你怎會知道此事。峨嵋飛俠接口道。他已有半仙之分。這些未卜先知的小事玩藝。更加不在話下。樊小姐加二起發道。老師父。現在且讓小女子告知此事的起因。此蛇應否留牠性命。當然悉聽師父的主張。樊小姐說話當口。不知怎麼一個酸心。竟會流下淚來。峨嵋飛俠因見樊小姐也有她的一般標緻。忙去替她拭淚道。小姐不必悲傷。你的能夠遇見我們師兄。真是你們府上的積德呢。樊小姐一面點頭。一面說道。我叫樊梅花。今年一十八歲。只因上無弟兄。下沒姊妹。所以家君家慈十分鐘愛。今年秋天。朝廷忽有起用家父之意。不料那個慶親王。他要保舉他的私人。便在太后面前大說家父年邁多病。不如另用他人爲是。太后當然答應。樊小姐說到此處。接着歎上一口氣道。老師父。你想想看。這不是現現成成的一件好事。斷送在這個奸王手上的。歷況且家父的要想做官。明明是爲貧而仕。因爲從前做官時候。只知愛民。不知要錢。連他應得的養廉俸祿。也會捐入地方。去做好事。所以卸職之後。真正兩袖清風。竟致不能維持生活。當時家父一知其事。當場氣得吐血。我呢。因爲稍稍懂些孝道。不忍眼看家父臥病在牀。不過常言說得好。心病還須心藥醫。若要家父病好。除非太后再去召他。我就從那一天起。每天晚上對着上蒼焚香禱告。倘若太后能夠再來召請家父。那是一天之喜。否則否則。樊小姐一連說了兩個否則。非但底

下沒有言語。而且粉臉微紅，羞態滿面。峨嵋飛俠忙說道：「樊小姐，我們師兄本能知道過去未來之事，你有說話不必隱瞞。」樊小姐聽了此話，認爲有理，只好仍舊緋紅其臉的接續說道：「我想男大須婚，女大須嫁，也是古禮。我當時便對天祝禱，說是倘能嫁到一位才子郎君，就是家父不去作官，那女婿可以奉養他了。」樊小姐說完這話，便去恨恨地看上一眼那條小蛇，方始繼續說下去道：「那知這個妖道可巧正在雲端路過，一聽我的祝禱，還當我在思春，他便起了惡意。第二天晚上，我和我的一位表姊正在談詩論賦，陡見一陣怪風將我攝至台州山上。我當時便問妖道爲何只攝我一個人呢？妖道老實答道：「因我動了春意，所以急想嫁人。至於我那表姊，她雖面如桃李，可是心若冰霜。妖道見她也覺膽寒，故而攝我一個人。我當下即把我的來意說明，勸那妖道不可誤會。誰知口也說乾，妖道終於不肯相信。現在你老師父忽然問到此話，莫不是真先見之明不成麼？」老人微笑道：「先見後見，本不過事先事後的分別而已。小姐既未修道，自然不知其中奧妙。不過據你小姐所述，這個妖道雖然是牠誤會，但是小姐也有使牠誤會之道。否則你那表姊，這個妖道爲何不誤會呢？如此說來，一個人爲人在世，總要坐得正，立得正，方才邪不能侵。老人說到此處，忽向峨嵋飛俠微微一笑道：「師妹，這位樊小姐此次未遭妖道毒手，這就是她並無邪念的好處了。」樊小姐在旁聽得老人如此說法，不禁暗暗吃驚道：「這還了得！如此講來，一個女子怎好走錯寸步？老人又在向着峨嵋飛俠微笑道：「師妹，樊小姐此刻心中的轉念，將來夫榮妻貴，便在這點上頭也。」樊小姐因見老人簡直是位神仙，忙向他去下跪道：「老神仙，小女子也不想夫榮妻貴，只想可以養活雙親。老人連連請起道：「放心，放心，好心必有好報。老人說着，却將小蛇一指道：「樊小姐，請你念牠尚未冒犯於你，可否饒牠一命？因爲老朽將來還想用牠一用。你小姐也有間接功德的呢。」樊小姐極至誠的答道：「老神仙吩咐，小女子怎敢不遵法旨？」老人聽了大喜，又將小蛇放入他的袖管。

道。小姐可餓麼。假使不餓。今天還來得及回到杭州。樊小姐連稱不餓不餓。只求老人和峨嵋飛俠二人。從速帶她回家。老人取出十兩銀子。謝過庵中的人。馬上駕起雲頭。不到片刻。已將樊小姐送到柴木巷口了。樊小姐一見自己家門。不覺又悲又喜。正想邀同老人和峨嵋飛俠兩個。到她家去。聊申敬意的時候。不知怎樣一來。倒說一男一女。竟會不見影蹤。樊小姐沒有法子。只好一個人去敲大門。可巧她的母親出來。有事把門一開。見是久已失蹤的那個女兒。這一喜還當了得。當時拚命的一把抱住。口內又在大叫老爺道。我們女兒。定是神仙送回來的。樊老爺尚未來得及出來。可是這位樊小姐。已在釘着她娘問道。母親。你又沒有瞧見這位老人。怎樣知道我是神仙送回來的呢。她娘聽了一愕道。怎麼我兒莫非真由神仙救你回來的不成。此時樊老爺也已出來。屢父不比慈母。不過悲歡交集而已。及至走到裏面。樊小姐即將老人相救之事。全部述給父母聽了。樊老爺雖在大大稱奇。自然歸功祖德。樊太太却不是如此。馬上設立兩塊長生祿位。除了她們母女二人。大拜特拜之外。還要逼着樊老爺來拜。原來樊老爺的官名叫樊肇元。乃是一位兩榜進士出身。曾經陞到吏部郎中之職。只因忤了一位親王。因此斥職家居。一向只重儒教。對於釋道兩教。認為孔門異端。這天因見女兒說得千真萬真。只好向那兩塊長生祿位一揖而已。樊太太怪他為何不拜。樊老爺將他一部長髯一捋道。他們都是平民。我乃五品命官。如何可以行那跪拜之禮。樊太太因見她的老爺迂得可憐。只好由他去了。那知到了晚上。樊老爺却將樊太太叫到沒人之處。感着雙眉。低聲說道。夫人。我們乃是書香之家。下官不肯。也曾食君之祿。此次我們女兒。既被妖怪攝去。日子也非不久。她雖是那個妖道。對她秋毫無犯。我可不甚相信。世間既沒坐懷不亂的柳下惠。況且這個妖道。本是貪她之色。攝去的。你是她的親生之母。也該仔細檢查一下。樊太太不等樊老爺說完。早已氣得雙手冰冰的。用勁吐上樊老爺一口涎沫道。你這老糊塗。真是

讀書讀得成了白癡了。她既說是那個妖道秋毫無犯。這自然是秋毫無犯的了。就是她被妖道污辱而去。這也力不可抗之事。天下怎有這個老子。樊太太說到這裏。又向樊老爺恨恨地白上一眼道。你方才的說話。難道沒有一點人的心肝不成。樊老爺的爲人的確是位強項令。不過他的項頸。只好向人去強。對於他的玉皇大帝。平日之間。却是婦唱夫隨。做慣了的。此時一見他的夫人。大發雷霆。又覺他做老子的人。無論如何。似乎不該這般斤斤較量。當下只好悶聲不響。跛着極不自然的方步。假癡假呆的跛到書房裏去了。樊太太還想去和樊老爺拼命的。後來恐怕她的寶貝女兒知道其事。甚至鬧出別格大故出來。所以回到女兒房裏。並未提及此事。樊小姐本來沒有失身。自然不會疑心。老子提到這個上頭。豈知這位樊小姐原是一位弱不禁風的才女。此番之事。竟會真的碰見精怪。既嚇又急。一到家裏。頓時一場大病。弄得九死一生。幸虧她娘賢當釵環替她延醫醫治。直至春盡夏初。方始漸漸地好了起來。有一天。她的那位姨表姊姊。名叫殷麗華的。忽然來到她的房裏。一見面。自然萬分安慰了她一番。又說如此大禍。能夠逃出。必有後福。樊小姐當然盡情告知一切。說完之後。方怪麗華不免有些忍心。爲何直到這天。方去看她。麗華因見左右無人。還在樊小姐的耳邊低聲說道。妹妹怎樣怪起姊姊來了。我家的二老。那種古怪脾氣。你該知道。他們二老。因見妹子是被妖精攝了去的。難免沒有失去貞操。所以禁止我來。今天的來。還是托故出來的呢。樊小姐聽完。一把執住麗華的那隻玉手。垂着雙淚道。這是妖怪。任何人無可抗力的。現在幸虧我還未曾被污。假使真的被污。除我自己可以羞憤自盡不算外。至於別人。照理而論。只有安慰。不應這般刻薄呀。麗華正想替她父母辯白幾句。陡見房門外面。一脚奔入一個人來。指着她那一張羊脂白玉的嫩臉兒。厲聲大罵起來。樊小姐深怕得罪好人。連連阻止。也沒效驗。不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共枕同衾暢論名節事 青天白日裸逼孝心人

却說進來那人並非別個乃是樊小姐的親母。殷麗華小姐的姨母。前任吏部郎中樊老爺的夫人便是。當時麗華小姐一見她的姨母不問青紅皂白闖進房來指着她的鼻尖大罵特罵反而微笑着請問樊太太道：「媽我又沒有得罪你老人家爲何這般生氣？」樊太太還氣得面孔鐵青的說道：「你沒有得罪我，可是得罪了你的妹子，尤其比得罪我還要厲害。」樊小姐岔口道：「母親這件事情要怪殷家姨夫太覺迂執，他竟疑心女兒已被妖道所污，可是麗華姊姊並未附和她的老子母親不要錯怪好人。」樊太太至此方才一屁股坐下來道：「人生在世名節重於性命，我兒來清去白，況且爲娘業已親眼驗過……麗華小姐接口道：「姨媽我就相信我們妹子未曾失節，否則我的私下前來安慰，豈非是當了和尚罵賊禿了麼？」樊太太聽說自然把氣下了去道：「麗華這倒是我錯怪了你了。」麗華小姐嫣然一笑道：「姨媽你怎麼向小輩告起饒來了呢？」樊小姐便將她娘推出房去。又和麗華重述妖道之事。麗華道：「妖道固足奇怪，我說這位老神仙和那少年女子更是奇怪。」樊小姐點頭道：「朱夫子曾經說過，凡理所無的世上必無其事。這末像這位老神仙明明還是血肉之軀，他已能夠知道過去未來之事，難道也在朱夫子所說的理字之中不成？」麗華方待答言，已見天色昏暗，便站了起來道：「妹，我們二人的說話本來不大談得完的，況且此次又添了多少新鮮資料，不過時已不早，我要回去了。只好下次有空再來和你長談一次。」樊小姐一愕道：「怎麼只談一次？」難道你要出嫁了不成麼？」麗華抿嘴一笑道：「妹子又在瞎說了，我又沒有許人，怎會出嫁？」只因我們老子有人舉荐他到蘇州蔣鹽商家裏去坐館，大概端節前後我們全家一齊去的。」樊小姐又一愕道：「這次蔣家不是有件破鏡重圓的奇聞麼？」麗華點頭道：「正是他家。」

樊小姐不禁現出羨慕之色道：「姊姊，你們好和這位少奶奶見面了，真是你的依仗。」麗華道：「可惜我們老子因爲此番之事有點瞧你不起，否則你要同去，我娘一定允許的。」樊小姐急將麗華抱住不放道：「姊姊，你我既要分別，你竟忍心今夜不住在我這裏麼？」麗華本與樊小姐十二萬分要好，一聽樊小姐如此說法，不覺呆了一會道：「這末我索性拆了爛污，今天不回去了。」大不了被我老子教訓一場罷了。」樊小姐聽了，當然萬分快活。一等晚餐之後，便和麗華同床共枕，先說將家的掌珠之事，因麗華也不十分清楚，她便要求麗華想出法子，也想跟了前去，只要能與掌珠見上一面，就是死也甘心。」麗華想上半天道：「這事真難，我的老子真與此地姨夫一樣脾氣，對於名節二字，確比生命重視。」樊小姐捏住麗華的手道：「姊姊，我的確沒有失這名節呀。」麗華嘆啞一笑道：「你這癡了頭，難道你好剝了褲子去給我們老子請看不成？」樊小姐氣烘烘的答道：「真金不怕火，怕火不真金。」因微草堂上不是戴有一段故事麼，他說有家閨女平日極其規矩，不知何人去到她的婆家，放了一把野火，說她已有桑間濮上的醜事，這個閨女她竟一個人奔到她那婆婆面前，說是女子與婦人最易分別，說着她竟自說說，請她婆婆檢驗，事便風平浪靜。」麗華又笑道：「婆婆面前則可，姨夫面前則不可，況且我們老子又非縣官，你真犯不着和他分辨呢。」樊小姐還待有話，不知怎以一來，她的纖指觸在麗華的雞頭肉去了，雖然事出無心，可麗華小姐已經覺得肉疼，一個人格格吱吱的笑得縮作一團了。樊小姐一邊也在好笑，一邊又問麗華道：「我真不解，天賦人形，男女之間，除了陰陽不同之點外，其餘的構造完全無異，何以男子之乳被人觸着，竟不肉癢，女子之乳便不然了，此是何理？」姊姊，你倒解釋給我聽聽看呢。」麗華剛剛笑完，聽了這話，又在嘆啞一笑道：「這末你的奶奶爲甚麼要比男子大得多呢？如果也和男子平坦的一般，觸着自然不會發癢了。」樊小姐又問道：「這末聖人說過的食色性也，個個人不能例外的，況且詩書關雎，易曰乾坤像這

種天經地義的大道理。為何女子方面。認做非常可恥之事。既是認爲可恥。天老爺賦形時候。何必有此構造。麗華聽完。很快的答道。這是古人禮教的關係。譬如男女授受不親。雖爲例禁。既然連那手上的皮膚。都不能夠碰牠一碰。這末秘密之處。當然要諱莫如深了。樊小姐微微感了雙眉道。可惜姊姊。僅比我大上一兩歲。而且也是女兒之身。否則我們要和姊姊兩個。研究研究情慾之事。麗華笑罵道。鬼丫頭。你今晚。可發瘋了麼。我雖未曾嫁人。可是對於古今中外的雜書。似乎比你看得多些。你倘要研究這個問題。我也可以備你一顧之問。樊小姐聽聽她的父母。早已睡盡。她又笑着道。我所知道。凡是情慾所發之際。乃是天然的發育。猶之乎百花逢春。必要開放的。但是世人往往以爲。便是思春。非但不名譽。而且不恥人類。我問姊姊一聲。倒底情慾衝動的時候。可算罪惡嗎。麗華連連搖頭道。可有兩種說法。假使一個人能夠發乎情。制乎禮。這就不是罪惡。假使不能自制。甚至鬧出姦殺案來。豈非算爲罪惡。簡直爲國法所不容的了。樊小姐忽向麗華耳邊悄悄的問道。這末姊姊。可曾發乎情過呢。麗華瞞上樊小姐一眼道。你越問越不是話了。樊小姐道。這有甚麼。惹惹呢。我老實說。我就有過這種現象。麗華聽了道。你既知道。何必問我。樊小姐道。我因爲。這能自制。但是那些不能自制的人們。也得原諒她一些。才是。麗華搖首道。這要仗那胎教。母教。師教了。樊小姐又問。名節與生命孰重。麗華很堅決的答道。本身名節重。性命輕。倘以君王父母的性命而論。這又是性命重了。樊小姐聽說。只在口內念着這兩句說話。麗華又補述一句道。所以蔣家的魏掌珠。她是救夫情切。世上都原諒她的。樊小姐連連擺手道。這總有些問心有愧。麗華道。這末。眼看丈夫被人殺死。她倒問心無愧麼。樊小姐還待再辯。誰知金雞已經三唱。東方漸漸發白了。麗華忙去阻止樊小姐道。妹妹。天也亮了。我到蘇州之後。一定憑我的能力。總要使你見見魏掌珠其人。樊小姐雙手合十的拜着麗華道。這就感激不盡。我還想問問她。那晚上的苦頭呢。麗

華笑着點頭道：「我也有此意。」她的意字未完。樊太太忽在房門外面道：「你們兩個小東西，真正有要無緊的講上一夜頭。麗華笑着起來。樊小姐殷勤送別。樊太太一等麗華走後，便問女兒道：「她要出門麼？」樊小姐詳詳細細告知其事。樊太太大爲眼紅道：「這個館來修可觀呢。」樊小姐未及答話，只見她的老子手裏拿了一信，高高興興的走來對她母女二人說道：「瓦井也有翻身日，倒說蘇州的蔣鹽商竟會慕我文名，用了重修。前來聘我教他兒子。」樊太太母女二人一齊接口道：「他家既請了殷方正，爲何又來請你？」樊老爺一愕道：「有錢人家多請幾位先生不成問題。不過殷方正爲何瞞我？」樊氏母女不便明言，只好含糊過去道：「我家也算久旱逢甘雨了。你一個人去麼？」樊老爺道：「他們歡迎全家都去，使我沒有內顧之憂。」樊小姐聽了大喜道：「這真天從人願，謝天謝地。」樊老爺還當得館可以救窮，也不深問。沒有幾時，已近端午，蔣家來信要請先生師母師姊去到他家過節。樊老爺自然一口答允。勤身那天，嗚嗚老蒼頭好好看家，自己帶了妻女，以及男女傭人，叫上一隻大船，直往吳門。誰知事有湊巧，殷方正帶了家眷，也在那天勤身來到半路，已經走在一起。殷方正仍舊厭憎樊梅花小姐，只請樊老爺過到他們船上，閒談一會。樊老爺不知就裏，還說我們梅花一同來的。應該過來拜望姨夫姨母。殷方正推說到了蘇州總要見的路，上可以不必。樊老爺並不疑心。這天談到深夜，方才回到自己船上。豈知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他們兩家之船，剛剛搖過吳江地方，例說陡然來了一羣太湖大盜，因爲殷方正的船搖在前頭，那般大盜率了許多嘍囉，護湧的跳入殷家船上，起先當然是翻箱倒籠，要想搶劫財物。無如殷方正也是一位寒儒，可以說是一身之外並無長物。那羣大盜既然得不到財，就是色字也極歡迎。殷太太已是半老徐娘，這就要算麗華小姐大觸霉頭了。那時一般大盜已將殷方正殷太太兩個四脚四手的細綁起來，一邊不要命的拷問他們銀錢藏在何處，一邊就由大大王要想強姦麗華小姐。麗華小姐起先

還在軟求。後見大大王已在自己動手剝她衣裳。曉得已到絕路。也只好拼着一死。破口大罵起來。誰知那個大大王。真是形同禽獸。不是人類。他見麗華罵得十分刻毒。反而哈哈大笑道。你這女子。還不明白。且讓本大王前來告知於你。此地前後二十餘里。我們已派船隻把守。非但是處曠野之區。而且又屬去得太湖的捷徑。否則我們也是十個月生出來的。豈有自來送死之理。殷太太因見這個大大王的面色。反比起先和順了一些。忙去跪在大大王的面前。雙手高舉。哀哀地哭着說道。大王饒命。小女還是一個黃花閨女。求你大大王發慈悲。將來必定公侯萬代。大大王聽了。忽又呵呵大笑道。做強盜的。還會公侯萬代。真正匪夷所思了。大大王的一個了字。剛剛出口。頓時提起一脚。撲的一聲。便朝殷太太的前胸踢去。殷太太驟不及防。自然踢得大喊大叫。的那在船板之上。大滾東瓜。殷老爺却是一位讀書君子。倒也有些視死如歸的樣子。當下撲到大大王的身邊。兜胸就是一拳。大大王既未留心。吃了這個一下。立即猶同獅吼一般。吩咐手下。快把兩老一少的。統統洗剝乾淨。綁了起來。那時強盜人多手衆。一聲吆喝。已把殷方正。殷太太。殷麗華三個。真如老鷹捉小雞的。剝得寸絲無存。丟在地上。大大王又命二大王去問麗華小姐道。要想保全雙親狗命。她須自願順從。否則先宰這隻小雞。後宰兩隻老狗。麗華明明已經聽得清楚。不待二大王轉言。她就把她舌尖咬碎。啞的一聲。吐了大大王一臉鮮紅。道。我又不是禽獸。要殺便殺……殷太太大喊道。女兒說話當心些。我們二老性命。全在你的手中。麗華又啞她娘一口道。難道叫我失節於這個畜生不成。殷太太不覺啞口無言。大大王手執鋼刀。對准麗華心窩道。從不從。就是這句。麗華因為她的全身白肉。已被各盜所見。一時忿氣上來。也就不顧一切。可憐她只說了一個不字。大大王早已手起刀落。死於非命的了。殷氏二老一見女兒這般慘死。自然拼命痛罵。二大王也就各人賞上一刀。父女娘兒三個。一同奔到陰曹。訴去了。大大王此時殺星一起。跟手跳到樊

老爺的船上。樊家船上。因為早有雲暉看守。所以要想投河自盡。也不能夠。大大王又問樊梅花小姐道。前車之鑒。你可曉得。樊小姐抖擻凜凜地答道。曉得曉得。望大王饒命。大大王到把雙珠一笑道。你也要想做那前船上的女子麼。大大王不待樊小姐答話。便命雲暉道。快快將這三個。一同洗剝。那知在剝樊小姐衣裳的那個人。就是二大王。他却一邊亂解樊小姐的衣鈕。一邊已在她那雞頭肉上。火捏特捏。捏了不算。還在向着大大王說道。大哥。這隻小羊。非常潔白。大哥停刻用過之後。還要賞賜小弟這個。大大王聽了。大樂道。這末你可問她。到底怎樣。二大王却不先問樊小姐。却先去問樊氏。二老道。你們是她養生父母。她要搭救你們父母的性命。便在此時了。樊老爺大怒道。你們是禽獸。我們可不是禽獸。大不了我們三個。也和前船一樣。大大王不等樊老爺說完。早已一刀向他胸前戳去。二大王忙去一格道。大哥不要生氣。要殺他們總容易的。二大王格了此刀。便來提着樊太太的一隻耳朵道。你快快叫你女兒答應。我可保你二老。樊老爺聽了。仍在大罵。樊太太却把眼睛望望她的閨女。此時的大大王。因恨樊小姐悶聲不響。正待提刀去戳樊太太的當口。只見樊小姐發急的高聲阻止道。且慢。大大王即將手上之刀。縮住道。你快說。本大王沒有這些閒工夫了。樊小姐還待說法哀求。已見她娘的項上。很很地着上一刀。一個痛心。忽然咬了牙關道。老爺從你快快先放我的父母。不知大大王如何答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萬惡強徒行同禽獸 一門善士跪禱神仙

却說樊小姐這人。既是書香之家。又承受着她那十分拘執的老子的舊禮教。如何此時竟會在她嘴上。遂出那句順從的說話來的呢。其中自有道理。先讓著者寫出她的原因。至於是好是歹。且俟社會人士前去公評。

著者單寫這個事實。不加評論。原來樊小姐自從那晚上。和她表姊殷麗華共枕談心。暢論情慾之事以後。她便認清婦人女子。應以名節爲重。生命次之。這就是我們中國幾千年來。那句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古訓了。誰知事實之來。往往會與你的原定宗旨。恰恰相反。這位樊小姐。當時一遇盜警。她就主張先行投河。以便保全貞節。只要瞧她已被蛇精攝去許多日子。還會潔身而回。據此而論。足見她的人格。可是她雖有人格。她的母親。早已一把將她死命抱住道。我兒且慢。你真要死。要末帶了你娘老子一同死。才好。樊老爺已知這是海盜。又把前後之路守住了。除了生了翅膀。或者可以憑空飛去。不然。只有吃那強盜的尖刀而已。所以當時一見他的女兒。要想投河自盡。不禁閉着雙眼。把手向着空中。連按幾按道。死得好。死得好。他的好字剛完。已被他的夫人。將他拖住痛哭道。你們忍心。叫你女兒死。我可沒有這個忍心呀。這時候。那般嘍囉。已經奔到樊家船上。分頭監視。不過大大王。二大王。還在前面。殷家船上。嘍囉們不敢先行動手罷了。樊小姐瞧見盜匪已經近身。她那尋死之心。自然越加急迫起來。正想將身向那河內一縱的當口。此時不必她去拖。那般嘍囉們早已爭先恐後的。將這樊小姐緊緊攔住。不算外。又去拿了繩索。把樊小姐捆得不能動彈。樊老爺的生理本是倔強。一面走到嘍囉跟前。迂腐騰騰地。將手指着他們的鼻尖。禿禿的罵道。清平世界。怎會出了你眼睛。東張西望。要想找個機會。方好尋死。可巧被她母親一眼看見。又在低聲關照她道。我們二老之命。全在你的身上。樊太太的這句說話。憑她良心。倒也不是定要女兒失節。保全他們老命。委實因爲一個人到了無可如何的時候。嘴上的說話。決不會經過前思後想的期間。再說出來的。可惜當時樊小姐沒有機會。叫她母親解釋這句說話的意思。如果能夠。我著書的人。就曉得這位樊夫人是答不出的。這末那時候的樊小姐。她

的雙手雙脚。雖然被綁。她的嘴巴。尚未被塞。何以不去問她娘呢。因爲那時可巧到來一個嚙。已把殷小姐不肯失節。父母娘兒三個人。業被大大王親手刺死。講給一般嚙聽了。樊小姐一聽此事。完全是她的前車之鑒。她的心上。又在自問自答的。倒底名節與父母的性命孰重。她還未曾決定。大大王二大王已經盡湧而至。所以她起先仍是軟求。後見她娘已着一刀。身上的鮮血。噴了出來。非但怕人。而且萬分心痛。同時又見她那娘老子的性命。真正已在呼吸之間。頓時把心一橫。就對盜首咬了牙關的說道。老娘順從。你們須得先放我的雙親。大大王還沒來得及答話。樊老爺此刻雖已被綁。他却一聽女兒這句已肯失節之言。頓時氣得噴出一大口鮮血。同時突出雙珠大罵樊小姐起來道。你這不孝畜生。竟會這般無恥。我們樊家的一座好好門風。真被你這孽畜丟盡。樊老爺罵完他的閨女。正待去罵盜首的當口。大大王却不待他去開口。早已一刀戳在他的身上。立時痛死過去。大大王還待再戳第二刀的時候。樊小姐又在拼命大喊道。我已答應順從。你們你們和我父親無仇。無怨。爲甚麼定要傷他性命呀。樊小姐說到這個呀字。她的眼珠已經發紅。她的喉嚨已經噴血。可憐這位樊小姐。已到此死運要難過的時期。倒說那個萬惡的強人。反而看得樊小姐格外標緻。格外可愛。一時淫心大動。他也顧不得再去答覆樊小姐的說話。只是吩咐那般嚙道。孩子們。你們快把這個女子脚上的繩子解去。嚙噯噯當然哄聲道。噯噯噯。正在鬆解樊小姐的繩索的當口。樊小姐却嚇得將她身子免命亂動道。慢來。慢來。還有話說。大大王此時帶着笑容問她。還有何說。樊小姐鮮紅了臉的說道。你們強盜都沒信用。萬一你踏騙了我之後。仍舊害我父母的性命。我有甚麼辦法。大大王縮頭一笑道。你真是個癡孩子了。老實對你說一聲。我現在要強姦你。不怕你逃到天上去。所以要你自己答應情願者。無非本大大王要在行事時候。有點意外樂趣罷了。至於你怕我在事成之後。仍要殺這兩隻老狗。一則我真和他們無仇無怨。殺

了他們。我也沒好處。不殺他們。我也沒壞處。現在之事。只在乎你自己做了。你能夠使我大王大大開心。你的父母。彷彿就是我的岳父岳母了。樊小姐不待大大王說完。已在她的心裏暗暗大罵道。你這殺坯。可是我這一個千金小姐。還來與你這般畜生扳扯不成。她心裏如此罵着。她的嘴上。已在接口說道。就算如此。此成何模樣。又是青天白日。我可辦不到的。此時樊小姐的雙脚。已被雲囉們解開了。她就出那大大王的。一個不肯拼命的飛起一腿。對准大大王的小腹之下。那個要害地方踢去。誰知大大王本是內交。豈有不在處處留心之理。當時一見樊小姐飛起一條羊脂白玉色大腿。一面將身一側。早已避過這個腿風。一面却在他的心裏大大一蕩。倒說非但未會發火。兼之加二迷花眼笑起來道。你這位小姐。怎麼又在講傻話了。此時乃是本大王在強姦你呀。又不是洞房花燭。要擇什麼地方呀。大大王說到此地。便把他的雙手緊握樊小姐的那雙三寸不滿的紅菱小脚。剛待實行禽獸之事。只見葉已痛死過去的那個樊老翁。竟會甦醒轉來。當時眼見他的女兒。馬上就要受人蹂躪了。頓時又在破口大罵道。不肖子孫。你想吃這強盜的東西。必等你老子閉了眼睛。方才可以。大大王正要幹他好事。因見樊小姐聽了她那老子之話。頓時把她雙腿亂縮起來。這一發火。還當了得。馬上丟下樊小姐。奔到樊老爺的身邊。拿起一柄鋼刀。對准他的咽喉一刺。但是因為氣極了。他的手有些發抖。又因用力過猛。却去戳在樊老爺的肩胛之上。就在此時。只聽得樊老爺大喊一聲。痛死我也。第二次死了過去。大大王還要去戳樊太太的當口。樊太太到底是個女流。意旨沒有她那丈夫來得堅定。一見老爺已死。又見亮晶晶的一柄尖刀。向她喉嚨管前飛來。她使不覺喊出大王饒命。女兒救命的兩句說話出來了。樊小姐也已瞧見她的老子業已死。又在輪到她娘身上了。又聽得她娘在喊女兒救命之聲。不禁一陣傷心。接了她娘之口道。母親。女兒真沒有法子了。樊太太雙淚交流道。女兒。我娘只好對你不住了。大大王聲一

笑道。這個老皮婆。這算識趣。說時遲那時快。大大王一邊吩咐二大王道。你可帶了嚙囉們。守在兩隻老狗身邊。只要看見他們女兒。對於爲兄。稍有一點抗拒。你就把他們砍成肉醬。一邊又對樊小姐喝道。時候不早。你這女子。倒和爺大王大有緣分。大大王說完這句。竟將樊小姐的雙脚一捏。實行禽獸之事。起來這時樊小姐又羞又苦。又痛又嚇。不過三五分鐘時候。也就暈了過去。大大王不顧一切。直至盡情盡意之後。再讓二大王前去。食他之餘。等事一畢。大大王即將殷樊兩家船上人衆。以及樊氏母女二人。統統擄了回他太湖。到了山寨。點點人數。却少樊老爺一個。二大王報告道。大哥。小弟見那老狗。已沒有氣。因此把他丟在前面船上。讓他去和那個兩老一少的死屍做伴。未曾帶回。大大王點頭道。已死不提。只是這個女子。還沒甦醒。你可帶領本寨醫生。快快將她醫好。爲兄還要和她大大的作樂呢。二大王答應下去。就有全寨小嚙囉。進帳獻功。這個說是他在某隻船上。搶了不少銀子。那個說是我在某隻船上。搶了不少東西。大大王檢點之下。這番出去。倒也有人財兩得。於是一面大排筵席。算是慶功。一面再去結連其他大盜。以便抗敵官兵。現在不講樊小姐在那強盜寨裏。過她真正非人過的生活。單講殷樊二家的兩隻船上之事。當時那些船夫。直待強盜去了。老遠各人始將各人身上所綁的繩子。設法解脫。樊家船上。已是空空如也。殷家船上。也僅四具屍首。幸而各人都是被殺身亡。總算還是全屍。內中一個船老。闖道。這事只有前去報官。一般水手道。若不報官。我們還有命麼。船老聞見是衆意僉同。正在將船搖往城裏去的時候。忽見四具死屍之中。突然活了一個。轉來。慌忙上了上去一看。却是後船上的樊老爺。大家喜形於色的說道。還好。還好。樊老爺。你老人家回過氣。就是我們的活口。見證了。樊老爺回頭一望。只見殷方正。殷太太。殷小姐。三個。死在他的身旁。忙問船家道。我們太太呢。船家道。真正不幸。已被強人擄去了。樊老爺又問道。還有我那畜生呢。船家又答道。也一齊擄去的。樊老爺又問。這個小畜

生還沒有被那強盜弄死麼。船家又答道：去的時候，却是抬了去的，是死是活，我們不甚清楚。樊老爺恨聲道：能夠死了，我才有面孔去見我們這位連襟。樊老爺說着，又對麗華小姐的屍身，微微地點上幾點頭道：你倒死得有節氣。船家告知樊老爺，要到城裏頭去報官，求他做個證人。樊老爺一邊摸摸他那肩膊上的傷處，一邊答道：且慢，我因痛得厲害，不能再熬你們，且將我搖到蔣家再講。船家自然照辦，等得搖到蔣府相近，停碼頭。樊老爺吩咐船家快去報信，說是須拿東西前去抬他。船家奔至蔣府，就把船上之事，一五一十的報知蔣府賬房師爺。賬房師爺不等聽完，早已飛報進去。蔣氏七雙老人，以及自奇公子、掌珠少奶奶，一聽兩位老夫子鬧了大事，不禁個個一呆。掌珠少奶奶本是驚弓之鳥，想到自己也被姓姜的殺戮踏過的心裏，更加痛苦，臉上更加面紅耳赤起來。當下便向七雙老人說道：這件事情，倒是我們害了他們兩家了。七雙老人抖擻凜凜的答道：這……這……這件事情，不好完全怪着我們，我們怎又知道有這大盜呢。自奇公子搶着道：現在百事少說，先將樊老夫子抬到家來，快快替他醫治。掌珠少奶奶接口道：我想殷老夫子三個，既是斃死的，或者也可醫治。自奇公子不待掌珠少奶奶說完，他已奔了出去，帶同賬房傭人，又用幾隻藤床，一齊抬到船上。自奇公子一見樊老夫子，慌忙伏在他的身邊，垂淚道：先生，這真學生害了府上了。樊老爺到了此時，仍舊不失讀書人的身分，他却忍着疼痛，迂腐騰騰的答道：是無言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初非我的意料所及。現在且到府上再說。自奇公子忙將先生親自扶上藤床，又命賬房分別把殷老夫子、師母、師姊三具屍體，一齊抬到他們門前，飛速搭起天棚，還要請中西醫生救活他們。自奇公子吩咐之後，即隨樊老夫子的藤牀，來到家內。七位老大爺當然出迎，安放書室裏頭。然後細問過難情事。樊老爺除了他的閨女失節之事，絕口不提外，其餘所述，也與船家一樣。此時中西醫生來了一二十位，診過樊老爺之脈，說是幸虧平日養生有道。

高沒大礙。醫生正在上藥。掌珠少奶奶已經命人送出參湯。樊老爺吃完。精神爲之大振。便對七位東家說道。第一要去報官。第二要去救他夫人。七位東家允爲代辦。請他靜養。此時掌珠少奶奶已據了彙報告。說是大門口天棚裏的那個殷小姐。非但十分美貌。而且面色如生。掌珠少奶奶便請自奇公子陪她去看。及至見了殷小姐的屍身。幾幾乎要疑心。她是睡熟的。不是斃死的。掌珠少奶奶急將自奇公子一扯。一同跪在地上。當天禱告。要求崑崙老神仙。快快前來。好將死人救活。他們夫婦二人。猶未祝完。七位老人也來觀看。都說奇怪。爲何不傷死人。忙請醫生醫治。醫生都說脈已沒有。如何醫治。大家正在紛亂之際。只見一位縣官。開鑼喝道。的已來驗屍。七位老人查問誰去報官。後來方知是船家要脫自身干係。前去報官請驗的。掌珠少奶奶忙對自奇公子說道。你快去攔與免驗。不要弄得我們這位師姊。明是保全貞潔而喪生的。反而鬧得赤身露體。去被官府檢驗。使她死不瞑目。自奇公子連連稱是。急去攔與阻止。不知能否免驗。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怨告狀挺身作保 贊題詩發話有因

却說自奇公子聽了夫人之話。忙到縣官的轎子面前。打上一拱道。生員要老父台免驗。請到舍下待茶。縣官點頭道。免驗可以。違命待茶不敢。本縣不過要到府上。親自問問貴業師樊老先生幾句說話。自奇公子便同縣官來到屋裏。即在大廳之上。設了公案。縣官坐了上去。先傳船家。問過一番。便對自奇公子說道。貴業師曾經受傷。不知可能行動。否則待本縣親自到他牀前。閒談幾句。自奇公子答道。敝業師經醫診治。已能行動。待生員去請他出見。自奇公子說完這話。忙到樊老妻子的臥室。一走進去。只見他的那位先生。捏了一支筆。彷彿春盤食素的聲音。沙沙沙沙的。正在那兒寫着狀子。自奇公子便將縣官之話。告知先生聽了。樊老妻子道。你

去回覆縣官稍停印出自奇公子回報縣官之後等了半天未見先生出來忙又前去催請樊老夫子仍舊寫他狀子未曾完畢。縣官一個人坐在公案之上因爲體制關係又不好和人閒談直待好久好久天已黑暗方見樊老夫子手執狀子走到公案之前打上一拱道治弟樊某參見父台說着遞上一張狀子縣官見是告那強盜之事便細細的問了一番。縣官道本縣知道了一定飭捕捉那盜匪到案從嚴懲辦樊老夫子又打一拱復又呈上一張狀子。縣官翻閱一看只見狀由是小女梅花不守父教敗壞家風請求治以忤逆不孝之罪等語底下是說樊小姐不能抗拒強人青天白日反在父母之前裸體宣淫此等不孝之女生不如死務必照本朝的律例辦她死罪否則就是上控京控也所不辭的。那些話語縣官看完心下大不爲然一則是蔣府上的教讀老夫子二則是父婢子女忤逆不孝照例是不好不准的只好含笑的相勸道樊老先生你的狀子本縣已經看完若說令燧小姐她在府上忤逆父母這是應該重辦以持本朝以仁孝治天下的本意但是現在照狀子上看來老先生怪她失節於盜將來定被世人指摘單以此事而論令燧小姐明是因爲她那表姊殷麗華的前車之鑒以致殷氏二老死於非命這真正是她通權達變苦心孤詣方能保全你老先生和夫人的性命倘若以此辨罪天下做子女的未免灰心了本縣奉勸老先生不必如此固執吧。樊老夫子一聽縣官不准他狀子不禁氣得滿臉發紅道父台你可知道大清朝的律例麼。縣官微笑道本縣蒙朝廷的恩典上司的栽培來到此地做這官兒當然知道一二。樊老夫子又氣烘烘的說道好你既知道一二照本朝的定例老子婢女兒的忤逆貴府是不好不准的況且此女的不孝更比其他的不孝要過百倍呀。縣官未及開口只見從內堂走出一位千嬌百媚的少婦站在公案之前口稱老父台在上小婦人便在蔣生員的髮妻此刻樊老夫子所控的樊梅花小姐便是我的師姊。此次師姊遭了天大奇禍咎由寒舍而起假使拙夫蔣郎不去請這樊老

老夫子來舍坐館。這末這位師姊，豈不是安安穩穩的坐在杭州家裏。這般強盜雖狠，斷難闖入省城之理。現在小婦人的一位師姊，姊般麗華，業已被害身亡。這一位師姊，樊梅花，雖未被害，可憐又被各盜輪流蹂躪。照法律的真意，凡力不可抗的，不爲有罪。不過父台此時却在爲難。因父婢女兒忤逆，不能不准。倘若一准，我這師姊豈非吃了強盜之虧，還要來受官家之刑。這個人未免太可憐了。小婦人特地前來保她，樊老夫子生怕這位縣官要費蔣府少奶奶之情，慌忙搶着接口道：「老父台，凡是父親婢子女的忤逆，除了娘舅没人可保的。縣官因見這位樊老夫子滿臉鐵青，彷彿和他親身女兒，似有不共戴天之仇一般。況且句句都是例話，一時不好駁他，只好含笑的先對蔣少奶奶說道：「你的好意，本縣知道了，且請退下。好在這位樊小姐還在匪窟之中，且俟她出來再講。」掌珠少奶奶只好退下。縣官又與樊老夫子說道：「老先生的貴恙未愈，還是快去休養。休養要緊，有病之人，自然不宜多生閒氣。至於令嫗之事，本縣收你狀子便了。」樊老夫子瞧見准了狀子，方才無語而退。縣官走後，蔣家大門外面，陡然圍上一大羣閒人，爭先恐後的搶着要看神仙。掌珠少奶奶，具是一位十二萬分的好人，不但要保活他師姊，還想救活死的師姊。正在没法可想之際，忽見那個天棚之外，人頭擁擠，不知何事。忙同白奇公子奔去一瞧，這一高興，還當了得。原來大家爭着要看的，神仙並非別個，便是這位少奶奶和她七雙公婆所求的那位恩公崑崙老人。不過崑崙老人之外，還有一位極標緻的少女。起初還當是碧霞子其人。後來仔細一瞧，似乎比較碧霞子還秀麗三分。慌忙走上去一把拖住老人道：「恩公神仙，你怎會來的呀？」老人呵呵大笑道：「蔣少奶奶，你有如此好心。老朽倘再不來，或是遲來，那就辜負你的好心了。老人還沒說完，七雙老人，個個跑了出來，圍住老人。只叫神仙救命。老人無暇細答，單命掌珠、白奇二人，見過那個少女道：「這是我的師姪峨嵋飛俠，你們將來勞煩她的事情很多呢。」二人叩見峨嵋飛俠的時候，峨嵋飛俠也

忙答禮道：公子少奶奶，你們二位，我是久經欽佩的了。今日一見，果然是一雙賢伉儷也。將來後福無窮。峨嵋飛俠說話時候，只因七雙老人一對少年夫婦，還有賬房傭人一座小小的天棚之中，自然掙扎不下。不知怎樣一來，自奇公子的一隻脚，竟會去踏在峨嵋飛俠的三寸金蓮之上。她若事前留心，不要說自奇公子的一隻脚，就是那座有名的泰山，她也滿不在乎。如不留心，這末一樣，也是血肉之軀。一隻三寸小脚，被一個大男子踏上一脚，斷無不痛之理。所以那時峨嵋飛俠不禁痛得嗷一聲，忙去偏身摸她，尊足老人在旁瞧得清楚，道他是無心，你也無意，否則你就犯了過處了。峨嵋飛俠聽了此言，再去看看自奇公子，只見他唇紅齒白，滿面風流，非但外貌安詳，他的靈光，很有一點來歷。不覺心下微微一動，趕忙制止。不料自奇公子因見自己踏了這位神仙姊姊的繡鞋，忙命傭人送上手中，正待親自前去替峨嵋飛俠揩拭的當口，忽見峨嵋飛俠目不轉睛的對他在望，不覺害羞起來，只好借那揩鞋的工作，可以掩去臉上羞容。掌珠少奶奶此時是一個人要對付幾方，真正成了一位忙人。及見自奇公子誤踏這位少女之鞋，已經過意不去。此刻又見她的丈夫親自要去揩人鞋子，連忙笑着將那手中搶到手巾，道：我來代勞。你快求老神仙，無論如何，非將般小姐救活不可。甚至借我們夫婦二人之壽，也無不可的。自奇公子正在萬分矜持的當口，一見他的夫人肯來代勞，還有何說。忙丟這邊，奔到老人之前，告知掌珠的請求。老人點點頭道：此人，不活，便無天理。不過要味藥引。這個藥引，極難辦到。自奇公子未及答言，掌珠少奶奶已把峨嵋飛俠的鞋子揩乾淨了。一同過來問着老人，甚麼藥引，她可辦到。老人笑着道：要的是壯年男子心頭之血七滴，還得心甘情願，不可慮。還利誘。掌珠忙問道：這個男子，出血之後，可有生命關係呢。老人搖頭道：倘有生命關係，這是救一個，死一個了。何必解他呢。掌珠少奶奶即將自奇公子一指道：我代表說，他定情願。自奇公子聽了大喜道：情願情願。老人即在身邊摸出一粒

丹丸送與自奇公子服下。自奇公子還在等候老人如何取他心血的當口。陡覺心下一泛，立刻吐出七滴鮮紅之血。老人慌忙取到手中，飛快的就向殷小姐的口中一按，說也奇怪，殷小姐竟會摸的一聲坐了起來。望着大家看了一眼，道：「此是何地？你們何人？我怎會在此？」誰知殷小姐的此字猶未離口，陡見她的父親母親，雙雙在那兒，一時記起前情，連人家救命的大恩也顧不得去謝了，急去抱了屍體，號啕的大哭起來。掌珠和峨嵋飛俠正待上去相勸，老人搖手示意，道：「不必，不必。她若不是好好的大哭一場，心頭的一股怨氣無處發洩，依然不能活命的。」老人說完這句，即同七雙老人以及自奇夫婦，跑到天棚外面，因為蔣家有錢，這座天棚的內外排滿了一百多盞的汽油燈，地下還擺上幾十盞的保險燈，真正如同白日，也好說是第二個月宮當時崑崙老人站在這個月宮之下，始把他和大家別後，到了杭州，遇見峨嵋飛俠起，一直講至救了樊梅花小姐回家止。統統詳細的述與大家聽了，大家個個正在驚奇不已，老人又說道：「我因杭州出了四大奇案，第一件是福將軍之母的案子，第二件就是樊小姐的案子，第三件金滿的案子，這三件總算辦好，所以同了峨嵋飛俠急去辦那湖州知府公子被害之事，豈知尚未辦有頭緒，倒說這位樊小姐和這位殷小姐，又出亂子，而且亂子出得不小，幸虧我因瞧見樊小姐的面色尚帶晦氣，故而時常掐指算算，不然是今天怎會來此？你們諸位就要找我何處去尋呀？」自奇公子和掌珠少奶奶一同問道：「老神仙這末樊小姐既被強人擄去，可有甚麼生命之虞麼？」老人搖手道：「不至於無非多吃幾天苦頭而已。我等此地之事辦妥，自然就去辦理她的事情。老人說完，又向大家一招手道：「現在可以了，諸位可以同我去安慰殷小姐了。」大家聽說忙又擁了老人回進天棚之內，一見殷小姐果然業已停止哭聲，又見峨嵋飛俠還在勸她道：「殷小姐，你能明白這個大數已定，無可挽回之理，方才對的，否則我們師伯既肯救你，斷無坐視令尊令堂這般慘死的道理呀。」殷小姐剛待答話。

老人走上前去含笑道。殷小姐。我們這位師姪峨嵋飛俠。她能幾句說話。將你勸醒。她真比我老朽聰明得多了。殷小姐那裏還來得及先行答話。她急先朝老人。磕着響頭。謝過活命之恩。後又去謝自奇公子贈血之義。最次方謝掌珠少奶奶。一切替她調度之情。等得剛剛謝完。只見蔣府上的那位教讀老夫子。樊老爺。匆匆走至殷小姐的面前。話未開口。卻去向她一揖到地的行起禮來。幸而殷小姐已由峨嵋飛俠簡單的告知一切之事。不則她還要當這位姨夫痛女情切。發了瘋了呢。當下仍是殷小姐先開口道。姨夫。你爲甚麼朝我作揖。我的命苦。可憐我們兩老。已難救活。怎及我那梅花妹妹能夠保全雙親呀。樊老爺聽說不禁長嘆了一聲道。我的好聲華。你還要在此誇獎這個畜生麼。你可知道我們姓樊的門楣。都已被她倒盡了。崑崙老人搶着。一把將樊老爺扯到大廳之上。道。樊老先生。你快不要如此厭惡令姪。可憐她和這般強盜。也是前世一劫。七位東家。又不等樊老爺開口。大家一齊說道。老神仙的說話。不會錯的。老夫子千萬看破一些。不要瞎生氣了。樊老爺因知崑崙老人。確是真仙。所以不敢駁他。又聽老人說她女兒前世一劫。足見他怪女兒。並不算錯。再加七位東家。又在勸他。他才閉口不言。低頭默坐而已。老人便對七位東家。道。時候二更多了。諸位餓了吧。何妨開出飯菜。大家吃吃談談。因爲老朽還要和你們商量去救樊太太之事呢。自奇掌珠連連吩咐。快把夜飯開在大廳。僅分男女兩桌罷了。等得開出酒席。大家分別入座。老人並不動菜。單吃一些果品。一邊在吃。一邊在問峨嵋飛俠道。你的飛行本事。比我還好。你吃了飯。連夜就飛到太湖盜窟裏去探一下子。第一要勸樊小姐。忍羞全身。明天早上能夠飛回來麼。峨嵋飛俠點點頭道。有何不可。不過樊小姐不認得我。未必信我之話。老人想上一想。忽然抬頭看見大廳壁上。掛着一幅墨畫梅花。不禁一喜。忙對自奇公子笑道。你已進了學了。你快快在這畫上題詩一首。好讓峨嵋飛俠帶去。以作憑據。自奇公子果然提筆一揮。是。孤高不在世人知。如此情

懷合自奇我醉青天問明月幾時春色到梅枝老人不待寫完已在邊誇好好字珠少奶奶微笑道怎麼把你的名字也題上了自奇公子不覺羞得臉紅起來還想去改老人阻止道如此好詩怎樣可以再改說完即把這畫付與峨嵋飛俠峨嵋飛俠接到手中僅僅將身一抬已經不知去向蔣府中人因為見過老人的法道還不知怎樣却把這位殷小姐看得呆了半天忽又突然向着老人下拜起來不知殷小姐爲了何事下拜老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妖魔扇偷風火日

劍俠命犯桃花劫

却說殷麗華小姐陡見峨嵋飛俠有此本領足見這位崑崙老人更加不得了了她便慌忙向着崑崙老人下拜道老神仙我非反對定數二字不過瞧見峨嵋飛俠已去盜窟探信去了不久我那梅花妹子和她母親定可脫離危險重作能庭團聚的了麗華小姐說着雙淚已經交流下來道我呢眼見我的兩老陳屍門外人心肉做豈不傷感現在要求老神仙大發慈悲我願將我的壽命借給父母各人十年你老人家必得允許崑崙老人微微地擺着首一面扶起麗華小姐一面極真誠的答道老朽只在替天行道不敢逆天行事你們令尊令堂也是與這盜匪有過一劫萬無挽回之理依我愚見還是趕快買棺收殮以安逝者之魂爲妥麗華還沒答言那位樊老爺却來岔口道麗華你難道還不明白這位老人之言不咸在我之意你們兩老有緣這位守節輕身的閨女在此地我說他們二位就是活了轉來還沒這般榮耀麗華終以未救父母之命爲歎樊老爺便將麗華小姐叫到一邊仍舊把那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一番說話大演大講起來這邊桌上的掌珠少奶奶却在替麗華要求老人道老神仙我本愚昧未識生死陰陽之理爲甚麼麗華可以救活她的父母却不能

夠。老人微笑道：「一則死而復生的事情，本來極少，假使人人都借法術之力，可以生死自由，那就不成法術了。二則如果殷氏二老能夠憑我救活，這末那位落在盜窟裏的樊小姐，還能來到世上做人麼？自奇公子不懂此意，忙來插嘴道：『爲甚麼樊小姐不能來到世上做人？掌珠忽把自奇公子做一推道：『我已懂了，停刻我去解釋給你聽。』說着，又問老人道：『殷氏二老既難回生，那就應該快快從靈棺殮。』老人點點頭，即請七雙老人，從速代爲料理。因爲這位殷小姐現在是手無分文，難展孝思。』七位老人立即開照賬房辦理。此時的麗華雖然未被樊老爺勸醒，因見事已至此，只好奔到天棚，抱屍慟哭了。等得夜余棺木統統來到，棺殮成服之後，掌珠主張暫時厝在就近古廟，將來再看墳地。這邊剛剛辦理清楚，天已大明，只見高士、秋月、小燕等等，已經得信一齊奔至。先去參拜崑崙老人，然後細問這件奇聞。自奇掌珠，說沒有告訴完畢，又見那位峨嵋飛俠，業已面帶憂容，儼同一隻飛鳥撲的一聲，從空落下。崑崙老人搶先問道：『何事驚慌？』峨嵋飛俠不及招呼，眾人單向老人說道：『大事不好，我一直飛到樊小姐那間房裏，告知一切，并將那畫給她的爲憑。我雖見她母女二人抱頭痛哭，似乎還沒甚麼尋死之意。』樊小姐知殷小姐已經更生，很能解她一半之苦，但我現在急於要報告師叔的大事，禍由我起，老人接口道：『可是那條小蛇之事麼？』原來老人自將小蛇收藏之後，在老人的初意，原想望牠棄邪歸正，重行修煉，可成正果。那知老人因要前去訪查湖州知府公子身死不明一案，便把那條小蛇交與峨嵋飛俠照管，不意小蛇雖已失去，道行的師父黑面仙師不肯服輸，便去求牠師父黃龍老祖，非但要救門徒回去，且要除去崑崙老人，方才出氣。那位黃龍老祖本來也是一個邪派東西，一聽之下，馬上同了黑面仙師，就在峨嵋飛俠手中，將那小蛇奪了回去。峨嵋飛俠不是牠們師徒二人敵手，只好報知老人。老人並不責備峨嵋飛俠，單說你既闖禍，將來自有一番費力之事出來。峨嵋飛俠情願前去拼命，老人因爲已知殷

樊兩家的凶耗。所以暫時丟下那邊。先來蘇州搭救殷小姐之事。可是老人本有事先預知的本事。他命峨嵋飛俠往探盜窟。因他忽覺一時心血來潮。所以有此命令。此刻一見峨嵋飛俠如此情狀。已知果然不出他之所料。便問是否小蛇之事。峨嵋飛俠似乎很抱愧的答道。我當時因見樊小姐既無其他激刺。我就叮囑一下。即去暗探盜首。豈知盜首倒沒怎麼本事。那個黃龍老祖。黑面仙師。以及就是蛇回復人形的小蛇精。牠們師祖師父徒弟三個。倒說已將盜首包圍。要借太湖地方。去做他們報復我們之基。峨嵋飛俠說到此處。忽朝老人望上一眼。感了雙蛾繼續說道。我已訪查所得。那個黃龍老祖。不知是何神功。牠的臥室之上。却有道金光。使人很是驚奇。老人不待峨嵋飛俠說完。暗暗捏指一算。不禁大驚失色。道這還了得。這個逆畜。真正膽比天大了。大家恐怕樊氏母女有失。忙問老人何以如此失驚。不見他們的法道。還比你老神仙勝過不成。老人皺眉道。他們本非正路。自然不及老朽。但是這個所謂的黃龍老祖。乃是海龍王駕下的一條孽龍。不知怎樣一來。玉鼎真人的門徒。龜靈聖母。居然被他蒙蔽。收他爲徒。他又借此機會。冒了玉鼎真人的名義。去到太上老君八景宮中。借書爲由。趁那太上老君去到南海觀音赴會的時候。悄悄把那萬寶之祖。名叫風火蒲扇的法寶。盜到手中。一脚來至塵世。在他初意。不過存了一點好奇心。裏要想出出風頭而已。可巧他的門徒黑面仙師。求他救他徒孫。他便仗此寶貝。完全想把老朽除去。老人一口氣說到此地。又將峨嵋飛俠一指道。她方才所說的那道金光。便是風火蒲扇發出來的。大家聽了個個咋舌道。這真膽大極了。樊老爺却在一個子把頭亂擺道。風火蒲扇。乃是封神榜所說神話。我可相信。孟老夫子所說的那句查信書。則不如無書的說話。老人微笑道。樊老先生。你怎麼也有因啞廢食的毛病呀。封神榜原是小說家胡謔出來的。但是書可胡謔。太上老君乃是道教之祖。他老人家的風火蒲扇。如何假得。借使可以假的。老朽此刻倒不發急了。峨嵋飛俠接口問。

着老人道。師叔。難道你那一粒心珠。還不敢連把扇子不成麼。老人把手亂擺道。遠得多。遠得多。麗華悄悄扯了掌珠一扯。同時拭淚道。如此說來。我的血海冤仇。何時可報呀。掌珠正待勸慰。只見老人摸出一粒丸丹。交與峨嵋飛俠道。你再走一次。可將此丸。送與樊小姐服下。可以滅那個盜首淫毒。峨嵋飛俠一愕道。師叔。你怎麼不同去呢。難道想去稟知太上老君麼。老人道。這些小事。還要去驚動他老人家。我們這般後輩。要他何用。你只快去快來。我要召回碧霞子等人。以作幫手。峨嵋飛俠口稱遵命。一眨眼。又不見了。自奇公子問老人道。我知道碧霞子。遠在四川。怎麼召法。老人道。這是有違請神將了。掌珠道。可否給我們大家看看神將。老人點頭道。雖然可以。但請肅立兩廂。大家聽說。真的男東女西。站在大廳兩邊。老人令人焚香點燭之後。即將五雷旗取出。口中念念有詞。忽聞一陣奇香。天上已經降下一位金甲天神下來了。老人打一個拱。不知說些甚麼。天神升上天去。老人焚了一道符。急問七位老人道。諸位老太爺。此事還是官辦私辦。七位老人不懂此意。不能答復。老人又申說道。官辦者。就去通知此地撫台。請他遣派大兵。我也同去。私辦者。不必驚動官府。我們自己去辦。七位老人道。下愚不知那項。爲是。悉聽老神仙吩咐。老人道。當然私辦。有些陰功。不過私辦之費。須要諸位老太爺擔負。七位老人一齊說道。款子事小。多少數目。只憑示知。老人將五個手指一伸道。至少五十萬銀子。七位老人道。不多。不多。一天即可備齊。麗華悄悄問着掌珠道。師姊。你們七位公婆。究有多少家財。五十萬。還說不多。掌珠低聲道。恐怕他們自己也難計數。麗華斜了掌珠一眼。又輕聽說道。你真好福氣也。掌珠笑上一笑。偶見自奇有些露出倦容。她又憐愛夫婦起來。先叫自奇公子去躺一躺。老人也立起來道。諸位也去睡他一覺。老朽也要打坐去了。下午還要商量大事呢。掌珠連說好好。大家分頭散後。掌珠陪同自奇來到臥房。等得自奇睡下。她把一牀紗被。向着自奇身上一蓋道。你好好睡熟。我還要去伺候公婆去。自奇公子

一把拉住道。你也轉一下。老的那兒。叫人去裏明一聲。就得了。掌珠也覺有些眼疾。便命丫鬮去。到上房說明。叩在自奇外牀。橫了下去。自奇將身一讓。分了一半紗被。去蓋掌珠。嘆上一氣道。唉。這兩位師姊。真正都是苦命之人。自奇忽然想着。起先席間。老人的說話。忙叫掌珠解釋。給她去聽。掌珠笑上一笑道。蔣郎。你爲何這樣粗心呀。你想。樊家師姊。這般被那盜匪污辱。世上之人。誰肯替她剖白。可憐她的受這羞辱。無非要保父母之命。現在假使。殷師姊的父母。居然活了轉來。這末。樊師姊豈不白白失節了麼。殷氏二老。一死不活。方才顯出她的失節。大有功勞。自奇公子一邊聽。一邊緊握着掌珠的玉手道。着着。師姊真學解得明白。可惜你是女流。否則你一定會中狀元。掌珠聽見狀元二字。便也想起一事道。梅郎。你真奇怪。你昨晚上的那一首墨梅詩。非但不像你平日做的。而且無心的。會把你的名字。寫了上去。莫非與她有些緣分麼。自奇將嘴一噙道。連我也不明白。那時候。彷彿真有神助一般。掌珠正想問椿事情。只見丫頭送上參湯道。外面老神仙。要請少奶奶出去談一句心。掌珠叩完參湯道。沒有請公子麼。丫頭道。說明只請少奶奶一個。掌珠便對自奇道。不知何事。我去就來。自奇道。說話要留神。他真是一位神仙。掌珠答應一聲。一脚來到老人房內。踏進門去。便問老人道。老神仙。我們因爲匆匆忙忙。未曾早爲預備。這間書房。恐怕不大清潔吧。老人此時盤膝而坐。叩請掌珠。並她對面坐下道。不必客氣。我此刻請你出來。却有一件關于你們全家的大事。要和你斟酌的。掌珠聽了一愕。道。甚麼大事呀。事有甚麼危險麼。老人微笑道。毫沒危險。且是一樁大喜事。掌珠忙問甚麼喜事。老人又含笑。道。你們丈夫。乃是七房合一子。我已知道你們七雙公婆。打算各房替他娶一位夫人。掌珠接口道。確有此意。但是我們的他。始終爲我不肯答應。我已勸得舌敝唇焦的了。老神仙可是要替他作伐麼。新娘可是殷。與二位小姐麼。老人聽了。甚爲高興。連連點頭。誇贊掌珠道。你真賢慧。你真聰明。不過兩位之外。還有兩位奇。

人掌珠大喜立問是誰。老人低聲道：「一個就是峨嵋飛使。掌珠聽了，不覺一呆道：『她肯下嫁寒門麼？』」老人搖首道：「你且莫問。還有一位，你猜猜看。」掌珠想上好一會道：「猜不出。」老人很堅決的道：「碧霞子。」掌珠不待老人說完，撲的一聲站了起來道：「真的麼？」老人將手一招，掌珠走近。老人身邊，老人和她咬上幾句耳朶之後，單問掌珠贊同與否。掌珠急向老人一跪道：「老神仙恩典全仗大力。」老人點頭道：「你且起來。現在不必告知自奇。掌珠連聲連命。老人打發掌珠去後，他又指一算道：「是這時候了。」老人的了字，猶未離口，已見一個書童進房稟知道。老神仙、碧霞子等等都在大廳之上，命我前來恭請你老神仙的。老人聽說，即同書童來到廳上，只見果人龍以次諸人的臉色，仍與平時一般，獨有碧霞子一個人面帶桃花之色，喜氣融融，身飄楊柳之風，柔情媚媚，不禁心下也覺一奇。暗想道：「我算得果然不錯。」老人邊想邊問眾人：「可是有位金甲神人，用了雲頭分送大家來的？」吳人龍等等一面答應，正是一面齊向老人參拜。老人又笑問碧霞子道：「師妹，你在四川的成績如何？」碧霞子見問，不覺將臉一紅道：「非但成績毫無，而且闖下終身大禍。真正一言難盡。」碧霞子在說這句說話的當口，含春孤女都在朝着她儘瞧。因為他們大家都在半路相會的，各人所做之事，只有各人自己知道。含春孤女都是碧霞子的小輩，一聽她有大禍，豈有不去關心之理的呢？當時的老人無暇去管她們的事情，單對碧霞子鄭重說道：「為兄早已知道，你又何必因此煩惱？在為兄說來，你們師父並沒辨錯，就是你的念頭也是天經地義的念頭。世上難道真有不孝的仙家麼？」老人一邊說着，一邊以目示意，是叫碧霞子不必學那世俗之見，認為羞人之事。碧霞子不便明言，心下却甚感激。此時的七位老人，以及自奇、掌珠等等，還有外客麗華、高士秋月、小燕、樊老爺等等，此時大家互相介紹，互相問候。正在萬頭攢動的時候，陡見半空之中，飛下一個鮮紅的血人下來，所有人眾莫不大吃一驚，不知此人是誰，何以浴血而至，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門前遙望大眾訝金光 釜底抽薪原神謁玉鼎

却說半空飛下那個並非他人。正是奉了老人之命。前往盜窟送那丸藥的峨嵋飛俠。大眾見她帶傷而回。個個搶先去問。老人却等不及她去報告。忙不迭掐指一算。已知其事。一面摸出一粒細小丸藥。先去納入峨嵋飛俠的口內。一面怪着自己道。師姪。我可大意了一點。使你受傷回來。峨嵋飛俠搖首答道。這要怪我自己貪功心急。因此吃了這虧。老人又將碧霞子以次諸人介紹見過。峨嵋飛俠方去問峨嵋飛俠道。現在止了痛麼。峨嵋飛俠一邊令人舀水揩去血漬。一邊對着大眾說道。那個黃龍老祖的本領。我看不在我們這位師叔之下。幸虧我還乖巧。逃得很快。倘遲一步。必遭風火蒲扇之災。碧霞子大吃一驚道。怎樣。你爲甚事得罪了老君。說着。又問老人道。老君又何必輕用這樣至寶呀。老人即將他和碧霞子等人分別以後之事情講給她們聽了。碧霞子又將舌頭一伸道。這個黃龍老祖的膽也太大了。老人正要答話。又見帶髮和尚也已來到。不覺大喜。道人頭已齊。就此殺奔太湖。帶髮和尚道。我來的時候。路上聽得人說江浙兩省的官府已經各派大兵五千。聯合會剿太湖大盜去了。我們還是自己幹事爲妙。老人點頭道。英雄所見相同。七位老人一齊說道。老神仙銀子已在賬房。你有如何拏法。老人不答。僅將他的雙手向着空中亂抓。不到半刻。指指他的袖內道。已入此庫了。衆人因見老人袖內仍舊空空如也。自然認作奇事。掌珠忽向七雙公婆要求道。如此大事。媳婦和蔣郎要想一同前去。老人接口道。也無不可。麗華忙對掌珠道。我也要敬附驥尾。老人又接口道。一客不煩二主豈有不可。樊老爺偏向大眾說道。我却不要去。高士秋月小燕三個都知老人的本事。也要同去。老人無不應允。七位老人即命擺上酒席。先敬老人一杯道。請老神仙快飲。敵人之血何如。老人啜嚥一聲。一口呷乾。大家勿

勿吃。已是下午時候。七位老人又問如何去法。老人笑着把他兩隻袖口向空一迎。道：「男的入左，女的入右。」老朽這個袖子好像兩隻船。大家聽說因爲知道老人的神通，個個喜形於色。獨有碧霞子却將峨嵋飛俠一拉，含笑的說道：「我和你兩個可以不用坐這輪船。」碧霞子說着，又朝老人的袖子一指，道：「他有幾十年沒有洗澡了的。這個袖子裏頭的垢膩，至少可作堅城之用。我可受不住這個惡臭味。」老人接口道：「我能頃刻之間便到太湖，可問你們兩個有此神通沒有？」峨嵋飛俠至此始感顛道：「我已受傷，且極疲倦，我已不能陪同飛行了。」碧霞子還待有話，老人笑唱道：「逆畜還不快快上船，倘然遲延誤事，我可不負責任。」碧霞子聽說，方將峨嵋飛俠隨手一扯，撲的一下，一同鑽進老人的袖內去了。老人等得大家一齊入袖之後，僅向主人們拱了一拱手，立刻升到半空，同時脚下生出一朵白雲，即向太湖飛去。果然比較縮地法還快萬倍。頃刻之間，已抵太湖之中。老人按下雲頭，走入一座古廟，又將兩隻袖子一拍，所有同去的男男女女一起含笑的到了地上。碧霞子忙問老人道：「此地就是你的帥府麼？」老人笑着道：「人家的帥府，難免受着襲擊之虞。我居此地，真正安如泰山。說着，即請帶髮和尚管理男的飲食起居，孤女管理女的飲食起居。所有用物，只向神座下面去取。」碧霞子一向和老人開頑笑，憤的她一個人偏偏要長要短，有意要看老人的顏色。豈知真也奇怪，莫說別樣用物，樣樣齊備，甚至娘兒們的必需之品，也會應有盡有。小燕麗華二人向未同着劍仙俠客走過一起。此時眼見法種奇怪事，只有笑得花枝招展而已。到了晚上，老人笑問大衆道：「強盜窠穴，離開此地不遠，且俟半夜子時，請位可要跟我前去見識見識。」自奇公子先開口道：「當然甚願前去見識見識。」請問老神仙可有甚麼危險。碧霞子含笑的接口道：「你真是一位傻公子了。倘有危險，這個老頭子還好做元帥麼？掌珠也叫自奇公子不必憂叨。含春近來大有進功，她來發起，先到廟外隔湖瞭望瞭望，一定有趣。」大家聽說，除老人帶髮和尚，碧霞子、

場飛俠四個留在廟內之外其餘人等果隨含春來至廟外立定下來只見一片白茫茫的湖水以及颯颯的宵風而已非但一無所見而且黑得幾乎伸手不見五指那知就在此時含春忽對大家說道諸位瞧見了沒有呀大家連忙抬頭一望只見遠遠一座高山之上突然現出一朵奇大無比的紅雲出來紅雲頂上又有一道金光發現麗華暗問掌珠道師妹這個金光莫非就是老神仙所說的那個風火蒲扇麼孤女佳米一同搶着代答道這是寶貝的神光掌珠也問道既有如此的神光燭天難道太上老君反會一絲不知之理不成孤女含春道此中道理非我們下愚可知大家正在瞧得起勁的當口只見老人一個人也蹶出廟門問着衆人道你們議論紛紛可是瞧見神光麼孤女便將大家的疑問稟知老人老人僅僅一笑不置可否略過一會老人擬率大衆要往紅雲那邊而去麗華又問掌珠小燕二人道老神仙是有法道的我們大家隔着這萬丈深湖怎樣去法二人未及答話老人已在向大家招手道快快跟我走呀大家一見老人一邊說話一邊即向湖中踏去這些沒有本領的男女人衆個個都在趑趄不前碧霞子本已走到湖中去的了忙又回上岸來對着人龍含春佳果孤女說道他們膽小你們可以男攬男的女扶女的快快一同前進時候一過或有危險人龍等等聽說立即照辦方把衆人的膽子大了起來及至踏到水上彷彿走在平地一般方知仙家自有妙用凡人沒有見識之故及至到了對面山上大家抬頭一望只見金光在上那朵紅雲反看不見了掌珠笑問自奇道蔣郎你可記得那句一朵紅雲捧玉皇的詩麼自奇也笑道這真有趣從前唐明皇的夜遊月宮我想來也不過這般吧掌珠還待有話孤女忽來攔阻她道此是悲境不可想着樂的方面掌珠連連稱是就是此時突見那道金光格外發出寶光老人已在向他膜拜拜畢之後老人忽問帶髮和高湯傑二人道你們可敢進去偵探一下二人一同答道惟命是從老人即用一道符貼在湯傑的身上說快快去快來此時湯傑已

覺身輕如葉，同帶髮和尚直向內部而進。走到裏面，尚未偵探。陡見一道白光向他頭上飛來，不禁一個發慌。正想回身時候，却被帶髮和尚一把將他抓住，飛快的退了出來。回到老人那兒，帶髮和尚搖着頭道：「內部防範太嚴，很難偵探。老人呵呵一笑道：『我已滿意了。我的原意本來只要探一探內部嚴與不嚴而已。碧霞子問着老人道：『師兄，我們和對方總要明戰交鋒的，何必在此鬼鬼祟祟呀？』老人點頭道：『所言甚好。在我們今晚上也算白來了。』老人說完，即由原路一轉，男男女女，分頭宿歇。次日大早，帶髮和尚孤女二人已將早餐辦妥，叫起大家吃過之飯。老人便對碧霞子說道：『勞你下去戰書。碧霞子點頭道：『我願担任此職。』老人寫好戰書，交與碧霞子。碧霞子馬上踏湖而去。等得回轉時候，走到湖上，抬頭望望那座古廟，竟有一道白雲掩住，不禁暗自稱贊。老人道：『此人的法力無邊，使人萬分欽佩。我的初意還當我的道行僅僅差一級而已。現在一看簡直要差十多級了。我的道行既是如此低弱，爲何還要配人假使生子之後，本原一定斷傷。將來進功，加二費力了。』碧霞子想到此地，打算且俟此地之事一了，要請老人好好替她想個法子。碧霞子打定主意，立即回到古廟。老人問她對方收書之後，可有甚麼言語。碧霞子道：『怎麼沒有。當時我將戰書交了進去，沒有多久，原書退出，批着如約奉教四字。我剛想退出，忽又把我叫了轉去，說是老祖有話要問。我自然曉得所說老祖，就是那個黃龍尊畜了。等我進去，只見一個白鬚老道，坐在一把金交椅上，見我進去，却大模大樣的問着我道：『你這少女，膽子很大，竟敢來此投書。你叫甚麼名字？』又是崑崙老人的甚人。我即老實告知。他又問我走的是那一條路，我也老實告知。說是踏湖而至。他聽了已是一奇。當下又見我的鞋子未濕，不覺在他口內自語道：『強將底下無弱兵，說了這句，便對我說道：『本祖師和你們的師兄原是一派。不幸既已失和，將來交鋒之際，必有一個失敗。現在我要先禮後兵，方才不失我們資格。你回去的時候，不妨轉致你那師兄，因爲已定明午交。』』

鋒只好今夜我這裏略備水酒請你們的師兄大駕光臨以盡地主之誼并且請他不必疑慮我在設法時候決不暗暗中傷就是了。他說完還擎出一隻金元寶給我我也帶了回來樂得用的。碧霞子一直報告完畢便將那隻金元寶擎出呈與老人。老人將手一揮道這是你的腳錢你拿去。老人說着又笑上一笑道鞋子都沒打濕腳錢就要一隻金元寶不免太費了吧。碧霞子既然有事要求老人她便從此不與老人說笑當下只問今晚去否去的時候可要帶些人去。老人搖頭道不必我信他決不傷我。老人說着又將他手一揮道你去休息一下。明天定有一場血戰。老人一等碧霞子退出便在腹中計劃一下便去盤膝打坐閉了眼睛一無言語在別人瞧去一定當他在那兒打坐豈知他老人家早將他的原神出了泥丸宮一脚來到大羅天上直去參謁玉鼎真人。玉鼎真人知他不受上帝卦號要在世上替天行道勸化好人却也十分敬他。老人參見已畢肅然侍立一旁。玉鼎真人微笑道你的功行也缺了。雖然放走鬼犯一紫罰你再立三千功德於你極有好處。老人又鞠了一個躬道弟子只有一德一善一功殺世人却也不想好處。今天來此有件事情未免冒瀆真人。玉鼎真人極和婉的便問是甚麼事情。老人又跪在地上統將黃龍老祖擅盜風火蒲扇之事詳詳細細稟明真人。真人聽了肅然立起道如此我也有罪了。老人道請問真人黃龍老祖是否真正派下門人。玉鼎真人道並無此人。說着即把龜靈聖母召到命她立刻查明稟覆。龜靈聖母不敢欺瞞真人忙也下跪道弟子不肖曾收異類黃龍即是弟子的門徒。玉鼎真人道人與物類本是上天一同所生倒也沒有甚麼榮辱之分。但是牠敢擅盜風火蒲扇。老君見罪下來誰負其責呀。龜靈聖母大駭道這個逆畜牠在害人了。只有弟子立隨崑崙師弟去到人世將這逆畜拿下聽候真人師尊發落。不過這柄風火蒲扇誰敢前去送還。還求真人師尊大發慈悲。龜靈聖母遵說邊在叩首求恩。玉鼎真人想上一想道你且辨了此事至於那柄寶扇姑且呈到

我處由我自去請罪便了。龜靈聖母聽見她這師尊竟至代人受過心下着實不安。但又沒有法子。只得叩別真人。同了老人來到古廟。老人原神踏原方請聖母坐下商量進行之事。聖母何用商量。這種畜類已犯滿天大禍。我也管不得牠了。老人道：「這事還有斟酌。因牠自知理屈。作典不受師訓。牠倒反抗起來。未免大動干戈。尚是小事。萬一牠一不做二不休。竟用寶扇作爲護身之符。起來如何是好呢？」聖母聽說半响不言。因爲黃龍老祖果真拆拆爛污。真被老人料到。那柄寶扇的力量。恐怕連玉鼎真人也難抵敵。莫說聖母了。當下老人喚出聖母爲難之狀。使上條陳道：「今天晚上子刻。牠要請我吃酒。不知我在吃酒之際。將牠款任。使牠一時無法分身。聖母不妨先去那兒。先把寶扇取到手中。那說軟來硬來。都不必怕牠了。聖母連連點頭道：「只有此法。畢竟定照辦。老人又說道：「現在離開半夜還早。此間有許多弟子門人。可否請聖母將你的法身。給他們一見。以便引起上進之心。聖母眼見老人可以直到真人宮中。當然大有來歷。當下微笑的答道：「師弟的貴門人想來都是好人。有何不可一見呀？」老人即請聖母上坐。他忙出來傳語碧霞子須分劍俠凡人兩班進見。碧霞子即率峨嵋諸位帶髮和尚。人能含春。住來孤女湯傑等等。一班進見。拜之下。聖母忽問碧霞子道：「你有這般玄功。爲何劫了凡心。這個人世一轉。須遲百劫上天矣。不知碧霞子如何答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百善孝爲先 龜靈作伐 一妖兇莫比龍甲施威

却說碧霞子忽見這位龜靈聖母問到這句說話。她侃侃的答道：「聖母在上。弟子敢不據實而言。弟子此次曾往四川。做過幾件惡揚善的事情。嗣因最後一家惡人。大家公議。必得斬草除根。後來弟子殺到一個十三四的童子。倒說這個童子。一把抱在弟子的鋼刀。苦苦哀求。他說：「你這位俠客。殺我全家。我不怨恨。因爲我

家慣用大斗小秤。欺侮良善。天理人情。應得此報。不過我家也是一份巨族。明清兩朝。代出大官。只以祖父父親的行爲。確有不是之處。我這童子。尚沒作過惡事。可否求你這女俠。高抬貴手。留我一條性命。我這個人。就算活了百年。終有白骨爲塵的日子。我更不是怕死。此刻苦苦哀求的道理。原想留下一點後代。好使我們這份人家。不致由我絕嗣。況且我的祖父。我的父親。有罪。我們祖先何罪。因爲子孫不肯。罪及遠祖。未免不仁吧。那個童子。邊笑邊說。弟子竟被他哭得手軟心酸起來。於是留他一命。讓他傳宗接代。弟子事後想想。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我們站在道教方面。可是常常被那儒教中人鄙薄。這個說我們無父無君。那個怪我們自私自利。弟子身心一算。我的這份人家。確也因我個人。要想成仙得道。以致斬宗絕嗣。試問我這個人。從何而來。弟子想到這種面上。不禁面紅耳熱起來。那知弟子的師尊。業已知道弟子動了凡心。立刻一封訓諭。命我趕快字人。再過一個甲子。回山修道可也。弟子當時接到那個嚴訓。弄得手足無措。後來還是崑崙師兄。勸我違了師尊之命。又說一個人。既動凡心。就是不洩原陰。也於進功有礙。與其白白的過幾十年。倒不如去替我家傳下一個後代。弟子也知師兄之意。因爲天上決無不孝的神仙的。至於世人。淺見短識。或者要說我道心不堅。不過借了這個大題目。誑騙世人而已。其實天在頭上。聖母高明。求你老人家。指示迷途。次齒不忘。聖母一直聽完。不禁拍着大腿。大大稱贊道。從古以來。嫁人嫁行。有這般道理的。真讓你了。聖母說時。只把人龍。含春兩夫婦。奇怪得不知如何。又是佩服。又是感動。方知腹中區區的一塊肉。關係如此之大。人龍偷眼看。看含春。含春也在偷眼。看看人龍。這時候。聖母已在對老人說道。她的宗旨正大。我當成全她。她的媒人。讓我來做吧。老人大喜道。聖母肯發慈悲。還有何說。弟子正在愁得沒有一個空前絕後的大善人好嫁呀。聖母微微搖首道。十室之內。必有忠信。十步之內。必有芳草。仔細留心。定有如意郎君。在那兒守她呀。聖母說完。又將帶髮和尚。

以下諸人統統看過道。諸位都是心地光明。志向純正。將來必有大望。碧霞子等等退出。聖母又對老人一笑。道：「後輩之中。將來要推峨嵋飛俠。以我看來。這位峨嵋飛俠。恐怕也得人世一轉吧。」老人聽說。更加歡喜。使命凡人的。一班進來參見。於是蔣自奇以下。一同走入參拜的當口。聖母一見自奇公子這人。竟至離座而立。急問老人道：「此人是誰？」老人即將自奇的家世。略略說上幾句。聖母口中自語道：「七房合一子。又是數代的大良善人家。應有此兒也。」老人道：「弟子看來。此兒決非紅塵中人。」聖母忽然一笑道：「崑崙師弟。我要多言了。老人很恭敬答道：「務求聖母訓誨。才是我等之幸。」聖母道：「方才那位碧霞子。何不就嫁此兒？」老人笑答道：「弟子也有此意。不知她們緣分何如。」聖母道：「且俟辨過速畜之事。讓我來辨。」老人謝過聖母。大家退出。聖母和老人兩個各自打坐一會。看看時已深夜。老人先說道：「弟子先走一步。」聖母務必即到。聖母聽說。將手一揮。沒有言語。老人一脚來至盜窟。黃龍老祖已在廳上設了一席。盛筵。還怕月色不明。蠟光不亮。取出牠的兩粒龍珠。掛在樑間。真正照徹秋毫。比較夜明珠。還要光彩十倍。知道老人也非等閒。特地親自出迎。他那黑面仙師的徒弟。那個蛇精的徒弟。居然攝諸坐外。入席之後。老人容氣道：「老祖賞賜仙品。真是晚輩之幸。」老祖張開大口一笑道：「你的道行不錯。所以我也不遠千里而來。無非領教你的法道罷了。」老人連稱不敢。酒至半酣。老人料知已是其時。一邊暗暗用出天羅地網之術。一邊恭而敬之斟上一巨杯的百花釀。送至老祖面前道：「老祖請用此杯。一定毒與天齊。」老祖雖然微有醉意。却步步留心。當下接杯在手。一飲而乾。道：「本想和你暢暢快快的飲到天明。只因業已約定時候。恐防有誤。只好改日奉請了。」老人忽作醉意道：「改日再講。改日之話。我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信徒。老祖呀。晚輩還要敬你十大杯呢。」老祖一愕道：「那天的戰書。難道不是你下的麼？」老人更加裝出酒瘋子的樣子道：「儘可改期。」老祖因見老人已醉。她要戲弄這醉漢。便笑道：「你既有興。空吃此酒。也沒趣味。」

我有一個辦法。說時，即吩咐侍者道：「你們可將姓樊的那個女子，快快盛妝而出。我要令他備酒呢。」老人本想發怒，後來一想，既然如此，這是樊小姐的生路近了。當下也不阻止，沒有多久，只見幾個丫鬟，擁出一位少女出來。老祖命她快替老人斟酒，還要歌唱。老人忽把一般丫鬟的臉上一指道：「你們站在那兒，不准動彈。同時又將樊小姐輕輕一招，說也奇怪，樊小姐並不懂甚麼武俠，竟會將身一縱，撲的一聲，飛入老人的袖子管內去了。老祖看看不對，便向老人大喝道：「你這老乞丐，如此無禮，難道要想班門弄斧不成麼？」說時遲，那時快，老人不肯讓那老祖先發制人，當下一面撲的一下，口中吐出一團三昧真火，飛向老祖身上，燒去一面，摸出那粒心珠，隨手又向老祖的咽喉飛去。誰知這個老祖，牠敢偷竊太上老君的風火蒲扇，自然極有道行。當下只見牠不慌不忙，首先將身一側，避過火珠。隨後正想去接那粒心珠的當口，突見牠的老師，龜靈聖母，手執風火蒲扇，乘空而下一句沒話，即將風火蒲扇，僅不過輕輕一搖，這個老祖，竟會鬼摸了牠頭的一般，明明全身着火，牠還要向那一柄扇子的跟前撲去。老人一見聖母已經得手，樊小姐又已到了他的袖中，更知老君的風火，直可上燒天宮，下燒地府。這一座小小的山寨，如何禁得牠的大力呀！與其徒傷性命，違了上天好生之心，不如捉下罪魁，即可結案。當下便求聖母快快止住風火，又把老祖一把擒住道：「不准抵抗，還可法外施仁。誰知老祖野性大發，撲的一下，掙脫身子，就想去搶寶扇。聖母急命黃巾力士將牠奪下，一般黃巾力士都被老祖口噴毒焰，不敢近前。老人看看聖母手上之扇，幾幾乎要被老祖奪去的了。明知聖母敬重此扇，不便去和老祖你搶我奪，因此反被老祖佔了先着。老人恐怕此扇再到老祖手中，那就是聖母也沒辦法。他忙用出平生全力，吐出小小一柄飛劍，直向老祖的耳中射去。老祖一聞劍風，已知此物厲害，不過稍稍將手一鬆，聖母便好緊握寶扇，並作第二次的去燒。老祖無論如何兇惡，既要避劍，又要避那風火，趕忙將頭一甩，已經

成爲龍形。又知山上不好施展。牠即拚命衝出聖母所執的那柄扇下。雖然被牠逃到太湖。可是牠龍鬚已被焚得精光。當時老人便想追跡而去。聖母阻止道：「你在辦理此地之事。這個違畜交我辦理。老人聽說。親送聖母出了山寨。方才進去。聖母追到湖邊。只見偌大一個太湖。竟被那條龍身塞得滿滿。聖母見那龍頭在她眼前。龍的尾巴直到湖的盡端。太湖八百里。誰不知道。倘若一計算那條龍的長短。也可以想象而知的了。那龍一見牠的老師。追了上來。毫沒一點師徒之情。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瞧見聖母到來。牠即將牠那個大如嵩岳的龍頭。對着聖母大怒道：「常言說得好。虎毒不食子。你也不過是一隻雌烏龜之精。未曾得道之先。恐怕還是我的本身。來得名貴一些。你既要我性命。我也不能再管甚麼老師了。那龍說着。又把牠那巨口一張。頓時吐出一道黑焰。竟把青天遮黑一半。同時。又將牠的一雙眼珠。彷彿放呈彈似的。直向聖母打來。聖母也怕有失。不敢屢用風火蒲扇。牠忙在她身邊。取出一塊尺餘長短。形似一把水瓢的東西。即向空中祭起。只見那把水瓢。懸在半空之中。本是口向天的。此時水瓢自會翻身。口向湖中。同時。又聽得天崩地塌的一聲巨響。那條孽龍。竟被水瓢吸到半空。倘一鑽至瓢內。便可立化血水。此時孽龍自知已在生死關頭。一連用牠五隻腳爪。撐拒那隻水瓢。一邊。又將混身的金甲。展了開來。要想前去包圍那瓢。聖母知道孽龍本有幾分魔力。也在口中念動真言。末後。將手向空一放。又聽得一個青天霹靂。萬道金光。直向龍甲之上射去。那知此龍真有大本領。拚命把甲復又一張。倒說萬道金光。竟至被牠擊回。聖母一時沒法。只好望空飛速的一拜道：「老君祖師。莫怪弟子擅用寶扇。委實這個孽畜。無法制牠。聖母說完。收去半空之瓢。即把風火蒲扇。祭在天空。這一來。孽龍服軟了一面。放出臭屁毒血。要以污穢逼走寶扇。一面。又在向着聖母求饒道：「弟子知罪。先乞收去此扇。免我粉骨碎身。弟子必定隨了老師回去。由你治罪便了。可憐孽龍知道寶扇厲害。在牠哀求之時。眼中之淚。比較千尺。

大浪。還要多些。聖母要留活口。不願就把孽龍燒斃。當下他喝聲道。你既知罪。先得縮成一條小龍。由我帶了回去。按法懲治。孽龍只好答應。剛才縮成小龍。老人業已趕到。聖母忙問。何以這般快法。老人道。弟子僅將樊太太救了出來。那個盜首。擬俟官兵前來捉拿。聖母點頭道。如此也好。即把小龍放入袖內。一同回到古廟。碧霞子遠遠瞧見她的大媒來了。慌忙率了全體人員。跪迎法駕。聖母走到裏面。先命黃巾力士。且把小龍鎖住。免牠脫逃。老人也將樊氏母女。先由袖中取出。麗華小姐那兒。還能等待。早已撲到樊太太的懷內。大哭道。媽媽。你老人家全虧有這位好女兒。我們二老命苦。又生下一個只顧自身。不顧劬勞大恩不孝的我。樊小姐完全是在做第二世的人。她又知道麗華早與父母一同喪生的了。此刻一見尚在人間。也去抱着大哭。幸虧女眷不少。大家分別勸解。掌珠又去逢人關照。不可說出樊老爺恨她失節之事。大家當然答應。老人便問聖母。打算如何懲治此龍。聖母道。牠的一死。原不足惜。我的對不起真人。如何得了。現在擬將這個畜生。連同寶扇。送到真人駕前。聽他處治。老人點頭道。這末事不宜遲。就請法駕上天。聖母臨走之際。又關照老人。說是碧霞子和峨嵋飛俠兩個女弟子的喜星一動。她還行重到人世一次。老人聽了。大樂特樂。碧霞子。峨嵋飛俠聽了。大羞特羞。大家跪送聖母上天之後。掌珠忙不迭的要和老人談她丈夫的婚事。老人亂搖手道。且慢。且慢。現在先要急其所急。緩其所緩。說着。即命凡會飛行之人。統統飛到太湖左右。察勘那條孽龍。踏踏多少田地。因為他們本來救人。怎麼可以救了少數。反而害了多數的呢。大家聽說。自然馬上照辦。不到多時。已經先後回報老人。說是孽龍趕過之處。損失田地二三萬畝。老人聽說。連連大聲喟嘆道。咳。咳。百姓遭殃。連我也有罪了。老人說完這句。又對大家說道。幸虧我問蔣府上。拿了五十萬銀子來。否則怎樣忍心就此回去呀。自奇掌珠忙問道。老神仙。二三萬畝田地。至少有幾百千分。人家若去按家分贈。那不是一時不能動身麼。老人笑答道。

如果派人去分。至少要一兩個月。現在我打算拜托各處的土地菩薩。那就一夜工夫。可以完畢的。大家聽說。無不狂喜。等得老人這邊之事辦妥。那邊的官兵。也已到齊。兩省所派的帶兵官兒。都來要求老人。指示一切。老人無不詳細貢獻。後來那般大盜。個個捉牢。送交吳縣審理。老人一見無事。即率大眾。回到蔣府。蔣氏七位老人。設宴慰勞。老人就在席上詳述一切經過。并把碧霞子。峨嵋飛俠。和自奇公子。却有姻緣之分。一齊說了出來。七雙老人。不待聽完。早已高興得。只去偷望兩位將來的媳婦。滿席人眾。也在歡聲雷動。內中稍有美中不足的兩件事情。一件是兩位俠女。也會羞容滿面。坐立不安。一件是那位西席老夫子。樊老爺。他那閨女。回來。氣得躲在一邊。不肯見面。老人見此二事。便對大家道。此事交我辦理。不知老人以為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筵前冀愛子科發三元 閣上訪仙姝花呈並蒂

却說老人一見碧霞子。峨嵋飛俠。如此怕羞。長長日子。怎麼住得下去。因為龜靈聖母前來做媒。至少還有幾天。同時又見樊老爺的牛性。仍在大發。對於如此的一位孝順女兒。還要避不見面。當時老人先將霞霞子。峨嵋飛俠兩個。叫到一邊。彷彿在打切口般的。彼此說了半天。始見二人笑容可掬的。回至席上。大眾見這二人。雖然尚未完全退去臉上的紅霞。倒也有時竟和自奇掌珠兩個。有要緊沒要緊的。講說幾句。這個大概。就是老人教導之功了。老人對於第二件。他也去把樊老爺請至一邊。兩個人起先。是談的三教異同。後來方才談到父女天性上去。他們說得起勁。那邊席上人眾。自然聽得起勁。當下只聽得老人在問樊老爺道。老朽却有一個典故。不懂。要想請教。樊老爺便問其典故。又說。對於文學之事。兄弟可以說一句。百問必答也。老人微笑道。老朽所不懂的。就是那句。故憤情深。的文字。樊老爺並不知道老人在嘲笑他。便正正經經的說道。故憤情

深便是說老牛對於小牛非常寶貝。常用舌頭前去舐那小牛，以示其愛。老人又故作不解的問道：我這老牛生了小牛之後，牠的責任已了，何必還要這般愛牠呢？樊老爺微微的望了老人一眼道：老神仙，你難道連那宋朝大文學家呂祖謙先生所做的東萊博議，都未曾念過麼？東萊博議上面，不是有一篇晉殺其世子申生的論文麼？牠那篇末，就有識天性之愛，則根本枝葉與生俱生，而不可離的幾句。這是解說父子天性的真愛。並且還引林回棄千金之璧，而負赤子而趨，更可見一個親生之子，比較千金之璧還重。老人連聲大贊道：好文章，好文章。這位呂先生，真正明白天性之愛。這末老先生，你是聖人之徒，為何反對天性之愛呢？樊老爺至此方知老人在說他的閨女。當時急朝道人突出雙眼道：這個無恥淫婦，怎麼好算我們樊氏門中之女呀！此時樊太太已有一點酒意，如何肯讓丈夫如此毒罵這個賢孝女兒？她便奔到樊老爺面前，出其不意，一頭撞入樊老爺的懷內，大罵道：我今天就和你這個老豬狗拚了吧！我們這個乖女兒，可憐她這般受了委曲，無非要救你這狗命，誰知樊太太起先那一撞，未免撞得太厲害了，早把樊老爺摔倒地上，更是可巧有根釘，撐在地上。樊老爺的一個後腦，竟去不期而遇，那根釘戳入後腦，頓時血流標杆，痛得暈了過去。至於樊太太所說的話，真正可以罰咒，半句也未聽見。大家一見闖了大禍，慌忙七手八腳的，先將樊老爺抱到書房牀上。幸虧有位活神仙在此，立即取出一粒丹藥，化水服下。樊老爺雖然甦醒轉來，可是不能言語，還得另請醫生診治。樊太太此時當然沒甚說話，可是她的閨女樊梅花小姐，忽又大鬧起來，她即哭着告訴衆人道：我固不肯，但是當時親見前船上的姊夫妹妹，和這位姨媽，都被強盜害死，我也是一個人，我也知道三從四德的大道理。樊小姐說到此處，把她那雙淚珠滿眶的眼睛，望一望大衆道：諸位，我難道眼看他們二老再死不成？樊小姐說着，忽又向着殷麗華小姐告怨道：姊姊，你的事情，又當別論，我並不是在說你那時不應該死的，假使

那時前面沒有你們那二隻船。我老實說。我也一定死的。我還有一句。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妄言妄語。假使當時。我們之船在前。殷家小姊之船在後。我恐怕姊姊也未必要忍心一死呀。麗華不待樊小姐說完。忙去抱住她大哭道。妹妹。你方才一句話。真正說到我姊姊的心上去了。現在不必多說。我有一句公話。我和妹妹二人之事。要錯都錯。要是都是世人公論。也未免有阿私所好的。老人拍手大贊道。般小姐這話。似乎更比樊小姐明白些。樊小姐一聽。這位老神仙也在說她不明白了。她就一股怨忿之氣。湧了上來。當下也不管他是神仙了。立即把頭一昂。前去質問老人道。你說說看。我在甚麼地方不明白。樊小姐的說話。尚沒說完。早將掌珠少奶奶急得要死。連忙奔上去勸阻樊小姐道。師姊。你的說話。須要留神。老神仙面前。如今可以如此放肆呀。那知樊小姐未及答言。老人已在答樊小姐的說話道。樊小姐。老朽說你不明白的說話。就是怪你做了如此驚天動地大孝之事。應該連高興都來不及。怎麼反又大傷其心起來了呢。樊小姐一聽這話。真贊成到極點了。一時感激心動。不覺加二哭起來了。掌珠不知其意。還當樊小姐仍在怨那老人。正待上前相勸。早被霞霞子峨嵋飛俠二人。搶了先。將樊小姐接到另外一間空屋裏去。說話去了。她們父女既不入席。大家可要吃的。於是重行坐上。邊吃邊談。揚小燕却現出欽佩之色。問着掌珠道。妹妹。如此說來。你們閨房之內。不久又要多添出來一番畫眉的韻事了。真正令人羨死。高士岔口道。表妹。我說你和秋月的一段婚事。難道還不算爲韻事麼。掌珠接口道。高士先生真正高士。說得不錯。至於我們之事。一是祖宗積德。二是公婆行善。三是我們蔣郎。略知一點家道。僅僅乎便宜了我一個人呀。掌珠還沒說完。外邊送進一份邸報。老人接去一看。不禁大樂的對着那七位老人說道。李亞雄。何國藩兩位。放了江南的正副主考了。高士搶問道。現在不過五月初旬。今年的主考。何故放得這般早。法老人接口道。放得遲早。沒甚關係。他們總要八月初上方才出京。七位

老人知道老人和季何二人素有淵源。不禁起了一點微倖心思。便托老人可否替他們的寶貝兒子。托個人情。老人笑着搔首道。我上一次幾幾乎和那魁星老爹打了起來。我可再不敢幹第二次的違法了。自奇近來文思大進。那一首墨梅詩。即是憑據。況且福至心靈。他即對着七位老父說道。兒子想來請托一層。大可不必。常言說得好。宵下休言命。這是明明說須要用功。還有下句是。場中莫論文。這又是明明說考場之中。却不在文章了。老人拍手道。着着。公子說得真正有理呀。假使可以請托。這末那句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的古語。可以丟開了。七位老人還不放心自己兒子的文學。究竟可否考得上一同求着老人替自奇占一課。老人點頭答應。即用筷子當作著草。一擦之下。不禁大喜的向着七雙老夫婦道。喜道。着着。而且名額很高。高士和秋月二人也求老人一卜。老人又用一隻菜碗當作龜殼。一燒之下。又大樂的對高士說道。你是舉人。明年的進士一定有分。說着。又對秋月說道。你的舉人。雖也可以到手。不過名次低了一些。小燕搶說道。只要得中高低一點。也不在乎帶髮和尚。湯傑二人道。可惜我們荒疏已久。否則也好附附諸位貴人的驥尾呢。老人搖手道。不必打渾插科。我還有正經大事要講。帶髮和尚笑問甚麼大事。老人道。我們這般人。當然要幹各人應幹之事。豈可賣殺在此地。蔣府上的一份人家呀。掌珠一聽。老人似有他往之意。慌忙撲的跪下相求道。老神仙。你乃是一位替天行道之人。自然各處的人們。仗你前去度化。不過你老神仙教人總要救到底。現在樊家師姊。她們父女方面。尚未言歸於好。殷家師姊。已無父母作主。就是她的婚姻大事。也要你老神仙主斷。還有我們蔣郎。他的一位老師。已經去世。一位老師。又在生病。轉眼即是場期。他的文章。何人指導。還有聖母何時光臨。來了何人接待。以上諸事。總求你老神仙全始全終了。結後再往他方。老人一邊請掌珠起來。一邊却也皺了雙眉的答道。以上之事。自然水到渠成。我在此地。也沒甚麼益處。只有自奇公子的舉業。倒覺

要緊。我可指給一位好先生與你們。只要此人肯來，便不愁蔣公子的功名不就了。七雙老人連連爭問何人。老人道：目前的八股家，要算浙江的那位俞曲園先生了。但是他年高望重，自然難得請到他的文孫。名叫陞雲。將來必定是個鼎甲中人。現在還在家鄉坐館。你們只要卑禮厚幣，前往聘請，目的可以達到。七雙老人聽了大喜，立即吩咐賬房飛速辦理。掌珠又對老人說道：老神仙，就算諸事用你不着在此，煩神你的大恩，也得讓我們全家報答一二呀。七位老太太又鬧聲的誇獎這位媳婦能幹道。老神仙，她的說話，不算無理。務求你老神仙暫住一時，只要一放秋榜，一定讓你前去雲遊四海使了。老人道：非我固執，別事還好，就擱一下。杭州徐紳士的那位小姐，現在正在大受官刑。湖州府的公子，又非新娘所害，一個人要將心比心，不可只顧自己。不管人家，蔣府諸人，本最良善，一聽此話，非但不敢相留，而且還望老人越早越好的去救徐家小姐了。當下七雙老人便對老人說道：既是如此，悉聽老神仙辦理。不過小兒放榜之先，喜期之內，必求老神仙預先趕到。至於杭州的徐小姐，既在大受官刑，若需銀錢等等，寒家可以幫助。老人點頭道：這一句已經積了陰功不少。假使需用，老朽自然知照。令郎喜事，我必起來吃喜酒就是了。老人說完，碧霞子峨嵋飛俠，可巧同樊小姐出來。老人便關照她們二人道：你們既知助人自己之事，謀來決不至再有小家派氣鬧了出來。我要率領全班立到杭州，辦那徐小姐一案。你們二人好好的恭候聖母光臨。她說怎樣，你們就怎樣好了。碧霞子峨嵋飛俠聽說果然含笑遵命，不再現那視規之容。就是樊小姐這人，也被二人勸得茅塞頓開。老人見沒事情，除碧霞霞子峨嵋飛俠留下外，其餘統統帶走。老人回到裏邊，高士和秋月夫婦一同告辭而去。七位老太太便關照自奇道：樊老夫子之病，你督率備人照料，一等俞老夫子到來，你就上心用功。其餘之事，不必你管。聞賬自奇公子一聽此言，也知道二位劍俠，二位師姊，既住此間，在未行花燭之先，反而種種不使，便囑咐掌

珠幾句真的照料樊老夫子之病去了。掌珠也命家人書童好好伺候公子。又將樊氏母女的臥房收拾在她七房婆婆相近。以作老伴時時相談。並把碧霞子和峨嵋飛俠二人之房收拾在花園內的觀音閣上。以便她們隨時可以煉氣。七雙老人瞧見這位媳婦真正辦得井井有條。心下十分安慰。第二天早掌珠請過堂上和樊師母之安。便到園裏觀折兩朵並蒂青蓮。送到碧霞子峨嵋飛俠二人房內。一跨進門。就見二人相對弈棋消遣。一見她手捧蓮花走入。不禁微笑着起身相迎道：「好標緻的鮮花呀！二人的呀字未完。見是兩朵並蒂之花。就不覺將臉微紅起來。似乎有些僞促。掌珠將花代爲插入花瓶。一同坐下道：「二位姊妹本是天上青蓮。現在又作人間青蓮。這真是我們蔣郎幾生修到之福也。峨嵋飛俠朝着碧霞子似愁非愁似喜非喜望上一眼道：「這件事情真把我們兩個生龍活虎般的人轉弄得猶同秀才娘子一般。拘謹得寸步難行起來了。掌珠搶着接口一笑道：「二位姊妹不必嫌這秀才寒酸。我想老神仙不會說謊的。二位不久就可做一舉成名天下聞的夫人了。碧霞子瞞上峨嵋飛俠一眼道：「我見了掌珠姊妹進來。本來已在難爲情不已。你的說話反而更加引人趣笑……掌珠正色笑着道：「我說緣分已定。況且老神仙也知二位姊妹假使在此。尚有靦覷之容。未免大家不便。妹子今天竭誠奉勸。以後總要不可這般存心才好。掌珠知道此話。又叫二人如何答法。她又接下去說道：「我還要要求二位姊妹快快幫我辦理梅花姊妹的事情。碧霞子一愕道：「她不是已被我們二人勸醒了麼。難道過了一夜。又會變卦不成。掌珠搔首道：「並非她變卦。不過婚姻大事。總要父母作主。現在這位樊老夫子病得如此模樣。口中所發囁語。仍在捉着失節二字。如何是好呢。碧霞子道：「睬他呢。峨嵋飛俠道：「單是不去睬他。似乎還非正解。碧霞子想上一想道：「這末且俟聖母駕到。求求聖母去解勸這位老先生。或者可以恢復情感。掌珠聽了大喜。忽聽扶梯之上似有小腳聲音。忙去一望。見是麗華小姐。大家問過早。碧霞子指指

麗華道：「她就好乾乾淨淨的，沒人阻攔。」麗華便問何事。三人未及開口，忽見幾個了環狂奔而至，高喊：「少奶奶，少奶奶，大事不好！」樊小姐又被樊老爺用刀砍死過去了。不知樊老爺病在牀上，何以又會前去砍他閨女？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喜氣重重大設仙家會 陰風慘慘何來吊客星

却說掌珠一聽樊小姐又被她的老子砍死，可憐連話也嚇得說不出來了。立刻左手拉着碧霞子，右手拉着峨嵋飛俠，嘴上還在喊着麗華師姊，快快跟我跑呀！四個一直奔到梅花小姐臥室，只見牀上挺着一個血人，似乎業已斷氣。至於塞滿了一室子的是誰，大家無心去看。單到牀邊仔細一看，還有一絲遊氣。掌珠急求碧霞子和峨嵋飛俠道：「二位趕快救命，其餘之事，推是誰非，慢慢再講。」峨嵋飛俠因為站在前面一點，先去找尋傷疤。碧霞子發急說道：「快去舀碗陰陽水來，姑且止痛止血為要。」此時峨嵋飛俠已經瞧見傷在咽喉，深恐誤事。她忙伏到梅花小姐的身上，用她舌尖先去抵住傷口之血。碧霞子連連點頭：「這個法子也好。」這末你索性不要動彈，且等水來，讓我辦理。」峨嵋飛俠本是後起之秀，她的道行並不亞於碧霞子。當下因為嘴巴既有工作，不能說話，僅僅以手示意。明明在催那水愈快愈好的樣子，及至水到，碧霞子接至手中，即駢雙指飛快的畫上一道符籙，便去遞給峨嵋飛俠道：「先用水抹傷疤，然後噴入喉內，多少有點微效。」峨嵋飛俠正在照辦之際，陡又瞧見房門外面闖入一個瘋漢，大家阻止不住，且被瘋漢打得個個倒地。她却生氣來道：「天下怎有這種不講情理的人呀！人家怕他力大，我可不怕。」說時遲，那時快，峨嵋飛俠口上說話，猶未說完，她的身子早已縱到那個瘋漢面前，走上去一把將他前胸抓住，同時把手向裏一拉，向外一送，只聽得撲咚咚的，接連兩

聲。那個瘋漢已經跌在房門外面的階沿石上去了。殷小姐一見她的這位樊家姨夫直挺挺的跌在那兒也怕一時鬧出人命更加不妙。趕忙奔了上去去抱的時候不料又被一人奔來阻止。殷小姐見是她的姨媽只好相勸道：姨媽我是恐怕姨夫跌傷了不是玩的。殷小姐一邊說着一邊用力掙脫身子要想再去拉她姨夫。總算已被兩個傭人抱了起來。負了出去。殷小姐因為峨嵋飛俠已經動了真氣。明明是在打抱不平了。自然不便再去請她去替樊老爺醫治。只好求碧霞子。適巧碧霞子已把樊小姐治好一半。樊小姐起先昏迷時候自然不知峨嵋飛俠替她打抱不平之事。此刻一聽殷小姐去救她的父親似乎想起起先的事情了。不禁垂淚道：碧霞姊姊他雖要我性命。我可不忍看他受苦。務求你老人家做做好事吧。我死也感激你的。碧霞子本來也在恨這老牛。這般多人勸止不住。他竟會下這個毒手。要想殺死親女。再加樊太太又在數起樊老爺的不近人情。所以此時的碧霞子大有幫同去助峨嵋飛俠懲治樊老爺之意。只因手上在替樊小姐醫治。無從前去加入。此刻陡見樊小姐對於自己的生死倒不在她心上。只在哀求救她父親。碧霞子不覺心腸一軟。只得站了起來對着樊小姐說道：你要我去救他。我當然瞧你的面上。不好不去。不過她老牛治好。他倒有命了。你可沒命了。樊小姐連連搖頭道：我就死在他的手上。也只好怪我之命。樊太太此刻正在巴結峨嵋飛俠。極願峨嵋飛俠立將她這老牛置諸死地。不防她的希望還沒達到。忽見她那女兒已在逼着碧霞子去救老子。這一頓怨氣。還當了得。正待前去阻止碧霞子的時候。只見外邊飛奔而入的幾個傭人。大家對着七雙老夫婦說道：大門外邊來了五位神仙。據說一位就是惡靈聖母。其餘四位一位是崑崙老人的師父。一氣真人。第二位是碧霞子小姐的師父。兩儀聖母。第三位說是玄玄子。西山子的師父。第四位是峨嵋小姐的師父。四海仙妃。這幾個傭人。背書似的。尚未背完。碧霞子峨嵋飛俠二人一聽各人的師父。同了師伯師叔一齊到來。這

一喜還當了得。立即招呼七雙老夫婦，以及大眾，奔到大門外面迎接。碧霞子峨嵋飛俠兩個走在前面，一出大門，果見她們的師父等人，都是笑容可掬的，互在那兒談天。匆匆忙忙叩拜一下，即將五位仙家領到大廳。親自奔至後園觀音閣上，取到五個蒲團，設在大廳的上面。只見她們兩個師父先請龜靈聖母中間坐下。龜靈聖母容氣不肯，一氣真人微笑着道：「你是客人，我們都有小徒的關係，如何敢僭？」兩儀聖母和四海仙妃也接口笑道：「觀到小徒，你這位聖母還是大媒呢。」龜靈聖母只好領首，稽首了一下，方始盤膝坐下一。一氣真人便向左邊第二位上一坐道：「我也不和三位師弟妹客氣了。」兩儀聖母接嘴道：「這末我就僭坐第三位了。」三清仙尊順手將四海仙妃一位同坐到右邊第四位，第五位之上。同時把蔣府的人衆一瞧道：「怎麼這般凡人竟有如此的純正之氣，難怪今兒的龜靈聖母會去邀着我們一同至此。」龜靈聖母領首未語。碧霞子和峨嵋飛俠忙又再去參謁五位仙家。然後率領大眾一個個的代爲報名參見五位。參見既畢，大眾肅立兩旁。兩儀聖母即把碧霞子喚至跟前道：「你且不必在此招呼，快快先將姓樊的治好，否則恐有性命之虞。」碧霞子奉了師命，匆匆而去。此地的那位四海仙妃也將峨嵋飛俠叫到面前道：「姓樊的雖然不近人情，到底是父，你這頑徒怎麼可以動這真氣，出手傷人呀。」峨嵋飛俠連忙跪下道：「弟子爲何動這真氣，連弟子也不知道，要末是涵養一部分的功夫，未曾進功。」龜靈聖母岔口笑道：「仙妃之話雖是，但是這個老頭子又當別論。此地人家如此相勸，他竟不依。」我說難怪你的徒弟生氣，一氣真人也笑道：「這件案子，諸位評論評論。」樊梅花小姐究竟是與不是，三清仙尊先說道：「我說這樁事情，只要兩句孟子便可解決。一句是男女授受不親，禮也。一句是嫂溺不援，手是豺狼也。」龜靈聖母道：「當然如此。」一氣真人道：「既是如此，豈不是要害得殷小姐難以做人了。」四海仙妃道：「她倒已被小徒勸得明白了，就是樊小姐也明白了，現在只不過是這個老牛在此瞎鬧。」一氣真人正待答話，忽

見半空之中飛下一人一氣真人不覺微笑道。你那徐姓之事尚沒辦了。何必趕來。原來此人非別。即是一氣真人的大弟子。崑崙老人。老人見過龜靈聖母。然後參見師尊師叔。參見已畢。方恭而敬之的答他師尊道。師尊。弟子已經數十年不見師尊了。孺慕之忱。真正無時或釋。今天師尊又是爲了弟子所辦之事而來。怎好不來侍候。至於徐姓一案。未能替她平反。要怪那個狗官不好。一氣真人早投仙職。且已到了大羅會仙的地位。此刻一聽他這弟子之言。立刻呵呵一笑道。你這數十年不見我的一句話。竟會牽動爲師的兒女之情。起來。一氣真人一邊說。一邊又望了老人一眼道。虧你還能恪守吾道。你的進功也不遲慢。爲師雖然身在天庭。心裏何常不留意這般徒弟。只因你們一有錯事。爲師眼見值日功曹一本一本的奉到玉帝那兒。就算玉帝不去責我。我已面上沒有光彩了。一氣真人說到此地。兩儀聖母。四海仙妃。一同接口道。誰不如此。所以弟子總以少收爲是。三清仙尊太息道。我就受了我那兩個孽徒之累。一氣真人先去安慰三清仙尊。道。玉帝因你已從嚴處治。故而未曾降罪。我說你也極有面子的了。三清仙尊聽說。方始無話。一氣真人又對老人說道。徐姓之事。你既前去救她。不妨就給那個狗官一些銀錢。此案便好早了。老人未及答言。兩儀聖母微微搖首道。師父。你竟教你弟子去行賄賂了。我可不甚佩服。一氣真人一笑道。你那女徒常常在世上和我們這個徒弟鬪嘴。方才之話。你不是明明在替你們女徒張謄麼。四海仙妃笑着道。我也以爲兩儀師姊之話爲然。豈有一個師父去教弟子做那不正之事的呀。一氣真人又呵呵一笑道。你們二位。倒底還有六流之見。只知守經不識行權。你們要知道事有緩急。應該先救這個可憐女子出獄。至於我說給他一些銀錢。無非加重這個狗官罪惡而已。龜靈聖母因見碧霞子已將樊老爺治好。回來。每想和她師尊敘敘離情。竟至沒空插嘴。當下便向他們師兄師妹調和道。我說諸位所見。都有至理。現在姑且丟開不談。龜靈聖母說完這話。即把七隻老夫。

婦。連同自奇公子。掌珠。少奶奶。召到面前道。我的今天來此。原爲執柯而來。現在此地的碧霞子。可以暫去道號。仍舊稱徐碧霞。峨嵋飛俠呢。也將道號暫去。稱做李峨嵋。她們二人。連同殷家女子。樊家女子。三生石上。都與蔣公子有緣。依我之見。不妨明天午刻。趁我們幾個在此。一齊花燭便了。七雙老夫婦。自奇公子。掌珠。少奶奶。喜得一同跪下。叩頭道。謹尊聖母娘娘之命。掌珠。又單獨磕頭道。只有樊梅花。現在傷痕未愈。她的父親。又不許可。如何辦理。還求聖母娘娘教訓。兩儀聖母和四海仙妃。一齊接口笑道。此事可由崑崙大弟代勞吧。老人鞠一躬道。弟子謹尊二位師叔玉旨。老人說完。忽轉其身。跪在地上。恭恭敬敬的。向着花園的那座觀音閣。上。吹上三口仙氣。後又大拜幾拜。站了起來。走至五位仙家面前。跪下道。此是塵世。本來不敢褻瀆。幾位上仙。但是現身說法。也是玉帝准許之事。弟子斗膽。業將觀音閣收拾乾淨。要求五位上仙。屈居那兒。幾天。實行明示。上天懲惡。罰善之旨。未知可否。一氣真人。首先許可道。既來之則安之。而且我們崑崙。天山。辰州。峨嵋。四派。久思一敘。打算想出一個正本清源。四派門徒。不得再有互相火併之舉。發現才好。兩儀聖母。三清仙尊。四海仙妃。也都首肯道。既是如此。我們四人。倒要代表蔣家招待。這位大媒了。龜靈聖母。聽說因見四派劍仙之祖。雖得聚會一起。今天也是她的面子。於是笑盈盈地站了起來。同時五位仙家。脚下生出雲霞。頂上現出纓絡。噴香的一陣仙風。過去。五位仙尊。早已駕到觀音閣上去了。老人先吩咐徐碧霞。李峨嵋道。你們二人。稍和他凡人不同。自然不必如何打扮。只要吉期一到。臨時穿戴鳳冠霞珞而已。此刻可到觀音閣外。前去竭誠侍候。他們沒有傳呼。不必進去。囊清。要緊。要緊。徐李二人。本來也有一些硯規。今見老人如此布置。彷彿有心照應。她們一般。頓時連稱遵命。無意之中。却向掌珠一個人。暗暗的送了一下眼風。這是在要求這位兄門的大阿姊。遇事偏勞的意思。老人一等徐李二位新娘走後。又請樊太太前去。私下問明殷麗華。將她排在蔣家第

四房裏做媳婦。有無異議。一時回報。並無異議。老人又給了樊太太一粒丸藥。叫她送與女兒服下。馬上會好。樊太太去了不久。居然歡天喜地的回來拜謝老人。說是果是仙丹。服下之後。非但立即痊可。而且面色紅潤。精神陡長起來了。老人微笑道。樊太太。你的小姐。排在此地第五房做媳婦。我知道你們母女是沒甚言語的。可是你們那位牛性老爺。如何處置呢。不要正在花燭之際。他又瘋了起來。豈非無趣。樊太太恨聲道。這也只有我和老賊拚命的了。老人搖首道。此非正理。樊太太感頷道。這就沒有法子了。老人想上一想。道。要末我用法術。把他送到荒郊寺宇內去將養。且俟生米已成熟飯。他也没有法子再鬧。樊太太聽了大喜。老人懂把袍袖一展。微笑道。這又算辦妥了。說着。又對二房。三房。四房。五房的四雙老夫婦道。你們快回各人屋內收拾。新嫁。此地外邊之事。只有勞煩大房。六房。七房的六位老人了。大六七房六雙老人大喜道。老神仙。自然我們來忙。不過你老人家也要休息一下吧。老人搖搖手。又把掌珠叫道。你去預備四位新嫁的妝束。須要清與華麗才好。掌珠連連接口道。知道知道。說着。又問老人。觀音閣上五位仙家。吃些甚麼。以便預備。老人微笑道。他們不過吃一點水果。此事交給我吧。老人還說。說完。只見蔣府上的裏外。久已掛燈結綵。鼓樂齊鳴。這個鬧熱。大概除了當時的光緒大婚。或者勝過此處。其餘人家。未必會趕得上了。那知掌珠少奶奶忙得花枝招展。香汗淋漓的當口。忽見一般丫環使女。個個嚇得滿面失色。抖擻擻的奔來。悄悄地道。連稱怪事。道。少奶奶。新房裏面。出了怪物。掌珠急問甚麼怪物。大家一齊都說。每個新房之中。發現一個穿了麻衣。手執孝杖棒的少婦。而且這些少婦。個個面如死灰。眉又倒掛。簡直陰風慘慘。怕得不同人。像掌珠不信道。你們這般人。真在活見了鬼了。掌珠尚未罵完。又見高士。秋月。小燕三個人。一齊奔來。怪她道。你們那個選的日子。明天乃是一個十惡大敗日。高士也說明。天是五月十六。正是喪門吊客星下降的日子。怎麼可以花燭。掌珠至此。方知方才了。

環所驚報。並非虛言。不知掌珠對於此事如何辦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天開異想繡鞋與木脚齊飛 海外奇談丹藥共明珠一色

却說掌珠少奶奶。素知高士這人。對於陰陽之學。極有研究。況且和她交非泛常。既是深夜起來。說知此事。一定有點道理。當下便將丫鬟使女。已有所見的事情。告知高士等人。小燕聽了。大嚇一跳。道：「我們本爲此趕來。或者還好。推說迷信。現在既已親眼看見。這是於你們夫婦諸人。一生一世之事。只有快快改選吉日。掌珠聽說。極以爲然。忙把崑崙老人請到。告知此事。老人一愕。道：「真的麼？」掌珠道：「這事怎好說謊。老人自語道：「這些喪門吊客。星的膽子也太大了。明明有五位仙家在此。竟敢照例而來。真正奇怪。老人說着。連忙來到觀音閣上。一上樓去。只見徐碧霞、李峨嵋二人。恭恭敬敬的守在門外。便問各位仙家。曾否傳喚。沒有二人一齊答道：「沒有。他們談說四派之事。正在起勁。師兄可要進見。老人點頭道：「勞你們二人代爲通報一聲。二人猶未進去。傳報已聽見。一氣真人在說道：「如有安事。准許進見。老人聽說。慌忙進見。道：「剛據丫環傳說。現在已有喪門吊客。星出現。特地前來請示。可要改期。這也是君子問兇不問吉之意。一氣真人微笑道：「你本知道陰陽消長之學。今兒何以竟致學那個明察秋毫。而不見與薪起來了呢。老人未及答言。兩儀聖母和那四海仙妃一齊說道：「且到明晨子正。自有文曲星來銜破。毫無關係。老人聽說。不敢再言。忙又退了出來。回到掌珠那兒。老實告知。兩儀四海兩人的說話。掌珠遲疑不決的。自問自答道：「現已亥初半夜三更。還有何人到來呢。老人道：「仙家自有妙用。你也不必遲疑。高士在旁却跳了起來。道：「這個吊客星。惟有文曲星可解。不知誰是文曲星。小燕接口道：「你與我們秋月。以及此地的新郎。老神仙既已說過。今年都要高發。難道這個文曲星。便是指你和我們秋

月而言麼。高士道：「這個可不是表妹所懂了。天上文曲星只有一個。世上的科名中人，豈止恆河沙數。所以不是凡是高發的人，一定是文曲星照命的，必須這分人家，世代善良，上代業已高發，他的子孫方夠得上文曲星照命呢。」掌珠接口道：「我看來，此刻半夜三更，莫說未必有文曲星到來，恐怕連鬼也不會上門的了。誰知掌珠的一個了字，尚未離口，忽見一個家人來報道：「少奶奶，俞陞雲老夫子的轎子已到門口，據他書童說，本來是下午到的，因為此地學老師是他同年，特地前去相訪，因此喝得醉醺醺而來。掌珠少奶奶忙叫自奇公子出迎，自奇親將這位俞老夫子扶到書房，見他業已醉得不知人事，馬上沖上一杯醒酒湯。俞陞雲喝下之後，頓時清醒，道：「賢契，為師一來就失禮了。自奇公子道：「先生何出此言，不過學生家裏上承天庥，下叩祖蔭，居然天下四大派的祖師，同了龜靈聖母這位大媒，一齊駕臨寒舍，豈非奇事。俞陞雲一楞道：「竟有其事麼？這是孔老夫子的不肯語怪，加二相信他的學通天人了。自奇公子笑答道：「先生，學生起初只曉得照呂祖謙先生所說，他說聖人的不肯語怪，並非為的是眩世駭俗起見，其實在聖人眼中看來，本無怪之可言。又叫他老人家語些甚麼呢。自奇公子說到此處，又望上俞老夫子一眼道：「現在照先生說來，怪是有的，不過孔夫子不肯去說牠，以防分了弟子門人之心罷了。況且現在的五位仙家，豈好拏怪字去褻瀆他們，因為他們簡直是孔夫子所說，殺鬼神而遠之的神字了。俞陞雲被來倒底要中探花，又是浙東第一文學大家的文孫，當然不同那般腐儒拘執之見。當下極信仰的答他學生道：「神仙雖在此地，我可要做這句敬而遠之的工夫，不敢前去請進。至於你們有緣，又當別論的。自奇公子覺得這位先生不比那位樊老夫子的迂腐，心裏十分滿意。又因時已不早，命人開進點心，便請先生早早安歇，以便明天好吃喜酒。或者滿城當道要來道喜，還要這位先生暫充致賓。俞陞雲當然一口應允。自奇公子出來，即把他與先生問答之話，告知大家聽了。老人微笑道：「我

來。且洩漏一點天機吧。這位俞老夫子。便是文曲了。掌珠少奶奶。似信不信的。悄悄吩咐丫環使女。快到各房的新娘房裏。前去偵查一下。究竟有無甚麼動靜。丫鬟使女奉命去後。誰知首先的一個。剛剛一腳踏進新房。陡被一個麻衣少婦。砰的一下。和她撞了一個滿懷。這個丫環。膽小頓時大叫一聲。嚇得口吐白涎。倒在地。大家聞聲奔視。把她灌醒轉來。她還沒有說完所見。却見幾個比她膽子較大。上氣不接下氣的奔來。告訴她道。這位俞師爺。真正是個文曲星了。衆人問她何以如此說法。那幾個使女道。我們奉了少奶奶的吩咐。各人走至各房的新房裏。前去探視。說也奇怪。倒說那般甚麼喪門吊客。呈個個慌裏慌張的。都向我們各人的。膈肢窩裏鑽了出去。牠們既在逃跑。我們膽子自然大了起來。等得我們回頭去看。還見牠們一個個的。擡着屁股。死命的向廳外逃跑呀。這般使女正在大講特講。掌珠少奶奶早已明白此事。當下也不聲張。一邊仍在督率男女傭人。辦理次日正日之事。一邊却去催她丈夫早些安睡。恐怕第二天要吃不清的呀。豈知這位新郎。真正人逢喜事精神爽。那個瞋睡魔王。早被趕走了。睡魔既走。他的夫人要他去睡。豈非一椿雅事。幸虧這位掌珠少奶奶。這天晚上。她是一位全權總理。此地剛剛站定下來。別處又去找她請示了。她既要忙大事。至於自奇公子這說。又只好算爲小事了。老人眼見掌珠少奶奶。脚不停地。口不停聲。怕她忙出病來。自然不妙。當下便送了她一粒丹藥。掌珠少奶奶吞下之後。非但精神抖擻。還是小事。倒說她的那張臉上。竟會又加幾分美麗起來。小燕陡見掌珠少奶奶。這般的鬧了整整一夜。怎麼反會容光煥發。却與平常大不相同。小燕本也聰明。定知服了甚麼仙丹。及至仔細一問。果然不出她的所料。同時又見掌珠服那丹藥的茶杯。還有一點。騰下脚水。她便掣起。喝個乾淨。掌珠方要去笑。小燕不覺喉極的時候。那知她的說話。尚未出口。可是小燕的一張粉臉。除了同她一樣。的容光煥發之外。而且比她還多上一格好處。甚麼好處呢。就是小燕的咽喉之上。

上次被那鏡春風吹傷的一塊極大的疤痕。說也希奇。竟會霎時之間。不知去向。小燕的高興。倒還在次。却把這位秋月先生。快樂得比較秋闈報捷。還要高興幾倍。此時天已大亮。殷樊兩位新娘。已由喜娘伴姑等人。打扮得猶如月裏嫦娥。瑤池王母一般。大家無不稱贊。至於四房五房裏的四位老夫婦。不禁笑落下巴來了。幸虧徐李兩位新娘。方從觀音閣上下來。走過他們門前。這個李峨嵋爲人。更加年輕。況且真也不曉得做新娘的人。不到時辰。不好開全口的。她見四位老人。落了下巴。他又見義勇爲起來。拏出她那峨嵋飛使的本領。撲的躡進房裏。便將四位老夫婦的下巴。托的一下。托的一下。挨一挨二。飛快的上了上去。上完之後。還要冒冒失失的去問他們道。你們四位老人家。到底爲了何事。如此高興。連下巴也會笑下來了呀。四位老夫婦。因下巴已經復元。更加大樂的答道。你雖是三房裏的新娘子。也是我們的兒媳。我們現在所娶的少奶奶。不是劍仙俠客。便是美女佳人。你這位新娘娘。說說看。阿要高興不高興的呢。李峨嵋一被這四位老夫婦提醒。也會鮮紅了臉。羞得往外便逃。可巧兜頭撞見了掌珠少奶奶。慌忙將她一把攔腰抱住。道。大家都在等。你這位新娘娘。前去打扮。怎麼你倒在此亂跑呀。掌珠一邊說着。一邊就將李峨嵋攔入第三房的新房裏面。又把徐碧霞導入第二房的新房裏面。關照那般喜娘伴姑。說是時候不早。快替新娘收拾起來。掌珠說完。忙又匆匆地奔到第四房第五房的新娘那兒去了。第二房第三房的喜娘等人。因爲看見這兩位新娘子。却如兩個半截觀音。面孔之佳。還有何說。不過裙底下的那雙盈尺蓮船。假使不裝小脚。怎麼可以去配紅裙。於是慌忙去替她們紮綁起來。這位徐碧霞。總算閱歷較深。除了俯首含羞。一任大家替她裝扮外。尚沒甚麼笑話。奇談鬧將出來。獨有那位李峨嵋。新娘子。她的綽號。本有飛俠二字。她既飛來飛去。飛慣了的。如何肯受這般樣子的縛束。再是那般喜娘伴姑。並未前去徵得她的同意。竟把一個三四寸高的木頭勞什子。死死活活的紮在她的

脚上假使坐着不動。已經覺得不大適意。倘一站了起來。她的身子。陡高三寸。脚上那個湧泉地方。彷彿釘上鐵釘一般。非但痛不可忍。而且寸步難行。她曾經笑過別人。她說。爲甚麼這般婦女。走起路來。偏要一跪一拐。硬要學那風打楊柳。其形惡劣。真正不知甚麼心理。今天自己。也被大家弄得如此田地。她就假癡假呆的。先把那個綁在脚上的木頭小脚。有心的輕輕一甩。她雖覺着還是輕而又輕。試問那個木頭小脚。有何力量。說時遲。那時快。早被她那雙尊足。次第一甩。同時只聽得嘆罵的一聲。兩個木頭小脚。已經飛上屋頂上面去了。此時新房裏的一片空。震動屋瓦。掌珠正在四五房裏安慰殷樊兩位新娘。一聽這邊大鬧起來。趕忙奔來一看。只見新房裏。變作騰王閣場所。人家是落霞與孤鶩齊飛。這裏呢。却是綉鞋與木頭齊飛。又見這位李峨媚新娘子的尊足之上。連那圍着的一雙白襪。也已脫了關係。不禁又是好氣。又是好笑。便去請問新娘道。李家妹子。今兒我可要傳一聲。做你姊妹了。你這妹子。怎樣這般淘氣。此地又非用武之地。爲何把你一雙尊脚。甩得老高呀。李峨媚聽說。她却不愧不忙的。嘆了一聲道。姊妹。我的脚本在我的脚上。怎麼說是甩得老高呀。掌珠因見這位新娘。不如其他的三位聽話。兼之吉時頃刻。要到了。一時沒有法子。只好去嚇這位新娘道。妹妹。你快別鬧。且讓我來替你繫上。否則誤了吉時。那個來担責任。再不然。我只有前去稟知你的師尊。讓他老人前來替你打扮的了。李峨媚一聽掌珠要去煩勞她的師尊。心想這些小事。如何可以。前去稟請仙家。方始服服貼貼的去讓掌珠替她繫好。等得此地剛剛收拾完畢。外面的儀相。已在高喝着請請。請新娘出畫堂。掌珠還防這位新娘不聽調度。只好屈膝跪地。整時權充喜娘。一直把李峨媚扶到大廳。抬頭一看。只見新郎已經站立中間。右肩並立的。就是徐碧霞。和徐碧霞並立的。就是殷小姐。趕忙使李峨媚推到新郎的左肩之下。前去並立。右邊外面的一個。便是樊小姐。新郎新娘。統統站齊。於是交拜天地。相將送入。

洞房。此時上自撫台起。下至縣裏典史止。沒有不親自前來道賀。一則是蔣鹽商的固有勢力。二則是一娶四位新娘。都非平凡之人。三則是確有五位神仙。住在蔣府裏。這是錦上添花的事實。誰不賣這人情。俞老夫子。因有乃祖面子。對於這般官場。不是老子同年。即是自己同年。這位致賓。真也選得道地。一時席散。當道次第去後。至於蔣府上的至親好友。用不着主人前去招呼他們。他們反而代為招呼其他客人。晚酒闌出。崑崙老人。因見賓客衆多。燈火不亮。不甚有興。他把他那一顆寶貝心珠。命人懸在大廳棟樑之上。這一來。簡直像把天上的大月亮。借了來此一般。這天又是五月十六。真的月亮。本也十分圓。十分光彩。於是上下兩個月亮。彷彿在那兒比賽一樣。酒過三巡。七雙老夫婦。主張新郎新娘。去到觀音閣上。朝參五位仙家。崑崙老人正待阻止。只見內中的徐新娘。李新娘。反而走在新郎的前頭了。崑崙老人知道徐李二人要去叩謝師尊。只好搶在先頭。前去報信。及至新郎新娘走入觀音閣上。五位仙家。居然十分客氣。統統立了起來。含笑說道。可以免了。可以免了。新郎新娘叩拜之後。龜靈聖母。因是大媒。各贈一粒寸把長的明珠。比較夜光珠子。還要光亮。其餘四位仙家。各贈一粒仙丹。真個可以却病延年。且和明珠一樣。顏色。大家謝過。退下。回到廳上。重行入席。一般年少親友。主張大大的去鬧新房一下。還有幾個輕薄子弟。且在高聲嘲笑。說是殷新娘。樊新娘。本是三寸金蓮。不必說她。只有徐李兩位新娘。既是劍仙俠客。初作凡人。我等却要好好鬧她一鬧。別人聽了。倒也滿不在乎。惟有這位李峨嵋。聽了。早在心中暗打主意。不知她的甚麼主意。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鬧新房冤家初會面 留東帖忍字要當心

却說一般賓客。因為鬧房的興致濃厚。所以醉翁之意不在酒了。主人也知其意。吩咐快上酒菜。大眾吃畢。頓

時不由分說一擁上前首先來到第二房的徐新娘房裏。一跨進門各人的眼睛幾幾乎被那掛在帳沿上面的那粒明珠。睜不開來。內中一個名叫李偉仙的小秀才。便問喜娘道。難道蔣府上真正奪得出夜明珠麼。喜娘含笑的答道。這粒珠子就是我們這位新娘子的老師所賜。恐怕比較夜明珠。還要名貴萬倍呢。李偉仙聽說心裏已有三分妒意。因為李偉仙雖與自奇公子同考進的秀才。但他老子。還是一個鴻臚寺少卿的職分。查鴻臚寺正卿。只有五品少卿。乃是從五品。既然官卑職小。當然沒有家資。平時李偉仙常向自奇公子借貸。自奇公子從沒一次不答允。所以李偉仙恨和自奇公子要好。這個要好。無非看中幾個錢罷了。這晚上李偉仙明明聽見喜娘所說。這粒珠子比較夜明珠還貴。因此由愛而羨。由羨而妒。於是在開房時候。他即首先發起。是說這位徐碧霞新娘子的道號。即是碧霞子。已有八九玄功。又知這位新娘從小修煉。當然未曾纏過三寸金蓮。他擬約同大家實行檢視裙下雙鈎。大家聽說都也隨聲附和。李偉仙又是一個色鬼。因見自奇公子已有一位美人魏掌珠了。還要再娶四個。況且個個都是天仙美女。縱然無法可想。就是借這開房之名。親手握她一握蓮鈎。也是好的。當下一見大家贊成。他便走到新娘面前。叫聲蔣家嫂子。新娘當然不開金口。他就假裝落了東西的樣子。俯身去拾。不防就在俯身之際。出了新娘的一個不意。突然捉住新娘雙足。把那假裝的一雙金蓮。摸的一下。搶到手中。復又高高舉起。一邊拿給大眾去瞧。一邊狂笑狂舞起來。道。任你這位新娘。縱有劍仙俠客的本領。今天晚上。你的尊足。總被李偉仙少爺高高舉起。了一般開房的眾人。本來個個都是青年。所有附和尋鬧心的說話。未免有些穢褻。幸虧徐碧霞確有一點閱歷。當時雖然幾次三番的受不住了。要想動火。仍舊被她自己制住。那般喜娘伴姑也見這個姓李的太殺風景。只好不約而同的去把那雙木屐。小脚。搶了回去。仍替新娘綁上。李偉仙因為這一晚上。還要一連去吵三處新房。況且他已得優勝。便同大

衆來到第三房的李峨嵋新娘房內。誰知這位新娘却不像徐碧霞的肯受委曲。一則她本年輕氣盛。二則又據喜娘暗中報告。說是二房裏的新娘。業已當場受辱。叫她須要當心。李峨嵋一聽此言。正中她的下懷。所以一等李偉仙前去和她打趣時候。早將做新娘子。不應亂開金口的老例。規忘得乾乾淨淨。要末姓李的。知趣識勢。乖乖的一坐。就是算他便宜。否則定要給這小子一點顏色看看。好代徐碧霞報仇。李峨嵋剛剛打好主意。那個李偉仙已在朝她一揖。道：新娘貴姓。李恰巧和我同姓。可惜大清朝的律例。同姓不能婚配。否則自奇兄的夫人也太多了。一個人用不完的。我就可以把你帶走。李偉仙假酒三分醉的。正在語無倫次的當口。一個不防。半被這位新娘狠重的啞了一口涎沫。道：放你的屁。你想將你祖母帶走麼。你祖母的。李乃是大上老君的李。你這小子的李。就是李蓮英。那個閹狗的李……喜娘陡見這位新娘。竟會破天荒的。不但大開金口。還要出言不遜。慌忙帶笑帶勸。阻止新娘不要再說。這也是李偉仙應該受此教訓。他若聽了清楚。知道新娘厲害。趕緊知難而退。便好沒有這場風波。豈知李偉仙不知怎麼一來。竟會一句未曾聽見。還是明見這位李新娘的臉上。加二來得狡黠。他便色心高照。仍照起先對付徐新娘的手段。又來對付這位李新娘起來。說時遲那時快。他即俯下頭去。也把這位新娘子的一雙假足。緊緊捏到手中。不但捏了假足而已。還要由下而上。想去摸這新娘的玉腿。這一來不好了。這位李新娘如何肯讓這浪子這樣輕薄呢。她僅輕輕地將她足尖往外一踢。可憐這個手沒縛雞之力的李秀才。早已一個倒栽葱的斤斗。跌出兩三丈之外去了。大家一見新娘動武。聰明一點的人物。首先溜了開去。老實一點的人物。自然要替李偉仙出氣。那知李偉仙雖已跌得半死半活。他因有人扶起。倒說忘了這位新娘。乃是劍俠。竟敢大了膽子。奔了過去。照准新娘的桃花面上。拚命就是一拳。新娘正被喜娘和伴姑等人物住。一個不防。她的尊臉。便被李偉仙打上一拳。她既略有微傷。如

何再肯忍受。當下也出李偉仙的一個不意。飛快的將頭一低。跟着飛起一架裙裏腿來。這一跌。真把李偉仙跌得死了過去。新房之中。頓時起了一陣鬧聲。人人大叫新娘動壘。打死了人了。此時自奇公子掌珠少奶奶。正同三房裏的老夫婦在忙。不曾進去吵房的客人。一見房中出人命。還當了得。頓時擁到新房。果見那位李偉仙。真的直挺挺躺在地下。同時又見新娘。仍舊若所無事的坐在那兒。此刻就是前去埋怨也已是無補了。李蔚崑崙老人已經匆匆奔入。掌珠告知其事。老人跺脚太息道。事果鬧大了。仇也結深了。如何是好。老人一面說着。一面口吐他的三昧真火。總算已把死人醫治。正待去代新娘陪罪。只見李偉仙一邊嘴上說道。此仇不報非君子。且看老子手段怎樣。一邊已經大踏步的出門去了。老人既見姓李的大怒而去。只好埋怨李峨媚道。你這個人。怎樣這般冒失。現在如何得了。李峨媚此時也知她的不是。闖下滔天大禍。不禁老羞成怒的。答覆老人道。師叔不必害怕。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天十禍祟。我去承擔。就是老人不待李峨媚說完。忙又嘆氣道。咳。你現在已經做了人家人了。不比從前可以單獨行爲了。你說你去承擔。人家怎肯讓你一個承擔呢。李峨媚聽到這裏。方才紅了面孔。不再說話。自奇公子和掌珠少奶奶對於這樁大禍。固是可怕。但見這位新娘。不響。心中大爲不忍。忙去幫她對着老人說道。老神仙事已至此。你老人家也不必再埋怨我們。這位新娘了。就是要拆家敗業。去打官司。我們決不痛惜銀錢。就是老人又把他脚一頓道。不是這樣說的呀。若是早以銀錢可以了結的。我又何必在此把人憂天。老人說到此地。因見房內並沒外人。他又對着七雙老夫婦和自奇掌珠等等說道。我起先進來時候。也以爲拼出一些銀錢。去打官司。沒甚要緊的。那知再把姓李的仔細一瞧。見他的腦門之上。一股怨氣。直冲九霄。於是弄得我不懂起來。連忙暗掐了一卦。方知他與此地府上。前世本有一劫。這場怨仇。確非隨便可解的。七雙老夫婦。一聽此言。料知老人決非虛話。但又寶貝兒媳不肯

他們去受委曲，不禁弄得呆若木雞的呆了半天，還是第三房的老太太因爲加二切身一些，她便撲的跪在老人面前，要求老人帶她去求五位仙家，她說只要仙家答應，自可逢兇化吉，遇難呈祥的。老人大大搖首道：「三老太太快快起來，你要曉得神仙之爲神仙，最最不喜管人閒事，而且這幾位都是最講是非的人，此事本是你們這位令媳錯的……」老人說話未完，陡聞一股香風，連忙把手向着李峨嵋一招道：「你們師尊已經走了，快快前去，送送仙駕。」李峨嵋聽說不及去，那新娘妝飾，撲的一聲立了起來，跟了老人就走。不過走的時候，暗暗把嘴向着掌珠少奶奶連歪幾歪，這明明是她還不肯直接去叫新郎去送神仙，無非通知掌珠轉知新郎而已。當時老人率了大衆，趕到後花園裏，沒有一個人的鼻子管裏，不曾聞到奇奇怪怪的異香。老人知道仙駕已去，忙又來至觀音閣上，一跨進門，大家就見五位仙家坐過的蒲團上面，各人留下一個柬帖。老人先將龜靈聖母所留的取到手中，拆開一看，只見寫着是：

媒事已畢，吾返洞府矣。爾之前程遠大，好自爲之。老人看完，一面交與徐碧霞、李峨嵋二人去瞧，一面又把一氣真人所留的拆開一看，只見寫的是：

放走鬼犯，遺害世人，趕快補救，猶覺有罪，豈可成情自用，偏於一隅之蔣氏乎。爾之玄功，近來進境遲鈍，深爲不悅，惟所收之弟子門人，尚較他派稍知守法耳。禍福無門，勉旃勉旃。

師字

老人不待看完，已是嚇得面容失色，一俟看了，又交徐李二人去看，再將三清仙尊所留的拆開一看，是：

爾替玄玄西山二子，再四求情，足見厚道，余之氣彈，既已恢復功用，准致二子可也。此次既與爾師等等，咸立四派，互相規勸之信約，爾爲首派之大弟子，尤須以身作則，指導餘人爲是。

三清手示

老人看完，仍交徐李二人去看道：「還有兩封柬帖，自然是你們師尊所留，你們快快拆看，因爲老朽已受師尊

訓斥未便再留此間了。徐碧霞聽說急把兩儀聖母所留的拆開一看，只見寫着是：

天上無不孝之神仙，爾既注重人倫大事，往後須盡責任，內功外功，本沒分別也。爾妹李峨媚之夙世冤孽，既已開始，恐難一時結算清楚，爾當從旁相助，不得恃爾道行，壓迫對方，反使擴大，至喘至嚔，若有急難，速燃信香，通知爲師，咳，爲師爲爾，又須多操一番心思矣。爾若誤入情魔，等於自殺，則千秋萬世，永無再見爲師之面，慎之慎之。

師白

徐碧霞看完此柬，更加嚇得面紅耳赤，慌忙送給老人一個人去。唯因爲此時李峨媚正在看她師尊所留之柬，不好前去和她講話，等得李峨媚看畢，忙也送給老人和徐碧霞一同觀看。二人接柬在手，只見寫的是：

夙孽相逢，本難逃脫，爾沒先知，亦不爾責。若完功，倘需時日，一個忌字，或可解釋。

師白

老人和徐碧霞兩個看完，便向李峨媚微笑道：「你們師尊既有指示，就有路徑好尋了。李峨媚將柬收好，却把雙蛾一感的答道：『這個忌字，我可未曾下過苦功，往後之事，還要你們二位竭力指教才好。』」老人也皺眉道：「我此刻即須先到杭州，一等辦好徐小姐一案，便要周遊天下，完我一樁公案，未必能來相聚。老人說着，又向徐碧霞說道：『這件事情，只有你幫幫她了。徐碧霞連連點頭道：『應盡之責，何消說得，不過師兄此去，你要赤心赤膽的督飭人，龍含春二人，不然是我們師尊爲我操心，我可更加爲他們二人操心了。』」老人點首應允，又向七雙老夫婦以及自奇掌珠說道：『我已受了師尊之責，怪我偏重你們一家，此刻我要暫別諸位，好在此地之事，既有徐李二人在此，就有天大之事，她們也可抵擋一半。總之爲人在世，除了一個善字，並沒第二條路程可走。諸位須要當心。』老人說着，又去關照徐碧霞道：『樊老夫子現在還在虎邱寺內，迷迷糊糊的生病，你可設法使他父女和睦才好。』老人說完這句，又單朝自奇公子和徐碧霞兩個一笑道：『今天正是你們二位合喜喜』

期不可錯誤良辱快回新房去也。老人說着，即把袍袖一展，頓時也有一道香風吹至，立刻不見影蹤。老人雖走，最後一句說話，可把這位八九玄功的徐碧霞新娘，羞得進退失據起來。幸虧掌珠會做紅娘，硬把徐碧霞和新郎兩個，送入洞房。大家也是愁多喜少，可憐鬧了兩天，都覺有些乏力。於是分頭去睡。現在單講新娘，新娘來到新房，新郎忽向新娘深深地一揖道：「神仙姊姊，你我得成伉儷，真正是上感天恩，下叨祖德。此刻姊姊羞得這般樣子，豈非有違姊姊的初願了麼？」新娘佯佯促促的低聲答道：「我因師尊的一柬，把我嚇得膽戰心搖。至於人倫大事，我也有些懂得，但是今兒晚上，我因三妹子的冤家到了，不禁心緒爲之不寧，我郎何不先到她那兒去同房，也好安慰她一下呀？」新郎把臉一紅道：「今天日子，既是聖母娘娘所擇，我就應該在此，不於姊姊心緒不寧，足見姊姊情重，我們不妨談到天明。」徐碧霞聽了此話，心裏不覺微微一喜。她起初還當這位新郎，無論如何有點來歷，終究是個俗子，不防此時竟會說出幾句情理兼盡的話來。倒也有些過意不土。只好一任新郎將她寬衣解帶，扶入羅帳，共枕同衾起來。至於這位新郎，是否言而有信，像那魯男子的坐槽不亂，這位新娘，是否永夜的心緒不寧，並非智者要費關子，欲知後事如何，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洞房將合巹，忽拒乘龍。

金榜未題名，先稱駙馬。

却說新郎一見新娘睡到牀上，又是一個樣兒，非但將她那雙紅袖掩了她的粉臉，而且聲息全無。彷彿老僧入定一般起來。新郎忙去把她袖子輕輕推開道：「神仙姊姊，你……新娘嘆啞的一笑，開口道：「你真是一個書獃子了。莫說我還沒有練到劍仙的地位，就算練到劍仙地位，現在既已嫁了凡人，你也只好當我凡人看待。怎麼開口神仙，閉口神仙，豈不褻瀆神仙麼？」新郎連連稱是道：「對對對，我就改口叫你二姊。這末二姊，我是凡

人凡人的說話。你要隨時指教才好。新娘微笑道。指教二字。實不敢當。以後我准貢獻一切。新郎聽了大喜。忽又問道。剛才五位仙家留下之柬。你可以說給我聽麼。新娘道。不但可以。還要你從中幫忙呢。新娘說着。即把五封柬上之言。一一述給新郎聽了。新郎聽了一嚇道。二姊。我覺得你在我家。你的師尊。不過叫你莫被情慾所誤罷了。你是初來。自然還不曉得我的人。我自從老神仙光降之後。心地逐漸光明。對於兒女閨房之事。非常淡漠。你不相信。明天可去問你大姊姊的新娘聽說。又嘆喏的微微一笑道。你又在說瘋話了。這是甚麼事情。怎麼叫我好去問她呀。新郎不答這話。一而微喟道。我現在倒在担三姊的心事了。新郎邊說。邊又去執了新娘的纖手道。二姊。你看三姊的那個忍字。她可能做到呢。新娘聽說。先極滿意的望了新郎一眼道。我到瞧你不出。小小年紀。竟會留心到這個上頭去呀。新郎使面有得色道。這個忍字。就是我們儒教之中的養氣工夫呀。新娘一喜道。你倒知道養氣的工夫。我瞧三妹這個人。對於這個忍字。未必馬上能夠做到。因為她一則是閱歷世情未深。年青人是容易動火的。二則是既是講到前生夙孽。決非等閒的冤家。否則幾位師尊。以及我們師兄。早已替她解釋的了。正為不能替她代解。只好勸她一個忍字。如此說來。要看她的造化了。新郎聽說。便去要求新娘道。二姊。你們師尊。既在叫你幫助你們三妹。你可否看我面上。多出一點力呢。新娘聽了好笑起來道。我郎說那裏話來。我是你的何人。她是你的何人。何必要我如此叮囑。新郎一聽這兩句說話。覺得今天晚上。乃是合巹之期。倘若辜負光陰。便覺對人對己。兩有不便。這樣一想。可是蔣徐兩家的宗祧。由此而起。他們夫婦之名。由此而定。第二天大早。掌珠少奶奶。早已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前來替他們夫婦道喜。徐碧霞居然叫出一聲親親暱暱的大姊姊來。掌珠連稱我的二妹道。今天仍有喜酒。仍和昨兒一般。鬧熱。你們翁姑和其餘的翁姑。都在廳上招待親友。你快快讓我替你打扮一下。便好出去行個廟見之禮。徐碧霞聽說。除

了含情一笑之外。一任掌珠替她打扮。不到片刻。彷彿房裏少了一位新娘。却多了一位天仙。他們一夫二妻。一脚來到大廳。只見殷樊二人。也已脂粉香濃的。守在那兒。等她們去。一同行禮了。這天之事。不必細敘。單說晚酒既罷。掌珠少奶奶。即把新郎送到李峨嵋的新房之中。略略說上幾句。就說新郎新娘。早些安置。掩門而出。新郎一等掌珠走後。也向新娘一揖到地的笑道。三姊。我這稱呼。却是二姊所教的新娘接口道。我說叫我一聲三妹足矣。家庭之間。應當行。不言年齡。新郎又笑道。姊姊妹妹。都是一樣。現在我想同姊姊去。到牀上。還有緊要心談。李峨嵋却比徐碧霞爽快一些。並不拒絕。馬上自己卸妝。鑽到牀上去了。及至新郎睡下。鼻子管裏便聞着。一陣一陣粉膩花香的氣味。不禁心下一蕩。想起昨天晚上對着徐碧霞說過的說話。連忙將這搖搖不定的心。旌穩住。然後說。三姊。家你不棄。下嫁於我。真是意外奇緣。但是昨天你們師尊給你那個東帖。你們二姊。已經遞與我聽過了。未知三姊對於這個忍字。贊同與否呀。李峨嵋忙答道。噫。這個忍字。乃是我們劍俠之中的第一要訣。我即怎麼問我贊同與否起來呢。自奇聽了大喜。並且一時福至心靈的說道。難怪你們二姊。昨天在我面上稱贊你。李峨嵋忙不迭的問道。她贊我甚麼。自奇笑着胡謔道。她贊你的忍耐工夫。比她更好。李峨嵋嫣然一笑。道。將那這是她宏辭後進的法子。我那兒會趕得上她呀。自奇道。這是你自謙。你能如此虛心。真是我家之福也。李峨嵋因見徐碧霞和她丈夫。都在贊她。不禁笑容可掬的說道。我的年紀輕。往後真要你們大家提醒我。自奇公子一邊聽他這位夫人說話。一邊瞧他這位夫人的那張善滴滴地的嫩臉。真是紅是紅。白是白。完全是個美人之中的美人。況且這晚上正是他們二人的佳期。他捏了李峨嵋的手。要行周公之禮。李峨嵋雖然不比徐碧霞那般拘束。究竟還是一位二九年華。未曾開苞的少女。這時緋紅其臉。格吱吱的笑作一團。自奇公子。昨天已是經過了滄海的。當下不免乾綱獨振。即和這位新娘。如魚得水。

的成就百年之好。第二天輪着殷麗華小姐了。掌珠是一客不煩二主。照例將新郎一送入第四房的新房裏。頭麗華小姐既非劍俠。當然是普通的新娘。除了含羞低首外。也沒別的事情。掌珠叫過恭喜討過吉利。掩門而出。新郎仍是先開口。新娘因爲自己保全貞節。情願死於非命。除了對父母面上。稍覺於心不忍之外。可是對於新郎面上。當然認爲有十二萬分的面子了。況且洞房花燭。乃是人生第一件大事。於是便在硯硯規規之中。鸚鵡繡繡的成就夫倡婦隨的好事。第四天是並後的一天。這位樊小姐却和她二姊三姊四姊兩樣起來。原來掌珠少奶奶真是十分賢慧。她在第一第二第三的幾晚上。心裏很是放心。因知徐李二人都是劍俠。既然奉了師命下嫁世間。當然不會發生甚麼問題。後來結果果然萬分圓滿。至於殷麗華呢。她已料定她有守身如玉的成績在那兒。水到渠成。自然也沒問題。獨有這位樊梅花小姐。因有盜匪蹣跚的一樁事情。未免女兒家。當然有些難以爲情的。況且這位掌珠少奶奶又是過來人。豈有不知其中的苦衷。假使萬一因此強頭強腦起來。豈不是要使新郎爲難了麼。所以這天晚上。她將七雙翁姑伺候睡下之後。她又命一般丫鬟使女。早些去睡。她一個人方才輕移蓮步。悄悄來到樊小姐的新房。窗子外面屏聲靜息的站定下來。同時又把舌尖。舐破小小的一個紙洞。偷偷地往裏張望。那知不張猶可。這一張竟把這位做大姊姊的掌珠少奶奶。大急特急起來。因爲她見新郎和新娘兩個。並沒坐下。兩個人却是一同站在牙牀前面。可惜來遲一步。起先二人所說之話。已經不能聽見。此時所聽的。乃是新娘在對新郎正正經經的說道。我是一個失節之婦。現承此地的七雙翁姑和你郎若不棄。娶我爲妻。這自然是我樊梅花的不幸之幸。但是我的身子已被盜匪蹣跚。還有甚麼臉面來做你的妻子。樊小姐說到此地。忽又眼淚汪汪的繼續說道。我要請求郎君。允我之請。名義上算是夫婦。以便瞞過七雙老人。實際上呢。我只替你鋪床疊被。做一個高等丫環便了。掌珠少奶奶一聽到這

句她的眼淚早也滾了出來。因為說想再聽底下的說話。否則她早哭出來了。當下又見新郎急得把他雙手亂抓自己的屁股。同時發極的答道。五姊姊。你真正在自己看輕自己了。你的這樁事情。上自天上。仙人。人間官府。下至民衆。以及我家七雙老人。我們這般人物。誰不欽佩你的苦心。誰不敬重你的人格。怎麼你反把如此難能可貴的一件大事。認作美玉之玷。起來。豈非大大奇事了麼。自奇公子說到此處。可憐不敢去執新娘之手。單是朝她恭而敬之的。又作一揖道。好姊姊。你再這般的說下去。我的心要痛死了呢。掌珠少奶奶便在窗外。暗暗地自己擊掌道。好自奇好丈夫。我們這幾個人。真正也不枉嫁你了。當時又看見樊小姐含了淚珠的答道。我郎呀。你雖然如此的說。我也信你出於真心。但是人心難測。作興有個淺淺薄薄的人們。他在大庭廣衆之間。不管有心無心。提起此事。叫我怎樣做人呢。自奇公子不待新娘說完。他就把他腦袋很重一甩。道。有我呢。天下之事。只要丈夫情願。和人有何相干。新娘聽說。嘴上雖然暫時沒話。可是她的雙足。仍舊不肯往那床前走去。自奇公子忽將他足拼命一蹀道。五姊。難道你忘了你大姊姊的傷心之事麼。據我說來。恐怕她比你還要痛心一些吧。你若真爲此事。不肯和我成親。這不是你明明的也在瞧不起你大姊姊了麼。新娘聽到這句。覺得十分吃重。而且她的對於這位大姊姊。真比天王老子還要敬重。如何可以因自己而連累她人呢。當下只好將她粉臉一紅。問着新郎道。這末我真心說一句。我今晚上的這就郎。若一大半是爲的大姊姊這人呢。假使你將來誤信人家的閒言閒語。我也只有一死了之。……自奇公子一邊說了一句。你放心。急把新娘的櫻桃小口。拼命一掩。一邊用盡了吃奶氣力。彷彿像那螞蟻拖養頭似的。拖進帳去。可憐掌珠少奶奶。直到此時。方始悄悄地向天一拜道。我的天。爹爹再不然。是皇帝不急。倒把我這個大監急死了呢。掌珠少奶奶說完這句。還是不放心。就走。一直聽到帳子裏面。微有笑聲。一直看到帳子縫裏。偶然露出一隻白生生

的大腿這一嚇這一羞方才把她這位多管閑事的老太太。逃回房去。第二天早。掌珠們到她五妹房裏去道喜。這樣一來。將府上這場破天荒的大喜事。方算完畢。掌珠少奶奶。關心丈夫的功名大事。不滿三朝。就逼自奇公子來到俞陞雲老夫子那兒去念書。自奇公子也體貼妻小之意。果然理頭用苦功。徐碧霞少奶奶。她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陪了七雙翁姑。樊氏母女。及丈夫等人。去到虎邱寺內。先將樊老夫子治好。正想叫她丈夫去謁丈人峯的時候。倒說那位丈人峯。非但大發了一頓雷震。而且一氣出寺。逃得沒影沒蹤的去了。大家無法。只好一同回轉。徐碧霞便對自奇公子說道。這個老怪物。真不和他家氣。他當福氣了。以後不必理他。看他鬧出甚麼把戲出來。李峨嵋微笑道。二姊。你可對於那忍字。似乎離了邊兒了呢。徐碧霞一聽此語。連連紅了臉道。承教。承教。我真失言了。李峨嵋又笑道。這且丟開。現在要瞧那個李偉仙。又鬧些甚麼事情出來。魏殷樊三位少奶奶一同說道。我等之意。還是將郎去到李家一趟。算是替他陪禮。未知七雙公婆。以爲然否。自奇公子不得父母許可。他便接口道。應該去。應該去。這就叫做禮多人不怪呀。七雙老人立命家丁小子。丫環使女。擁了公子去到李家。那知李偉仙托病不見。只好碰了一個釘子回來。掌珠少奶奶。因見李偉仙如此不受抬舉。也會微動其氣道。這是只好聽他之便了。大家也怪李偉仙太覺過分。不再前往打招呼了。但是話雖如此。這位李峨嵋自己想想。她到底是個罪魁禍首。只望能夠徹天之偉。就此風平浪靜。方好對得人起。不料一等也沒信息。兩等也沒信息。一直等場期已近。終於沒有一點信息。一時無法。只好暫將此事擺開一邊。大家料理自奇公子進場之事。照大清朝的規矩。蘇州秀才。要到南京去考。自奇公子不能例外。等得八月初一那天。離開場期。只有七天。七雙老人主張他們一同送去。自奇公子不肯讓他老的出門。後來議來議去。方始五位少奶奶。陪同前往。自奇公子說要留幾個在家事奉。七雙老人如何肯。只好依恭敬不如從命。等得到了

南京早有傭人租好極大公館。三場既畢，文章十分得意。照自奇公子的意思，放榜還要長一月。況且蘇寧近在咫尺，還是一同回家，免得七雙老人惦記。那知他的五位夫人，以為老人有言在先，自奇會中何必多此往返呢？正在議論紛紛，莫衷一是的當口，忽然來了一位南京姓高的巨紳，說是奉了吉欽差大臣之命，這位欽差還刮刮叫的親王，因有一位格格要招自奇公子為婿，無論如何不得推托，就請兩江總督來做大媒，亦無不可。自奇公子當然嚴行拒絕，豈知掌珠和李峨媚二人極端贊成，因知這位老親王乃是慈禧太后的親信，只要做了這位郡主娘娘的丈夫，還怕姓李的來做對頭不成？自奇公子也被她們說動，不過說是要得父母同意之後，再行回覆。那位巨紳連說應得如此，靜候佳音。此人去後，大家便推李峨媚飛回蘇州稟明一切，不知七雙老人對於這位郡主娘娘的親事，是否同意，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芙蓉臉面儘對少年郎

錦繡文章難諧大主考

却說自奇公子等人，打發李峨媚走後，因為沒事可做，正想同了四位少奶奶，前往莫愁湖游玩的當口，忽見高士秋月、小燕走入道，恭喜恭喜。自奇公子你真豔福無雙，即日就是駙馬公了。自奇便問他們何以知道此事？小燕笑答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吉親王的郡主是甚麼人，現在南京的茶樓酒館，那個不把這事作為談助呀？掌珠便將李峨媚回蘇請示之事告知小燕聽了，大喜，又將大家在捧這位郡主有才有貌的說話，細細的講給掌珠等聽。自奇插不進嘴，他便向高士道：你又不下場，來此何為？高士笑答道：我因秋月兄還是初次進場，所以陪他同來。秋月要看自奇的場稿，自奇即與秋月二人互相交換看過。秋月自愧不如，自奇笑着道：你自己已在虛心吧？照我看來，你的和我的，也不相上下吧？高士岔口道：讓我來說句公話，自奇

兄必定可得五魁。秋月兄也可望中秋月聽說方始無話。高士又問自奇道：你們一夫四妾，此刻打算往那兒去呀？自奇答道：本想到莫愁湖去玩的。此刻你們來了，不去也不妨了。此時小燕和大家都談膩了，當下聽見自奇公子要到莫愁湖去，她便第一個起勁。掌珠因見殷樊二人更有興致，便同大家一脚來到莫愁湖畔。剛想進門，就被幾個形似旗牌官模樣的人物阻住，不准入內遊玩。高士看不過去，即上前詰問。此是公共場所，如何不許我們進去？內中有個較有年紀的答道：今兒俺們的福晉和郡主娘娘適來此處玩耍，闖防嚴密，因此不准閒人擠入。秋月聽說，先將自奇公子悄悄一拉道：這真巧極，你們可以會觀了。自奇公子聽說，倒也不過一笑了事。獨有掌珠同她四位妹子，個個都有要想瞧瞧這位郡主芳容之意。當下徐碧霞便對一妹兩妹笑道：你們果真要看這位新娘，我們馬上開了進去就得了。徐碧霞一邊道聲未已，一邊已在把她雙手向着那般臃腫似旗牌官，僅不過輕輕一分，只見那些人早已跌跌統統，東倒西歪起來。同時却在嘴上打着京腔，吆喝道：那兒來的雜種，竟敢在此撒野啦！高士就大聲答道：考相公原來前清時候，對於考相公十分重視，因為掄材大典，萬一考相公罷起考來，那般的官府，便吃不消了。誰知道這句說話，乃是指的官府而言。說到王爺頭上，那就又當別論。他們既天潢貴戚，自然不怕你們這般秀才造反了。當時裏面的那位福晉和郡主，一聽外邊人聲嘈雜，忙問甚麼事情。那般的旗牌官自然加油加醬的，把這外邊男女幾個說得形同造反一般。福晉和郡主兩個頓時大怒，喝聲替俺一個個的細了起來。送官究辦。徐碧霞此時當然不肯動武。自奇公子更加勝法，幸虧高士這人有些機警，他見連考相公的名義都不能壓他，他就抬出對症下藥的那個大來頭，對着他們大聲喝道：你們的狗眼，可曾在臉上說着，又把自奇公子推出衆人之前道：他便是你們王爺托人求親的蔣公子呀！你們還當是誰呀？高士這話還沒說完，只見那般的漢們已經嚇得還縮不前。同時又見幾

個模樣婦女。頓時奔了進去。彷彿前往報信似的。頃刻之間。又見裏面走出兩個一老一小的妝奩命婦。一面大罵她們家丁。一面又在上一疊連聲的說道。既是蔣府上的公子。俺們都是世交。快快不要生氣。請到裏邊待茶。自奇公子起先自然有此生氣。此刻呢。又有些老不出來了。正在進退維谷之際。又見一般旗妝使女。似乎已知掌珠等人。就是蔣公子的少奶奶。都在指指戳戳的點給那郡主看。那位福晉。真所謂愛婿情切。她竟親率了女兒。早把自奇公子等等。攔入裏面。一邊打着呵。呵。一邊指着郡主這人。對着自奇公子笑道。蔣公子。這一個便是俺們的格格。你們倆是世兄世妹。快快見過禮兒啦。說着。又去拖她女兒來見自奇公子道。她年輕怕惡毒。其實已經是自己家人了。怕甚麼呢。這位福晉。真不含糊。真會酬應。如此一鬧。自奇公子。連同他的四位少奶奶。只好以禮相見。並將高士。秋月夫婦介紹見過。那位郡主。雖然臉上微有一點羞澀。可是她的那雙俏眼睛。竟把自奇公子這人。從頭上打量到脚下。不算外。還把掌珠。碧霞。麗華。梅花四個。看得徹筋徹骨。福晉見她這位閨女。一雙黑溜溜的眼珠。儘朝蔣家夫婦五個人在瞧。似乎有些不甚雅觀。便去敷衍自奇公子道。善公子。俺們王爺。曾經聽人說起。你們府上。真是富堪敵國。俺們要請教一問。你到底有多少的家財啦。自奇公子。忽見福晉突然問出這話。覺得俗不可耐。但又不便當場駁斥。只好微笑道。也不算多。僅不過可以溫飽而已。福晉格格咬笑。道。這是公子太謙了。老實說。你的蘇州蔣。這勝過南京蔣啦。自奇公子因見這位福晉。帶眼兒也不瞧瞧高士。秋月夫婦。深怕冷落了他們三位。便對掌珠等人說道。時候不早了。我們還得到別處去走走呀。掌珠本在覺得這位郡主。娘娘。僅對麗華一個子。稍事敷衍。對於她和碧霞。梅花三個。似乎很是冷淡。正在沒精打彩的時候。一見自奇如此說話。適中下懷。當下即向福晉母女二人告辭道。我們無緣無故的。前來阻止了二位的半天遊興。須是不恭。現在要告辭了。改日再來登門晉謁。福晉還特相留。因見自奇公子決計

要走。急將她那一根香烟管上掛着的一塊羊脂白玉牌兒。摘了下來。含笑的送與自奇公子道。今兒可巧沒有預備甚麼禮物送與公子。說着把嘴向着那塊白玉一指道。此物雖小。乃是俺們老佛爺所賞賜俺家格格的。謹以奉贈。聊作今兒一會的紀念。自奇公子雖是再三不肯收受。福晉却在再四請他收下。他們賓主二人正在推來推去之際。忽然聽見有人在說道。媽呀。人家既在瞧着不上這件東西。你老人家應該再加上一些貴重的禮物才好啦。自奇公子一聽如此說話。只得連說。既然如此。小姪收受就是了。福晉聽說。非但方始大喜。而且親自送到園門外面。那位郡主。總算沒拿身分。也把掌珠等人送走。大眾既到外面。正想前去瞧那明太祖遺像的時候。只見遠遠有個人。直向他們這裏奔來。徐碧霞的眼睛。當然比較衆人能夠看遠一些。她忙丟下大家一個人迎了上去。一霎時候。大家已見徐碧霞和李峨媚兩個手攬手的走近過來。掌珠便問道。三妹。你怎麼知道我們在此。李峨媚很得意似的答道。我也有未卜先知的本領。你們不要瞧我不起。自奇公子因爲徐碧霞已經走到他的身邊。他便忙不迭的低聲問道。你們三妹真有這個本領麼。徐碧霞笑着將嘴一撇道。你莫聽她吹牛。自奇公子還待有話。已見掌珠梅花兩個一同在問李峨媚道。我們見你這般喜悅。大概是這位大媒伯伯沒有白走吧。李峨媚笑嘻嘻的把手向着前面一指道。我們一邊遊玩。一邊說話。便了小燕接口道。三少奶奶。你先說一句。究竟七雙老夫婦贊成與否。好讓我們放心。李峨媚便氣烘烘的說道。一般老的。經我一說。馬上答應。倒是那個又迂又腐的。俞陞雲。委他大不贊成。豈非奇事。自奇公子很是信仰。這位先生的。當下忙問道。俞先生怎樣說法。李峨媚把嘴一撇道。這種腐儒。你想想能夠說出甚麼道理。也無非是那些齊大非偶。自求多福的老古董罷了。梅花少奶奶接口道。這真是個書獃子了。何必理他呀。掌珠便笑道。如此說來。我們又多一個淘伴了。等得大家遊湖回家。吉親王已據福晉回去報告。竟將自奇公子說得猶如潘安。

再世曾植重生一般。立即又托那位巨紳前來候信。李峨嵋正在提脚。要想出去答覆的當口。却被徐碧霞。哭邊喝道。你往那兒跑呀。你難道真想做這大媒伯伯不成。李峨嵋一被她的二姊提醒。不禁一呆起來。掌門人破壞此事。當時即同小燕夫婦。前去接見那位巨紳。并說男家父母業已同意。容俟商量妥當。請出大媒。到女家求婚。那個巨紳聽說當然十分大喜而去。小燕等人回到裏面。掌珠又問李峨嵋道。這件大事。老的生樣辦法。李峨嵋道。他們只命我和你們四個作主辦理。現在怎樣進行。我可不甚明白。小燕指指高士道。南宮城內的紳士。不是他的老師。即是他的同年。我瞧准定推我們這位表兄。馬上請兩位有面子的人物。做個現成媒人就是了。自奇公子接口道。就是你們三位。也得夾在裏頭的高士一口答應。即去托人辦理。此事因是女家方面發動。自然一辦即成。行聘等等。不必細敘。單講女家那裏。要求放榜之日。新貴赴過鹿鳴宴後。即到女家入贅成親。自奇公子聽了這個消息。便去對他五位少奶奶說道。這真正是奇談了。功名之事。怎有如。此把握。李峨嵋搶着接口道。郎君不必害怕。爲妻又有先見之明。你一個舉人。是一定着積的。自奇公子連連亂抓屁股道。天下斷無此理。就算我能徵侍。也要被人家冤枉打通關節的了。大家聽說。都以自奇公子之言爲然。又請高士即去回覆。誰知那位吉親王。本是一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大人物。他說的說話。比較聖旨還難更改。福晉轉圍道。王爺男家的不肯答應。無非是怕得不中。只要能中。自然也不會反對了。吉親王却似乎極有把握的說道。俺們女婿的文章。俺已請過好手瞧過。大家都說他的文章。莫說中個小小舉子。不算甚麼。便是狀元。也不過做到如此的好文字而已。福晉忽和吉親王咬上一回耳朵。吉親王一邊點首答應。一邊立即親自提筆。寫了兩封信。命人送與大主考平亞雄。副主考何國藩二人。平何二人拆信一看。見是吉親王。

替他未婚之婿。前來請托人情的。因為平亞雄何國藩自從和崑崙老人分別之後。一向未曾通信。至於老人在這蔣家。又做出不少的奇事。他們自然一點不知道。既不知道老人和這位姓蔣的有關係。兼之吉親王又是一個奸王。如何肯幹這個科場舞弊的事情呢。當下平亞雄即和何國藩商量道。莫說這個奸王。我們素不贊成。就算是要好的。這般秀才的卷子。個個都是彌封。也沒手脚可做呀。何國藩搖首道。這倒不然。只要我們肯舞此弊。總有法子可想。平亞雄連連嘆氣道。這個蔣自奇也太沒有人格了。現在滿人如此壓迫。我們漢人他竟會去做他們女婿。已經大大的說不過去。現在還要仗了大人的權勢。來做這個無恥的舉動。麼。何國藩雖是平亞雄的妻舅。但是現在他的正主考。權柄在他手上。只好私下托人前去回覆吉親王。說是信已收到。酌量辦理等語。吉親王得了回話。還當已經應允。便叫媒人通知舅家。說是一定會中。不必擔心。誰知自奇公子得了這個回話。加二急得要死。等得放榜的那一天。正是重陽佳節。初八晚上。平何二位主考。照例排下香案。三跪九叩之後。即把所有取定了的卷子。先從第六名起。拆一封。唱一名起來。及至唱到第一百名上。便是那個李偉仙中了一直唱。坐紅椅子的却是孫秋月兩位主考。因與李孫無關。不必說他。當時又從第五名倒拆上去。正在拆唱的當口。平亞雄很是放心。因思這個蔣自奇既無品行。當然沒有文學。現在已經拆到五經魁了。不見得這個姓蔣的竟會中元不成。平亞雄的念頭尚未轉完。已見將要拆到第一名了。當時從監臨起。一直至各房的房官為止。沒有一個不在注意這位解元的名字。那知喝出來的名字。竟是蔣自奇三個大字。大眾雖與這個姓蔣的不認識。可是對於新科解元。這是人人歡喜的。不料却在這個歡聲雷動之中的時候。正主考忽然對着大眾說道。各位年兄。且莫高興。因為這是國家的掄材大典。應該再三謹慎為妙。假使將來到了部裏磨勘出來。我們大家便有不是。正主考一邊說着。一邊即將這個第一名的文章。細細再看。真是

篇篇錦繡。字字珠璣。以此拾元。確是朝廷國運。不料這位正主考。偏有成見在胸。當下忽把桌子一推。道：「好險呀！幸虧本主考。瞧出一個破綻來了。否則豈不大大誤事！」平亞雄說着。即對何國藩說道：「請你將那備卷拿了過來。何國藩一見平亞雄真要換這解元。他的心下。甚不爲然。不知何國藩如何答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座主回心門生發解 劍仙賭氣賢婦遭殃

却說何國藩。一見平亞雄問他要那備卷。便知他的這位妹倩。已在意氣用事。但是職權所在。未便阻止。只好把那所有備卷。送了過去。平亞雄拿起。上一本。翻開一見。陡見這本卷子裏面。夾上一張小小條子。他就順眼先看條子。只見寫着是：

身爲主考。應憑文章胸有成見。於人有傷。君中善士。與己有光。碧霞師妹。已與成雙。峨嵋飛俠。作彼三房。逆天行事。即是荒唐。快快猛省。可收場。

亞雄大主考

崑崙老人書上

平亞雄還沒看完。心裏已經沒有主意。及至看到老人具名。更加嚇得心跳不止。幸而到底是位才人。他急把他面色鎮定一下。假裝一面去讀。手上那本卷子。一面已把那張紙條。吃到嘴內。吞下腹去。這一來。自知沒有把柄了。當下更把膽子一大。匆匆地看完那些備卷。重又去將蔣自奇的卷子。仔細一瞧。突然拍着公案。桌子道：「如此奇文。幾乎誤事。說着。又對薦卷的那個房官說道：「老年兄。你的眼力。勝過兄弟多多矣。因爲這篇文章。須要幾次三翻。細細讀去。方見他的好處。這位房官聽說。起初本在大大着急。此時是已經雨過天晴。還有何說。當下也不過這位大主考。竭力恭維幾句罷了。等得裏面填好金榜。天已微明。及至貼出。恐怕那些從門。」

裏塞出去的消息。早已連三報都報完了。照例解元的報子。不比尋常。當時那般頭報。二報。三報。統統已經報到。自奇公子那裏。自奇公子能夠中到解元。自然兩樁歡喜。一樁是十年寒窗一朝得志。這是第一個歡喜。一樁是喜期業已揀在這天。萬一名落孫山。試問去不去入贅呢。現在是解元公了。真正合得上那兩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的古詩了。當時自奇公子正在高興不止。重賞報子的當口。孫秋月因為他也中了。雖然名次低了一些。總與自奇公子是個同年。當下彼此道喜。各人的夫人也向丈夫道喜。此地喜道沒有道完。吉親王那邊。早已用他本人的半副鸞駕。第一是黃對子馬。一對對的。篤篤有聲。第二是對子提爐。也是一對對的。香煙繚繞。從頭到尾。真要寫上兩三回。方能夠寫完。現在一筆包盡。這位解元公的蔣自奇新郎。已經迎到吉親王的行轅。就在那座銀鑾殿上。行過花燭之禮。送入洞房。因為那個李偉仙。是與自奇公子相識。當然不會再來吵房。這位郡主新娘呢。她一不是劍仙俠客。用不着新郎再去致敬。二又不曾被人糟蹋。也用不着新郎再三慰藉。況且又是女方看中男方的。所以這一夜的笑容帳裏。總算彼此吃了一桌滿漢全席。第二天起來。掌珠等等五位少奶奶。已在殿上恭候。先見朝庭之禮。五位少奶奶只好前去參見新娘。後見家庭之禮。這位郡主新娘也只好自稱六妹。去見這五位先入門為大的姊妹等。得見禮之後。新郎還要去赴鹿鳴之宴。這末上回不是說過。先赴鹿鳴。後諧花燭的麼。作甚麼又要先後倒置起來呢。原來吉親王為人本來十分跋扈。竟把一個朝庭大典。不比他家私事。因此緣故。以後的這位自奇公子。弄得走頭無路。讀者不要性急。且讓著者一樣樣的慢慢寫來。現在先說自奇公子。當時滿身冠戴。自然是新科解元的打扮。他在吃那鹿鳴宴的時候。所有三省同年。除了那個李偉仙。因他又中解元。更加多上一重怨氣外。其餘的是沒有一個不在欽佩這位自奇公子。年少多才。及至宴罷。兩位正副主考。單把解元門生。請到內室敘話。正主考的頭一句話便說道。

我的賢契。這場事情好險呀。自奇公子自然莫明其妙。正主考又笑着說道。這事難怪賢契不懂起來。正主考說着。即把吉親王寫信請託起。一直說到崑崙老人暗中給他字條上一句不漏。統統講與自奇公子聽了。自奇公子又一愕道。二位老師在上。這是家岳一人所幹。門生真的一點不知。正主考雙手大擺道。賢契。假使沒有這位老神仙通知。或者要疑心到你們翁婿串同的。現在既有老神仙保舉賢契。我們當然曉得你的品行。自奇公子剛得謙遜幾句。又見副主考在問他道。賢契。老神仙既說有兩位劍仙俠客。做你夫人。這末她們二位。當然不比凡人。爲何眼見丈夫。去作奸王之婿。一句不說的呢。自奇公子也把李偉仙。因爲吵房生了意見之事。連與二位老師聽了。平何兩人一齊踉足道。咳。咳。這真正是因噎廢食了。莫說賢契有這位老神仙照應。又有兩位劍俠夫人。何必懼此一個姓李的呢。平亞雄又單獨說道。好在現在已經是同年了。可要讓我們二人替你們解解和吧。自奇公子又將四海仙妃。業已說過冤家尋到。恐非隨便可以消滅之話。講給兩位老師聽了。平亞雄想上半天道。既然如此。賢契千萬不可去和奸王同流合污才好。至於李賢契那邊。我們二人一定盡力解和就是了。自奇公子謝過老師。又問怎樣認識這位老神仙的。平何二人也將他們之事。連給自奇公子聽了。自奇公子因見他們師生幾個。都是老神仙提拔之人。當然更加親暱。等得前去見過房師之後。回到吉邸。他的丈人大母。主張一同去到蘇州。會了七雙親家。還要遊山玩水。領略吳宮風景。自奇公子和他五位夫人。當然十分贊同。住過幾天。等得送走平何二人回京之後。真的一同來到蘇州。在吉親王未曾動身之先。已由南京制台。飛報蘇州撫台。蘇州撫台一面通知蔣府。一面即在滄浪亭上。設了王爺的行轅。剛剛布置完畢。吉親王的鑾駕。已經到來。非但三大憲出城迎接。就是蔣氏七雙老夫婦。也來迎接。這位王爺親家。見面之下。此時彼此還沒生出意見。自然十分融洽。就從這天起。七雙老夫婦。天天陪着吉府人等。恨不得把

這座蘇州。翻一個轉身。李峨媚常常攬撥掌珠。去把李律仙作對之事。告知郡主。再由郡主告知她們父母。倒是自奇公子竭力阻止。說是既有平何二位老師答應和解。還是等等再說。況且四海仙妃說過那個忍字。倘若我們告知王爺。這便是先發制人。對於那個忍字。更加離開遠了。掌珠聽說甚以為然。李峨媚也只好耐心等待。豈知這位吉親王正在玩得樂不思蜀的當口。慈禧太后因見左宗棠侯爺在那陝甘地方。連吃敗仗。手下的一个大將劉松山。忽被一個回子打死。這位老太后發起急來。恐怕那些回子。又成第二個長毛。於是一遣六百里牌單的廷寄。立把吉親王召回京去。以便商量國事。蔣氏七雙老人挽留不住。只好送出不少的奇珍異寶。不算外。還要全家親自送到上海。現在不言吉親王入京之事。單講蔣府人眾回到家內。又是一場大喜的事情。你道何事。原來崑崙老人自從奉了師命。去到杭州。辦那徐家小姐一案。這個徐家本是杭州巨紳。他家姓胡。雪巖王文詔。都有親戚。因見現任湖州吳知府的公子極有學問。托人作伐。要這女婿。來到杭州。招親。吳公子當然答應。花燭之後。徐小姐和吳公子異常親蜜。因為吳公子說他老母不日就是五十大慶。要叫徐小姐同他回去。徐小姐本是知書識禮的人物。如何肯說不去。當時本已約定第二天就要動身的了。頭一晚上。正和丈夫在吃晚飯時候。因見大家都已吃完。只有吳公子一個人還在吃酒。徐小姐又知吳公子歡喜吃那鯽魚。便對丈夫說道。你既歡喜吃這鯽魚。讓我到廚房裏去。再替你盛一碗來。吳公子正在吃得高興。連說好好。徐小姐便把那隻吃剩的魚碗。拿到手中。就到廚房裏去。盛出半碗鯽魚湯。去回至吳公子那兒。一邊將碗放在桌上。一邊微笑着說道。我當還有那知僅有這半碗湯了。你喜歡吃。明天多買一點。就是吳公子咕嚕一聲。呷上一口酒。又去夾上一筷鯽魚。送到嘴邊。道。新娘娘。你怎麼這般忘記性大呀。明天不是我們要動身回去了麼。徐小姐嫣然一笑道。我們安明。下午才起身呀。你既歡喜吃這個鯽魚。明天我一定叫人去買。

給你吃。吳公子醉醺醺地望了徐小姐一眼道：「新娘娘，你真賢慧，我吳某人能夠娶你為妻，總算前世修來的了。」吳公子說着，陡覺肚子微痛了一下，便又接口說下去道：「我所怕的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假使一個不幸，得了一個急病，馬上嗚呼哀哉，那就辜負你的青春美貌了。」徐小姐聽了這話，陡覺心裏無緣無故的會得一酸，同時把她那雙嬌滴滴的媚眼一紅道：「吾郎呀，你可是醉了不成？怎會說出這個不吉利的話兒來呀？」吳公子又是愛啣的一聲，慌忙彎了腰，托手亂搖道：「這也不算甚麼不吉利的言語，說着把手向徐小姐的肩胛上一搭道：「新少奶奶，快快請你揀我進房，我此刻的肚子更加痛得不得了了。」徐小姐不待吳公子說完，忙不迭扶了吳公子來到新房。吳公子一睡到床上，便覺痛止一些，他又關照徐小姐道：「新少奶奶，我因肚子痛了，沒有吃飯，請你吩咐傭人把我吃剩的半碗魚湯，千萬替我留好，作興我半夜裏肚皮餓了，還要吃呢。」徐小姐連忙出去關照，還怕傭人疏忽，索性把那半碗魚湯，拿到新房。吳公子瞧見這位新娘，待他如此好法，不覺睡在枕上，自點其頭道：「好少奶奶，你真賢慧，我有你這位妻子，就是馬上閉了眼睛，也是心甘情願。」徐小姐此時可巧走近床邊，急將她的玉手，掩住吳公子的嘴道：「吾郎呀，你今兒真不好，爲甚麼句句在說斷頭話呀？」吳公子順手一把，將徐小姐拉到床上，將身向裏床一歪，不覺假酒三分醉的，涎了他臉去，解徐小姐的鈕扣。徐小姐嚇得紅了臉的，往外一縮道：「你不是有毛病麼，不可以的。」吳公子忽又愛啣一聲道：「我的肚子又痛了，好妹妹，你快快依了我吧。」徐小姐又把吳公子的手一推道：「我們已是夫妻了，何必忙在今朝夜裏呀？」吳公子不禁發急的說道：「今天不對，你快自己脫吧。」徐小姐忽見吳公子的眼睛之中，似有淚痕模樣，心中自問白答道：「今見甚麼原故，他的種種舉動，大不吉利，一時想起夫妻之情，只好順從丈夫，不料正在實行兒女之歡的當口，倒說吳公子忽又大痛特痛起來。」徐小姐連連把她丈夫推下肚皮，說也奇怪，吳公子就在此時，頓時

七竅流血。死於非命。徐小姐年紀輕輕。她那祖父母死時。她確未曾看見。她的父母。又好好的活在那兒。可憐她自從有生以來。從沒看見死過人的。這時還當了得。只好極聲大喊。等得父母趕進房來。他的這位女婿。早已嗚呼哀哉。忙問女兒。女婿究抱何病。女兒老實告知父母。父母商量一下。一邊電知湖州親家。一邊從豐棺殮。誰知湖州知府還沒趕到。隔壁有個訟師。要問徐小姐借貸一千兩銀子。徐小姐正在哭得死去活來。忽見有人去錄她的黃瓜。頓時大怒。喝着傭人趕將出去。這個訟師。豈是好惹之人。便去喚到地保。認認真真的關照道。徐家出了命案。死人之父。又是現在湖州知府大人。我們隣居。都要平安。你是保正。也有責任。依我之見。快快前往縣裏報驗。大家便好安穩地保。知他是个惡訟。如何還敢怠慢地保。既去報官。官府自然前來相驗。一驗之下。據那伴作報稱。說是死者七孔流血。確是服毒而亡。官府當照訊問新娘。新娘據實供上。官府即命把那吃剩魚碗呈驗。驗明之後。碗中確有毒物。不過究竟是甚麼毒物。可不知道。這樣一來。可憐這位徐小姐。便作墻下之囚了。徐紳士前去保釋。當面既被縣官譏嘲。後來湖州吳知府也去拜望縣官。請他另覓正兇。縣官也不答應。單把徐小姐一堂一堂的嚴刑拷問。徐小姐真沒害死丈夫。如何肯招。那知人心似鐵。官法如爐。任你徐小姐怎樣熬刑。從來也會情願認那八刀的割罪事。被崑崙老人所知。自然去救這位可憐可慘的徐小姐了。不料徐小姐的苦頭已經吃足。情願去到陰曹。見她丈夫不願活在世上。老人又去運動縣官。縣官只要兩萬銀子。便好翻案。假使老人馬上就給縣官兩萬銀子。縣官既將徐小姐昭雪。不見得徐小姐定要死在監牢之內的。這件事情。說來說去。要怪徐小姐和吳公子兩個。根本不是姻緣。却是一段孽緣。她的苦頭還未吃飽。所以這位崑崙老人。竟會去和縣官賭氣。偏偏不給你這狗官銀子。只要有我老人在此。怕你能剛這個女犯不成。因此老人儘管在和縣官賭氣。可憐徐小姐那個嬌滴滴的皮肉。儘管在那裏受罪。幸虧老人奉了師

命。二次來到杭州。總算徐小姐有了救星。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傳宗接代孤女產英兒 遇難呈祥娟仙居末位

却說老人第二次來至杭州。自然先到他那門徒那裏。剛到門口。頭一聲便聽見呱呱之聲。料知孤女定已產子。既是血房。難免穢污三光。忙不迭的返身即走。另找一個清淨所在住了下來。先打了一會坐。然後屈指一算。又知徐小姐當初時候。因為受刑不過。情願一死了事。後來復因死又不能活。更難熬。非刑倒在懊悔自己。沒有見識。從前既有那位老道。前去救她。何必死死拒絕。老人既知徐小姐已有悔心。自然要去相救。老人即用法術。先將人龍佳果二人召到。二人叩見之下。老人笑問佳果道。汝妻業已生子。此子啼聲宏大。倒是一個英物。你須好好撫養。以延你們夫婦兩家的香煙。佳果肅然答道。產婦總算平安。現在舍春師姊照料。料想無礙。老人又問過人龍幾句。因見他們的工夫猛進。很覺高興。當下便對二人說道。現在吳臬台已陞撫台。他是好官。我又沒有閒空工夫。你們二人須要隨時保護。二人當然謹敬受教。老人又說道。此也新任巡撫。乃是一個頂壞的旗籍。平生為人。非但貪財。而且十分好色。他的身邊。已有七八個妻妾。倒說一到杭州。瞧見此地婦女標緻。一口氣一娶就是四個。還要寵得過分。別樣不必說他。單是各人的大紅繡鞋。每人竟會預做五千餘雙。藏在箱內。這也暴殄天物。已為神明所忌。現在限你們二人。今天晚上。去把那二萬雙繡鞋。連箱竊來。我有用處。二人奉命去後。老人便一個子來到監內。一面化上不少的鋪監之費。一面去會徐小姐。此時的徐小姐。因為滿身都是刑傷。躺在一塊板上。竟與死人無異。老人知道她此刻無力講話。即用一碗陰陽水。畫上一道神符。交與一個女禁子。命她去替徐小姐全身搽抹。說也奇極。倒底仙家妙用。不比尋常。當時徐小姐因見那

碗符水。搭到那兒。竟會好到那兒。一時感激之下。忙向老人磕着響頭。道謝道。老道長。我徐娟仙知罪了。你老人家從前勸我出去。我因名譽已壞。身體已傷。與其出去無臉見人。不如去到陰曹。會我丈夫一面。誰知這個瘟官。竟把我弄得要死不能。要活不可。故而此刻是情願願的。望你老人家救我出獄吧。老人微笑道。這末你的口供。又怎樣了呢。徐小姐道。本因受刑不過。業已屈打成招。那知這個瘟官。硬要我供出鯽魚碗裏放的甚麼毒藥。徐小姐一邊說着。一邊流出淚來。道。老道長。可憐我真的沒有謀斃丈夫。叫我怎麼說得出來。那個瘟官。彷彿是我前世冤家。供得不是的。既要用刑。供得是的呢。當然用刑……老人接口道。我知道了。這是你時時在翻供的了。老人說着。即和徐小姐咬上幾句耳朵。徐小姐十分高興。老人出了監門。走到沒人之處。將他袍袖一展。已經變成一個劣紳模樣。一脚來至縣官的簽押房內。縣官見是素來和他朋比為奸的那張紳士。慌忙笑臉相迎。道。請坐。請坐。老兄是一個無事不登三寶殿的。今兒有何財項進門呀。老人所化的張紳士道。此來非別。只因女犯徐娟仙的老子。再三托我。要想救他閨女出去。縣官攔話道。我早已說過的。我因看中嘉興縣的缺。只要兩萬銀子到手。便可走馬上任。現在張兄前來。也只要此數可也。張紳士道。銀子可以照送。不過你用何法開釋她呢。縣官聳肩一笑道。我只說鯽魚碗裏之毒。不能傷人。那就可以開脫了她。另拿兇手了。張紳士很滿意的答道。這是賊款。非現不可。且俟今夜半。由兄弟親自送至。縣官忙向張紳士一揖到地。的大謝特謝。張紳士出了衙門。仍用袍袖一展。化為老人。回到寓所。人龍佳果已在恭候。老人抬眼一望。已見房內擺有四隻紅皮箱子。也不打開去看。僅將袖子一飄。道。你們去吧。二人走後。老人口中念念有詞。把那四隻皮箱之中的繡花鞋子。统统變為小小的元寶。五千一箱。整整二萬銀子。到了半夜。他又化為張紳士。令人抬了四隻皮箱。一脚來至縣衙。縣官迎接入內。打開一看。真正是雪白的銀子。點過數目。謝過張紳士。道。張兄

放心。十天之內。我一定開脫徐小姐便了。張紳士將嘴一披道。有了銀子。一個堂堂縣官。連小姐也會喊出來了。縣官急於要去運動。好缺。沒有工夫鬧嘴。趕忙送走張紳士。馬上漏夜帶了四隻皮箱。去看撫台。說有要公稟見。撫台見是首縣。況且已有人去替他說項。過的。立刻命他進見。縣官叩頭參見道。大師在上。卑職前托某觀察來求大師。要想調任嘉興。……撫台聽說。即把手一攤道。那個數目呢。縣官又下半跪道。已在外邊。撫台即命抬入。因見來勢極重。不禁大喜道。恭喜貴縣本部院。委借重你去署理嘉興了。縣官聽說。也在大喜的當口。不料撫台打開箱子一看。不覺氣得鬚鬚高跳。指着縣官大罵道。狗官幹得好事。本部院的上房。被竊四隻箱子。正在奇怪。一個惡撫衙門。闕防重地。竟會失去重要東西。撫台說到此地。又向縣官把他眼珠一突道。原來是你偷的。縣官弄得莫明其妙。慌忙偷眼前去看箱子之中。究竟是何物。怎麼明明是張紳士相送。何以怪我縣官做賊。誰知不看猶可。這一看。這位倒辜縣官。也會撲的一聲。向着撫台下跪道。大師開恩。這些繡鞋。連卑職也不知從何而來。撫台冷笑道。本部院陞任此地。本在李達英公公那兒孝敬不少數目。因此我的屬員孝敬我的。我也並不推却。誰知杭州地方。竟會加我一個貪官的綽號。撫台說到此地。一邊用脚去踢縣官的大帽子。一邊又咬牙切齒的發狠道。你這狗官。仗了何人之勢。竟敢前來戲弄本部院呀。可憐這個縣官。真正弄得有口難分。有理難辯。當下除了大叫大師開恩之外。別無言語。撫台因為兩萬贓款。沒有到手。還要將他所失之物。戲弄於他。這一氣。還當了得。一面命把四隻鞋箱。抬回上房。一面把這縣官。排列充發極邊。遇赦不赦的罪名。這個害人縣官。後來死於極邊。連他屍骨也不還鄉。此是後事。結過不提。單說當時的撫台。恐怕地方再有謠言。特地做個好名聲。將一個新到省的即用知縣文達公其人。署了那個狗官之缺。老人辦了此事。只在一旁暗暗好笑。既見來了一位讀書官兒。看他對於徐娟仙一案。如何辦理。那知好官總是好官。能員總

是龍員。這位文知縣接印之後，便去清理積案，及至審到徐小姐的案子，問過年歲籍貫，又問徐小姐道：徐娟仙，本縣瞧你這個人品，也不像是謀斃親夫的兇犯，但是鯽魚碗中之毒，從何而來？你要供得清楚，不要自誤性命才好呀！徐小姐一見這位縣官十分慈善，膽子略大，當下便供道：大老爺在上，鯽魚之碗，那天確是小婦人親去盛的，至於其中有毒，小婦人真正莫明其妙。文知縣道：本縣看過全案的案卷，你與丈夫甚是和睦，何致陡然害他？說着，即命差人呈上那碗鯽魚。文知縣察看半天，却也看不出甚麼道理，只好帶同人犯，來到徐宅踏勘。除了徐小姐一指給文知縣去看，此地是我亡夫吃飯之處，此地是我去威鯽魚之路，說得清清楚楚，楚也想死裏逃生。文知縣的確細心，他去坐在吳公子坐過的地方，抬起頭來四面望。徐小姐的父母，因為悲傷女兒女婿之事，已經病臥半年。這天兩老夫婦硬撐起床，要求文知縣替他亡婿報仇，替他女兒伸冤。文知縣暗暗留心，看見這一雙老夫婦，也不會生不肖女兒來的。當下一一答應，復又親自去到廚房，親自察勘一番。回出來的時候，因為已是深秋天氣，陡見梧桐樹上紛紛落下葉片，不覺見景生情，觸類旁通起來。忙去抬頭一望，只見上面有架荆介花的天棚，頓時把脚一踉，大喜的說道：正兇在此矣！徐紳士老夫婦本來跟在後面，忙問文知縣道：老公祖所說正兇，究竟是何人？文知縣指指荆介花的天棚道：即是也。本縣幼年曾讀醫書，知道荆介花和鯽魚同食者，毒發無救。這椿案子發生之初，你們令燈夫妻要好，親自拿了空碗，再到廚房，添那鯽魚，不防回出來的當口，自然經過這架棚下，難免沒有荆介花被風吹在碗裏，莫說當時大家不甚留意，不知有毒，就是後來的承審官府，也難料到此事。文知縣一口氣說到這裏，不禁面有得色道：今天不是本縣因見落下桐葉，觸景生情，恐怕此案便是龍圖復生也。難平反的了。文知縣說着，即命倒魚碗，親自細去看，果見魚湯之中，還有一二片荆介花的葉子存在那兒。文知縣便對徐小姐笑道：徐娟仙，這碗內的葉子，恐怕

還是老太爺念你受屈到今。有意保存在此。以作昭雪。此案張本的。徐小姐嘆上一口長氣。謝過文知縣道。青天大老爺。小婦人今天蒙你昭雪這段奇冤。還不過是一人之事。一家之事。我想求大老爺把此案始末。附入洗冤錄。這樣一來。以後可以保全不少的性命呢。文知縣點頭贊嘆道。這就是一家哭一路哭的典故了。文知縣說罷。立即回衙。八角通詳了結此案。杭州百姓。竟把這位文知縣稱做日斷陽間夜斷陰的包龍圖了。老人既知徐小姐回到家內。他便帶了柳含春。去到徐府。徐小姐瞧見恩人到了。即與父母出謝。老人先命含春將他歷史。以及蔣家的奇文怪事。統統連與徐家父女三個聽了。徐小姐和樊梅花兩個。本是同窗好友。當時聽見樊梅花遇了強盜。本在替她可憐。今見她已嫁了蔣公子。成爲美滿姻緣。不禁暗暗羨慕。老人已知其意。便去執柯。勸那徐氏二老。快把徐小姐許與蔣家。作那第七房的媳婦。徐氏二老自然樂意。即把女兒叫到上房。問她怎樣。徐小姐本已情願。此時對於父母。僅說一聲聽憑父母作主而已。徐氏二老大喜之下。即求老人做媒。老人此時已知自奇公子中了解元。同時又要王爺之女。即命人龍含春二人。速往蘇州。說明其事。蔣氏全家。本來把老人的說話。當作聖旨一般的。此刻一聽老人前來做媒。個個無不大喜。除了那位有一點醋意之外。那第七房的一雙老夫婦。馬上一口答應。惟求老人親把新人送到蘇州而已。人龍含春回到杭州。稟明老人。老人告知徐氏二老。徐氏二老便同老人。親將女兒送到男家。這場喜事。也和從前一般鬧熱。這樣一來。蔣家的七雙老人。總算房都有媳婦了。徐氏二老。因見這位快婿。如此年齡。已中解元。將來不可限量。又有神仙照應。又有劍仙妻小。還有何話。住了幾時。便放心的回到杭州去了。自奇公子送走丈人文母。便問老人。可否在他家內度過殘冬。明春一同至京。老人連連搖手道。不能奉命。現在陝甘一帶的回匪作亂。連那左宗棠前去。也傷一員老將。我要立刻帶回徒弟等等。去到那兒。時時幫助他們。此是整個的中國。不能因爲異

族做了皇帝。大家都看冷眼的。徐碧霞、李峨媚忙不迭的一齊接口道：「這末我們二人也該同往爲國効力。老人阻止道：「高非其時。你們還是在這兒做這傳宗接代的工作吧。二人聽了此話，不覺通紅其臉的望了老人一眼道：「這也是你老人家對我們說的說話麼？」老人仰天呵呵大笑道：「你們既在討厭我，我就去也。」此字的餘音尚在衆人之耳，他的影子已經不見。郡主娘娘一俟老人走後，便向自奇公子發話道：「剛才這個老頭子所說不是明明在說俺們不該做你們中間的皇帝麼？這個無父無君的叛徒，俺要稟知俺們老子，定要畫影圖形的捉拿他。」自奇公子慌忙接口道：「郡主不要誤會。這位老神仙真正忠於國事，他說不要因爲異族入做皇帝，就此袖手，這是說不管何人爲君，做百姓的都應該捍衛國家的。郡主息子裏呼了一聲道：「你倒替他辯得好啦。」大家都勸郡主不可多事。郡主因爲一個人在此地，獨木難成林，當下擺在肚裏，面子上便算說過不提。時光容易過去，轉眼已是歲開。大家一過新年，便要打點自奇公子上京會試的大事。照七雙老夫婦之意，打算全家都去。後來談來談去，談定七位少奶奶伴同進京。那時由上海到天津，已經有了海輪，無奈這位滿洲郡主生性就和洋人反對，而且她的腦海裏面存着她的祖上咸豐皇帝，他不被法國人逼還熱河去的。後來到死在那兒的，有這仇恨，死也不肯去坐輪船。既是不坐輪船，只有走那清江浦的十八站大道了。當時郡主便對徐碧霞、李峨媚兩位姊妹笑說道：「俺也知道十八站大道是難走的，非有經驗的鑣客不行的。但是你們二人比較鑣客，要勝萬倍。俺之意正好把這條道路勞駕你們二位打掃乾淨，也好便利來往商賈。不知二人怎樣答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行旱道首先逢左道

恃旁門口不答師門

却說徐李二人聽見郡主娘娘要走早道。還要她們二人前去做那開路先鋒。徐碧霞聽了。不過一笑而已。獨有這位李峨嵋。她聽了異常奮興。一則她的存心。總想郡主娘娘幫忙。以她王爺老子的勢力。前去壓倒那個李偉仙。免到他來尋事。況且現又中了舉人。一個人豈有不望發達之理。豈肯去和親王反對之理。如此說來。這位郡主娘娘之話。李峨嵋不能不聽命了。二則是久聞清江浦的十八站大道。素有強人出沒。平時客商來往。或是各地舉子上京。無不借重鑲客。她的本事。當然勝過鑲客。真的去把道路打掃清淨。免有強盜害人。也是劍仙俠客應爲之事。有此兩層理由。當下便笑嘻嘻的答話道。六妹。你要走那兒。我自熱可以做你的鑲客。這一般小醜。真的不在我的眼裏。徐碧霞微微一笑道。三妹。你也不可小賤天下人呢。李峨嵋不服道。這末你莫動手。儘管讓我一個子前去對付。第二房的老太太嚇得抖擻擻的對着徐碧霞說道。好媳婦。你萬萬不要和你三妹賭氣。我們七房之中。只有這一點點寶貝。我們還恨不得連你們的師尊。都去請來才放心呢。樊梅花接口道。二婆婆說得一點不錯。我是一聽見強盜兩個字。三魂早已嚇掉二魂的了。掌珠深怕梅花一個不經意。漏出從前那樁強盜之事。到要被人背後議論。因此忙把眼睛對着梅花一眨。梅花也就覺着馬上停住。不說下去。郡主看得清楚。便向掌珠發話道。大姊。你爲甚麼朝五姊眨眼睛啦。難道五姊和俺這個滿洲人說說話兒。就會惹蠢了的麼。掌珠一板郡主說破一個心虛。不禁把臉羞得通紅。正想辯白一下。徐娟仙忽來岔嘴道。六姊。你可不要冤枉我們大姊姊。說她真是一位好人。不然還容得他去討我們六個人麼。郡主大怒道。住口。俺是天潢貴胄。不見得沒有人要的。俺的下嫁此地。一箱腦兒。不過瞧上這個新郎。還長得怪俊的罷了。徐碧霞聽不下去。也來接話道。如此說來。六妹不是愛他文學。只不過愛他怪俊。這末他萬一老了。不是就沒有情分了麼。郡主因見大家個個和她爲難。正想動氣之際。幸虧自奇公子剛從書房進來。一見郡主面

色不和忙。便拖入房內。問她何事。郡主便眼淚交流的告訴丈夫。自奇即向郡主下了一個半跪道。一家總要和睦。以後不論那個妙妙得罪了你。請你瞧我這個丈夫面上。郡主本愛自奇。此刻又見他如此小心。當下一把將自奇公子抱入懷內。一邊聞香。一邊說道。照她們幾個的行爲。俺真可以告訴俺們王爺老子。個個處死。自奇接口道。這末百事不必說了。你快同我去到太姊房裏去一趟。不然彷彿有了意見了似的。郡主把頭一擺道。俺可不去。不見得俺去陪她罪啦。自奇公子又要下跪。郡主站立起來。嘆道。俺真怕你不好啦。說着。即和自奇公子兩個手挽手的來至掌珠房內。可巧梅花媚仙都在那裏。掌珠真個聰明。已知郡主的來意。她忙含笑的說道。六妹子。你到來了。我正想到你房裏去。向你陪禮呢。自奇公子搶着道。自家姊妹。莫說大家都不錯。就是偶爾說錯句把。也用不着陪罪。以後都要瞧我面上。彼此各自謙讓才好。自奇公子說到此地。又朝郡主一笑道。我一個人錯。你們不作與錯的。郡主也嘆道。只有做妹子的來向姊姊陪罪的。媚仙也來湊趣道。這末我是老七。不是一天到晚。向你們六個人陪罪。未免太吃虧了。這話說得大家都笑了。這場小小口舌。也就雨過天晴。沒有多久。已屆花朝之期。自奇公子別了父母。先生岳母等人。攜了七個妻小。連同男女傭人。就向清江浦進發。一天到了城裏。所有官府。都來參見郡主。娘娘。自奇公子代表見過。大家還要派了大兵恭送。自奇公子忙又謝絕。方始僱上幾十輛大車。李峨媚在先。徐碧霞在後。簡直像個一條龍燈一般。浩浩蕩蕩。直向大路進發。頭一天晚上。總算平安無事。第二天晚上。住的地名叫做桃花驛。地勢異常冷落。四面都是亂山。十八站大道。要算第一個危險所在。大家晚飯之後。郡主即把自奇公子叫到她的臥房。陪她閒談。徐碧霞暗照李峨媚。說是此地太覺冷僻。倒還罷了。她只覺得一時心血來潮。不可大意。李峨媚笑着去打上徐碧霞一下道。二姊。你老人家請睡安適覺吧。不見得這般歹人。真會長了角的。誰知她的一個角字。

還沒說完。陡聽得屋上有人接口說道：俺們就是長了角的。峨嵋飛俠。何不出來一會。徐碧霞一嚇道：怎麼。此地的人。怎會曉得你的綽號。你得仔細留意。我不出去。要在這裏保護他和大衆。李峨嵋不等徐碧霞說完。早已奔出天井。飛身上屋。剛一站定。就見有個白髮老尼。不問皂白。向她一鐵拐打來。李峨嵋忙把腦袋一歪。避過拐風。跟手在她腰間。拔出一柄軟索鋼鞭。搜的一聲。即向那個老尼頭上打去。老尼也把她頭一偏。便和李峨嵋戰了起來。正在要緊關頭。李峨嵋自知她的本領的確不是等閒。除了崑崙老人。她肯讓他三分外。甚至碧霞這人。她也不在心上。此刻一見這個老尼。竟能和她打上這幾個對手。一氣之下。正想用出飛劍。取她性命時候。倒說陡然聽得撲的一聲。彷彿有隻大鳥似的東西。落在她的背後。曉得不對。急想轉身。過去她的腰幹。已被一個長條大漢。一把攔住。同時那個大漢。把她身子拚命向左一甩。幾幾乎跌了下去。她急將氣一提。方始站定身體。她剛站定。尚未立穩。不好了。前面老尼。竟用童子拜觀音的毒手。來抓她的心肝。後面大漢。又用脚去踢她下部。這一着。也是毒法。叫做葉底偷桃。幸虧李峨嵋乃是一條小輩英雄。她竟用出背水立陣的一路。解去後面大漢。又用釜底抽薪的一法。擋開前面老尼之手。此時的李峨嵋。方才知道世上儘多能人。一急之下。更加有些膽怯起來。她又因為她的師尊。再三再四的吩咐。只准自衛。不准擅用劍術。假使用了劍術。就算勝了人家。她的師尊。也得責備。但是此時顧不得這個師命了。她就嘴上吐出一道劍光。同時她的肛門。也會放出一道劍光。當時只聽得豁啞的一來。前後二人的斗大頭腦。也經脫離項頸。她先四面一望。幸沒第三個人影。方才把心一放。先收劍光。後去檢那個大漢的身上。檢上一會。只有一封書信。上面是一個名。叫金頭陀的。奉了師命。命這大漢來取她與碧霞的性命。不禁一愕道：這是何人。究與我們有何仇怨呀。一氣之下。即在身邊摸出一包藥粉。挑了一些。彈在大漢身上。立刻化爲一汪清水。沒有影蹤。再去看那老尼的拐杖。

乃是鈍鋼和金子煉成功的十分沉重也極美觀。她便拿到手中。又去檢查老尼身上。倒說也有一個字帖。却是奉了玄玄子。西山子二人之命。也來取她們兩個性命的。玄玄子。西山子。乃是三清仙尊的門人。現在既已講和。何得再來尋仇。她把字帖藏在袋內。也將老尼化為清水。因怕下面有失。慌忙拿了拐杖。縱下天井。還沒站好。已見七八個和尚。正在包圍徐碧霞一個。同時又見徐碧霞的額上。已有一塊血蹟。她就大吼一聲。躡到裏面。不分皂白。又用劍光去取那般賊禿性命。那般和尚。雖然也放劍光抵敵。可是小巫見了大巫。各人的劍光。都被李峨嵋的劍光擊壞。只好一齊吆喝一聲。飛向空中逃走。李峨嵋也不追趕。單問徐碧霞還有別的傷處不。徐碧霞一邊擦手。答覆一邊已經回到裏面。李峨嵋跟了進去。只見她的丈夫。五位姊妹。早趕嚇得縮作一團。大家互相抱半在那兒發抖。忙問道。歹人沒有進來麼。你們何必嚇得這般模樣。自奇公子抖着想來。答話不防牙齒還在打戰。不能出聲。郡主矚上一眼。李峨嵋道。一般強人。就在外面打仗。你還在說他們沒有進來。啦。徐碧霞先把額上血痕揩去。李峨嵋見有一個小小窟窿。急拿傷藥去替徐碧霞邊抹邊問道。你爲甚麼不用劍術。取他們的狗命。徐碧霞望上李峨嵋一眼道。像你這般動不動就用劍術。豈不要受師尊教訓。郡主接口道。劍術本是防身的東西。我們替成三姊先發制人的手段。啦。掌珠因見大難已過。方始站起身來。拍拍衣服道。我的乖乖。今兒還是第二站。便遇這些歹人。往後怎樣辦法。梅花媚仙一同說道。這要怪郡主不肯坐輪船了。郡主聽了此言。口裏雖然不響。心下又和二人結上一段仇恨。自奇公子深怕姊妹之間。又要鬧出意見。便來轉圍道。我雖嚇得要死。不過此刻事後想想。也叫這般歹人知道我家厲害。李峨嵋忙又拿出安魂定魄散來。分給各人服下。方把那一封信和一張字帖。交與徐碧霞去看。徐碧霞尚未看完。已在大驚失色道。這一個金頭陀。就是世上人稱五頭陀。的老大。他們五弟兄。即以金銀銅鐵錫五字做排行的。原是自稱西天大教。

主的門徒。那有飛天本領。一生專與異派作對。他們前來尋着我們。且不說他。爲何玄玄子。西山子。兩個竟敢違背命師。再來尋仇。真正不解。李峨媚道。二姊。這個老尼的本事。不能說她不好。你瞧瞧她這拐杖的力量。便知道了。徐碧霞拿起那根拐杖。一看道。真的。倒有一些分量。三妹。我問你一聲。你以後還敢目中無人麼。李峨媚把頭一擺道。仍是他們失敗在我手上。我却不懼。自奇公子因見郡主的臉色。似在生氣。便和梅花悄悄地咬着耳朵道。今朝晚上。照例輪着你的。但是我想前去安慰安慰郡主。今兒不來陪你。你瞧怎樣。梅花一見大家正在談論強人之事。沒有留心。他們却把自奇公子拉住不放道。如果換一個人。我決沒話。現在是她。我不讓自奇公子深怕大家聽見了。去。殊不雅相。忙又低聲懇情道。你是賢慧人。請你原諒我一點。梅花一定不肯。郡主已在她那臥房裏。連喊自奇快去。自奇公子左右爲難之下。只好去把掌珠請來。求她調解。徐李二人。還當出了甚麼大事。一齊跟了過來。及至聽到是件爭奪漢子之事。二人不覺一同嘆唾一笑道。這件事情。乃是我們女人方面吃虧之事。爲何這般搶奪呀。梅花聽說。方始放手。自奇公子也就一溜烟的奔到郡主那兒去了。麗華向不多事。這晚上。她却發起大家去瞧郡主和自奇公子的把戲。徐碧霞紅了臉的說道。我真要去瞧瞧他們。這又不是太上老君的金丹火道。掌珠因見大家齊心。她也未便掃了公共之興。一俟郡主房門門好。她們六個人。果真屏聲靜息。悄悄來至郡主的窗門底下。一並排的站了下來。徐碧霞站得較遠。忽聽斷斷續續的那樣笑說。她忙擠至頭裏。從那窗縫之中。就去朝裏一望。那知不望猶可。這一望。真將這位有了八九玄功的徐劍仙。羞得撲的一聲。躡到一邊。李峨媚不知何故。忙又擠上前去一望。她也緋紅了臉。逃至大家背後。竊竊笑個不止。梅花本與郡主小有嫌隙。她便上前一看。突見郡主寸絲不掛。一邊辯住公子。一邊又在盤問公子。逼他說出她的燕婉之私。雖見公子笑着不響。她已氣得無可開交。也是合該有事。當下她就不願

大衆一個人破門而進，奔到牀前，拖着公子要走道：「你今兒應該在我房的掌珠連在外面呼喚，勸阻可憐。這位郡主也會羞得無地自容，急急躲入被內，悶聲不響。自奇公子只好想出話來，勸走梅花，重把房門掩上。掌珠等人一邊笑着，一邊擁到梅花房裏，正想談論郡主脚步猶未定立，陡然聽得公子已在大聲告饒。梅花忿忿地說道：「讓他去，不見得我們替他去求這個淫神的。」徐李二人，究是內行，一聽公子的聲音，不像鬧了遊戲之事，馬上分開衆人，一同躡到郡主房外，早見門已洞開，房內有個少婦，正在要取公子性命。那個少婦一見二人奔入房去，頓時丟下公子，拔出兩股寶劍，便向徐李二人拚命殺來。此時徐李二人手無寸鐵，一而把頭一低，避過刀鋒，各人順手提起一張棍子，當作兵器，即與那個少婦對打起來。誰知那個少婦的來勢，實不弱，兩個人打她一個，她却越殺越有精神，正在難解難分之際，屋上忽又縱下一個人來。徐李二人一見來者，乃是三清仙尊，趕忙跳出圈子，問着仙尊道：「師尊何以來此？仙尊不及答話，先向那個少婦喝道：「你這不肖女徒，爲師早已和你講過，現在我們四教業已立有規約，彼此不分門戶之見。你這孽畜，竟敢來害她們二人，那個少婦雖然不敢回嘴，但也不肯討饒，不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險裏險還虧裸婦功 情中情送到嬌妻口

却說三清仙尊，因見他的這個女徒，目無尊長，況沒半句乞恕之辭，不禁動了真氣，大喝一聲道：「好麼，反了，反了。就算你竊了這個至寶，有恃無恐，不過爲師還能降伏於爾。」仙尊說着，即把右手一舉，他的掌內陡然飛出一道金光，金光之中，影約似有一根繩索的東西，就向那個少婦頭上罩去。那個少婦，因見她的師尊，不念師生之情，竟下這種毒手對她，不禁也是一氣，疾忙往後一退，同時搜的一聲，在她腰際，拔出一支金鞭，似乎要

向仙尊打去的樣子。好得她也知道此鞭厲害。又知三清仙尊究竟是她的受恩師尊。此鞭未便馬上打去。幸虧她有這個軟手。三清仙尊早已往後一退。施出三清真火。保護他的法身道。孽畜呀孽畜。你竟想下這個毒手不成。那個少婦至此方始一面含淚。一面恨聲答道。你這狠心師尊。難道你竟下這毒手麼。倘若我没此鞭。我早被這支細仙索送命的了。三清仙尊此時的態度。早沒從前在那不夜城中的鎮靜。當時目見他似想動手。取他女徒性命。却有不忍下手哩。委實氣憤不過。正在遲疑不決的當口。忽見一氣真人也從天降。三清仙尊將手一指道。老師兄來得也好。我是把這個仙家的清靜沖虛之氣。弄得一絲也沒有。了一氣真人點頭說道。善哉善哉。此是旁門道長。正氣道消之秋。愚兄方奉玉旨回洞。陡見雲頭之上。厲氣上沖。知有下犯上的大錯。發現因此來此。果不出我所料。一氣真人尚未說完。那個少婦知道真人法道。萬一幫同三清仙尊一齊制她。當然萬難幸免。她便一不做。二不休。即用那支神鞭。出那二位仙尊的不意。把鞭一展。就向他們擊去。一氣真人並未膽怯。即把一指。向空一指。立時指上現出一朵金蓮。擋住仙鞭。三清仙尊也將他那氣彈。保住法身。那支神鞭。便在空中。不能擊下。這個少婦一見其勢不妙。慌忙收回神鞭。陡把身子一扭。已往地上鑽了下去。一氣真人因見此人。既已逃遁。便將金蓮收去。對着三清仙尊說道。師弟。這是你的責任所在。不可小睹。此事。三清仙尊也收氣彈道。咳。我也只好不念師弟之情了。徐李二人。本來恭立一旁。直到此時。方去參見二位仙家。三清微微領首。真人先對徐碧霞道。你還沒甚孽障。說罷。又對李峨媚道。你的冤孽。正在開始。須要當心。呀。當心。真人說話之間。拿出一根小小針來。交與李峨媚道。此名日月針。能抵大羅會仙的諸般法寶。從前曾向汝師借來。幸未還她。現在付爾收藏。非到問不容髮。生死關係之際。不可擅用。真人說着。又在口中念了幾遍善哉善哉。使同仙尊冉冉升天。而上頃刻不見。徐李二人。望空遙拜之後。立了起來。徐碧霞先去問着自奇公子。

道：「我方才我聽見你在求饒，到底爲了何事？」自夸公子仍在上氣不接下氣的說道：「二姊呀！我和你們六妹正在正座……徐碧霞感頰好笑，不用說這個人公子又接說道：「我見一條火把長的蜈蚣張開大口，正要吞我，不知怎麼一見你們六妹的身上未穿衣服，彷彿認爲污穢了她的樣子，急向後面一縮，同時化爲這個女子，又要殺我。我正在求她當口，你們已經進來了。」李峨媚恨恨地接口埋怨公子道：「誰叫你們這般浪形，否則我們也好進來保護你們。」徐碧霞忙不迭的攔了話頭微笑道：「三妹不必埋怨他們弄出把戲，我說還是毒虧這個把戲污穢三光，竟把這條毒蟲暫時嚇得退縮，否則二人性命早已葬送在這條大蜈蚣的肚皮裏了。此時郡主已把衣服穿好，她的初意，正想來怪大家不應偷看她的私房之事，後見一條大蜈蚣要去吞她丈夫，自然嚇得仍縮被內，後來忽見天上降下兩位仙家，各與那個少婦鬥法，真正從未見過，不覺又驚又喜，又嚇又怕。此刻聽見她的二姊在說，反是她的裸了身子，大有功勞，因此保全了丈夫性命，不禁紅了臉的問着徐李二人道：「二姊三姊現在百事慢說，我要問問你們二位這條蜈蚣精，可會再來害我們了呢？不然末，我們就去坐那海輪吧。」李峨媚連連雙手亂搖道：「不可不可，現在正和敵方開戰，我們不走此道，人家必要說我們怕他們了。」李峨媚倒是一位英雄，她一邊說着，一邊摸出那根日月針來，給大家去看道：「我有此物，還懼何人呀？」徐碧霞嘆噓一笑道：「三妹真是一個偷食貓兒，性不改了，誰不勸你忍耐一點，你瞧瞧，今兒一得這個神針，她又天不怕地不怕了。」掌珠接口道：「二妹之言甚是，三妹也要仔細一點，因爲我們大家的性命都在你們二人的手上呢。」李峨媚笑上一笑道：「我是誰也不怕，那知李峨媚的這個怕字，還沒離口，陡又看見空中飛下一人，對着她道：「你不怕，俺來會你。」李峨媚此時的手上，剛剛捏了那支日月神針，一見飛下一個大漢，她就不問三七二十一，的便向大漢臉上拋去，說時遲，那時快，只聽得撲咚的一聲，大漢早已着針即死，倒於地上去了。」李

峨嵋試過此針有效。不禁大喜之下。一邊用了藥粉。化去大漢屍首。一邊又笑嘻嘻地對着大家把針一亂。道：「有了此針。你們放心吧。此時李峨嵋十分高興。竟與自奇公子打起道。人家脫了半天。現在又害得人家吃力。的重行穿上。好在人家既有穢污三光。救你之功。你快快去報答人家吧。李峨嵋說着。即將大家一拉道：「我們去睡吧。不要再來瞧把戲了。這天晚上之事。便在李峨嵋這幾句話上收場。第二天仍舊往前進發。郡主膽小。只叫李峨嵋在她身邊。李峨嵋索性坐到郡主的一車子上去。道：「六妹。你要我保護。我也要你保護。我呢。郡主不懂道。此話怎講。李峨嵋即將李偉仙少房時候。她因恨他太不莊重。踢了他一脚。他便因此記恨。死死活活要來作對之事。連給郡主聽了。郡主聽完。嘆了一聲道：「你這劍仙。反怕一個凡人不成。李峨嵋緊皺雙蛾道：「我自然不怕這個凡人。只因我們師尊說的。他和我前世一劫。今生方才尋到。叫我千萬忍耐才好。但我忍耐他們進攻。我所怕的。便是對不起你的他呀。李峨嵋說到他字。還把手指在郡主的粉頰之上。一敲。這個媚態。竟將郡主引得心下一蕩。道：「好姊姊。你這般樣的風騷。俺想你和俺們的。他未必比俺安靜。李峨嵋將臉一紅。道：「不得打趣。我問你可肯答應我的要求呀。郡主連連點頭道：「你放心。俺的老子本是皇帝的叔叔。他要怎樣。不見得怕這個姓李的舉子。便是他中了狀元。也逃不過俺們老子手上。李峨嵋聽了大喜道：「如此。我也放心了。李峨嵋正和郡主說着。只見前面帶路的車夫。前來稟話。說是：「今天起身太晚。要趕前面站頭。還有三四十里路。現已天黑。路上防有歹人。不若在這左近。有一古廟。可以住宿。李峨嵋本是此行的元帥。她便作主道：「如此也好。車夫聽說。便去傳話。大家直往那座古廟走去。剛剛到門。徐碧霞連連止住。不要進去。道：「此中有毒。快去回明三少奶奶。備人忙去。稟知李峨嵋。走來向內一望。道：「確有毒物在內。不過我們本是替天行道來的。見了毒物。便要退避。自己。也說不過去。徐碧霞未便再說。她即首先走入。仔細一瞧。又沒瞧見甚

麼東西。誰知大家個個頭腦脹痛起來。李峨媚忙吐劍光通廟一照。突見大殿樑上伏了一隻大似琵琶的壁虎。不禁愛啣一聲道。我郎和姊姊妹妹。忙來瞧這大壁虎呀。家抬頭一望。無不又駭又笑。那知就在此時。那隻大壁虎彷彿也有知識一般。突向李峨媚一個人。拼命撲去。李峨媚一被那隻大壁虎近身。更覺頭痛不止。她急把身往後一退。疾忙拿出那支日月神針。直把這隻大壁虎戳在壁上。壁虎當心被戳。當然無法動彈。牠竟口吐一道黑煙。同時化爲一位嬌滴滴的美貌女子。向着掌珠等人。哀哀求情道。你們各位少奶奶。都是良善人家。千萬代我求求這位女仙。放我下來。掌珠郡主二人先開口問道。天下怎有如此大的壁虎。你又已經成形。一定害人不少。女子滿面淚珠的答道。我真沒有害過世人。此事可以調查。徐碧霞問道。你既沒有害人。爲何不到深山大澤。前去修行。却在此地。怎甚。女子又答道。我在五百年之前。同了一隻蝙蝠。在此修煉。約定彼此大家監督。成形之後。不得害人。那知牠的運氣不好。在那四百年前。未能避去雷劫。我雖避過雷劫。還有二次未臨。所以在此修煉。屢救此地一方的瘟疫。你們方才進來頭痛。雖是我的毒氣。然沒害處。譬如年老之人。也有那些氣味一般。非我要想害人之故也。徐碧霞一直聽到此處。不覺可憐起來道。這末你已戳着中心。放你之後。還會活麼。女子點頭道。會活的。但要將養十年八年。方能復原。李峨媚道。我如放你。防你要報此仇。反而多事。女子又罰咒道。女仙有此法道。何致怕我報仇。自奇公子既憐牠的哀求。又愛牠的美貌。便叫李峨媚快些拔去這支神針。李峨媚一拔那針。這個女子。就忙一滾。仍變化爲壁虎。並用牠的舌頭。一舔一舔的。在舔胸前之血。徐碧霞索性用了丹丸。把這壁虎治好。當時只聽得空中謝了一聲。此物頓失所在。大家被這東西。西闌了半天。方去吃飯休息。徐碧霞又關照李峨媚道。三妹。你須辛苦一宵。大家平安才好。李峨媚悄悄咬了徐碧霞的耳朵道。二姊。今天又輪着你了。你放心去睡。我們決不偷看你的把戲。徐碧霞啞了李峨媚一口。自

願自的去了。李峨嵋真的當心了一夜。平安過去。第二天起身。又向大路進發。這天晚上宿的是公公驛。一進飯店。就聽見極悽慘的哭聲。徐李二人便去查問。方知有位過路舉人。他的妻子。忽被此地山上強人搶了前去。不知生死存亡。自奇公子見是隔省年兄。忙問已有幾天。那個舉人道。已有兩三天了。自奇公子問他何不報官。那個舉子又說道。報官也沒用處。現在雖有兩位鎮客。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但已去了一天多了。至今還未回來。不知如何。李峨嵋在旁大怒道。有這等事情麼。不過這兩個鎮客也好算爲飯桶的了。那個舉子道。據此地店家說。山上強人比較當年的宋江還惡害十倍。因此本地官府從來不敢發兵剿辦。郡主也大怒道。如此說來。這般狗官。簡直吃糧不管事了。說着便與自奇公子商量。情願就擱幾天。要把此山蕩平。再走自奇公子也極贊成。徐碧霞微笑道。你又來多事了。李峨嵋接口道。不算多事。你不敢去。我一個人去。說是徐碧霞又微笑道。你莫敬將我。如果一同前去。此地衆位交與誰人。李峨嵋把眼一瞞道。你就是要同我去。我也不放心。此地的說着。即問那個舉子道。尊夫人是長是矮。是胖是瘦。因爲強人既會搶你夫人。不見得搶別個女子。我要認識她才好救她。那個舉子道。內人不長不矮。不胖不瘦。瓜子臉兒。眉心有粒紅痣的。比較容易認出。徐碧霞道。依我之見。三妹前去不必動武。只要悄悄地把她盜了出來。豈不乾淨。李峨嵋點頭道。我也是這箇主意。李峨嵋說完要走。自奇公子掌珠等人一把把住。問她何時可回。我們大家情願不睡守你。回時徐碧霞把手一颺。催着李峨嵋快走。方再答覆大家道。你們守她回轉心好。大約不會過三更時分的。自奇公子看着李峨嵋摸的一下。飛向空中去。後便對徐碧霞道。二姊。你可不要寸步離開我們。徐碧霞還要打起公子道。今兒你該去陪大姊姊的。不要誤了你們的佳期。呀。掌珠恨上徐碧霞一眼道。你們拿我開心麼。該打該打。自奇公子道。今兒大家不等三姊回來。不許睡覺。嚴麗華接口道。這末我們圍坐一桌。吃酒解睡如何。郡主媚

仙都說甚好。大家便坐了一桌。一邊喝酒。一邊談論強盜劫人。罪在不赦之事。誰知不到兩個時辰。只見李峨媚一個人已由半空飛下。徐碧霞忙問道。怎麼只有你一個麼。李峨媚一見大家圍坐喝酒。她且不答。徐碧霞道。先對大家一笑道。好冷呀。快讓我喝一杯。趕走寒氣。自奇公子即將他那一杯熱酒。送到李峨媚的嘴邊。道。好。我來勞軍。李峨媚就在公子手上。啣嚙一口。喝在口內。道。不要說起。無功可勞。徐碧霞又問道。莫非把守嚴密。不能進去麼。李峨媚搖首道。不是的。徐碧霞又問道。莫非此人已經送命了麼。李峨媚未及答話。只聽得門的外面。似有一個人砰的一聲。倒在地上。大家慌忙奔去看。只見那個舉子。已經死在地上。不知那個舉子。爲何而死。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入山寨床中見醜態 論門神路上顯奇才

却說大家奔出房門外邊一看。只見那個舉子。死在地上。徐碧霞急去摸摸那人前胸。知是受驚閉氣。使用一粒追魂丹。將他救醒轉來。問他爲了何事。嚇得如此。那個舉子。拭着淚道。我聽你們在說。我的妻子。已沒性命。因此急死過去。李峨媚把口一張。正待有話。忽覺這句說話。羞人答答。未便去與一個陌生男子去講。便把自奇公子拉到一旁。低聲說道。這個淫婦。我到懊悔前去救她。自奇公子忙問道。你又何以知道她是淫婦。李峨媚氣烘烘的說道。我一飛到山寨。捉住一個嫖。問明此婦現在何處。嫖。怕我殺他。只好說出地方。我怕他高喊起來。誤了我事。一面送他狗命。一面跑到所說之處。即在屋上。揭開一片瓦。往下一瞧。李峨媚說到此處。她的粉臉。陡生兩朵紅雲。來自自奇公子。忙又問道。莫非她已伏了強人不成。李峨媚把脚一蹀道。若被強人強姦。一個人總怕死的。也得原諒她力不可抗。無可奈何。誰知我第一眼瞧見。只見一個強人。擁着一個裸

體女子正在幹那禽獸之事。如若果真被人用強。李峨媚說到這句。又連向地上吐上一口涎沫道。真正該死。她竟會把她那雙斷命白生生的大腿。舉得老高。自奇公子不待聽完。也在恨聲說道。這是何必救她。那知李峨媚因爲恨那婦人。後來的說話。並不低微。那個舉子句句聽見。却來接口道。我的內人。千貞萬節。決不至於如此。你這位女英雄。莫要誤認了人呢。自奇公子一呆。又問李峨媚道。我也以這位年兄之言爲然。李峨媚冷笑了一聲道。我們煉劍術的眼睛。恐怕沒有那麼鈍吧。說着。又去問那舉子道。你夫人的大腿上面。可有一塊寸把長的大燙傷疤呀。那個舉子一愕道。確有這個傷疤。李峨媚望着大家。把她眼皮一抬道。如此。我可沒有誤認了人。那個舉子忽向自奇公子撲的跪下道。老年兄。我既和她夫婦一場。我總得親眼一瞧。方才死心。自奇公子便叫李峨媚帶同那個舉子去看。李峨媚嘆嗤一笑道。這是甚麼事情。此時是人家早已辯着睡熟了。掌珠等人都說。教人要徹底。弄得半途而廢。豈不前功盡棄。徐碧霞也說道。三妹。你就再勞駕一趟。我說也不費事。李峨媚想上一會。便去把那一枝金鐵所製的拐杖。擎到手中。望着那個舉子說道。你快雙手扳住這杖。同時緊閉雙眼。我就挑了你去一趟。那個舉子大喜。立即照辦。一把抓住了李峨媚的那根拐杖。馬上就走。剛飛上屋頂。就聽見兩耳之中。颼颼的風聲。自然不敢睜開眼睛。不到片刻。已經覺着到了一個所在。當下只聽見李峨媚輕輕說道。到了。那個舉子慌忙睜眼一看。果在一所高房子的屋上。李峨媚命他放手。又命他伏在瓦上。揭開一片。朝下一張。不禁把這個舉子。幾幾乎嚇得大喊起來。李峨媚一看。却見有隻白羊似的東西。高高地掛在牀檔之上。同時又見那個盜首。仍是赤條條的。已經睡熟在那裏了。當下急問舉子道。怎麼她又羞憤自盡了麼。這個舉子因見他的愛妻。忽會吊死。一時想起夫妻情分。要求李峨媚。要把這個死身帶了轉去。李峨媚也見下面房裏。靜得一無人聲。她就從那瓦縫之中。飛身而下。搶步上前。先把那個睡熟的盜首。

用手摸的一聲。扭斷他的喉管。頓時死於非命。隨手即把那頂白羅帳子。颺的一下。掣上一大幅在她手中。一面弄斷繩索。一面把那羅帳裹住死屍的身體。背到肩上。將身一聳。回到屋上。對着那個舉子道。我打算將你這人和這死屍。捆在一起。由我背了回去。那個舉子。連連說道。這是最好。沒有這是最好。沒有。李峨嵋即把那幅羅帳重行打開。又將他們夫婦二人。弄在一起。包裏之後。仍用拐杖。挑到肩上。居然人不覺。鬼不知的飛了回來。此刻自奇公子正和六位夫人。站在天井等候。一見李峨嵋肩挑一件極大東西。從空而下。徐碧霞趕忙一把接住。抱到裏面。打開一看。不覺向着大眾一笑道。這是甚麼說法呀。原來那個舉子。一則抱住死婦。心下萬分悲慘。二則被裹多裹。四體早已麻木不仁。彷彿有了兩個死屍一般。及至聽見徐碧霞在問。方始勉強把他身子一動。才會答話道。這個就是我的亡婦呀。可憐呀。字尚未說完。已在抱了一個裸體屍身。大哭起來。徐碧霞先令那個舉子。將他夫人穿上衣服。然後摸摸前胸道。似還有救。那個舉子一聽有救。一面急去替她穿好衣服。一面又在跪地哀求。徐碧霞摸摸身上。不禁嘆了一聲。忽問李峨嵋道。我的返魂丹。不在身邊。你在身邊麼。李峨嵋連說有。有。急向身邊取出一粒丸藥。親用開水沖化。便去幫同那個舉子。就向死屍嘴上灌下。說也奇怪。真正是粒仙丹。倒說不到片刻工夫。那個女的。竟會哇的一聲。吐出幾口清水。立即活了轉來。那個舉子。顧不得先謝恩人。忙把他的夫人。扶回自己房裏。沒有多久。手上拿着一個半幅羅帳。匆匆跑來。指給自奇公子夫婦等人。看着道。內人本來賢淑。不致如此無恥。但是這位三年嫂夫人。親眼見她跪起大腿。兄弟真正不解。現既承蒙諸位年嫂。將她救活轉來。我須問明此事。誰知內人且不說話。先將她的脚踝骨。指給我。我看。見她那脚踝骨上。確有鐵絲嵌入的深印。再去細細問她。方才知道那個救坯強人。他的牀上。做有機關。他在踏蹋那些良婦之際。只要一捏牀上機關。牀的下面。就有機關把你大腿。弄得高舉起來。同時床頂之上。又有

典根極堅硬的鐵絲，頓時掛下，把你的脚踝骨吊住。那個舉子說到此處，又望着李峨嵋說道：「三年嫂說她自願從順強人，這是三年嫂匆促之間，沒有瞧見這個帳子裏頭的這些鐵絲之故。自奇公子同了大家，忙將羅帳之中的鐵絲，拿起仔細一看，果然實有其事。梅花少奶奶先太息道：『足見世間的冤枉案子之多，就像這件事情，假使我們三姊，不把這半幅羅帳，裹了這位年嫂回來，便是這位年嫂的脚上，有了這個鐵絲之印。大家未必會相信她的說話呢。』徐娟仙也岔口道：『我說是大約這位年嫂，平日做人不錯，彷彿鬼使神差的替她前來作證。』李峨嵋把臉一紅，忙向那個舉子陪罪道：『這要怪我粗心，我幾乎冤枉了我們這位年嫂了。』那個舉子連連向着李峨嵋作揖打拱的說道：『三年嫂，快快不要這般說法，你是大恩人，我這個人也曾中了舉人的，何致如此不懂道理呀。』麗華含笑說道：『這真是天有眼睛，假使這位年兄沒有遇見我們同路，那就有些危險了呢。』那個舉子又向大家作了一個圈揖道：『年兄，年嫂，快請安置罷。好在我們同路，慢慢地再謝大恩。』自奇公子對於李峨嵋做了這件事情，甚為高興。這天晚上，即去和她同睡，以獎其功。第二天早上，動身之後，等得大家打尖的當口，又在一家飯店之中，聽到一樁奇事。因為他們人多，車子多，趕路不快。這天早上起身，直到過午，方手走上四五十里，不防這引飯店裏頭，早有比他們先到的客商，已把昨兒晚上之事，講與大眾聽了。這引飯店裏的主婦，居然也是一位草木才子。對於獎善罰惡的劍仙俠客，也曾遇見幾個。當下一邊竭力招呼自奇公子等等男女客人，一邊除十二萬分贊美李峨嵋等人之外，又把那個強人，只在三五天之先，就害死她們幾個鄰居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講與大家聽了。她說：『現在真要謝天謝地了，我自從嫁到此地來，做老闆娘，也有三五個年頭了。這個殺坯強人，每年總要下山搶劫幾次。我們這個鎮上，乃是他的必由之路，所以我這飯店，常要搬家。有一天，我們早已得信，這個強人，率領嘍囉，當大上早，必定經過此地，因此大家一吃過中

飯沒有一個不躲了開去。倒說只有我們這兩位迂腐的鄰居自己偏要送死。李峨壩的性子最急。她因聽了這位老闆娘說了半天。仍沒講到本題。她便攔了話頭催着道。我的媽呀。你可否講得快些呀。把我真急死了呢。老闆娘笑上一笑。反而先去指指對面廟裏的兩個門神菩薩。問着自奇公子道。蔣公子。你是一位解元公。你可知道這兩位門神。到底是誰呀。那個舉子接口微笑道。誰不知道是秦瓊和尉遲恭兩位名人麼。老闆娘忽把嘴巴一披道。你這位舉人老爺。怎麼也會說出此話呀。這位舉人娘子忙不迭的接口道。這是他記錯了的。這兩個門神。並不是秦瓊尉遲恭。却是神荼鬱壘二人呀。自奇公子在旁點首微笑。似現不然之意。這個舉人娘子將臉一紅道。難道我也說錯了不成。自奇公子笑着搖首道。年嫂只說了一半。這兩個門神的確不是秦瓊尉遲恭的。確是神荼鬱壘兩個。但是神荼鬱壘四字。不應該讀作本音。應該讀做申舒畢律之音。才對。老闆娘不等那個舉人娘子接口。忙不迭的拍手大喜道。對呀。對呀。到底解元公有些學問。李峨壩又岔口道。難道那個強人就爲人家念了這個白字。因此殺人不成。老闆娘搖頭答道。這倒不是。因爲強人已要到了。大家逃避還嫌不及。倒說我們有位姓劉的住客。他正在穿衣服的當口。忽然望着對面廟裏的這兩個門神道。現在只要這兩位秦瓊尉遲恭在此。還怕甚麼卵的強人。那知却被我們隔壁的兩位秀才先生聽見了。竟會把逃難的事情。忘記得乾乾淨淨。偏去和那劉客人辯論是非。說是不是秦瓊尉遲恭也。像方才蔣公子所說。乃是申舒畢律兩個。劉客人却又不服。忙去翻出邱處機所做的西遊記。拿來作證。兩個秀才先生又去拿出東方朔所做神異記。前來作證。他們三個人因爲各人都不肯認誤。誰知那個強人已纏殺到一見他們沒有逃避。立即一刀一個。送了性命。老闆娘說到此地。又問大家道。這幾個書獃子。不必說他。可是這個強人。豈非帶了殺星來的麼。我因這兩個秀才死後。一切的筆墨。沒人幫忙。現在一聽你們殺了這個強人。

真要謝天謝地的了。老閻娘娘一直說到這裏。又把自奇公子笑瞇瞇的看上一眼道：「蔣公子，你還小小年紀，何以有此才情呀？」老閻娘娘尚沒說完，只見郡主娘娘倒說連羅爲情也不怕的，走來一把捧住自奇公子的，那張雪白粉嫩臉兒，死命地闔上一個香道：「郡馬爺，你真從何處學來的學問，可把俺愛死了。」掌珠少奶奶瞧見太不雅觀，將郡主叫到一邊，催她快去收拾，以便起身。方才混過此事，等得大家打過中尖，一行人等再往前進。幸虧季峨塌除那盜首一事，沿途傳說，因此宵小匿跡，匪人藏形，一路平安。已抵京師，蔣氏七雙主婦早派妥人赴都，租好一座極大的花園房屋，以便一個兒子七個媳婦居住。照郡主之意，要留大家到她王府去住。還自掌珠再三辭謝，說是王府關防嚴密，出入反而不便。郡主無法，方和自奇公子兩邊分居。此時俞陞雲老夫子、高士秋月夫婦等人，也由海道先期到達。彼此異鄉相見，格外情深。自奇公子又把那個舉子介紹見過，先後同年，沒有幾天，會試場期已到，各人分別入場。考過之後，個個文章得意，及至榜發，個個都中進士。別人且不說他，獨有掌珠等七位少奶奶，無不笑得連下巴也合不攏來。平亞雄和他夫人何國華，以及何國藩，都請自奇公子前往赴宴，並且教他殿試等等規矩。沒有幾時，大家都去殿試。傳臚之日，到是那個李偉仙點了榜眼。俞陞雲老夫子究竟家學淵源，也是探花及第。自奇公子點了翰林。高士秋月二人都點主事。只有那個舉子，僅得榜下知縣。分發雲南。當時拜別同年，帶了妻子到省去了。誰知吉王爺因惡自奇公子，未曾得到三鼎甲，大爲不悅。同時又見李偉仙榜眼，真是才貌俱全，居然特別垂青。李偉仙又是一個鬼靈精，一見有機，可乘忙去拜了吉王爺爲師。她的老子不知怎樣一來，倒說奏對稱旨，由鴻臚寺少師陞爲大理寺少卿，并入軍機處辦事。這樣一來，李偉仙更有面子。郡主偶然回去，他就狗顛屁股似的，忙以世兄世妹之禮相見。也是合該有事，這位郡主娘娘對他一見傾心，漸漸地有了曖昧之事。有一天，李偉仙特地去求平何二位座師。

說是既與自奇公子同爲一殿之臣。小小嫌隙。應該消除。平何二人。自然十分歡喜。當下即設筵筵。請到自奇公子。與之言和。自奇公子。本在求之不得。當然一口應允。再加有那李峨媚從中攪撥。自奇公子竟與李偉仙打得火熱起來。不知李偉仙與那郡主的奸情。何時鬧破。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李榜眼因姦施辣手 阿中堂奉旨審奇情

却說自奇公子。雖和李偉仙打得火熱。原是違了仙家之命。要想消滅夙世冤業。可笑郡主也。和李偉仙打得火熱。真正要算奇談。這也是孽緣已定。前世之事。他們二人也不知道。所以佛經說的前生因。今世果。一個人種因。總要種好因。不可種惡因。倘若一種了惡因。這生這世便苦死了。現在單說郡主娘娘。不知怎樣一來。她的眼睛之中。只覺得這個李偉仙。千般美貌。萬般風流。反而見了親丈夫。自奇公子。不過如此。惟其不過如此。以後的新鮮把戲。所以大演特演出來了。這一天。郡主因見自奇公子。已到翰林院裏去辦公去了一個。正在她那房內。神思疲倦。似在懷春之際。忽接了頭通報。說是李榜眼拿了。不少的西洋鐘錶。進來。還說須要當面送給郡主。郡主一聽。情人來了。不禁大喜。忙命丫鬟。先把李偉仙引到花園之中。那應待月亭下。自己便去重理殘妝。打扮一新。方才分花拂柳的來至亭裏。二人一見之下。彷彿新婚夫婦。格外情濃。郡主知道此時沒人來到。先朝李偉仙極滿意的嫣然一笑。道。李郎。你這一大包。可是所說的西洋鐘錶。李偉仙一邊點頭。一邊打開包袱。拿出一大堆的鐘錶出來。一件件的指與郡主去看。道。這些東西。雖不希奇。可是我的情義。真正比較海還要深呢。郡主一聽此言。不覺心下一蕩。好在左右無人。她竟把平日對待丈夫的名分。統統拿了出來。對待李偉仙了。李偉仙一面溫存郡主。一面含笑說道。我的好姊妹。我李偉仙。承你如此相待。不知幾生修

到現在可惜不是長久夫妻。還不满意。郡主即將芳容一采。道這是怎麼說法。你想和俺做這長久夫婦。恐怕要在來世的了。郡主說着。她的那雙秋水如神般的眼。已經水汪汪起來了。李偉仙一把攔住郡主道。好姊妹。何必說得如此。沒有希望呀。照我說來。我們倆要做永久的並頭蓮花。並不煩雜。郡主將她的粉面。忙去貼在李偉仙的臉上道。俺可沒有主意。李郎。你快想個法子呀。李偉仙忽然把天一指道。我姓李的。如果不能娶你爲妻。決不枉生人世。郡主更加發極的說道。吾愛。除非你把這個獨種弄死。李偉仙低聲答覆道。也不煩難。我已布下天羅地網的了。所怕的。便是王爺不肯要我這個女塔。郡主把胸一拍道。此事憑俺。你只治死你的對頭便了。李偉仙附耳道。我今天本是來此商量此事的。我已約好了幾個御史。聯名參他。謀爲不軌。私匿妖人。郡主連連點頭道。對對。只有這一着。方才能夠扳倒他。李偉仙聳肩一笑道。還有一個添頭。就是姓樊的王八。也要告他霸佔他的女兒呀。郡主更喜道。快快動手。郡主說着。一面開了李偉仙一個香。一面叫聲俺的心肝。俺真在此度日如年。不能再耐啦。李偉仙又附耳說道。這末等我們那邊一動手。你須就去哭訴王爺。說是姓蔣的污辱天潢貴裔。你要死死活活的不肯再回此地。郡主聽說。反與李偉仙在這亭子之中。效了于飛之樂。立即催他就走。那知天下之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郡主和李偉仙二人商議的說話。句句已被殷麗華聽得清清楚楚。原來殷麗華一個人走到花園。要想採些鮮花。拿去孝敬她的大姊姊。掌珠少奶奶。剛剛走進園門。便已聽見有人在那亭子之中。唧唧噥噥的說話。不禁羞得滿面飛紅。正想轉身之際。却又聽見長久夫妻一句。心下起疑。起來道。何人要和何人做這長久夫妻呀。忙不迭的輕輕走到亭子背後。站了下來。仔細側耳再聽。更加大嚇一跳道。天呀。竟是她麼。這末這個奸夫。又是誰呢。麗華念頭尚未轉完。已經聽出男的聲音。還想仔仔細細再聽下去。不防二人已在幹那無恥之事。她又羞得躡手躡足的逃出園門。一脚奔到堂

珠那兒上氣不接下氣的一五一十說了出來。掌珠還沒聽完，已是嚇得淚流滿面道：「如此說來，我們這分人家拆定了，說着便問公子可曾回家。」麗華道：「還沒回來。」掌珠即把碧霞、峨嵋、梅花、娟仙四個人請到一間秘密所在，又命麗華重述一遍。麗華還沒說完，李峨嵋指道：「麗華道：咳，四妹，你錯了，你不該偷偷回來，應該立刻捉下一隻奸夫淫婦，才有把柄呀。」徐碧霞連搖手道：「她又不是我，怎麼能捉住他們？」娟仙、梅花一同接口道：「現在不必在說空話，快將公子請了回來，斟酌對付之策，才是道理。」掌珠接口道：「我怕他不相信，如何是好？」梅花忿然道：「這不要緊，只要不動聲色，還怕捉不到這隻奸夫淫婦不成麼？」徐碧霞又搖手道：「事急矣，恐怕不能再給你這個機會了。」掌珠正待有話，已見自奇公子含笑走入道：「你們六個人，青天白日，統統躲在此地，幹些甚麼事情呀？」掌珠即將此事始末，以及各人的議論，一齊述與自奇公子聽了。自奇公子迂腐騰騰的把他鼻子一指道：「我自己相信，天下決沒這個叛逆之徒的。」徐碧霞太息道：「禍已到了眉睫，還在大說因果，世間真有這般迂人。」李峨嵋皺眉道：「我又想到一件大事，難道我的夙世冤孽，真有這般不能解的麼？」倘說真有孽報，我看此禍，恐非三言兩語可以了結的。」徐碧霞點頭道：「此乃一定之理，不過事在人為，我們豈可束手待斃？不想一個抵抗之法呢？」李峨嵋把足一跺道：「抵抗之法，只有先把奸夫淫婦，雙雙殺死，這也是一個釜底抽薪之法。」掌珠大不為然的說道：「這是負薪救火，如何使得？」依我之意，只有設法去找崑崙老人……徐碧霞攔話道：「我也贊同此意，此事只有請率三妹去到杭州一趟。」李峨嵋摸的立起道：「事不宜遲，我即去也。」她的也字，猶沒完聲，人已不見影子。徐碧霞道：「我打算去找我們師父……」自奇公子雙手向空亂推道：「也是事不宜遲，徐碧霞也把身子僅僅一扭，也已不知去向。」娟仙七少奶奶道：「我家既有如此能人，想來也不懼憚人家。」掌珠道：「現在所說的妖人，正是他們兩位。」自奇公子道：「我想前去質問這個淫婦，看她有何臉子對我。」掌珠忙攔住道：「且

慢不要打草驚蛇。尤爲不妙。麗華道：依我之見，吾郎不妨假作不知此事。且到她的房中走一趟，瞧她如何様子。自奇公子聽說，一脚奔到郡主房內，一跨進門，只見房裏的要緊東西早已空空如也。及問幾個丫頭，據說郡主說的已得公子同意，因將一切東西搬回王府去了。自奇公子踉了一跤，足道完了。今是縱虎歸山了。自奇公子說罷，忙又回到掌珠那兒去。此時大家也知郡主先行了，不覺拉住自奇公子道：吾郎事已到了燃眉，你快些去找你那平何工位座師。自奇公子聽說，因沒第二個救急之法，只好一脚來找平何二人。誰知事真不巧，平何二人業已奉旨去到四川查辦案子去了。自奇公子回到家裏，要想專人稟知七雙父母，掌珠慌忙阻止道：不可，不可，不要嚇壞老人。況且他們也沒法子，徒多着急而已。自奇公子忽然垂淚道：我們幾個年輕人，倒也罷了，倘有禍事，連累他們老人，問心怎樣說得過去呀？大家一聽此語，統統掩面啼哭起來。那知道位公子他是嬌養慣的，如何急得起呢？倒說馬上一口鮮紅，暈倒地上去了。掌珠等人見了，個個搶了上去，灌救。一直鬧了半天，自奇公子方才甦醒轉來。一見大家愁容滿面，雙淚未乾，忽又長嘆一聲道：如此說來，皇天也沒眼睛的，說者之間，雙眼一白，彷彿有些神經錯亂走來。大家忙把自奇公子抬到掌珠房內，飛奔去請醫生。醫生到來，却也說不出甚麼理由，隨便開了一張方子而去。服下之後，病倒沒有減去，却見高士秋月二人飛奔前來通信，說是不知李偉仙爲了何事，却在太許滿漢百餘名御史，怕於公子有關，特來報信。自奇公子昏昏沉沉，不能答話。好在掌珠少奶奶本是熟人，連忙和二人商酌道：天外奇禍，怎麼好人沒有好報？高士不知就裏。秋月莫明其妙，還會說出一句天大笑話，說是只要王爺幫忙，便沒禍事。掌珠始把一切事情告知兩人，不待聽完，只會急得搔耳摸腮之外，一無善策。殷麗華道：要末我去找到姨夫，用個釜底抽薪之法，何如？梅花大怒道：不用去找，有我活口在此，決不連累我們公子。掌珠執了她手，長嘆了一聲道：咳，妹妹呀，他是你的

父親本朝乃以仁孝治天下。只要拿天下無不是父母的一句老話來責備妹妹。恐怕妹妹便無辭以說了。梅花聽說。瞠目無語。此時自奇公子有些清醒起來。一見高士秋月坐在床前。即將李偉仙不但玷污他的妻子。還要告他謀叛之事。講與二人聽了。二人也將來意說出自奇公子。連聽連在搖首道。咳。二位年兄。除非徐李二人前去相贖之人。能夠到來一個。或者還有一點救星。否則明年今日。就是我蔣自奇的週年了。高士連連安慰道。年兄不必如此悲觀。我們二人縱沒能耐。還能聯合新舊進士。替你年兄伸冤。自奇公子謝了之後。仍是楚囚相對而已。高士秋月因見自奇公子有病在身。不好多坐。只好告辭而去。轉眼三天。徐李二人還沒信息。忽見刑部差役前來。提拿自奇公子和樊梅花。以及徐李四人前去聽審。自奇公子雖然有病在身。如何可以抗拒不去。掌珠、麗華、娟仙三個人。哭哭啼啼的說道。郎君五妹。你們也不必害怕。只要二妹三妹兩個之中。回來一人。便有希望。現在我們一同陪你們二人前去好了。自奇公子和梅花沒法。只好跟了刑部差役。一腳來到刑部大堂。原來這位刑部尚書姓阿。非。但也是滿人。而且還是吉王爺的得意門人。此時吉王爺夫婦二人。已聽女兒之言。恨不得要把自奇公子立時置諸死地。因見一般御史聯名參奏自奇謀為不軌。忙也上一本。說是自奇公子誘騙他的女兒。現雖回到府邸。恐怕因案帶累。特此聲明。在先奏過不算外。還要吩咐阿刑部。非得嚴刑審訊。以保大清江山等語。阿尚書奉了師命。自然猶如聖旨。此時軍機處也已面奉懿旨。着刑部速將叛徒蔣自奇嚴刑問審。阿尚書一見幾路夾攻。這個姓蔣的翰林料想不會冤枉他了。當下坐在刑部大堂。先把自己提到。第一句開口道。哼。你這個無父無君的叛賊。俺倒要瞧瞧你。究竟長了幾個腦袋。呀。自奇公子事到臨頭。也只好膽子大了一大。跪上一步。口稱中堂明鑒。請聽犯官一言。阿刑部又把驚堂一拍。道。好好供來。否則快取大刑伺候。自奇公子又朗聲說道。犯官已經看過御史所告之本的了。他們第一款

參犯官是謀爲不執。請問中堂。憑據何在。他們又第二款參犯官是家藏妖人等語。其實徐李二人不過有些武藝而已。妖人也要憑據。至於犯官的岳父告犯官霸佔他女兒。既有岳母一同住在一起。且有本人的活口。可以審問。還求中堂大人。衡情度理。筆下超生。阿刑部一聲不言。直俟自奇公子說完。方又把驚堂一拍。道住口。諫官參議反叛。就是你有妖人妻子之故。現在雖已聞風遁走。自然可以畫影圖形。捉拿她們二人的本部堂。雖是奉旨審理欽案。也要你這犯人死而無怨。今天徐李二犯。既未到案。審辦先審你與樊梅花一案。阿刑部說着。即傳樊老爺上堂。原來樊老爺自從逃出吳門。一脚來到北京。本是要來告御狀的。只因到京之後。接連大病不止。此次不是那個李偉仙前去送他銀錢。催他快告。他怕還要延挨幾時呢。既見李偉仙與他表同情的。自然前去叩閣。可巧皇上接到各御史參奏。因此併案辦理。這天樊老爺向了李偉仙等人。都在刑部外邊一見傳他馬上恭而敬之。跪了上去。口稱中堂大人在上。前任某官樊某參見。阿刑部便問年歲籍貫之後。道你的狀子本部堂業已看過。現在你想辦他和你女兒的罪名。恐怕還不能夠吧。樊老爺不懂此話。忙問道大人國有王法。罪又應得人。賊俱在。何以不能辦他呢。還求中堂大人教訓下官。阿刑部望了自奇公子一眼。道這個犯人還有欽案在身。所以不能單單辦他。霸佔你女之罪。樊老爺聽了大喜道。中堂大人。這個小賊。既會霸佔女子。自然會得造反。下官只要告准這個小賊。至於大人如何法辦。下官當然應該靜候。阿刑部點點頭。又命快帶樊梅花上堂。梅花小姐一上堂來。她已把心一橫。不待審問。即從強盜污辱起。一直供至聽聖母爲媒爲止。一句不瞞。侃侃而談。直把這位阿刑部聽得呆了起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風平浪靜相國極忠誠

雨過天青皇恩真浩蕩

却說阿刑部只知見案辦案。連做夢也不會想到有此奇怪之事。要說樊梅花一派胡言。他又供名徐李二人。已經分頭去請原經手的神明和劍俠去了。非但供得確確有據。而且說明不久可以到廷作證。這位阿刑部一時不能自主。只好暫把自奇公子和梅花少奶奶二人分別收在刑部大牢。要與紹興師爺商量之後。方肯再審。這也是自奇公子梅花少奶奶二人命中不該受刑。方有這個機會出來。不然。這是刑部大堂又是奉旨欽案。莫說一位公子一位小姐。任你是個銅筋鐵骨之人。也難敵此大刑。現在不說自奇公子和梅花少奶奶二人到了刑部大牢。自有掌珠等人替他們打點牢頭。禁子不致馬上吃苦。先敘阿刑部回到家內。即將紹興師爺請至。告知案中奇事之後。因說道。老夫子這件事情。你得好好想出一個兩面光的法子。既要平平安安辦了這些犯人。又要沒有得罪神仙劍俠。紹興師爺想上半天。方才一聲吸着水烟。一聲打着紹興土白道。東家大人。這件事體。倒有點尷尬哉。皇帝伯伯。他是開金口。自然不好違旨。這末說到神仙。晚生却沒見過。說到劍俠呢。這是晚生親眼見過幾個。東家大人。我說兩方比較起來。還是劍俠可怕三分呢。阿刑部聽了一愕。道。這又如何是好。紹興師爺頓時把他雙眉一感。計上心來。道。有個法子在這裏。現在的當朝首相。不是曾滌生曾侯爺麼。他的見識高妙。不比常人。東家大人。還是快去求教於他。一定有個辦法。阿刑部被這位紹興師爺更加說得害怕起來。只好忙去拜謁曾相國了。見面之下。說明來意。曾相國聽了。心一驚。道。真有劍仙俠客不成。麼。曾相國說了這句。又不再待阿刑部答話。他又接續說道。古之紅線。聶政等等。本有其人。確非虛語。現在國家正在用人之際。老夫還恐怕徒託空言。未必真有其人吧。阿刑部答話道。此案本是欽案。俺們老師吉王爺。又來關照。非得嚴辦。晚生一時沒有主意。特求老師教訓。曾相國道。老夫之意。此案倘沒神仙劍俠。這末妖人二字。便不成立。倘有神仙劍俠。老夫即要借他。一用。好替國家辦事。就命蔣翰林帶罪立功。未為不

可至於樊梅花一案。內中既有如此曲折。況有其母作主。我看也沒甚麼不了之事。阿刑部道。皇上和王爺。如果見罪下來。何人敢擔責任。曾相國微笑道。這末且俟老夫明早上朝之後。再定此案辦法。阿刑部聽了。連稱最好沒有。第二天曾相國果把此意奏明兩宮。光緒本不多事。慈禧太后便對曾相國道。你的意思。打算怎樣辦理。曾相國奏道。老佛爺明鑒。老臣連日看到陝甘督臣左宗棠的奏章。老將劉松山已被回匪所害。他的兒子劉錦堂。雖然賞了三品京堂。接續其父的營務。前去剿辦回匪。爲日已久。還沒捷報到來。老臣之意。如果此案之中。果有可用之才。不妨命他們帶罪立功。若無其人。再行按律懲辦。未爲遲也。慈禧太后聽了。微微點頭道。你這老臣之見。俺也明白。自然國家爲重。俺們和姓蔣的。又沒甚麼冤仇。既是如此。此案交你會同刑部辦理可也。曾相國磕頭謝恩。回到家內。即命人去通知刑部。阿刑部自然遵旨。第二天曾相國便同阿刑部。他是相國。又是特旨交辦事件。自然要他作主。當下先捏自奇公子。照例問過姓名籍貫。便問道。昨天據爾子樊氏所供。她的嫁你。她的父親。雖不贊同。她的母親。現在爾家。後來又供。還有神仙劍俠之事。此是刑部大官。不得胡言亂語。二罪並發。你們夫妻二人。更加受不住了。自奇公子朗聲供道。樊氏所供。句句實言。好在犯官的二房徐氏。三房李氏。已把原媒崑崙老人。請到。老大人不信。不妨傳來一問。便知真偽了。曾相國愛國心重。一聽此話。不禁喜形於色道。真有其人麼。好好快快請來。一見刑部差役。不敢怠慢。慌忙連聲傳話出去也。說快請崑崙老人入見。此言未了。已見有位仙風道骨。鬚眉全白的老人。走了上來。對着曾阿二人。打個稽首道。老衲崑崙老人。參見相國和中堂二位大人。曾相國也將他手微微一拱。算是還禮道。老法師。你已修煉多少年分了。崑崙老人微微一笑道。年數不多。不勞下問。現請就案問案。老衲不遠千里而來。無非做個證人而已。曾相國道。樊氏所供。老法師知道麼。崑崙老人據實答覆道。老衲人在杭州。已經知道。曾相國見他果有未

卜先知之術。雖然奇怪。還能鎮定如恆。却把這位阿刑部大堂。嚇得有些零碎動了起來了。曾相國又問道。老法師既作證人。可肯當堂述一遍呢。崑崙老人即將去救殷樊二人之事。說了一遍。曾相國道。既然如此。本案並沒甚麼妖人了。既沒妖人。謀為不軌之事。也沒其事了。曾相國說到此地。便向崑崙老人微笑道。常言說得好。天上無不散之神仙。世間無不忠之劍俠。你法師肯幫蔣翰林之忙麼。崑崙老人也一笑道。救人須要徹底。老衲既與蔣翰林夫妻等人。都是朋友。應得幫忙。曾相國聽了。愈加敬重道。既然如此。老夫要請皇上投你一職。帶同蔣翰林去到陝甘軍營之中。既替朝廷出力。又好使他將功折罪。你老法師意下如何呢。崑崙老人又微微地一笑道。曾侯爺老衲也是國民一份子。應該效我棉力。不過既已出家。要這一官半職何用。此事只有命蔣翰林帶同妻小。去到軍前效力。老衲同往助他一臂之力。就是。曾相國聽說。連連稱是道。這末就請蔣翰林向了各位夫人。立即動身。至於究用何種名義。須由老夫奏明兩宮之後再定。自奇公子直到此時。方才開口道。爵相在上。我蔣自奇既然沒罪。自然願赴前敵。去替國家出力。現有二事。要求爵相作主。曾相國便問何所請求。自奇公子道。五房妻子樊梅花。她既捨命救我。照本朝之例。應該旌獎。現在弄得對簿公庭。甚非教孝之道。曾相國點頭道。此事由老夫替你解和。不必放在心上。自奇公子又說道。還有吉王爺之女。她既與我不睦。我也不辨她七出之條。也求爵相作主。請她另聘高門。阿刑部接口道。此事本部堂可以效勞。曾相國道。如此費心了。自奇公子還思陳運軍務之事。崑崙老人岔口道。將公子。此事回府商量再說。曾相國也命自奇公子帶了樊夫人先行回家。這場天大欽差。就此輕輕鬆鬆的了結。雖然要感曾相國愛國心重。能夠化大事為小事。但是也虧崑崙老人的來此作證。且肯同去殺敵的好處。自奇公子一到家內。人情勢利。早有諸親好友。同年同官。都來慰問。自奇公子一一接見去後。方才回到裏面。先謝崑崙老人相救之恩。崑崙老人哈哈一笑。

道。蔣公子。你快不必謝我。你們這位三夫人。彷彿是我害你一般。一見我面。不但和我算帳。怪我害了她了。而且把我這些鬚鬚。幾幾子。要把她扯下來了。老人猶沒說完。滿屋的人。無不大笑之下。李峨媚到了此刻。也覺有點過意不去。忙向老人作上一個大揖道。好了麼。都怪我的不是。李峨媚說着。忽又嘆喟自笑道。話雖如此。不是理我這般一鬧。你老實說。你肯來到此地麼。你肯同往軍前麼。掌珠等人都在笑着道。三姊。你可不要再說了。不要弄得這位老神仙。真的動氣起來。他搭一搭架子。我們全家便沒命了呢。自奇公子也笑了起來。道。樂不可極。現在快談正事。李峨媚忽把雙眉一皺道。這個死人二姊。怎麼一去不回來了呢。李峨媚尚沒停嘴。已見徐碧霞從空飛下。接着她口道。你才是死人呢。李峨媚一見徐碧霞回來了。連徐碧霞罵她。也不管了。便是大喜的問她。可曾請到師父。徐碧霞先問老人道。咳。你真先來了。說着。又問自奇公子。此案可是她的兄弟搭救的。掌珠即將一切之事。告知徐碧霞聽了。徐碧霞點點頭道。怪不得我們師父不肯來。只說已有教星去了。我因我們師父。向來嚴厲。不敢多說。只好空手而回。老人便望着李峨媚一皺眉道。你瞧瞧着。你們二姊。多麼恭順。不像你這潑辣。李峨媚也笑了一笑道。她現在算嫁了人了。她從前還不淘氣麼。老人忽呵可一笑。道。李峨媚少奶奶。你現在難道還沒有嫁人不成。這句說話。竟把大家又引得大笑不算外。且將這位三少奶奶。羞得逃了開去。自奇公子便問徐碧霞道。你們師尊。既不肯來。這只有拜托老神仙一個人了。崑崙老人道。前敵方面。此地的二少奶奶。三少奶奶。足夠對付我們此行。不過想去勸他幾個同道罷了。自奇公子聽說。雖然有些放心。嘴上仍說仰仗老人。老人謙遜道。不必客氣。且俟聖旨到來。再定行止。掌珠忙去買了鮮菜。款待老人。不防李峨媚真正淘氣。她因請到老人。救了全家。對於丈夫面上。大有光彩。一個開心。肚子即餓。她又沒斷烟火之食。此時竟會去把桌上所有鮮菜。吃了精光大吉。掌珠一連忙又命人添上一旁。對着李峨媚微笑。

道。三妹。你要吃水菓。儘管自己去拿。爲何竟把款待客人的東西。一掃而光呀。老人接口一笑道。大房少奶奶。我可能要向你道喜呀。掌珠不懂。一時愕上一愕。老人又接口道。你們三少奶奶。已經坐了喜了。徐碧霞搶問道。師兄何以知道。老人把他臉色一莊道。她倘沒有坐喜。何以貪吃生冷水菓。李峨嵋急向老人身上。輕輕打上一拳說。我把你這個嚼舌根的。恨不得一拳打死。誰知老人確有先見之明。李峨嵋此刻雖還未曾坐喜。可是這天晚上。真要受孕了。現在先說白天之事。他們大家正在人逢喜事精神爽的當口。忽見幾個丫頭飛報道。公子。各位少奶奶。聖旨到了。快去迎接。自奇公子慌忙同了六位夫人。換了吉服。排上香案。迎接聖旨。來人宣曰道。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國家多故。應需有用之材。師弟情深。共擋前方之敵。茲授翰林蔣自奇爲平亂前敵總指揮。部下參贊官。准其邀同師友。率領妻子。遠赴前敵。爲國效用。朝廷恩深德厚。決不辜負臣民。有勇定錄。有功定嘉。朕有厚望焉。欽此。欽遵。

自奇公子夫婦等人。謝恩之後。送走天使。當下就有同年寅好。前來道賀。家丁使女。也同主人叩喜。老人撫鬚一笑道。事不宜遲。你這位參贊官。何日選吉起行。二三兩位少奶奶。自然同去。其餘幾位。如何辦法。掌珠麗華。梅花。娟仙。四個人。一齊說道。皇上都叫我們同去。我們怎好違這聖旨呀。自奇公子道。一齊同去。並非不可。那末趕緊收拾。我想立上表章。准定三天之內起身。李峨嵋急問老人道人。龍等等。還有帶髮和尚。湯傑幾個。爲何還沒回來。老人屈指一算道。他們不來此地了。大概是在關外等候。自奇公子聽了大喜。立上表章。擇吉起程。一天到了潼關。自奇公子也計算是一位小欽差。自有全省官吏。前往迎接。自奇公子問過軍情。方始知道。左宗棠大將劉錦棠。已替他的亡叔報了深仇。可是現在又遇一個名叫白老么的敵人。屢次爭戰。屢次敗北。

正在盼望救兵。自奇公子得此消息。那敢再事怠慢。第二天一早。即行起程出關。未到前敵。左制台業已得了廷寄。早派劉錦棠親自迎於三十里之外。相見時候。劉錦棠要以小欵差之禮相見。自奇公子因爲劉錦棠已是三制京堂。官兒比他大得多呢。如何敢受此禮。當時行了並行之禮。即問前方軍事。劉錦棠皺眉道。兄弟爲國效力。本來死不足惜。但是徒死無益。這個白老么。非但英勇無倫。且有左道邊門的法術。剛才探馬報到。據說又有幾個妖人到了。自奇公子先將劉錦棠引見崑崙老人。方才答他話道。我們這位老神仙。已奉玉帝授職兩次。只因他要來到塵凡。替天行道。不願立授天職。此次之來。連兩宮也稱他老人家做師友呢。劉錦棠聽了。自然喜出望外。忙同大家來到陣地。左制台倒也忠心爲國。他竟住在營內。一聽曾相國所保舉的神仙和參贊官一同到來。慌忙親自出見。互請之下。老人先說道。制軍不必憂慮。且俟老朽明天出過一陣。方知彼方虛實。左制台連連拱手稱謝道。倘是馬上戰爭。敝部將士也能對付。現在既有妖人作梗。只有煩勞老神仙了。說着。叩請自奇公子等人和老人幾個。住到一座行帳。獨當一面。他們剛剛走入。帶髮和尚等等六人。已經飄然走了。此來自奇公子夫妻七人。見了他們六個高興得雀躍起來。不知他們一到。尚有甚麼說話。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二女調情明爭受孕 一妖怒吼暗暗報前恩

却說自奇公子。正愁帶髮和尚等人。還沒到來。未便遇事去煩老人。此刻一見大家到了。這一喜。真是平生未有之樂。男的細訴離情別緒。女的大說憶記相思。李峨嶂偶見孤女背上。有個小孩。不禁笑嘻嘻的問道。這樣東西。是從何處來的。徐碧霞把她一推。又向孤女的肚皮一指道。就在此中落出來的。你莫忙。明年此時。恐怕

也有這個累墜東西了。李峨嵋不答這話，却去把自奇公子拉到一邊，悄悄地怪他道：「你這個人，真正嘴也不緊，我可從此不相信你了。」自奇公子此刻正和老人等人商量破敵大事，突被李峨嵋拖至此地，突然說出這話，真正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起來。當下眼巴巴的問道：「你爲什麼事情不相信我了？」李峨嵋忽又把她那張粉臉兒，紅得猶同腮上兩朵桃花一般的，嚙嚙嚙的答道：「我那晚上本來不願意幹這怪賤人的把戲，偏是你說我正天癸乾淨，容易受胎。當時我也覺得陰陽翕合，却和往常不同，像這等羞人答答之事，你如何馬上就去告訴二姊呀？」自奇公子也將雙眉緊蹙了一下，輕輕把脚一頓道：「人家正在說那正經大事，你怎麼忽在夾忙頭裏說起這些不要緊的事情來了呢？」自奇公子還沒說完，就想提脚要走，又被李峨嵋一把死命抓住道：「你不要緊，人家却被二姊說得怪不好意思呀。」自奇公子忽見她的這位三少奶奶這種形狀，真覺有些嬌憨可愛，方把脚步停止，咬了她的耳朵說道：「這些事情我總覺到沒有邊際，也不會向你二姊說出來的呀。」大概是你們姊妹要好，偶爾說笑，被她瞎說的說着了吧。其實她還比你早有一個月喜呢。」李峨嵋一聽，有了把柄，頓時丟下自奇公子就走，回到原處，忽將徐碧霞的鼻尖，冒冒失失的一指道：「你也有了，還在取笑人家呢。」此時徐碧霞正在和含春兩個商量要去偷營劫寨之事，猛不防的被她三妹指着她的鼻子上，突然說出這話，因爲她起先雖然乘機挖苦李峨嵋一句，後見李峨嵋羞得跑了開去，以爲大家說過丟開，何嘗會曉得李峨嵋這個人，癡頭怪腦的，竟會前去質問丈夫。直到此時，方才會過意來。一聽李峨嵋說她比她先有，也會緋紅了臉，趕着要去擰她的一張小嘴巴。李峨嵋目見已經翻了本了，笑得逃到掌珠背後，連聲極喊道：「大姊姊救救我，原來這位掌珠少奶奶，他是入門爲大，又是一家之主，平時正在愁得她的丈夫，對此幾位繚繚美人，如何能夠守身節慾，既不節慾，對於後嗣，便沒把握，今見徐李二人互相趣笑，大家都將各人的

隱秘和盤托出。便知兩個妹子都已坐喜。這一個高興。還當得當。下一見李峨嵋逃到她的背後。大叫救命。同時又見徐碧霞宛如花枝招展的笑着起來。高舉拳頭。大有一擊之勢。不覺笑着雙手一抬道。二妹。你們都已喜。真是祖先有福。快快不要動手動脚。不要動了胎氣。不是玩的。李峨嵋本想掌珠幫她。不料掌珠雖在幫她。却又說出這話。她又緋紅了臉。急把掌珠的背心一推道。天下怎有你這樣不老成的大姊姊呀。誰知她是一位劍俠。手上本有功夫。可憐這位掌珠少奶奶。如何禁受得起。頓時往前一統。幸虧一交跌在徐碧霞的懷內。也是她的運氣。否則。那就鬧出大亂子來了。她們三姊妹大尋開心之事。本來還不會了結的。總算這一個一統。才把此事打斷。自奇公子雖在沒那正經。被他眼角看見姊妹三個鬧着玩耍。不覺暗時高興之下。暫且放下正事。却在腹中自說自話道。我蔣自奇前世竟做了甚麼幾格好事。今生竟會得到這幾位特別夫人。那知老人正坐他的對面。陡見自奇公子的腦門之上。突然透出一道陽光。便知他的腹中轉念之事。當上即向自奇公子微微一笑道。這也無非是輕財仗義的幾格善舉而已。自奇公子因為急於要談國家大事。只好也朝老人一笑。又去問着帶髮和尚道。你既說那條雌蜈蚣精的法術極大。何以我親眼所見。却被一氣真人和三清釋尊趕走的呢。帶髮和尚似笑非笑的答道。咳。他們二位。本是大羅金仙。何必說他呢。話雖如此。她因偷到一根打神鞭。倒有一些人奈她不得呀。老人接口道。我已算定陰陽。這個妖精現已到了。姓白的那兒了。帶髮和尚竟會臉色嚇得一變。佳果孤女一齊說道。帶髮師父。何必畏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呢。含春也說道。我們今天晚上。何不偷去一趟。假使有了機會。能將這個妖精。給果性命。豈不乾淨。湯傑把舌頭一伸道。你們的膽子。也比天大了。孤女近來的功夫。確屬大有進長。她就把握一板道。我偏不怕他。今兒晚上。我們一定去。那怕死在他的手上。也是為國盡忠。老人點首贊嘆道。好這個存心。便加三分本領。老人說着。竟把他那小

小的一面中央旗借與孤女一用道。你們要去。去。可此旗你且拿去。便無一失矣。孤女大喜之下。謝過師尊。李峨媚向着孤女的身邊。低聲笑着道。大喜大喜。他的這張寶貝旗。平時不肯輕易借人的呢。孤女連連點頭。這們自然說着。又問李峨媚道。我也要瞧瞧你的日月神針呢。李峨媚便把日月神針。去給孤女去看。孤女看得愛不釋手。佳果在旁道。一個人只要肯下決心。無論甚麼法寶。總會修得到的。孤女一面點頭稱是一面把日月神針還了李峨媚。含春道。我們今兒晚上。准定我們四個人去。李峨媚岔口道。我也去。老人道。私下眨眨眼。李峨媚不甚明白。此意當了孤女含春之面。又不便問。及至晚飯吃過。孤女即與佳果。含春。與人龍。四個人。辭別十家。立即用出夜行工夫。一眨眼不見影蹤。老人等四人走後。便對李峨媚說道。白天我和你眨眼睛的事情。並不是一定要瞞我這女徒。自奇公子和徐碧霞先接口問道。既不瞞她。何以又要眨眼睛呢。老人微笑着道。此話甚長。諸位聽我道來。老人說了這句。又朝李峨媚一望道。這條蜈蚣精。又是你的冤家。因為你在幾十世之前。本是一個鄉村農婦。且是一個孝婦。平生做人甚好。所以這世有此結果。不過對於這條蜈蚣。可是結了十分深仇。你那時既是孝婦。對於一雙公婆。自然萬般行孝。怎奈窮不可言。對於田裏的草。一殺豈有不去愛惜之理。有一天你正在種田時候。忽見一顆小蟲。在嚙你那稻根。你便一氣之下。立即將牠打死。那知牠雖是一顆小小蟲。已經修煉了百十年了。照牠的德行。本可立刻傷你性命。又因你是孝婦。不但頂上正氣十分厲害。且有諸神護持。牠却不能傷你。既死之後。因有根基。轉世便變蜈蚣。牠的冤家。本也不止你一個。不過這世見了你。自然要報仇的。李峨媚一愕道。此說來。我不是此番就要死在牠的手上了麼。老人又笑上一笑道。假使你未曾修行。還是一個凡人。自然被牠報仇。你既被牠報仇。牠又是你的冤家了。甚至生生世世。循環報復。永無盡期。非遇有緣之人。前去替你解了冤結。方才了手。現在你既修行。又有本願。

這就要看我們雙方的法道了。所以我阻止你今晚莫去。不要去打斷孤女和牠的好事。李峨媚對於上半截文章自然明明白白。及至聽到孤女之話。却又不懂起來。忙問老人道：「孤女和這妖精有何好事？」老人又笑道：「孤女在好幾世以前曾經救過此精性命。原來那時的孤女。却是一位千金小姐。這條蜈蚣呢？那時已經有了一點點的道行了。有一次。這位千金小姐正在花園之中採取鮮花。忽見一個傭人拿了一把極大火夾。夾上一條七八寸的蜈蚣。業已打得半死。還要把它送到廚灶裏去燒死。這位小姐不知怎麼一來。因見那條蜈蚣背上已有亮光。知牠一定好多年的程度的了。倒說一個軟心。非但不准傭人去燒。且把那條蜈蚣帶回繡房之內。將牠醫治。當時那條蜈蚣還沒報恩之力。後來各奔前程也。未見面。現在既在此世相遇。孤女雖在牠的敵方。既已受人之恩。決不可以不報的。李峨媚聽到此處。又岔口問道：「這末這條蜈蚣精現已很有道行的了。不知牠能不能夠明白過去生中的恩怨呢？」老人搖頭道：「牠還沒有這個道行。不過陰陽之理。造化之機。不管恩怨相值。總像磁能吸針。鐵能吸石一般。必要或恩或怨。報個明白。方才各不相干。此刻孤女前往。正是這條蜈蚣精報恩之時也。你若前去。反而壞事。李峨媚至此。方始明白道：「如此說來。我自然不去爲妙。掌珠接口道：「這樣很好。讓牠報了也罷。否則豈不誤了我大事麼？」徐碧霞岔口道：「師兄。牠和我有無恩怨呢？」老人道：「沒有。徐碧霞道：「既沒關係。我倒要偷去看看。怎樣報法？」老人道：「去只管去。不要露面就是了。」徐碧霞應聲曉得。頓時飛身上空。一個轉眼。已經離開所住之處。很遠很遠的了。她因要看妖精報恩之事。一脚來到白老頭的營盤。只聽得刁斗之聲。嗚嗚在叫。各處營房裏的燈火照得猶如滿天星斗一般。她便暗忖道：「這個氣象。怪不得官兵方面要吃敗仗。但是心不在此。所以一個念頭轉畢。只把一雙眼睛四面瞭望。就在此時。忽見遠遠一個地方。似乎像個空場。却有七八條黑影子。正在那兒。閃閃不響的撲來撲去。再去定睛一看。內中一條黑影。正是那

個孤女。一想不到。她們已在黑夜之中打了起來了。如此說來。足見師兄所說的前世報恩的事情。不足為據了。誰知她的轉念未了。那面的七八條影子。愈加打得起勁。方想加入陣中去助孤女等等。陡見只要再過去幾丈地方。有顆極大極大的大樹。在那兒。而且枝葉茂盛。很可遮蔽她的身子。她便暫時不去加入。輕輕一個飛行之術。已經鑽到那顆大樹上面了。往下一望。那些對打的人們。就在她的後面。她忙回轉身去。果見那個蜈蚣精的少女。也在其內。最是可怪的事情。老人之言。似乎已有一些道理。原來她所看見的。那個少女。只揀佳果人籠。含春三個在打。孤女明明打了過去。她雖也在對打。可是只有招架的那一路。並無還去的。徐碧霞起初時候。還當那個少女的本領。不及孤女。及至仔細一瞧。那個少女的本領。明明在那孤女之上。她一看到這種地方。彷彿她來觀劇一般。竟要助孤女等人的意思。忘記得乾乾淨淨。誰知就在此時。孤女只想直取少女性命。不暇再顧後方。後方却來一個和尚。提起一把闊刀。對准孤女的後腦。就想劈去。正在把刀舉起之際。徐碧霞替她急行要死。就是立刻飛下樹去。想去幫她。也已來不及的了。正在間不容髮的時候。倒說孤女仍舊只顧前方。不防後方。徐碧霞此時也顧不得來得及來不及了。她便用盡平生之力。撲的一聲。飛到孤女的後面。那知還差幾步。不及去擋那個和尚之刀。就在這時。陡然聽得那個少女一連收回手上之刀。一邊大喝一聲道。我就讓我師兄取你性命。她的命字未完。孤女已經回過頭來。陡見有個和尚奔來助陣。且已把刀舉到。假使她回頭再遲一分鐘也。又沒有長背後眼。自然是一條小性命。不着積了。說時遲那時快。她急舉劍一格。同時徐碧霞也已趕到。這末那個和尚。雖道是個死人。不成天下斷無已經舉刀要去劈敵人的。何至擎得走高。儘管不劈下來。不被自己這邊的人來大叫一聲。以致這個敵人回過頭來。有了準備的呢。這是要怪我徐哲身。只有一枝筆。不能夠同時寫三方面的事情。當時真實的情形。徐碧霞一方在看。那個和

尚一方舉刀要劈。那個少女一方大喝一聲。都是同在一分鐘之內的事情。話既講明。自然沒有漏洞。再講當時孤女正在把刀格去和尚之刀的當口。徐碧霞早已趕到。一見孤女已把和尚之刀格脫。她就不問皂白。即向和尚的腦後劈去。豈知只聽得嘍的一聲。她的把刀竟被和尚的腦袋擋了轉來。而且已將虎口震開。只好愛噴一聲。跳出圈子。正想去搭傷藥之際。佳果已經瞧見了她。慌忙趕到她的身邊道。師姊大概受了傷了。快快讓我先行保護你回去。徐碧霞連連搖頭道。不必。不必。你們儘管前去殺賊。不必顧我。那知她的我字。還在嘴裏。未曾吐出。又聽得孤女在叫不好。佳果只好把她丟下。飛奔似的跑到孤女那邊去了。徐碧霞此時也不肯再顧自己之痛。把脚一踉。早已飛到孤女那兒。不知孤女究竟為何事。口喊不好。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味前因魔怪避恩人

開殺戒仙家遭劫數

却說徐碧霞不顧自己。一脚奔到孤女那裏。只見孤女已被另外一個金面和尚殺得天昏地暗。正在有些不能招架的時候。防她有失。馬上撲的一聲。跳入圈子。提刀劈去。那個金面和尚。一見又有一個標緻女子前來助陣。頓時大喝一聲道。狗男女。你也要來送死。我佛爺就做好事。送你上天去吧。吧字之後。就是一刀劈來。徐碧霞拿刀一格。覺得有些沉重。不敢怠慢。當然一邊拿出平生絕技。拼命殺去。一邊在喊孤女道。孤女師妹。你放心。你姊姊前來幫你也。孤女一見來了幫手。心下一喜。便向那個少女殺去。那個少女說也奇怪。只是不肯和她對敵。其時人龍夫婦也與幾個敵人打得起勁。大家正在殺得難解難分之際。陡見一個五鬚鬚滿臉道行的道士。大叫一聲。殺將進來。徐碧霞本有八九玄功。知道來者不是弱手。慌忙丟下金面和面。便和那個道士前去廝打。誰知那個道士既不用刀。又不用鎗。單把手指去。向空中一指。立時飛下一條毒龍。見人就

吃見物就抓。大家各把各人的敵人暫時丟下。都去打這條毒龍。那條毒龍立時把口一張。吐出一團猛火。竟把衆人燒得頭焦粉爛。他們這五個人中。要算徐碧霞本事最高。此時也會弄得手足無措。沒有辦法。再加那個道士復又口吐一道劍光。彷彿知道徐碧霞是個領袖一樣。直向她的腦頸飛下。徐碧霞不得已。只好也吐劍光前去抵制。誰知徐碧霞的劍光不是對方敵手。不到三分鐘的當口。只聽得嘩喇喇的一聲巨響。可憐徐碧霞半世修煉的一道劍光。早已擊落在地。這一嚇。還當符了。幸虧她還鎮定。不曾慌亂。她先飛快的跳出圈子。往外就逃。同時還在大喊。你們快快不要聽戰。還是從速跑吧。徐碧霞要保性命。又有飛行之術。纔算被她逃了回來。崑崙同了大衆。自然不肯先跑。陡見徐碧霞一個人滿面失色的跑了進來。老人便知不妙。急問道。還有他們四個呢。徐碧霞氣喘喘的答話道。師兄他們不知能否逃回。可是我的劍光已經被一個道士擊壞了。老人大驚失色道。這還得了。現在待我先去救了他們四個。又回來再說別事。李峨嵋不等老人說完。她已飛上空中。正待去救孤女等人。忽見人能含春。佳果三個已經猶罔喪家之犬。漏網之魚。垂頭喪氣的飛奔而來。李峨嵋立即落下空中。攔住三個人問道。還有孤女呢。佳果一愕道。她已沒來麼。此時老人也已出來。一聽此言。便把手向三個人一掃道。室裏去講吧。李峨嵋問老人道。孤女沒有回來。不要緊麼。老人點頭不答。大家來到裏面。老人深怕佳果急死。忙先去慰他道。她與那個蜈蚣精有緣。不必替她耽心。佳果含春二人一齊問道。敵方厲害萬分。還求老師先去救回爲是。老人一面搖頭。一面罵孤女前生之事。簡簡單單的說給他們聽了。佳果稍稍放心。始對徐碧霞說道。你在叫我們快走的時候。我們何嘗不知逃走。無奈那個少女和道士兩個。真有飛天本領。我們幾個。却被他們的刀鋒。抓住。好容易方始逃回。李峨嵋接口道。我總不放心。我要去接孤女。老人大搖其頭道。獨有你去不得。你不去。孤女們還沒事。你一去。一定帶累她了。徐碧霞攔了老人。

之話道。師兄我又怎樣呢。老人想了一想道。且俟。愚兄明天前去見。過一陣之後再說。自奇公子掌珠二人一齊說道。敵方如此厲害。老神仙。你須大大出力才好。老人未及答話。只見孤女已經滿身是血的奔了進來。佳果一把抱住孤女。發極的問道。你傷了何處。快快說來。孤女垂淚道。我郎。我此刻還會見你一面。就是死也甘心的了。佳果忙朝老人一跪道。師父。你的女徒還有救星麼。老人連連點頭道。你莫急。聽她說呀。孤女也把佳果之手一捏道。我郎。我是外傷。還不礙事。最奇怪的事情。就是那個蜈蚣精。爲何不肯和我對打。徐碧霞岔口道。師妹。你叫佳果。且把你前生之事說給你聽了再講。佳果忙把老人所說的。擇要說與孤女聽了。孤女聽完。有些似信非信。因是她的老師所說。不敢反對罷了。自奇公子忙問老人道。現在還未開戰。二姊的劍光已被人家擊壞。再據他們所說。敵方又是非常厲害。假使我們一點沒有功夫。豈非全家性命不保。老人搖頭道。這件事情本非小事。你且暫時勿急。一切之事。明天再講。老人說完。自去打坐。自奇公子因見徐碧霞愁眉深鎖。忙去安慰。同時又聽見李峨媚在怪孤女道。你有你那老師的中央五雷旗。爲何不用。還是連五雷旗也失效。力麼。孤女一愕道。咳。咳。該死。該死。我竟會忘記得乾乾淨淨。真正該死。梅花麗華。娟仙三個。私問掌珠道。大姊。你快快叫他陪了二姊去睡。一則讓他前去解解她的心焦。二則明天還有大事。多少總要睡息一時的。掌珠微微將臉一紅道。你們三位。真也太多心了。是不是因爲他。今天應該輪到我。你們未他去勸他陪二姊麼。麗華拖了掌珠就走道。你不管是不是這個問題。快同我們一齊去掌珠叩同三人去勸自奇公子。自奇公子本想前去安慰碧霞。一見掌珠如此賢慧。方同碧霞去睡。孤女等人也隨便去睡了一覺。第二天大早。左制台已來公事。因爲敵方來了戰書。約定本日午刻見陣。自奇公子忙去報知老人。老人點頭道。大家快快吃飯。預備齊全。同我出去便了。大家飽餐一頓。不到午時。即隨老人來至陣前。只見對方爲頭一人。生得白面長鬚。騎

了一匹高頭大馬。很覺有些威風凜凜。後面所跟的。不是和尚。便是道士。一望而知。都是妖怪。決非正派。當下只見崑崙老人。步出陣前。向那爲頭之人。一拱手道。尊駕就是人稱白老么的麼。那人把頭一點道。然也。你是何人。快快報上名來。本大王不殺無名之將的。老人微笑道。老夫便是崑崙老人。今隨左爵帥部下的參贊官。蔣翰林來此征剿。你也是個中國人。爲何膽敢造反呀。白老么大笑道。你這老道。大概有些小小本領吧。可是你的本領。到了俺們這裏。便是前來送死。至於說俺造反。真正笑話。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那一個不好做皇帝。老人說話之際。却在暗中留心。白老么背後一般人物。原來個個都是左道。倒非普通之流。心下也覺懊惱。當下又去勸那白老么道。老朽本在替天行道。我要勸你不要執迷不悟。你要曉得從古至今。可是沒有妖人會得天下的。白老么出陣時候。那個蜈蚣精的少女。確曾和他說過。因要看看老人的道行。叫他多打幾句閒話。讓她可以多看一看。所以白老么一任老人去說。還能忍耐。否則。是早已跳得百丈高的了。老人明知白老么勸不醒的。當下便問他道。我現在最後勸告。馬上投降天朝。還不失去封侯之位。不然是死無葬身之地矣。白老么此時已動真火。即命那個蜈蚣精道。蜈蚣大仙。你快把這老道拿下。免他在此嘍嘍咕咕。蜈蚣精聽了。即把柳眉一豎。飛奔來至老人之前。冷笑了一聲道。你這老道。不必自說自話。若有本領。快拿出來。蜈蚣精不待老人答話。已把牠那櫻口一張。吐出一團毒焰。直向老人面上飛來。老人知道這個毒焰厲害。一邊也吐三昧真火。抵制一面。急把那顆心珠。撲的一聲。祭了起來。這個心珠。真有價值。那些毒焰。見牠之形。即逃。聞牠之氣。即滅。毒焰一滅。老人的三昧真火。已經燒到蜈蚣精的眉毛了。此時白老么恐怕他這大將有失。忙命一個金面和尚。一個道士。加入陣中。老人方面也命徐碧霞。李峨嵋二人出應。大家正在混戰的當口。突聞半空之中。陡有一派仙樂之音。就在這個仙樂音中。飛下一朵青雲。雲頭之上。仙風拂拂的。站着一位神仙。同時又見那

個蜈蚣精等等。一見這位神仙降臨，不禁一齊歡呼道：「好麼！我們教主來了！」此時老人認得這個教主，便是西天大教主。所有道行，確在他的師尊之上，不覺一嚇，忙不迭的施上一禮道：「教主何必再來紅塵，開此戒戒呀？」西天大教主微微地一笑道：「本教主本已不問這些小事，無奈你們崑崙、天山、辰州、四海的小輩，偏要前去欺侮本教弟子，又怪本教弟子的道行，却又稍弱一點，以致你們得步進步，再過幾時，豈不是要爬到本教主的頭上來了麼？現在不與你這小子說話，姑且讓你多活三天，快快去喚四派首領前來見我。這位西天大教主一個人說了半天，他也不待老人答辯，竟把拂塵子向那白老么一揮道：「且隨本教主回營，再說。」老人即見對方人衆，米隨教主回去，他也率領大家回到營內，尚未坐下，就和大家說道：「這場禍祟，鬧得如此之大，倒非初料所及。徐碧靈、李峨、婿忙問道：「難道方才這位教主，真有一些本領麼？」老人微喟了一聲道：「這就是你們的少不更事了，連他都不認識，怎麼可以出兵打仗呀？」李峨、婿忙接口道：「我們年輕，本仗你來指教，他是甚麼神仙，請你講給我們知道。」老人點頭道：「你們不問，我也要說與你們聽的。這位大教主，本來久處西天極樂世界，他已三次授職，無奈他却有些袒護後輩，不願安居西天，偏喜各處遊行，專替弟子來打不平。有一次，曾受玉帝申斥，他更惱羞成怒，一意孤行起來，幸他老師就是東華大帝，衆位仙官看他師面，不去參奏，他也知道此事，所以愈加無法無天。現在他既要請我們大家的師尊出來，我也未便阻止，而且無法阻止。老人說完，頗覺憂形於色，自奇公子掌珠等等，從未見過老人如此形狀，當然也是急得了不得了。掌珠先問老人道：「老神仙，現在怎樣辦法呢？我們全家人衆，總要求你老神仙大發慈悲才好。」老人點頭道：「此事雖然棘手，也不過多費一些手脚而已。」既爾此，何能袖手旁觀，說着，便將手指一指道：「這末快快替我預備香案，掌珠即去觀手安插。老人膜拜之後，即把中央五雷旗，拿到手中，向空一展，立時便有一陣異香，半空中降下四位金甲天神，朝着老

人一鞠躬道上仙有何差違。特來聽命。老人低聲說上幾句。四位天神復又一鞠躬而去。不到片刻已見祥雲
 藹藹。瑞氣重重。五色雲中一連降下四位仙人。爲首的是一氣真人。第二個是兩儀聖母。第三個是三清仙尊。
 第四個是四海仙妃。四位仙家雖然來到凡塵。可是不肯貿然進這營帳。因爲殺氣太重的緣故。老人和徐碧
 霞。李峨嵋跪接仙駕之後。老人即向營盤後面一塊空場上一指。同時道了一聲疾說也奇怪。那塊空場上面
 早已現出一座蓮台。四位仙家走到蓮台之中。一排的盤膝坐下。老人又與徐李二人復再參拜。兩儀聖母和
 四海仙妃。各朝老人的弟子點頭微笑道。你們二人的香烟有望了。二位師尊尚沒說完。竟將徐碧霞。李峨嵋
 兩個。羞得統統紅霞罩面。却又不說些甚麼。四海仙妃又單獨對着李峨嵋說道。照你的前世種因而論。僅
 不過這條小小的蜈蚣精與你作對。現在竟會惹動這位教主。前來多事。真是意想不到之事。你也不必害怕。
 不過多吃一點苦頭而已。一氣真人在旁微微一笑道。這也關乎氣數。我們替這位大教主。不免有些可惜呢。
 老人又跪下稟明西天大教主所說之話。真人將手一揮道。你且起來。此事爲師早已知道。總之可免則免。真
 不得已也。只好和他開開殺戒。就是玉帝見責。罪魁誰屬。是有公論也。老人道。弟子道力微薄。不是教主對手。
 且也不敢與之對抗。還求師尊與幾位師叔。須念天下蒼生了。結這件公案才好。真人微微點首道。這件公案
 恐怕還不止我等幾個。歷此劫數。好在他有三天期限。且看還有何人到來。真人道。聲未已。陡聞遠遠地似有
 仙樂之聲。從遠而近。從上而下。原來是玉鼎真人。帶同龜靈聖母。他們師徒二人。不約而至。一氣真人率領三
 個師弟。即把玉鼎真人師徒迎入。即分賓主坐下。老人徐李三個。又去參謁玉鼎真人。先對老人和徐碧霞兩
 個說道。你們二人。却被你們李峨嵋師妹帶累的好。在她。是十世善人。根基不薄。這場劫數之中。或者還有一
 些好處也。未可料。一氣真人。四海仙妃。一同點頭微笑。老人因見幾位仙家。並未抱有悲觀。心上放心不少。正

待說話已闌。玉鼎真人在問三清仙尊道：仙尊，你的門徒總喜自相殘殺，殊非我們大同之道所宜。三清仙尊微微地將眉一皺，正待答話，又見半空之中，徒現一道紅光，各位仙家慌忙下了蒲團，去到外面恭恭敬敬的，似要迎接仙駕的樣子，不知來者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進惡陣拚命破紅珠 救情郎飛身入烈火

却說六位仙家，剛剛來到外面雲端之上，業已墮下一位怪神，彼此一個稽首，一齊回到裏邊。老人徐李參見之後，四海仙妃先向這位怪神慰勞，然後請牠居中坐下。那位怪神再三不肯，玉鼎真人笑着道：你乃是客，何必推辭。這位怪神方才坐下一邊對着四海仙妃，一邊指着李峨嵋說道：你的門徒着實有點根基，本神奉了我們燃燈古佛的法旨，來此相助一臂之力，不知此地已闢殺戒否。四海仙妃聽得這位怪神在說燃燈古佛的佛號時候，早已肅然站起，其餘幾位仙家也各起立。這位怪神忙也起身代表燃燈古佛問候之後，大家方始歸坐。四海仙妃也指指李峨嵋道：小徒修行時候最淺，我的對她特別看待者，誠如尊神所說。十世善人，本也難得的，誰知西天大教主偏要惹氣鬧事，牽累我們來此。因為師弟之情，自然不好置身事外。現在還要鬧得古佛煩心，尊神勞駕，真是說不過去。這位怪神道：這是天數，誰能躲避，但是本神已知這位教主，要與四位首領顯顯牠的神通，未免有傷天地之和了。第一玉帝知道起來，誰擔這個責任呀。三清仙尊似乎微生其氣，道：罪魁禍首，玉帝豈有不能查明之理，但是我輩身罹此劫，言之不免痛心。兩儀聖母岔口道：我輩當然不和他們一般見識，可是萬一事到其間，似乎也不可如他之願。玉鼎真人跪覆聖母一同接口道：假使真的如了他們之願，那也沒有公理了。老人等得各位仙家停話之際，要想會自奇公子夫婦等人也來參見參見一氣。

真人道。現在似可不必。往後尚有日子。老人知道神仙是要清淨的。不敢在此麻煩。即率徐李二人。叩別諸仙。回到屋內。告知大家。大家聽完。自然膽子一大。各人也去休息一下。現在暫把這邊放下。先叙白老么那邊。原來白老么本是一個富家公子。只因交友不慎。就有一般狐羣狗黨。前去勾結。日子一多。更有江湖術士。遊僧遊道。以及醫卜星相之流。都來湊趣。大家因見白老么人材出眾。家費又大。就有一般江湖術士。說他生有龍飛之相。九五之尊。謀王篡位。非常容易。白老么既被大家說動。頓時招兵買馬。真的謀為不軌起來。物以類聚。也是定例。於是更有那些左道旁門之士。前來投效。白老么自然來者不拒。多多益善。那時候的左宗棠。正任陝甘總督。方在勦辦回匪。因此鞭長莫及。一時顧不到白老么的頭上。誰知那個李峨嵋的冤家對頭李偉仙。竟與郡主通奸。後被吉王爺知道。家醜不可外揚。索性招為郡馬爺了。李偉仙既打了輪官司。他就一不做二不休。使命心腹賞了多金。結連白老么。要他馬上造反。等得殺到北京之時。好把自奇公子全家殺害。以出心頭之氣。徐碧霞那晚上所看見的一個道士。就是李偉仙化了多金。派去幫助白老么的。白老么的老子。本有一個妖友。便是銀面頭陀。老子死後。銀面頭陀因見白老么吃着嫖賭。不免灰心而去。後聞白老么居然大異。往昔竟有覬覦大寶之志。一個高興。便同大師兄金面頭陀。三師弟銅面頭陀。四師弟鐵面頭陀。五師弟錫面頭陀。都來投奔。自說自話的真命天子。事又湊巧。那個玄玄子。西山子二人。自被師尊赦罪之後。死死活活。要與崑崙老人作對。所以一知徐碧霞李峨嵋已由老人為媒。嫁了自奇公子。他們即托一個左道尼姑。去到半路行刺。後來因見這個尼姑。死在李峨嵋的手裏。心上又多一重怨氣。所以又去聯合那個蜈蚣精。請他同了他們來助白老么。一則可以拆拆崑崙老人的爛污。二則倘若大事一成。他們便是開國元勳。好借皇帝勢力。滅却崑崙。天山。辰州。各派首領。及至蜈蚣精到了白老么那兒。他們二人。又去哭訴西天大教主。說是各派首

領正在欺侮蜈蚣精。弟子坍台。即是老師丟醜。恰巧正值這位西天大教主。方在倒行逆施之際。這把野火一點即燃。所以西天大教主。來到陣前相會崑崙老人。的當口。玄玄子。西山子。兩個公申豹。早已先到。白老么的營裏去了。當時西天大教主。關照老人。限他三天之內。要叫四派首領到齊之後。即同白老么等人。回到營內。一見玄玄子。西山子。兩個。已在那兒。連說好好。并將會見崑崙老人之事。速與他們聽了。玄玄子。西山子。不禁大喜的恭維西天大教主。教主。籙籙。這樣一來。四派首領。一定死無葬身之地。因為你教主。廣大的法道。通天。恐怕除了八景宮的太上老君之外。那個敢來和你對敵。西天大教主聽了。不覺呵呵大笑道。就是我們老君。親自前來。要末我是他的徒弟。有意讓他三分。這是我的情分。若說真正法道。他也奈何我不得。蜈蚣精在旁。忽然嚙味一笑。西天大教主。問他。門徒。笑些什麼。蜈蚣精又抿嘴微笑道。師尊。不是我做門徒的。在笑你老人家。你的法道。比較別個神仙。要高萬倍。我也知道。若說我們道教之祖。老若爺爺。他也不能奈何於你。這也不免太離邊兒了。西天大教主聽了此言。並不生氣。單是微微一笑道。你這頑徒。知道什麼。將來總有給你看見的一天。現在我已限定崑崙老人。三天之內。要叫四派首領來此會我。西天大教主一邊在說。一邊已在袖中屈指一算。早已知道自奇公子這邊情形。不覺張口大笑道。玉鼎。龜靈。師徒二人。同了他們四個。一齊到了。這也不算甚麼。我所高興的是。那位燃燈古佛的一匹坐騎。這隻獅子精。也來活活送死。這真正是我的教旨。要昌明了。玄玄子。西山子。一同問道。這隻獅子。來此何為。西天大教主又笑道。他們要想各顯神通。豈不是教來丟醜不成。蜈蚣精又問玄玄子。西山子。二人道。二位師兄。我知道你們都是辰州派三清仙尊的弟子。為何對自己師尊。也有冤仇呢。玄玄子。西山子。把臉一紅道。他已不認我們是他門徒。我們也只好大義滅親的了。西天大教主便吩咐白老么道。你們且去休息一下。明天午刻。便是我們各教大會的日子了。白老么聽了大

喜之下。謝過教主。即同大家都去休息。第二天一早。各人都到西天大教主跟前聽命。西天大教主。即率大眾來到營外。他在地上擺下一個西天如意陣。內分金木水火土五行。使命金銀銅鐵錫五個頭陀。分守五行之上。外設滅絕兩門。也命玄玄子。西山子。分守兩門。中間設下一個葬仙坑。又命蜈蚣精和那個鬼靈道士。左右分守。真想把老人這邊。到來的各位仙家。來一個滅一個。顯顯他的手段。西天大教主。擺好這個萬惡之陣以後。看看太陽已到天心。他便同了白老么。踱出陣前。剛才立定。老人已隨怪神。玉鼎真人。龜靈聖母。四位仙家。來至陣前。當下就由怪神爲首。向着西天大教主。打了一個稽首道。教主請了。西天大教主。呵呵一笑道。你這一隻獅子。本來遠在西方。何必也來罹此劫數呀。怪神大怒道。你且住口。你的道行。已入大羅會仙之列。何至氣量如此狹小。聽了兩個小輩。攪撥。竟會來開這個殺戒。真是愈修愈回去了。本神奉了古佛爺爺的法旨。來此勸化於你。你再執迷不悟。那就沒法救你了。西天大教主。又把他口一張。哈哈一笑道。我也用不着你這獅子前來相勸。說着。回頭把那如意陣一指道。你們能破此陣。方有講話的餘地。三清仙尊。已知他的孽徒。也在陣內。不覺動了他的真氣。上一步。指着西天大教主。說道。幾千年來。各派仙家。久已未開殺戒。現在無緣無故。你敢上達天地之和。下設滅絕之陣。如此殘毒。那兒還有神仙氣象。我們看你總是老君派下的一份子。限你立刻收去惡陣。隨了玉鼎真人。去到八景宮中。自行謝罪。還可不失仙位。否則。三清仙尊。說到此地。接說。哼。哼。二字道。那就要西天少了一個教主了。西天大教主。大怒道。不必多說。誰人先敢入陣。便隨我來。西天大教主。一邊說着。一邊回身。踱到陣門之前去了。怪神使和諸位仙家。商議道。這是一個一個進去。還是一同進去。玉鼎真人。嘆息一聲。不肯接話。龜靈聖母。接口道。來者不善。還是一齊進去。彼此都有照應。玉鼎真人。很鄭重的對各位仙家說道。此次對於那個蜈蚣精。李峨。婿與牠有仇。孤女與牠有恩。她們二人不可不去。一氣真人。使

向玉鼎真人一稽首道。既去破陣。也得分配工作。還請玉鼎真人發令。爲是玉鼎真人也不客氣。他即朝南而立。因爲南方主生。這便是神仙不喜妄殺的表示。當時玉鼎真人向南立下之後。立即開口發令道。人龍含春。佳果。孤女。湯餅五人。一入陣中。可以分攻五行之門。先去其足。崑崙老人和季峨。婿二人。可以去攻滅絕一坑。攻其心腹。玄玄子。西山子。兩個不肖門徒。應由三清仙尊直接去辦。此外便請怪神爲首。我輩一同前往。直取西天大教主可也。玉鼎真人嘴上說着。臉上大有不忍之態。倒是這位從西方來的怪神。非常起勁。大家既已分配工作。卽由怪神爲首。同時一陣仙風。已到西天如意陣的陣前了。那時西天大教主正在指揮一切。一聞拂拂仙風。又見冉冉紅雲。知道破陣人到。慌忙出陣。對着怪神等等。含笑一拱手道。今承諸位上仙駕此相會。也是本教主之幸。一邊說着。一邊將身閃入陣中。就在此時道一聲疾。頓時天昏地暗。各人伸手不見五指。怪神大笑一聲。首先踏入陣內。並不打話。卽向西天大教主撲去。那知西天大教主早已起了殺心。忙不迭將手向上一舉。便有十幾道金光。同向各位仙家頭上罩來。不講各位仙家。各各現出神通。抵制金光。先說人龍五個人。因恃各位仙家在此。膽子一大。直向那個五行位上殺去。此時金銀銅鐵錫五個頭陀。自然分別接戰。戰了不久。人龍等等。似有不支之勢。兩儀聖母看得清切。立卽上去援助。這一來。五個頭陀。便吃不消了。五人正想散去。五行之際。却聽得西天大教主大吼一聲道。各人勿退。死守五分鐘。對方統統都要化爲灰燼了。五人一聽此言。勇氣忽又上來。同時又見那個蜈蚣精。已在口吐一顆極大的紅珠。直向季峨。婿頭上飛去。季峨。婿稍稍一退。也忙摸出她那日月神針。說時遲。那時快。那支日月神針。見了那顆紅珠。彷彿冤家一般。只聽得嘩啦啦的一下。那顆紅珠已被日月神針。戳上一個大洞。怪神瞧見自己這邊得手。卽將牠身子一抖。陡化一隻大如山岳的巨獅。正待去吃西天大教主的當口。忽被西天大教主撲的一下。早已打出一顆翻天印來。此

印上打天門下打地獄。這隻巨獅如何能夠抵擋。慌忙把身一滾。滾到生字方上。總算避過危險。玉鼎真人恐怕獅子有傷。急將他的拂塵祭起。道：「快把此印拿入八景宮中。真是仙家妙用。玉鼎真人的拂塵並不費力。已把翻天印拿到空中去了。西天大教主。既見他的法寶被失。這一氣還當了得。他又施出毒手。急又打出一支絕仙鋼來。想把各位仙家一網打盡。一氣真人自從入陣以來。並未動手。下一則還想不聞他個人的殺戒。二則留下了他。可以事後轉圜。豈知西天大教主一絲不留同道之誼。用出這支惡鋼。一氣真人忙把他手一指。指上飛出一朵金蓮。這朵金蓮雖然沒把絕仙鋼破去。但是那支鋼只在空中。似乎不能夠擊了下來。龜靈聖母更加大怒。也把她口一張。吐出一塊十三小塊結成的金色天板。就向西天大教主頭上壓下。西天大教主說聲不好。連連避入中央台上。四海仙妃追了上去。正待用她手上一把小剪。要去壞那西天大教主法身的時候。只聽得她的女徒李峨嵋在叫救命。只好丟下西天大教主。飛身來到李峨嵋那裏。還沒問話。已見李峨嵋披頭散髮。却和一個道士在搶自奇公子。這人四海仙妃知道自奇公子並未入陣。定是那個妖道的行術。要想嚇倒李峨嵋。便奸下他毒手。正待上前告知她的徒弟。同時又見兩儀聖母已被西天大教主逼得往後退讓。她怕兩儀聖母有失。忙又丟了李峨嵋。去助那邊去了。李峨嵋一見師尊一走。心下一急。同時又見自奇公子已被道士交與那個蜈蚣精。剛想拚命去奪。陡然聽見這個陣中一聲天崩地裂的巨響。只見地下突的裂開一個大縫。縫中噴出火來。倒還在次。可憐只見自奇公子已被蜈蚣精丟入烈火之中去了。她便大叫一聲道：「我的夫呀！你的妻子也同你去吧！她的咒字未了。早已撲咚一聲跳入火內。不知李峨嵋生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喜根基施恩嘉後進

解冤業獲勝不窮追

却說李峨嵋因見自奇公子忽會落入地裂的火焰之中。她一發急慌忙跳了下去。細細一瞧。除了烈烈烘烘的大光之外。並不看見自奇公去。明知已被妖人焚死。不禁一個傷心頓時厥暈過去。不知經過久許。等她甦醒轉來。睜眼一看。仍舊未見丈夫。她便大哭起來道。我的夫呀。都是爲妻害了你了。誰知她的了字。剛剛出口。忽被一個仙童走來。向她微笑着低聲說道。此是八景宮。老君正在裏面。你這女子。何得大啼小喊呀。李峨嵋剛想問話。已見她的師尊。同了兩個仙女。匆匆走來。喚她道。趕快揩乾眼淚。隨了爲師去見老君。李峨嵋弄得糊裏糊塗。問又不敢問。只好一邊揩乾淚痕。一邊跟着師尊。走到裏面。在她經過之處。統統都是奇花異草。撲鼻芬芳。神鶴仙禽。嗚聲清亮。她便停下脚步。偷偷拉上她那師尊的一角衣襟道。這是什麼所在。我們不是在那西天如意陣中麼。又見她的師尊。忙不迭以目禁止。似乎叫她不要亂問的意思。她見如此。只好低了她頭。隨着再進。走不多時。已到一座內宮。抬頭偷偷一望。只見五鼎真人。師徒兩個。以及一氣真人等等。都是肅然無聲的。立在兩旁。中間一個極大蒲團。滿現金光。金光上面。端端正正的。坐了一位長鬚神道。心知就是太上老君了。就在此時。又聽得有個仙童在喊道。老祖有命。即着四海仙妃。帶同女弟子李峨嵋入見。又見她的師尊。飛快地輕輕將她一拉。緩地走到蒲團面前。又替她代爲報名道。李峨嵋參見老祖。她一見這段雍肅靜止的景象。不由得雙膝下跪。俯伏地下。當下只聽得老君發出一派清靜冲和之音道。你是李峨嵋麼。修道有多時了。李峨嵋叩首道。日子甚淺。老君聽說。微微一展笑容道。日子甚淺。竟有如此工夫。倒也難得。玉鼎真人。越出班來。向着老君鞠躬說道。李峨嵋乃是十世善人。始有這樣進功。現在尚被火毒所傷。於道力有阻。老君點點頭。吩咐一個仙童道。可以賜她一粒金丹。以獎善根。當下即有一個仙童。送上一粒金丹。李峨嵋叩首謝恩。吞到口內。不禁奇香滿嘴。及至咽下。更覺精神百倍。自己知道。就是修上五百年。也沒這般造化。忙又叩頭。

拜謝。老君把衣袖一展，命她起立一旁。四海仙妃又去代她謝過，輕輕向她說道：屏息侍立，可看老祖訓斥西天大教主說話未畢，又見老君僅把嘴巴微啓，已見兩個仙童早將西天大教主帶上跪下。李峨媚瞧見此時的這位大教主一種靛靛神情，反而有些代他可憐。當下便聽老君很莊嚴的問道：「你知罪麼？」又見西天大教主悲慟的答道：「徒孫知罪，不過此事乃是被迫，此確非本心。」老君微微把頭一擺道：「你已修煉多年，難道連自制的初步工夫都忘了不成麼？」老君問話之間，他那左右金光只向大教主的身上一閃一閃的照着。大教主愈加抖擻凜凜的說道：「徒孫直到祖師面前，方覺所爲大錯，恐怕自憾已來不及了吧？」老君不答這句，單命跪在一旁。此時又有兩個金甲神人各人鎖入一個罪犯。李峨媚偷眼一看，不是別個，正是玄玄子。西山子二人當下又見老君把他神目僅僅朝着二人一注，說也奇怪，倒說玄玄子、西山子二人竟會嚇得縮成一個三五歲的小孩模樣，跪在地上，連氣也不敢透一口。老君見此形狀，微微感頷道：「人間叛逆罪已不赦，此間如何容得這兩個叛徒呀？」說着，將手往地下一指，同時玄玄子、西山子二人早隨一指，指往地中去了。李峨媚私下問她師尊道：「二人那兒去了？」四海仙妃低聲答道：「已入阿皮地獄，永不得超生人世的了。」李峨媚一聽此言，嚇得戰戰兢兢，還想再問，又見有個仙童向着老君鞠躬說道：「還有其他罪犯都在外邊，請問祖師如何發落？」老君極和聲的答道：「此乃清靜之區，怎樣容得這些醜惡東西？可付你們大師兄處治。」仙童領了法旨，退下。老君便朝左右一看，對着玉鼎真人幾個說道：「你們且去。」玉鼎真人慌忙下跪道：「還有教主未曾發落，總求祖師慈悲。」弟子等願各減百年工夫，代爲贖罪。老君微微點頭道：「既然這樣，由你們將他帶去，也命他的老師從重處治。」玉鼎真人同了大家叩謝祖師的大恩。老君剛要返宮，一眼看見李峨媚也在跪拜，不覺又注視她一眼道：「此子進功程序，何以如此之快？方才我所賜她的一粒金丹，不過可抵三百年的工夫。此刻見她神光大異，可

見善人再修。誰也不能及她。四海仙妃忙又跪下。代爲拜謝。老君道：爾等已有地位。不必常往塵世。但是下界的妖魔又多。如在此子。應該速修外功。讓我賞她一件除妖之物。方能保她法身。老君說罷。將手向他座旁的一座花瓶一指。頓時異香滿室。花瓶之中長出一朵金蓮出來。老君親手掣下一片花瓣。賜與李峨嵋道：爾既有此神通。非有此物。不足護法。四海仙妃慌忙代爲接下一同叩謝之後。只見一道紅光。老君法身已經回宮。玉鼎真人一氣真人。怪神三個一同指着李峨嵋微笑道：爾真無上幸運。我們所知。從盤古迄今。誰人有過這般際遇。四海仙妃也是滿面光彩的。笑答道：雖是祖師的宏恩。也是各位的提拔。兩儀聖母。扯了李峨嵋的手。微笑道：爾的師姊。比你忠厚。你既有此造化。以後對於除妖捉怪之事。由你去做。對於一切家務。由她去做吧。李峨嵋自然肅然。遵教此時心下一喜。前去看手上的那瓣蓮花。倒說竟會變成一把一二十寸長的小掌扇。隨便把牠一搖。竟把玉鼎真人一氣真人等等幾位上仙。嚇得忙不迭的閃在一邊。一同帶笑帶說道：我們祖師的道行。真與天齊。你們瞧瞧。這柄小小掌扇。連我們也難敵牠之風。豈不可寶麼。李峨嵋聽說。不禁高興得一張櫻桃小口。笑得合不攏來。四海仙妃也笑道：這件劫數。運氣了我的小徒。委曲了大教主了。玉鼎真人一聽此語。忙同大家來至東華帝君那裏。原來東華帝君就是老君的大弟子。西天大教主呢。又是東華帝君的二弟子。老君把他發交東華帝君辦理。似有成全之意。東華帝君既奉此命。又見他的大弟子玉鼎真人同了衆仙到來。特地降座出迎。裏邊坐下。東華帝君先對怪神微笑道：你是西方之人。怎會也來我們南土。怪神道：此事劫數。現在已了。帝君還有公事。我可告辭。要去回覆我們古佛法旨了。東華帝君不便相留。可巧老君那邊。已把大教主押至。東華帝君送走怪神。還怕衆仙在此。大教主難以爲情。便命玉鼎真人陪着衆仙。另坐一室。他方才去審大教主一案。李峨嵋此時惦記那個蜈蚣精。恐怕她得了重遣。她的夙怨。仍難消弭。當下要求

她的師尊要去偷看。四海仙妃叫她不可聲張。免得羞了一般罪徒。李峨嵋奉了師命。來至東華帝君殿門外面。往裏張去。只見東華帝君已經變了臉色。人家都說閻羅天子可怕。此時一比較起來。閻羅天子反是慈顏了。李峨嵋暗忖道：我真微倖。怎會十世都是善人。以後更要好好做人。不要辜負老君的栽培。她還未曾轉念完畢。只見那位大教主。可已枷鎖瑯瑤的跪在地上。東華帝君大喝道：爾這孽畜。爲師有你這個門徒。已被衆仙所笑。此時把你辦了。與玄玄子西山子一樣之罪。也不爲過。大教主叩頭說：呼。沒有辯說。東華帝君注視了他半天。方才長吁一聲道：逆畜呀。逆畜。我們道教全憑清淨沖虛。似爾所爲。那裏還有一絲體統。東華帝君說着。便命道童快將大教主押入悔過所。且俟千年之後。再行提審。大教主連連叩頭道：師尊。弟子知罪了。倘蒙赦我初次。永不再問世事。東華帝君不准請求。押了下去。大教主下去。又把蜈蚣精。龜靈道士。金銀銅鐵錫五個和尚帶上。東華帝君一眼瞧見蜈蚣精一面怨氣。知他夙孽關係。罪孽輕了一半。當下便問道：你還是願罰。願責。蜈蚣精叩頭不言。東華帝君正待發落。李峨嵋突然闖入。撲的跪下。邊在磕頭。邊在代那蜈蚣精求饒道：牠與小輩有怨。小輩情願與牠言和。以解此劫。東華帝君微微點首道：本難恕牠。今准爾請。罰去一半道行。下去重行再修。蜈蚣精大喜。之下一面叩謝帝君。一面退下。忙向李峨嵋一拱手道：既已和解。以後彼此各不干涉。說完即走。東華帝君又把各犯分別發落。方叫玉鼎真人將衆仙請至談話。言語之間。還在誇獎李峨嵋大有夙根。說着。又賜徐碧霞等等。每人一粒仙丹。可抵百年工夫。大家談了一陣。告辭而出一氣真人吩咐老人各處走走。兩儀聖母也賜徐碧霞一柄二寸長的金絞剪刀。並且吩咐她不必因爲李峨嵋之扇。就此灰心。徐碧霞極誠懇的答道：她是我的妹妹。她好卽是我好。況且師尊又賜我這柄金絞剪刀。我早和道此剪的功用。世上已經儘夠。三妹的掌扇。反而太高了。兩儀聖母大樂道：如此對了。爲師也放心了一氣真人。四海仙妃。各

人又教導了各人的徒弟一番。只有三清仙尊，稍有不豫之色。一氣真人一把拉了他就走。龜靈聖母送走各仙，又將老人等等，送到凡塵。方才上天。老人等等回到營內，自奇公子等人接入道：敵方之事，老神仙知道否？老人搖首道：我們另有事情。自奇公子道：方才據探子報到，白老么因見他的幫手統統走散，正在大哭。老人自去打坐休息。徐碧霞、李峨嵋兩個方把一切之事，盡情說與自奇公子等人聽了。自奇公子聽了大喜，急辨公文，報知左制台那邊。掌珠因見徐碧霞的小扇，彷彿新娘嫁妝上的小小擺設，正想用手去拿。李峨嵋慌忙攔阻道：大姊，你有真的人，不好褻瀆此物。掌珠紅了臉的，呸上一口道：你們難道沒有喜不成？徐碧霞接口道：我們念過避穢咒的。大姊要學，我們可以教你。不但掌珠聽了要學，就是殷樊徐三位少奶奶，也要同學。不防自奇公子辨好公文，回到裏邊，一見六位少奶奶，都在像個和尚念經，不禁大奇道：你們在幹什麼呀？掌珠告知其事。自奇公子後學先會，大家一會，掌珠先把那柄小掌扇拿到手中，就向自奇公子的臉上一扇，不好了。自奇公子這人，嗚嗚啞啞的一下，早被扇到半天雲裏去了。掌珠一見扇走自奇公子，不覺嚇得手足無措。徐碧霞忙說道：不必着急，假使沒有我們兩個，那就闖了禍了。徐碧霞一邊說着，一邊便朝李峨嵋笑着，突上一眼道：你還不去把他接了下來。李峨嵋也笑道：還早呢。李峨嵋說罷，方把身子往空一縱，頓時已把自奇公子抱入屋內。自奇公子雙手抱了腦袋道：好險呀！我彷彿騰了半天的雲呀。李峨嵋因見自奇公子被那小扇子扇到天上，非但不懼，且有樂意，心下也覺十分高興。這天大家談說說說，一到晚上，自奇公子應該輪到李峨嵋房內，二人到了床上。李峨嵋忽對自奇公子笑道：你莫高興，我已奉了仙人之命，要到外邊去做救人工作。家裏之事，只好由二姊姊和大姊姊等人服伺你了。自奇公子到底也有根基，聽了此話，不覺大喜道：我的賢妻，你能出去救人，乃我求之不得的事情，并且我還想同你一齊去呢。李峨嵋瞧見自奇公子毫

沒兒女之態。足見這位丈夫並未錯配。於是分外親暱。一覺睡到天明。第二天老人來對大家說道。此地的戰事。徐李二人足夠對付。他要同了帶髮和尚。湯傑人龍等兩對夫婦。去到各處。做他替天行道的工作。不能在此久留。徐李二人知道不好留他。只得殷殷話別。再圖後日相會。老人等等一走。李峨媚便和徐碧霞商量。立即下了戰書。要與那個白老么一決雌雄。白老么本是一個妄人。自然約期見仗。這一仗不必細敘。徐李二人竟把白老么那邊打得全軍覆沒。幸虧白老么早已設下狡兔三窟之計。一見大事已去。他即逃入俄國邊界。自奇公子不去追擊。馬上同了徐李二人去見左制台稟明奏凱情形。其時左制台那裏已據密探報告。知道行詳詳細細。除了當面慰勞外。立即用了六百里的加緊牌單。飛奏兩宮。不日旨意下來。除將自奇公子陞任翰林院祭酒之職。徐李二人也得金花封誥。自奇公子謝旨之後。率領全眷回到北京面君。慈禧太后召見的當口。專問各位仙家下凡的經過。自奇公子一一奏對。慈禧太后很是快樂。自奇公子下來去謁曾相國的時候。曾相國也是大爲嘉獎。說完之後。忽向自奇公子哈哈一笑道。蔣祭酒老夫還有一個喜信給你呢。不知是何喜信。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棄怨忘仇性情未改

袒胸裸腹禮數全無

却說自奇公子一聽曾相國說是還有喜信。還當不過慶功設宴之舉。也不高興。曾相國見他很能鎮定。加二瞧得起他。當下又笑容可掬的說道。蔣祭酒老夫等你奉旨出征之後。馬上令人替你前去疏通你們令岳大人。無奈他總一睡不醒。真正無法可辦。後來老夫得到你的奏凱之信。忙又親去相勸。方才把這位老迂儒說動起來。最後解決。等你回京。親同他的令嫗。前往陪罪。方能了結這件公案。現在你已來京。快快回府。同了專

夫人來走一趟。他是長輩。你們應該遵他意旨的。自奇公子不待聽完。已經又感激。又歡喜。當下叩謝了。曾相國的成全之恩。馬上回到家裏。告知此事。掌珠等人無不歡天喜地。都向梅花少奶奶道喜。梅花少奶奶却紅了臉的說道。這樣羞人。答答前去陪罪。我可不敢。自奇公子大驚失色道。五姊。這便是你的不對了。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況且你又沒有爲非作歹。爲何說出羞人答答一語呀。掌珠麗華等等都來相勸。解梅花少奶奶方始回了自奇公子去見她的老父。樊老爺因見李偉仙業已失勢。女婿又是有功於國。再加堂堂宰相親去說情。方才把那個牛性和婉下來。見了自奇公子。也不提那舊話。單是一臉正經面孔的說道。賢婿。你的武功已經麒麟閣上有名字的了。至於你文學。僅僅升堂。還沒入室。以後須要日夜用功。自奇公子見了這般迂腐之狀。真正又好氣又好笑。但又不好放在臉上。只好唯唯從命。樊老爺因見自奇公子還能聽話。方去教訓女兒道。在家從父。出嫁從夫。你家公婆又多。做人不易。以後如有不孝之名出來。爲父便要重責。梅花少奶奶自然連連稱是。之後才請老父住到女婿家中。好享後半世之福。樊老爺算不反對。答應即日移居。這樣一來。自奇公子這邊總算十分的全美的了。那知沒有三天。高士秋。月小燕三個。前來送信。說是那個李偉仙。瞧見自奇公子。反而因禍得福。大不爲然。已經暗暗命人費了金銀重禮。去到各處名山。聘請高人異士。定要除去自奇公子全家。方始甘心等語。自奇公子聽了一急道。這真那裏說起。姓李的霸佔我的妻房。我倒沒有與他爲難。他們偏要和我作對。如何是好呀。掌珠大怒道。天下怎有這般妄人。好在我們二妹三妹。已有特別法寶。何人到來。何人便沒性命。徐碧霞道。這也難講。世上很多能人。倘若我們二人。來一個打贏一個。那末老君也不必賜徐三妹的寶扇了。我們師尊。也不必賜給我法寶了。李峨嵋現在的道行。陡然飛進。已與崑崙老人不相上下的了。她又是一個熱心派。當下接口說道。天下之事。那能一句說定。像那西天大教主。他也不防到如此。

結果的。依我說來。我們只要抱定德惡獎善的宗旨做去。上天決不辜負我們。徐碧霞笑罵了一句道。你這小東西。真正叫做是初學三年。橫行天下了。梅花少奶奶。因為父女和好如初。心下快活。當下岔口道。我也贊成三姊姊的主張。二姊姊未免有些老頑固了。麗華也岔口道。你現在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了。梅花少奶奶不待麗華再說下去。忙接口笑道。這末。你莫不是悶到愁腸。瞌睡多麼。所以我昨天看見你在青天白日。還和他撲着好睡呢。原來自奇公子的對於各位妻小。十分公平。因怕麗華見了梅花父女和好之事。未免傷心。故意白天也去和她綢繆。此刻麗華一被梅花當了大衆。說破她們隱事。竟把一張美人臉兒。紅得猶如關夫子一般。掌珠恐怕麗華惱羞成怒。忙接口笑道。五妹不要說人家。你前天不是也一樣麼。梅花笑着將她雙蛾一鎖。又突上掌珠一眼道。你若不是我們大姊姊。你那天下午。閉了房門。不知和他在幹什麼把戲。我就要說出來了呢。小燕指指梅花道。你還當沒有說出麼。小燕還沒說完。大家已在闌堂的大笑。幸此一笑。方將此事打斷。自奇公子又對高士秋月二人說道。承蒙好意。來此通知。真正感激……小燕因對自奇公子。確有特別好感。當下接口道。我們非但不要你感激。還要送一位美人夫人給你呢。媚仙忙問那個。小燕微笑道。就是我們的鄰舍王家小姐。自奇公子雙手亂搖道。我已夠了。掌珠岔口道。六房裏的缺。應該補上的。自奇公子聽此大題目。不便再言。秋月接口道。王家的那個太放蕩了一些。我倒不大贊同。掌珠還要再問。忽接蘇州一個電報。說是六房裏的婆婆。害了大病。倘若自奇公子爲了國事。不能回去。也沒法子。自奇公子忙對大家說道。忠孝不能兩全。現在國家沒事。怎麼不回去呀。大家自然贊成此話。高士等人。因見他家有事。告辭走了。自奇公子立上一本乞假省親的奏章。朝廷不能不准。自奇公子趕忙收拾行李。全眷回蘇。因為內中沒有郡主了。當然去坐海輪。沒有幾天。已到家內。六房裏的老太太。因氣自己媳婦。不及人家。所以生了大病。今見兒子一呼即到。心

下一樂。病到好了一半。其餘六房的老人。都來問明別後之事。掌珠等等。分別告知。大家聽了。又驚又喜。還有何說。現在的樊老爺。圓通得多了。不但搶着先喊親家。且和樊老太太也訴別後的一切。第二天大排家宴之際。那知六房裏的老太太。硬要撐起入席。一個勞動。偏偏暈了過去。徐李二人慌忙拿出奪命丹來。服下之後。雖然回過氣來。却把自奇公子一把抓住。雙淚交流道。我兒。爲娘不久人世了。所恨的我死之後。沒有媳婦替我披麻戴孝。有些不能瞑目。自奇公子忙安慰道。六娘。你老人家千萬不可作如此想。方才兩粒乃是仙丹。至於你老人家要討媳婦。兒子已在留心。六房裏的老太太聽了。這樣說話。眼淚已經乾了一半。掌珠等等。都來問安。也說包她身上三個月內。定娶一房孝順媳婦給她。六房裏老太太方才破涕爲笑起來。第二天掌珠坐了大轎去望父親。魏鄉紳見了女兒。非常高興。又說他要去到南海境香女壻女兒。如果一同前往。南海觀音可以保佑婆婆之病。掌珠回去告知丈夫。自奇公子主張同去。徐碧霞笑着道。到普陀去是要過海的。我來保護你們前去。李峨嵋接口道。二姊。師尊說過。叫你對付家事。出外之事。要我負責。徐碧霞瞞上李峨嵋一眼道。我又不要奪你丈夫。因你不說同去。我才說的呀。李峨嵋也瞞上徐碧霞一眼。並不駁她。便去收拾行李。帶了男女僕從。一夫二妻。同了魏紳士。由蘇州到上海。再坐小輪。去到普陀。那天他們的船將離普陀不遠。陡見風浪大起。把一隻小輪船。幾幾乎要船底朝天了。李峨嵋一見大勢不妙。她忙拍指一算。知道與她丈夫大吉大利。她就對自奇公子掌珠二人說道。這個風浪。似爲我郎而發。船上人衆聽了她話。一個個的大不贊成。道如此說來。蔣家有利。我們大家却遭殃了。李峨嵋不去睬他。只是小小心的保護他們夫妻二人。誰知忽見一條五六丈長的大魚。突向船下撲來。大有要攫自奇公子之意。李峨嵋慌忙拿出那柄小扇。並未扇動。已把那條大魚嚇退。同時風平浪靜。船已安然到了普陀。自奇公子等人。即在一座茅篷之中。做了宴所。打算次日去

拜觀音菩薩。不料就在當天晚上。無緣無故的來了一個道姑。說是要見蔣家的大少奶奶和三少奶奶。掌珠即將來人請入問她何事。那個道姑道。今有海龍的第三公主自己願嫁此地公子。特來作伐。自奇公子在旁聽了大笑道。真正奇談。我是一個凡人。如何可配水族。李峨媚也向那個道姑婉辭。道姑不樂道。這是天緣。人家求之不得之事。你們不允。莫要後悔。說完揚長自去。魏紳連忙對掌珠道。我見這個道姑大怒而去。你們不可不防。李峨媚接口道。不必害怕。有我在。此掌珠感頷道。既云龍女當然定有本事。不要被二妹說着。萬一有些小小亂子。如何有臉回去。李峨媚想上一想。就把那柄小扇子擺在自奇公子身上。她們幾個談上一會。也就安睡。沒到半夜。只聽得自奇公子夢中驚醒道。嚇死我也。掌珠忙問嚇些甚麼。自奇公子一邊先叫李峨媚把他抱住。一邊方說夢中所見道。我睡下的時候。心裏本在嚇這龍女。及至睡熟。自然忘記。剛剛入夢。便見那個道姑。同了一個美貌佳人。到我面前道。這位就是三公主。蔣公子。你瞧瞧看。美貌不美貌呀。你若願意。是你之福。若不願意。那就要吃虧了。我當時雖見那個公主。還覺可愛。但是如此強迫。也不贊成。我就說道。婚姻之事。須要兩相情願。況且仙凡之間。難以配耦。公主却來開口道。公子勿嚇。你家已有兩位仙姑。我又說道。那是另有原因。又當別論。公主聽說。即現不豫之色。道姑便來搶我這人。就在此時。陡見一道金光。二人逃得不知去向。自奇公子說完。便問李峨媚主何吉兇。李峨媚又去掐指一算道。也是大吉。說着。即問掌珠道。大姊姊。他既贊她可愛。何不就答應了她呢。掌珠看看自奇公子。自奇公子連連擺他雙手道。這不可以。我却怕她。李峨媚道。你不應允。恐怕要鬧風波。自奇公子把脚一跺道。我一定不要。你們二人不得逼我。李峨媚道。既然如此。我要得罪這位新娘娘了。掌珠不敢主張。大家談了一會。各自安睡。次日拜過觀音。自奇公子和魏紳士二人都主張早些回去。免得多事。主意一定。仍坐小輪船。離開普陀。誰知船到海中。倒說風浪又起。李峨媚一個不

防那隻輪船頃刻之間已經船底朝天了。自奇公子。魏紳士。父女。統統不會游泳。李峨媚只有一雙手。不能同時去救三個。正在左右爲難的當口。陡見一位少婦。背了公子上岸道。三少奶奶。你只救他們父女便了。李峨媚因見公子已有人救。膽子一大。即將掌珠。父女二人。立即救起。豈知自奇公子真有人溺己溺的好心。當下即出重賞。不問那個救起一個活人。賞銀百兩。救起一個死人。減半賞施。這樣一來。自有貪財人物。不要命的入水救人。結果一算活的一百另三個。死的八個。幸虧自奇公子有錢。一一照給。頓時歡聲雷動。都說蔣祭酒真是一位善人。自奇公子因見官府前來拜他。不能不去招待。李峨媚趁空忙問那個少女。除了賞銀之外。有無其他要求。那個少婦一愕道。大少奶奶。三少奶奶。你們真個貴人多。忘連我也不認得麼。李峨媚慌忙仔細一瞧。原來是從前走旱道時候。所遇見的那個壁虎精。掌珠此時也已認出。不禁一嚇道。你是精怪。爲何來救我們公子。那個少婦一笑道。大少奶奶。你的說話。沒有分清。妖怪是要害人的。說到一個精字。凡是多年之物。都會成精。所以成精。儘管成精。却不害人。李峨媚連連點頭。接口道。此話有理。這末你難道知道我們公子有難。特地遠道而來相救的麼。那個少婦道。非也。我因來會一個水族。知道此地的三公主硬要嫁與你們公子。我恐或有什麼意外。特來保護。不防來得遲了一步。已使公子受驚。掌珠聽完。陡然對她生出一種好感起來。便對李峨媚說道。既是故人。又是恩公。且等公子進來。再說話。還未完。自奇公子業已進來。掌珠即將少婦一指。並把方才之話。統統說與自奇公子聽了。自奇公子聽完。忙向少婦道謝道。你是我的恩人。可否同到舍下。稟明上人。再行重謝。少婦微笑道。三少奶奶。足能救你。我也不過是錦上添花。代她之勞而已。何必言謝。自奇公子又很感激的問道。我想起一事。我記得你的前胸。已被日月神針所傷。現在痊愈了麼。那個少婦終究是個動物。不懂人間禮節。她見公子問她。她就把她前面的衣襟一扯。頓時露出一個雪白粉嫩的身子出來。去

給公子瞧她傷疤道：公子請看吧。自奇公子因要避點嫌疑，連連別過頭去。已經瞥眼看見血淋淋的一個洞眼，甚至心肝五臟也會瞧見。當下一個不忍，却又將他避嫌之心丟開一邊，急問少婦道：如此，這是我們害了你了。可有什麼法子醫治？無論多少醫金，我肯擔負。少婦搖頭道：如果換了別樣鐵器，我的道行也能醫治。這是一根神針，無法醫治。掌珠、李峨媚二人一齊拉了少婦之手道：這真對你不起。少婦又搖著頭道：幸我一則稍有道力，二則尚未破身，因此之故，尚能忍痛，否則早已送命矣。李峨媚更加過意不去道：好姊妹，你可知道有沒法子可醫？少婦將臉微紅一下，正待開口，忽又低下頭去，屏息無語。李峨媚再三相問，仍舊不肯答覆。不知少婦為何不肯說話，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吮傷疤看出心中事

救急症將呈膽內功

却說李峨媚因見少婦怕羞不答，便把她嘴對着公子一歪，似乎叫他避開一下。少婦邊扭紐扣，邊對李峨媚掌珠一望道：公子不必避開，我的怕難為情，並非是為公子。若要把我這個洞眼醫好，斷非藥石之功，可以能夠。少婦說着，又望上李峨媚一眼道：你是十世善人，你肯用嘴巴，每天替我吮這傷疤三次，不用百日，自會痊癒。李峨媚尚未接口說話，自奇公子掌珠一齊搶着道：一定可以。一到蘇州就辦如何？少婦大喜道：好雖好，但是對不起三少奶奶。李峨媚忙接嘴道：既成朋友，彼此不用客套。少婦點頭道：既是如此，我們還是早些動身。因為這個龍王的公主，道力很大。李峨媚也以爲然，立即自僱一隻大船，一脚回到蘇州。魏紳士自行回家，掌珠、李峨媚二人，即將少婦介紹見過七雙翁姑，又把一路之事說給大家聽了。大家聽完，都一嚇道：這倒不好，恐怕從此又要多事了。徐碧霞笑問公子道：她既長得不錯，我說你失去一個郡主，補上一位公主，也不吃虧。

自奇公子大搖其頭道。你們簡直把我當做動物看待了。徐碧霞連連認錯。自奇公子也覺此話太硬。不覺臉紅起來。李峨媚在旁好笑道。說話須要預先留心。事後面孔紅紅也難補救的。徐碧霞忙接口道。三妹不要怪他。否則豈不是還當我真有意見了麼。自奇公子忙去執了徐碧霞的手安慰道。二姊。你能如此存心。一家才命和睦。永沒意見發生。掌珠麗華娟仙三個一齊笑着道。人家婦女吃醋的多。我家真是一團和氣。大家說說笑笑。這個少婦非常羨慕。從這天起。李峨媚真的用嘴去替少婦吮那傷痕。有一天李峨媚一邊在吮。一邊笑問道。你的心肝怎麼生得歪的。少婦笑答道。假使不歪。我早被你戳穿紅心。還會活到今兒麼。李峨媚還當她在說笑。後來據少婦說。一個人的心肝本來偏一些的。這是光緒時。中國解剖學還無其人。現在到了民國了。讀者不乏生理學家。當然知道一個人的心肝本是生得偏於左方的。當時的李峨媚還當少婦既成精。自然有點學識。她說心偏也不駁她。但在吮她傷疤時候。她的心肝五臟自然容易瞧見。有一次李峨媚看見少婦的心裏。善多惡少。不覺當面稱贊她道。好姊姊。你的敬重我是十世善人。這是仙家所說。我雖不記得前世之事。想來總有其事。但是我此刻看見你的心肝。非常慈善。因此加二與你要好。少婦不解道。我的心肝。或大或小。或紅或黑。既有形狀。你自然能夠看出。至於我心肝裏面的善惡。你如何會得看見呢。李峨媚面有得色的答道。普通人們自然看不出來。我自從服了老君的金丹之後。不但道行陡增。連我雙眼也會和平時兩樣。現在你的心肝。沒有皮肉蓋煞。我能一望而知。少婦又笑問道。這末。你再瞧瞧我的心裏。還有什麼。李峨媚真又仔細一看。道。有了。你說。你還是一個處女。此話一些不假。因為我看你的心裏。並沒一點點的春心。少婦紅了她臉道。你在趣笑我了。李峨媚眼睜睜的問道。怎樣趣笑。難道你自己知道。已經有了春心不成麼。少婦雖然無話可答。可是很是佩服李峨媚的這雙肉眼真兒。有一天李峨媚又在吮那少婦的時候。忽然大笑。

起來道：「好姊姊，你莫動氣。你此刻有了一些賊心了。」少婦一把將李峨媚的雙手執住，也大笑道：「你真在此地張西洋鏡了。話雖如此，你方才之話一點不錯。我因為你天天替我吮這傷疤，一點不嫌醜，雖是你的慈心救我，不過一個人都有鼻子眼睛的，因是聞着了腥穢之味，定要作噁的，你竟能忍住，這是何等的程度。我因無以為報，要想到龍宮之中，偷些真珍異寶，前來孝敬於你，可巧被你看出，豈不是一個人的存心。凡人雖然不會看見，其實一遇明眼之人，便已露筋露骨的了。」李峨媚點頭道：「所以孟老夫子說過，胸中不正，眸子便會昏了。」少婦將她舌頭一伸道：「這真正是小民易欺。」上天難瞞呀。少婦還沒說完，自奇公子一脚跨入，拍着雙手大笑道：「好一個小民易欺。」上天難瞞呀。少婦陡見自奇公子無端的闖進來，她的胸前白肉已被看見了，不禁羞得通紅其面，要想逃走。李峨媚一把將公子推出房外，笑問少婦道：「你在普陀時候，第一次相見，你竟裸露胸前，給他去瞧一點也不害臊。現在住了幾時，當然熟了，不少何以反而難為情了呢？」少婦指指她的心肝道：「你又何必問我，你只要自己看吧。」李峨媚真又仔細一瞧道：「原來如此。」少婦道：「猶如畜生，當着人面，也會交媾，因為牠恬不知恥，假使牠一成了精，或是成了妖怪，妖怪是不怕天不怕地的，然而牠在迷人之時，牠也不肯在大路上幹的。我因自幼修煉，可憐一個小小的壁虎，叫我何處去聞大道，所以非但不知羞恥之事，而且不知善惡之事。不過我的不肯作惡，也是沒有壞的榜樣，被我看見，既沒壞樣，可學自然不去作惡，不去害人了。現在在你們府上，日日看見禮節之事，天天聽見忠孝之言，因此羞惡之心油然而生起來了。」李峨媚點頭道：「此聖人所以苦心孤詣的要拼命設立教育也。」李峨媚自從這天之後，常以義理之學去教少婦。少婦絕頂聰明，且能觸類旁通，聞一知十。李峨媚竟把她愛得無以復加。有一天偶與徐碧霞說起，要想把這位少婦以

補那三之缺。徐碧霞雙手亂搖道：「我不管。那天我偶爾和他歡笑，被他說得滿面羞慚。人家連一條龍，還惡牠是動物，怎麼肯看上一只壁虎呢？」李峨媚連連點首道：「幸虧二姊姊提醒我，不然是我也要去碰釘子的了。」李峨媚自與徐碧霞談過話，她的心裏仍舊心心掛念，要想成全此事。一天她又去和掌珠商議，却把少婦的良心如何好法，說與掌珠聽了。掌珠一見左右無人，便低聲說道：「三妹，我已久有此心，且已暗中和六婆婆說過，她也極對贊成。只是這位新郎不肯有何妙法，忽有一個人突然接口道：『只要有緣分，一定可以成功。』二人不覺一嚇，趕忙抬頭一望，原來是老七徐娟仙。掌珠此時方才想起娟仙這人，本在她的後房洗澡，因此不聲不響的走了出來。岔口當下便問娟仙道：「七妹，你說緣分雖不錯，但是我們又非月下老人，怎麼會得知道呢？」娟仙一笑道：「事在人為，有志者事竟成。掌珠、李峨媚都點頭稱善，又把徐碧霞找來，和她商量。徐碧霞笑着道：「六婆婆贊成，你們都說她好，這個就是緣分也。」李峨媚忽向徐碧霞的頰上彈上一顆榧子道：「你到底比我們有些閱歷，會得講出此話，既然如此，大家分頭進行，我們都已贊成，不怕他一個人不答應。」大家擊掌為誓，一定辦成此事。那知第二天就出一個亂子。這位自奇公子，幾幾乎送了小性命。原來那位龍王公主，不知怎麼一來，天下也不少美男子，牠却死死活活，看中這位多妻公子，自從那天牠派蝦兵蟹將，龜元帥、鼉先鋒，想把自己奇公子翻船之後，生擒了去，不防又被這個壁虎精，無意中救了上岸。照牠之意，就要馬上大動干戈，只因牠的老子，上天有事，直等回了龍宮，地方才前去情嬌撒籠，定要老子替她辦好此事。龍王愛女心切，只好答應。馬上化了一位白髯老道，來到蔣家對面，一家小戶人家住了下來。一到半夜，他便作法，出那徐李二人的不意，竟把自奇公子攝到他的室內。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老實說出硬要自奇公子應允，否則一口吞下。那怕太上老君來救，也已遲了。自奇公子聽了一嚇，暗暗打定主意，不如權且應允，再想法子脫身。當下便假裝一

笑道：「此事我早情願，只因二三兩妻，她們不以爲可，我也没法。現在既已把我攝了來，此我自然無話，你須取得她們二人同意才好。否則公子到了我家，也難做人。」龍王聽了大喜道：「只要公子願意，至於那兩個婦人，老夫自有法子。」自奇公子道：「你休小看了她們二人，她們一個有金絞剪，一個有小掌扇，這兩件法寶，恐怕大羅神仙也難抵擋吧？」龍王一嚇道：「這末你且隨我回到水晶宮中，先行花燭起來，一則生米已成熟飯，不怕她們反對；二則我再商量辦法，總要她們服軟，方才罷休。」自奇公子不敢推諉，恐怕生命有關，只好隨了龍王來到水晶宮中。公主一見新郎已到，這一高興，還當了得，立命擺大喜堂。當夜即要成禮，龍王自然答應。這一來，一般烏龜、甲魚、羅皮海蜃，真正忙個不了。及至喜堂設好，正在逼着自奇公子去穿新郎衣服的當口，只聽得三個婦人口音大吼一聲，一個從上飛下，一個從下鑽出一個半空飛進，不問青紅皂白，就向龍王公主殺來。龍王本是王位牠的，道行自然不是平常可比，牠只把牠兩隻龍目向那來者三個一注，倒說來者三個已被禁制住了，不能絲毫動彈。公主便輕輕巧巧的走了上去，一個一個統統拿下。幽禁一室起來，來者既然幽禁一室，對於自奇公子絲毫沒有好處。他的拜堂花燭又不能停，正在問不容髮之際，幸虧突又飛進四個，爲首一個便是李峨嵋。第二、第三、第四，乃是徐碧霞、少婦、孤女。這末孤女爲何也在其內的呢？原來崑崙老人此時正在四川一帶替火行道，一時心血來潮，趕忙指指一算，已知徐李二人偶然大意，自奇公子正有大難，當下即派人馳令春、佳果、孤女四人飛到龍宮援救，并命孤女一個人可於半途之中先去會合李徐二人，一同再去救那自奇公子。起先去到龍宮的三個，自然就是人龍等等。此時李峨嵋一見公子已經被迫穿好冠戴，這一氣非同小可，頓時拿出她那小小掌扇，就向龍王劈頭扇去。龍王雖有地位，究非老君的法道，可比當下立刻一個寒禁，說聲不好，連牠女兒也難兼顧，只好一面用出金光萬道，保護法身，一面飛也似的駕雲而逃。若被

第二扇扇着他的身子。就會不堪設想。當時的那位公主。早見此扇厲害。立時就地一滾。鑽入地下。逃跑。專峨喘氣得大罵一聲道。這些膿泡。也想和人鬥法。徐碧霞來把自奇公子的冠戴除去。一盪擁入懷抱。一邊問他。可曾受嚇。自奇公子終究是個好人。且不答他自己受嚇等事。先叫大家去救起先來的三個。孤女本在害怕。因爲不見三個。以爲不要遭了不幸。一聽自奇公子叫她們大家救人。方才分頭各去找尋。及至找到那間幽室。忙將人龍等人放出。道。現在二逆已逃。一時無處追尋。只有滅去這座龍宮。再說徐碧霞阻止道。不可。不可。這是上帝所封。二逆雖然不好。應由上帝處治。現在只將公子同了回家。再想對付之法。李峨喘知道她的這位二姊。比她大有閱歷。也不反對。僅把自奇公子背在背上。同了大衆飛回家內。一進門去。只見全家還在。大亂。先把自奇公子交與掌珠少奶奶服侍。同時拿出一粒定魂丹。給與公子服下。方把一切之事。告知全家之人。佳米孤女二人發表意見道。依我主意。我們四人在此無事。不若仍回四川。稟知師尊。瞧牠怎樣說法。再來報知此地。徐李二人甚以爲然。即托四人飛速回去。報知崑崙老人。四人一扭身子。即刻不見。自奇公子因見李峨喘在這百忙之中。又去吮那少婦的傷疤去了。私下忙問徐碧霞道。二姊。你也忘了此事。應該托他們稟知老神仙的。徐碧霞點首道。這件大事。怎會忘記。已經說過。自奇公子這件亂子。外人一個不知。所以没人前來安慰。落得清靜不少。七雙老人深怕兒子受了驚嚇。逼着幾位媳婦。好好伺候。他們方才散去。自奇公子一等父母去後。方始太息了一聲道。此次之事。倘若二姊三姊兩個。遲去一步。我這個人。恐怕不能和你們相見了。媚仙搶着接口道。吉人天相。何致如此。但是你已受了驚嚇。快快躺下一霎。安安神呀。此時李峨喘已同少婦進來。指着少婦。來問徐碧霞道。她說她已受恩深重。想將她的一顆膽子。贈與我們公子。這是大有益處之舉。我因不敢作主。特來問你。徐碧霞連連雙手亂搖。又對着少婦一笑道。這不可以的。這是你幾百年的修行。

怎好前功盡棄。但是這句說話。已經令人心痛。至於可感之話。也不用虛說了。那知徐碧霞還沒說完。只見自奇公子。陡然大喊一聲。一個頭暈。厥了過去。慌忙拿出丹藥灌救。也沒一點效驗。不知自奇公子可還有救。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製愛情嬌妻都善意 興大獄劍俠也無能

却說自奇公子一厥不醒。連那徐李二人的丹藥。也沒效驗。大家這一急。還當了得。這個少婦。她却搶步上前。不顧一切。只見她拍的一下。早把她的膽子。抓了出來。飛快的就向自奇公子的嘴上一塞。自奇公子此時已經牙關緊閉。離開鬼門關。大概不大遠了。也是命不該絕。竟被這個少婦的一點至誠。却又死命一塞。居然塞進口去。撲的一聲。到了肚裏去了。李峨嵋。徐碧霞二人。一則救夫情切。二則這個少婦。已把膽子。抓出塞至自奇公子的腹中去了。就是要和她客氣。也已不及。只好一同前去。抱着自奇公子。瞧看有無效果。不防說時。那時快。她們二人。剛剛抱牢丈夫。只見自奇公子。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黑水。頓時大叫一聲。苦煞我也。醒了轉來。原來那是龍王父女。因恐公子不從他們的婚事。所以冠戴之中。早已藏下毒藥。這個毒藥。在那水晶宮中。本有解毒原。不希奇。一到岸上。便無效藥。幸虧這位少婦。因感李峨嵋替她吮那傷疤之恩。再加她是動物。本與龍王同類。所以能夠知道。這自奇公子。業已中毒。她是幾百年的。一個動物。成女。她的膽子。剛剛對症下藥。故而一吃便好。並非徐李二人。已有八九玄功。反而不能知道。這是人畜之分。那好同日而語的呢。當時大家既見自奇公子。活了轉來。自然完全是這個少婦一人之功。於是一般人去慰問自奇公子。一般人去拜謝這個少婦。那裏防到這個少婦。口裏還在和人客氣。她的身子。一個不能支持。也像自奇公子一樣。暈死地上去了。

李峨媚正在問她丈夫。肚裏怎樣。可要再服我拉丹毒。以清餘毒的。當口一聽。砰的一聲。還沒來得及回頭去。望自奇公子忙把手向那少婦一指。道。快去救她。不要顧我。李峨媚不待公子說完。忙不迭的兩脚三步。奔到少婦跟前。徐碧霞先在那兒。便對李峨媚說道。三妹不好呢。她是修煉之人。本有三昧真火。架住。現既不能抵擋。恐難救治。掌珠接口道。一個人的膽子。抓了出來。豈不危險。李峨媚不及一一答話。單去向那少婦心中一睜。只見還有熱烘烘的氣焰。儘向那個胸前洞眼裏出來。知是真氣已散。無論何藥也難將她止住。正在無法可想之際。媚仙忽來提醒道。三姊。這股氣既沒法子阻住。何不用你那把神扇。把牠扇了進去。李峨媚聽了。大喜道。我真急昏了。連這個法寶也忘記了。說聲未了。急用那柄小掌扇。對准那個窟窿。就扇說也奇怪。第一扇。那股氣竟會回了進去。第二扇。那個窟窿業已合縫。第三扇。這位已經死了的少婦。竟會啞罵的一聲。從那地上爬了起來。非但爬了起來。還會雙眼烏溜溜的對着大家道。我敢放肆極了。不知怎麼一個疲倦。竟會睡熟地下。她把這話一說。非但把滿屋人。衆個個笑得櫻口大開。連那躺在牀上的自奇公子。也在別過頭去。朝着裏床好笑。李峨媚既見這個少婦。已經被她醫好。方才膽子一大。老實告知其事。這個少婦人已活了轉來。好一會工夫了。她倒舌頭一伸。嚇得縮不進去。徐碧霞麗華。都去謝媚仙起來道。你的一句話。頗有大大功勞呢。掌珠忙問李峨媚道。三妹。可要我去拿些人參來。給這位恩人姊姊補一補呀。少婦接口道。我並用不着。倒是你們公子。還得大補一下。自奇公子聽了。忙把徐碧霞叫到牀上。低聲笑着道。她救了我的性命。還要不顧自己。只在顧我。我真於心不忍。你有何法。使我報答她的大恩才好。徐碧霞悄悄的附耳說了幾句。自奇公子皺眉道。你叫我也應該以身報之。非我不肯。我是一個凡人。她是一位仙人。我的身上。恐怕無物可報吧。徐碧霞聽了。嘆味一笑。自奇公子因為沒有一些歪心眼兒。聽了一點不明白。徐碧霞之意。他就向着那個少

婦拍拍手道：「恩人姊姊，請你過來，我有話和你說。」李峨媚又誤會了公子之意，她見公子在叫少婦，還當公子業已明白徐碧霞的說話了，忙朝掌珠等人私下眨眨眼，那個少婦，因感李峨媚這人，方才又去成那公子。一聽公子喊她，不禁嫣然的笑，忙不迭的走到床前，自奇公子便拉了少婦之手，誠誠懇懇的問道：「恩人姊姊，你要我的身上何物，沒有一件不好答應。」少婦到這時候，已被李峨媚教誨得大知人事了，此刻她的手一被公子抓去，已經覺着有股純陽之氣，達到她的全身，非但既養且酥，而且令人有些心中蕩蕩，還要聽了公子這句很奇怪的說話，頓時心中無主，把她一張粉臉紅了起來。原來自奇公子的六位夫人，個個十二萬分標緻，假使再以次序來分，這末李峨媚第一，掌珠第二，麗華，梅花一式一樣，第三，娟仙和徐碧霞第四，這個少婦呢，還在李峨媚之上，因她是個化身，所以有意化得美些，也是天理人情，她既美貌居了本房間的第一，此刻又加兩頰生春，顯出桃花之色，一心放蕩，搖如楊柳之風，這個少婦，既現如此神情，自奇公子也心神不定，還是徐碧霞明白男女兩人之意，當下即請那個少婦且去休養，因說自奇公子還得服些丹藥，方會復元，少婦去後，自奇公子真的吃過丹藥，他又對着幾位妻小說道：「這位恩人姊姊，真是與我有緣，我不知道她爲什麼要如此待我，掌珠忽把李峨媚一指道：「自然是她替她吮那傷處之功了。」麗華岔口道：「我說既感人家的好處，應該替人家取個名字，也好稱呼。」自奇公子連說應該應該，掌珠道：「現在已是新秋了，不妨贈她爲秋水神的姓名，你們各位以爲如何？」梅花少奶奶道：「好極，讓我先去報知，等得梅花少奶奶去了，回來道：「三姊，她請你再去替她吮一吮呀。」李峨媚慌忙來至這位秋水神的房內，見她橫倚一張榻，榻上面孔紅紅，芳氣磅礴，大有思春景象，便在心中暗怪自奇公子有福不會享，有美不會娶，當下便去替她吮着，陡見她那心裏的現象，完全要想嫁自奇公子，等得吮好之後，老實對她說道：「水神姊姊，我們二人，已至心心相印的交情了，我便老

實對你說。我們六姊妹都有望你嫁與我們公子的意思。水神將臉一紅道。我可沒有此意。因為姊妹相待如此。豈可分了你們的愛情。李峨嵋先嘆喲一笑。水神忙問笑些甚麼。李峨嵋又笑道。我笑你心口不能如一。水神急賭咒道。我若騙你。非人也。李峨嵋道。你的心內之事。我早瞧見。還說並無嫁他之意。至於你賭咒。說是非人也。你莫多心。你本來是以物成精的水神也。一笑道。我現在既成人形。總是人了。李峨嵋道。這是閒話。不必說他。你是真心要想嫁他。便得快和我們大家商量。以便幫助你好成功。此事水神和真誠的答道。我真心沒有此意。不過姊妹說了此話。我方覺得似有此意了。李峨嵋點頭道。這才對了。因你初世做人。還沒有人的經歷。既是這般。讓我和她們商量起來。水神一把抓住李峨嵋的手道。這不是使我難以爲情麼。李峨嵋一邊把手一揮。一邊走着說道。這是以後難爲情的把戲。多看呢。原來這個秋水神。雖由李峨嵋教她做人之事。也只講到男女配耦。一切生男育女。傳宗接代的大道理。至於夫妻閨房被內之事。當然不至於說到。而且也不便說的。所以此時秋水神聽了這句。仍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呢。再說李峨嵋匆匆來到自奇公子房內。可巧自奇公子已經睡熟。李峨嵋便大膽的將秋水神之事。說與姊妹聽了。掌珠媚仙一齊異口同聲說道。她的一方。雖已情願。還有一方不肯答應。如何辦法。麗華將臉微紅道。今天晚上他該到我房裏。我願担任此事。和他破釜沉舟的一說。我想他的爲人。又非倔強之輩。或者會成好事也。未可知。大家連連拜託麗華。掌珠且去報知六房婆婆。及至晚上。自奇公子業已好了大半。他到麗華房裏時。麗華便服侍他睡下。自己歪在外床。話未開口。先行一笑道。我們又要多位姊妹了。自奇公子一愕道。此話怎講。麗華忙將秋水神之事。詳詳細細告知公子聽了。公子感頷道。我的問她要我身上何物。無不可以。這是報恩之舉。我何嘗有這歪心眼兒。牙麗華瞞上公子一眼道。這也不算歪心眼兒之事。你又何必如此着急。自奇公子也笑道。這事須要從長計

議第一她是精怪。就算精非怪比。未免駭人聽聞。第二龍王的禍祟。我真刻刻担心。老神仙又沒信息前來。第三我的身……麗華忙去阻止道。不用說了。讓我來解釋給你聽吧。第一我來解釋精和怪的分別。這位秋水神已經得我們相信愛戴的了。這已不成問題。第二老神仙那邊。我相信仙家最是多情。決不會永沒消息。第三。你可是說一男七女於你精力有損麼。這是另一問題。當然要保重的。不過她來也不過抵那郡主之缺。呀。自夸公子聽。弄得沒話可答。麗華知道大功告成。不再多說。於是雙雙入睡。誰知雙方正在等待花燭之際。不防出了一件天大之禍。原來龍王父女兩個一見小掌扇厲害。非是牠們道力可敵。只好以牠王位資格。去到天庭。哭奏玉帝。玉帝也與人君一般。日理萬幾。如何肯問這般小事。當下就有一位仙官。馬上奏參一本道。是幽冥之事。雖無二理。可是陰陽之分。怎好混亂。自從崑崙老人擅放鬼犯。前來上清天庭之後。從此第一驚動了八景宮。第二又致龍王前來哭訴。如此煩瑣。却是崑崙老人辦理不善的緣故。若不降旨辨罪。將來不成體統。況且仙凡雜亂。也非天上向章。微臣職司所在。不敢緘默。云云。玉帝據奏。即飭二郎神從嚴查辦。在這玉旨未下之前。大家自然不知其詳。龍王父女因被仙官斥退。惱羞成怒。便到蔣家大興風波。所以這天自奇公子正和六位妻子。一位未來新娘。談天的當口。忽見傭人報道。外邊有個白鬚老者。同了一個少女。指名要和二三兩位少奶奶打話。徐李二人。雖不知道何人。恐怕來惹不良。各帶法寶。出去相會。一見就是龍王父女兩人。李峨嶺先責備牠們道。你們職居王位。不是平常小人。怎好硬要將女嫁人。已屬非是。今天走上門來。又來尋釁。難道不和寶扇的厲害麼。龍王未及答話。崑崙老人同了一般徒弟。却已趕至。一見龍王又在此地。正待勸和不料龍王已經先發制人。即把牠那鎮宮法寶。祭起空中。要打蔣氏全家。同歸於盡。老人知已鬧大。忙用他的心珠架住。雙方既已開戰。所謂兩虎相爭。必有一傷。正在問不容髮之時。忽見半空之中。降下十多位仙

官以及金甲神人、黃巾力士等等。口稱雙方住手，快快恭接聖旨。雙方一聽玉旨到了，慌忙俯伏，肅然接旨。當下那位二郎神宣讀玉旨道：崑崙老人、龍王父女均須帶上天庭審問。二郎神尚未說完，黃巾力士已將老人、龍王父女帶至一邊。當下又有一個神人，向着二郎神一躬道：還有其他要證，應該一齊拿來。二郎神想上一想道：這末凡是劍仙俠客，有本領的人衆，統統帶去。至於所有凡人，不可上滑天庭。二郎神說完，駕起雲頭，先行上天。那位金甲神人、黃巾力士，便把徐李二人，以及帶髮和尚、湯傑人、龍夫婦、佳果夫婦，一齊捉了去了。此事因是神人辨案，只有蔣家人等，觀眼所見。至於左隣右舍，以及蘇州人家，真連夢也不曾做上一個。自奇公子呢，既見老人等等被拿，兩個妻子被捉，料想此去兇多吉少。回到裏面，抱了父母，捶胸跺脚的大慟起來。幾位老人，個個嚇得抖擻擻地道：此事鬧大了，如何是好？樊太太也在對着嬌女，大泣不止。大家方在哭聲震天的當口，却被樊老爺知道其事，走來太息道：我到此時，方纔說話了一個，人不可反常，若一反常，必有禍殃。你們想想，有神仙本是清淨沖虛的，如何可以常常來到此地，真正不成說話……他的女兒梅花少奶奶，本在同娘大哭一聽她的這位老父，又來埋怨，復將她脚一跺道：爸爸，你可以少說些吧。這件事情，非同小可，還有大大的罪孽在後呢。樊老爺見他女兒如此發極，方始搖頭太息而去。不過他的嘴上，似乎還在念那句：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的書句。秋水神自知不是人類，起先嚇得躲到無影無蹤。此時忙也出來勸慰，不防又在此時，忽見天際又降一朵彩雲，秋水神便把自奇公子飛快的一拉道：菩薩又來了，你們千萬當心。她還沒有觀完，早已躲了開去，不知那朵彩雲，是否又是仙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二郎神攜犯上天庭 八景宮施恩勞法駕

却說自奇公子一見這朵雲頭。不知是兇是吉。但事已至此。假使所去之人。都有不幸。他也不想獨活。所以見了此雲。便也不懼。連忙奔出天井。伏地迎迓。當下就見一位白面鬚鬚。滿面慈祥的一位神人。踏出雲端。手裏拿上一件東西。交給他道。這是八景宮的玄寶。我們二郎神那裏。却也未敢收存。不如交還你們。好好保存。千萬千萬。不可褻瀆。自奇公子心下一喜。叩頭接下。這位神人正思乘雲上天。忽然鼻子之中。聞者一股異氣。不禁問着自奇公子道。本神乃是崑崙老人之友。他因見我送還這件至寶。托我帶信給你們。此次之獄。雖急也是公罪。或蒙玉帝恩赦。也未可知。你們不必空自着急。仍須力行向善。現在本神忽聞此氣。莫非另有妖精來忙之中。要想來害你們不成。本神倒要檢查一次。此神尚沒說罷。自奇公子突見那個秋水神。嚇得面無人色的奔了出來。跪在神人面前。膜拜不已。當下又見神人朝她一望。道。你似乎是個千年的壁虎精。壓。秋水神不敢隱瞞。老實承認。並說從未做過害人之事。要求神人赦免。神仙微笑道。你是一個精。並不是一個怪。精者即酉也。多年之物。本會成精。只要不去害人。也有神仙之望。不必害怕。快快起來。秋水神一聽此言。便不害怕。快向這位神人哀求道。上仙在上。小女子曾受李峨媚氏的再生之恩。受恩不報。上天不容。小女子想求上天大發慈悲。攜我前去一探犬牢。就是代她領責。或是一同辨罪。決沒半字推托。這位神人又一笑道。唯你不出。倒有這點天良。但是愛莫能助。除非你有力量。可以自去秋水神忙又問道。小女子道行甚淺。有何力量。神人偶見自奇公子手上那柄寶扇。時時在發金光。當下就對秋水神說道。本神念你一片好心。教你一個法子。只要有此寶扇。就是天宮瑤池。也可去得。何況那個天牢呢。秋水神聽了。不禁大喜的謝過神人。一等神人上天之後。她地自奇公子扶到裏邊。撲的跳了起來。道。公子呀。我立刻要去探望她們去了。你們可有甚麼口信。自奇公子遲沒來得及答話。七隻老人。掌珠等等。你言我語。說個不了。秋水神連說一定帶到。一定帶到。自奇公子

方才拉住她道。我要同去。你看可以能夠麼。秋水神搖頭道。我也不知。我也不敢。掌珠岔口道。我說既有此寶。神人都已認賬。不知先讓水神姊姊先去一趟。只要能夠見着二姊三姊。以及老神仙等等。還怕沒有辦法不成。麗華梅花娟仙三個都贊成此話道。這個主意不錯。事不宜遲。快快去了。來給我們回音。連我大家要想去呢。秋水神聽說。立即拿了那柄小小掌扇。便向天上飛去。及至到了南天門。只見雙門嚴閉。無處可入。正在逡巡不進的當口。忽見有個小童。走來向她稽首道。你這位仙姑。可否請到一邊。我有要事奉求。秋水神因見小童子能夠來到天宮。定非普通人物。便答應他道。我有要事在身。……小童接口道。我也有要事在身。小童說着。即逼秋水神一同走到一所清淨地方。道。我不相瞞。我乃龍王的幼子。因知父王犯了天條一點孝心。特來探望。無奈無門可入。今見你這位仙姑。身藏至寶。求你憐我探父之情。攜帶我進去。真正感你大恩。秋水神望了小童一眼。道。你知道我是何人。小童搖首道。我年紀輕。沒有道行。故不認識。秋水神發恨道。你不瞞我。我也不來瞞你。我乃昇蔣自奇公子的自己人。本是你們對頭。怎肯帶你進去。小童大為歎息道。我們兩個都是局外之人。又沒什麼私人仇怨。況且你雖有至寶。不會用牠。也難進去。豈非白白來此。秋水神向騰子奔來。沒有的了。騰子沈有。當然比較普通人們。怯弱不少。當時一聽小龍王的話。想想也覺有理。便問如何辦法。你且說給我聽。再定辦法。小童搖手道。我教了你的乖。你倒不肯帶我進去。我又何必教。你秋水神沒有法子。只好答應。小童道。這是太上老君的至寶。連玉皇大帝見牠。也要安氣三分。你只大膽敲門。有人查問。你可不要說。許學拿掌扇給他一看。一定放行。秋水神果去敲那南天門。起來馬上出來。四大天將一見是個小小的壁虎精。頓時大喝一聲。連忙去把秋水神拿下。她忙念出掌扇。在她頭上一蓋。說也奇怪。竟將四大天將嚇得倒退幾步。非但不來查問。且將各人雙手亂搖。就是放她過去之意。秋水神慌忙收去掌扇。一脚走入的時候。那個

小龍王果已跟蹤而進。秋水神道：「這末你先走，我可不認得天牢在那裏。」小龍王道：「快隨我來。」兩人到了一所地方，果是那座天牢。二人上去一問，守神大怒道：「何處闖來二個妖精？」小龍王忙請秋水神取出掌扇，守神大驚道：「小神不知二位是老君所命，請問要尋何人？」二人說出原因，守神道：「案還沒判，怎會來到此地？」現在還在二郎神的衙內。二人忙又來到二郎神的衙門外邊，事也真巧，秋水神第一眼瞧見，就見徐李二人有人監守在那廊下，她忙奔過去，一子一個拖住徐李二人。徐李二人不禁一嚇道：「你怎麼能夠到此？」二人之言未了，監守神人已來驅逐秋水神了。秋水神已知此扇厲害，又拿了出來，監守神人連連笑道：「既是老君那兒來的人，何不早言說着，索性走了開去。」李峨嵋也執着秋水神的手，垂淚的說道：「這是寶扇之力了。」秋水神從家中之事起，一直說到進來為止，又說自奇公子也想來此。徐碧霞道：「凡人那可來此？」李峨嵋又接口道：「水神姊姊來得甚好，我們因為已與老人分開，請你快去找他，看他有何吩咐。」秋水神正待離開她們兩人，陡聞裏面鐘聲齊鳴，知是二郎神已在升座，忙問徐李二人：「她好跟了進去麼？」二人搖首道：「如何可以進去？你且在此聽信。」我們二人如果能夠生還，方好與你商量一切。秋水神瞧見二人說話時候，各人的眼圈已紅，她又愛莫能助，只好眼巴巴的望着她們進去，沒有多久，又見有人扛入刑具，那些刑具真是見所未見，頓時一個心膽幾幾乎暈倒地上。幸虧她有那柄掌扇，非但能助她的勇氣，而且沒人前來查問，她便擠入人叢之中，要想探身進去觀看，無奈人頭擁擠，且是在職仙人，不敢去擠，正在心中像那螞蟻在爬的時候，陡又聽得一聲吆喝，同時聽見有個女子已在受刑的哀號之聲，一時心膽俱碎，要想奔進去援救，她自己倒拼一死，恐怕害了徐李二人。無奈她的雙耳裏面，只聽見叮叮的聲響，就在這個心如刀割之際，陡見人叢之中突然分開兩邊，裏邊一大羣人抬出一個血肉麻糊的女子出來。秋水神此時一定認是她的恩人李峨嵋，於是不要命的奔了上去。

正待去問那個受刑女子的當口。却被兩個黃巾力士將她死命一推。跟着劈頭。是幾棍打得秋水神的。星直迸。兩眼發直。她也不顧一切。即用那柄寶扇。對着一般黃巾力士。死命扇去。這般黃巾力士。如何擋得住。太上老君之寶。個個跌跌。齊往後退。倒說那個受傷女子。竟會趁此機會。撲的一聲。爬起就逃。大家一目走了。人犯自然來捉。這個秋水神。秋水神深怕被捉。她又用那小扇。一人便打。遇物即扇。這一來。闖下滔天大禍了。頓時只聽得砰砰彭彭的幾聲。一座二郎神的大門。已被扇子扇倒。二郎神正在高坐公案。審訊案子的時候。據報說是有個妖精。拿了老君之扇。放走人犯。打坍大門。二郎神一聽。口稱還當了得。立即跳下公案。捉了他那一枝長柄畫戟。就向外奔。一見秋水神還在逢人亂打。他正想一畫戟送她性命。突被一條金光。阻了回來。知道此寶來歷。不敢莽撞。但又無法降伏。這個妖精。他忙將他眉心裏的一隻慧眼。睜了開來。飛快的對着那柄寶扇。一稽首道。弟子乃爲公事。只好犯你寶貝之罪了。說時遲。那時快。他便撒手一個掌心雷。一面吩咐快快去拿逃犯。又把那寶扇搶到手中。一面就把秋水神拿下。忙又回到裏面。先將寶扇供在案桌之上。然後命把妖精帶上。一連串的拍着驚堂大怒的喝道。我把你這個無法無天的小妖精。恨不得立時碎屍萬段。二郎神說到殺字。還咬牙齒。咬得骨節作響。秋水神此時已無護身法寶。跪在地上。等着處死。不料無意中順眼看見李峨嵋這人。依然好好的跪在一旁。不覺弄得莫明其妙。所以連那二郎神。咬牙切齒的在那兒罵她。她一句沒有聽見。還是李峨嵋已知秋水神爲了她們闖此大禍。料知彼此必無生理。當下把心一橫。跪上一步高拱雙手。向着二郎神朗聲說道。尊神在上。此人是我們的好友。她爲仗義援救我們。方才闖此大禍。尊神儘管辦了我們。徐碧霞也搶說道。她爲我們情敢送死。我們也不要這性命了。秋水神也來搶嘴道。尊神那個闖禍。那個頂罪。却與她們二人無干。二郎神看見這三個女子。如此倔強。大家都在爭死。越加大怒道。統統

處死。統統處死。誰知死字尚未出口。只見奔進兩位女仙。向他把手一換。便說此案鬧得太大。非要玉帝親自審理不可。二郎神見是兩係聖母和四海仙妃兩個。他便冷笑道。行個師父。教出這種叛徒出來。還敢前來多嘴。兩位女仙也不讓他道。我等不服你審。只有同到天庭去面玉帝。二郎神本是奉了玉旨來審此案。如何肯買此帳。正待行使職權的時候。又見一氣真人。三清仙尊一同走入道。我等都是督率不嚴。一同有罪。請將此案不能在此了結的原因。請知上帝吧。此時崑崙老人因為還沒輪到審他。却在一旁伺候。一見他的師尊師叔一闖而進。又在口口聲聲要去面奏玉帝。知道去見玉帝。未必一定能夠包贏。慌忙上前要想勸解。那知二郎神也會動了真氣。連他也要用刑起來。正在大家無法可想之際。忽見來了玉鼎真人。向着二郎神拱手說道。我奉八景宮老君之命。快請尊神。攜同全案人犯。去見玉帝。老君即刻便到。二郎神既見玉鼎真人前來。口傳老君之諭。方才不敢怠慢。原來玉帝是神。老君是仙。都是位至極點。並沒甚麼大小。否則二郎神又何必要遵老君之諭呢。當下請位真人傳諭之後。即同四位仙家先赴玉闕。二郎神也把案卷人犯等等帶到天庭。大家一到南天門外。門上天將含笑阻止道。諸位且請稍候。老君方才進去。玉鼎真人也含笑的說道。天將有所不知。我等本是奉了老君之命而來的。四位天將又說道。雖然如此。因為老君駕到。不是平常之事。本神須得進去稟明。方敢放入。說着。即去稟知去了。不到半刻。匆匆出來傳諭道。已奉玉旨。宣五位仙家上殿。玉鼎真人等等魚貫而入。及到殿上。果見玉帝正與老君對坐談話。他們五位三呼之後。俯伏玉階。玉帝開了金口道。一齊起身。站立兩廂。五位又去參過老君。老君極端靜穆的問道。全案人犯都到齊了麼。玉鼎真人忙肅然的謹敬答道。都已到齊。玉帝却向老君微笑道。朕看此案。還是老君帶了回去辦理吧。老君也微笑道。既有龍王在內。應歸玉帝審理。玉帝想上一想道。這本我們兩個會審如何。老君還要客氣。玉帝再三不肯。即命太白星君

先將龍王父女帶上。太白君星回奏道：據二郎神報稱，龍王之女已被秋水神妖精放走了。玉帝點頭道：不妨。僅帶龍王一個前來。太白君星出去傳旨，頃刻之間，已由伏魔尊神親押龍王上殿。龍王俯伏金階，口稱死罪。不已。玉帝微微點首道：善哉，善哉。縱女作惡，有虧職守，何以鎮壓四海。龍王叩首道：只因蔣氏之子，殊有善根。相女配夫，未爲不合。還求上帝明鑒。老君在旁岔口道：姻婚之事，本與兩相情願，似乎不好劫奪吧。龍王聽了，只好叩首服罪。玉帝便問老君：尊意打算如何。老君拱手道：按照玉律，應即褫職，姑念其女業已刑訊，不妨罰俸結案。徐李微笑稱善道：如此便宜該龍王了。說着，吩咐太白君傳旨，照舊龍王謝恩下去。玉帝又命帶上崑崙老人、四個徒弟，以及徐李二人，還有帶髮和尚、湯傑等等，大家走入俯伏，不敢抬頭。玉帝先責老人道：你已三次受職，已經位至金仙，何以辦事如此莽撞。碰碰要驚上天呀。老人叩首奏知一切之事。玉帝聽了，道：事雖因公，究竟因負辦理不善之責。老人又叩頭道：臣罪該誅，不敢多辯。老君接口道：依我之意，可以罰去十年苦功，以觀後效。玉帝點首道：朕知前次放走鬼犯，尚未了結，以後如有不肖神人，准爾立上封奏可也。老人叩了玉帝和老君，默然而退。所憂者幾個徒弟和徐李二人，以及那個開禍的秋水神了。他一下來，玉帝已在宣那大衆，大家上去跪下。玉帝順眼望了一望，微笑道：朕當這般小子，都是難薄一流。現在一看，都有區區道力。老君也笑道：這是玉帝獎勵他們。玉帝又微笑道：你們之事，已有師父負了責去，以後總要清淨謙虛，不得恣氣用事。一概認罪，連下天庭。大宥正待謝恩，玉帝又單指著秋水神，微惱道：你才幾歲，便來多事。你雖救人，也要查查有緣無緣。假使一有情成，印疑拆命，那才還有一點清虛之氣。玉帝說着，便問老君道：她是貴教。朕也未便處治。還是請老君帶回八景宮去吧。老君立起身來，道：玉帝聖訓，分其清非，當遵命辦理。說着，便帶了秋水神回宮而去。老人等一聽這們消息，都代爲着急，不知老君如何辦法。且聽下集分解。

2006

*

|||